

三俠劍



明清八義三俠劍（卷一）

第一回 立松棚英雄大聚會 設

轄十

詩曰 俠義凜古今 威名動

一以 絕 百戰

為國同堅楚 悠然思

英雄無用處 酒色

此篇評詞，乃俠義之作，由大明起，至清順治止。頃聞李自成造反，傾國害民，百姓遭了塗炭，二十里之遙，不見人煙，奸淫殺戮，良民苦不可言，驚動總兵吳三桂，在關東盛京，鑽刀山喝血酒，請清兵。九千歲多爾滾（多爾滾滿音）在北京趕走李闖王，未登大寶，讓與阿哥順治（阿哥即順治稱）更年改月，屬為大清國，一統華夷十八年，順治皇爺駕崩，二帝東歸歸位，紫氣東來，有道明君，馬上皇帝，君正臣良，父慈子孝，皆因霸七省，蓬山藏寇，遇嶺窩賊，商賈百姓，遭遇艱難，商家貨物銀錢不能運轉，百姓遭了搶劫，引起一位老英雄，俠肝義胆，替天行道，解厄安良，一世不為己，空為他人忙，設立十三省總鏢局，恐孤立難成，聘約僧道二高明，俱是師兄弟，道者龍雅仙師鐵牌道人，諸葛山真，僧者本是千佛山真武頂，弼嵯長老，各帶門人共立三教會，僧道俗三教歸一，紅花白藕青荷葉，自古三教是一家，外請天下英雄，有神刀將李剛等，鏢行設立章程，公平交易，不准欺壓客商，商賈之家，運輸便利，鏢局之內，有水牌二方，各路走鏢來往日期，以鏢牌

爲憑，倘遇風雨之天，作爲誤工，往返循規蹈矩，毫無因循弊竇，所以商民人等，莫不樂意與之交易，除風雨天氣之外，真是時刻不移，可稱得起信用昭著，這一日勝英派三太查看鏢牌，走南省的十二路鏢，邱成保鎮江府的鏢（緞行）計算日數，前三日邱成的鏢應當回來，時已過了三日，還不見邱成回來，勝爺恐怕邱成在路上出了什麼差錯，心中很是躊躇不安，諸葛道爺（山真）在一旁站起身來，口念無量佛，善哉，善哉，邱成如果今天不回來，貧道不辭勞瘁，願去鎮江府走一遭，我想小徒邱成秉性剛暴，也許是出了什麼差錯，李剛道，雖然是邱成保鏢，然而鏢車上的旗號，打的是十三省總鏢局勝字，想鎮江一帶誰人不知道，我弟兄的名譽，諒絕無有人大膽敢動我弟兄的鏢車，諸葛山真道，世事無所不有，師弟切莫小看天下之事，小兄計算今日已經誤了三日，果然出了差錯，也未可知，話言未了，邱成從外面進來，面上並無驚恐之色，四老觀看邱成光景，大概鏢車不至有了差錯，遂向邱成問道，鏢車爲什麼誤了三日，使我等於心不甘，邱成說道，沿路上並無差錯，貨物交齊領了收據，鏢車回來路過鎮江河沿，見一老者投河自盡，徒兒我想那有見死不救之理，於是徒兒遂派趙子手，將那老者從水中救出，徒兒細問根由，老者道，姓范名叫永隆，乃是范家莊人氏，徒兒問他有什麼急難大事，至於投河身死呢，那老者道，小女兒有一姑娘，許配王家寨王姓王子雲爲妻，前日將女兒接到家下生了幾子，小老兒今日將女兒送歸婆家，不想路過前邊，該處蘆葦深處，忽然闖出三十餘人，披頭散髮，鍋烟子抹

臉，各使刀槍，一擁闖上船來，將小女兒搶去，也是小老兒自幼學會一點臭水，鼻上岸來，一看小女蹤影不見，想小老兒，只此一女，依以爲生，今被匪人搶去，只剩小老兒孤獨一身，且小老兒家無隔宿之糧，從此凍餓在所難免，而且對於親家那方，無法交代，小老兒細想與其凍餓而死，倒不如投河一死，萬事皆休，也可落得個乾乾淨淨，壯士將我救上岸來，救命之恩無以爲報，但是小老兒找不着小女，終歸還是一死，簡直壯士是害了小老兒了，並不是小老兒說話不講情理，人逢急難不可解之時，真是死了還比活着爽快呢，老者將話說完，兩眼流淚痛哭不止，還要投河一死，徒兒看此情形，想救人那有不救到底之道理，徒兒遂將那老者攔住，並應允與他尋找姑娘，叫老者上車將鏢車趕到店內，並與他換上一身乾衣服，遂同老者四外訪查，耽誤三日之久，不想距搶人之處，相間一里之遙，有一座高山，名叫二郎山，此山中有四家匪首，自稱江西四霸天，內有大盜飛賊五十餘名，俱能日走千門，夜到百戶，內有亡命嘍兵五百餘名，小侄年輕，未敢深入，將范老者用鏢車轍回鏢局，侄想我那能辦的了如此大事，欲要辦理此事，我想勝老伯父當然能以勝任，勝英聽至此處，遂問邱成道，那老者可曾一同前來，邱成答道，那老者現在鏢局門外，勝爺飄髯笑道，邱成你還要全始全終嗎，叫三太，香五，迎接老者，勝爺向來愛老憐貧，遇貧寒者登門，急速迎請，工夫不甚大，三太在前，香五在後，將老者請進鏢局，邱成引見，這就是我勝老伯父，勝爺看老者，年過半百，眼含痛淚，跪倒懇求，勝老恩公，救我

父女之命，如小女找不回來，小老兒無有生路，有小女在，藕斷絲連，骨肉團聚，倘無小女，姑爺親家焉能照顧，小老兒家無隔宿之糧，一貧如洗，老恩公作德，怎樣辦理，勝爺笑道，我徒侄將老兄救到，勝英不能袖手旁觀，有勝某三寸氣在，絕不能叫奉公守法良民受那不白之冤，老兄在鏢局忍耐十天半月，我親到鎮江府二郎山走上一遭，踩探踩探也可，如令緩落在二郎山時，我必將令媛救回，你父女骨肉團圓，將拾人之兇徒拿住，你二人歸鎮江府起訴成詞，如沒落在二郎山，老兄不必爲難，有我十三省總鏢局一日存在，老兄望安莫愁衣食，五湖四海，皆爲弟兄，勝爺說畢，當時起身，囑咐鏢行之人，千萬多多照顧落難之人，遂帶少年英雄十數人，黃三太，楊香五，張茂隆，李煜，歐陽德，張凱，李智，邱成，賈明等引路，當時起程，諸葛山真道，勝施主，二郎山勢派甚重，三太邱成等，學而未成，藝業不佳，怕是衆寡不敵，爲何不多帶人去呢，勝爺道，小弟帶三太等此去，不過教他們見見世面，小弟到得山上，拜見衆寨主，當以好言相勸，令他獻出范氏，如果衆寨主不懂禮義，眞真要拆散鴛鴦，使人夫婦不能團圓，那時小弟全憑三隻金鏢，甩頭一隻，一口魚鱗紫金刀，用三太他們不着，勝爺說罷，各帶兵刃暗器，小包袱，當時起身，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這日天光日偏西時，前邊有一鎮店，勝爺問三太道，前邊之鎮店，你認識嗎，三太答道，侄兒不認識，勝爺說，此鎮乃江府所轄的邊界，頭一個大鎮店，名叫飛龍鎮，南北大街，長約五里半，進鎮店觀看，人烟稠密，買賣繁華茂盛，勝爺問邱

成，此處離二郎山多遠，邱成說道，二三十里之遙，忽聽金頭虎買明嚷道，到了二郎山，把搶人的小子，抽個大嘴巴子，問他爲什麼搶人家小媳婦呢，勝爺回頭照着傻小子擺手暗示，不許大呼小叫，要叫山上踩盤子的嘍卒聽去，反爲不美，還不准知道被搶的少婦，在山不在山呢，那知道內有二郎山踩盤子頭目，扮作鄉下人，如趕集上店的樣子，此人正是二郎山踩盤子頭目陳琦，隨後跟上勝爺，勝爺行走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進鎮店北口不遠，看見坐東一座大店，字號是黑地金字隆合店，匾上有三個小金字，是丁家鋪，大門道內影壁牆，設擺大刀闊斧，勝爺明白，此店帶鋪把勢場，走之不遠，坐西招商店匾上是義合店，上邊三個小金字，丁家鋪，店門道內影壁前設擺着鏡練擲棒，此店也是帶設把勢場，勝爺留心掐數目，由北鎮店口，未到南鎮店口不遠，招商店鋪把勢場的，共有十七家，全是合字當中，如福合，茂合，義合，成合，陞合，寶合，興合，俱是合字當中，勝爺說道，三太，香五，老父五七年未到此處，此鎮店出了出色的人物，三太問老師道，恩師何以知道呢，勝爺說道，由進北鎮店口，至南鎮店口，老父數的共有十七家店，俱帶設把勢場，你弟兄留神觀看，必還有一家招商店帶設把勢場，既有十七家，當然還得有一家，話言未了，香五用手點指，師父請看，那不坐西還有一家嗎，勝爺進前觀看，是三間門臉，黑地金字匾三塊，北邊匾上，俠義剛強，南邊匾上是英雄老店，正當中匾上，三個大字，丁家鋪，紅牌黑字，一付對聯，上聯寫，孟嘗君子店文經宰相，下聯寫，千里客來投，武比

廉頗，橫批，當世奇材，勝老者看罷，啊……心中不悅，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爲何大話掛在牌匾之上，豈不會藐視天下英雄，三太打尖住店，三太問道店裏有人嗎，當時店裏出來一個夥計，問住店嗎，三太說道，住店，有北上房嗎，店家說道，北跨院有北上房三間，一明兩暗，三太說道，很好，店中夥計觀看，十數位年輕之人，俱是武士打扮，胖的殺氣，瘦的俏皮，醜的真醜，俊的真俊，一個個俱是十字絆英雄帶，外罩大褂，頭上壯帽，內有一老者，頭戴翠藍緞色鴉尾巾，一橫一道正當頂門襯黃菊花，頂門上，突突亂顫，脅下襯黃雲緞鏢囊，週圍青緞色臥魚，正當中有青緞色，挖就一大鏢字，下襯五色衣線網子，又襯五色衣線燈籠穗，看老者細腰扎背，雙肩抱攏，髮似三冬雪，髯賽九秋霜，纒紋堆疊，白髮蒼蒼，精神百倍，夥計問衆位爺們，那行發財呀，三太說道，保鏢爲業，勝爺說道，三太取出鏢旗來，三太打開小包裏取出鏢旗，遞與店裏夥計，說勞駕，你找個竹杆藤棍都行，將鏢旗掛在匾上，夥計打開鏢旗一看，不認識字，走進櫃房遞給賬上先生，先生觀看，一行小字鷄卵大小，上書江寧府十三省總鏢局，大字一個勝字，斗大小，先生說道，老三你可留神伺候，這是勝三爺鏢局子之人，夥計出來遂與衆人格外殷勤，請達官爺們到上房坐吧，衆人進北上房，夥計打靜面水漱口，烹茶，十分殷勤，垂手旁邊侍立，勝爺問夥計，你貴姓啊，在下姓劉，排行在三，你爲何不伺候別的住店的呢，夥計說道，天氣尙早沒有住店的呢，勝爺明知故問，貴東家貴姓啊，夥計說道，匾上沒字號，字號

匾在櫃房之內。敝東人姓丁，草字桂芳，勝爺問，府上那兒住呢，夥計說道，三合店北邊不遠作西的胡同，路北的宅院，勝爺又問道，貴東人牌匾是你們櫃上掌櫃的掛的嗎，夥計說道，我家敝東人也不敢眼空四海，櫃上掌櫃的也不敢造次，原本這飛龍鎮五里半長街，紳耆地方保甲，舉貢生員，公送的匾，我家敝東人不掛，忙亂了好幾天，衆舉貢生員紳耆等非掛不可，我家東主無可奈何，不得已掛了此匾，我家敝東人，在本鎮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息事罷訟，因此大衆抬愛，公送此匾，勝爺說道，貴東人就開此店一座嗎，夥計說道，本鎮十八家俱是聯號均設立把勢場，敝東家乃本鎮紳董，勝爺問道，武學的絕藝，用何工夫，夥計道，老達官爺，您是老達官，在下也不敢給敝東家誇口，我家敝東主，馬上步下，短打長拳，水旱兩面十八樣大兵刃，刀槍劍戟斧鉞鈎叉，鞭錘抓鏡練擲棒，件件精熟，十八樣短傢伙無不精通，二十四路傢伙，帶尖的，帶翅的，帶鈎的，帶刃的，帶鎖子的，帶環的，無一不曉，勝爺說道，也不算蓋世無雙，文學呢，夥計說道，我家敝東主，提筆能作八股文章字法能寫真草隸篆，習學名人字法、王羲之及顏柳歐蘇，米蔡趙黃，各家字體如出一手，分毫不差，勝爺嘆道，文學比我高之千倍，可稱名士也，勝爺遂又說道，老三你辛苦一趟，到貴東家府上，就說在下前來拜訪，夥計問道，老官您貴姓啊，勝爺說道，我在北六省宣化府黃羊山，勝家寨落戶，由順治三年，移居在直隸鄭州古城村居住，現在南京江蘇省西門外千佛山真武頂下，設立十三省總鑲局，在下姓勝名英字子川，

綽號神鏢將是也，夥計控背躬身行禮道，您原來是勝爺呀，小人不知，失敬失敬，勝爺說道，您是買賣生意，不可這樣恭敬，堂倌說道，您略等片時我就前去，劉三回到櫃房之內，說道，先生，掌櫃的可了不的啦，那白鬚子老者，正是勝三爺，寫賬先生說，爲掛這付牌匾，三天兩頭，好武的由此經過，一看牌匾，三三兩兩一夥一夥的，俱是保鏢護院教場之人，住店吃飯，竟找碴兒，不是鷄蛋裏挑骨頭，就是好些個不合算，看吧，這回又來啦，東家自有安置，你去給東家送信吧，劉三夠奔丁宅，進了大門，有三五個家人，門道裏說話，說三哥有事嗎，劉三問老當家在家嗎，門上人道，現在書房看書，你自己去吧，劉三進了二道院書房外，問老當家在屋嗎，丁爺說道，老三你進來吧，鋪中有事嗎，劉三說道，現在店裏有幾位少年的壯士同一位老者，看見咱鋪中牌匾，打尖住店，小人問他們那行發財，說是鏢行爲業，取出鏢旗，掛在匾上，鏢旗上寫，江寧府十三省總鏢局，斗大一個勝字，住在北跨院北上房，本問我東家貴姓，我說姓丁，問台甫，我說雙字桂芳，又問老當家的文武奇才，小人對他實說一遍，他說前來拜訪，小人問他貴姓高名，他說姓勝名英，乃十三省總鏢頭是也，丁桂芳聽罷，說道，今朝才引得高人來，老三急速到店中，就說我父子這就拜見，丁爺吩咐家人去叫二位少爺，隨我到店中拜見勝老英雄，家人來到東跨院，見大少爺丁龍，二少爺丁虎，正在習練武術，丁虎說道，兄長，你看這三百六的制子石，我舉之毫不費力，丁龍說道，你看這大力弓，我能拉十八起落，家人說道，二位少

爺，別練啦，老當家的請二位少爺到書房，三合店內來了個勝英，外有十數年輕之人，老當家的請二位少爺隨同前去拜望，兄弟二人聞聽，即到上房，見了天倫丁桂芳，整理長大衣服，丁爺命二子帶着大紅帖前去店內拜見勝英，二子說道，殺鷄焉用宰牛刀，有事孩兒服其勞，皆因咱店中掛俠義剛強英雄老店之匾，好武之人多有不忿，住店吃飯喝茶挑眼造次，三三兩兩，五七個人，被孩兒打跑無數，今天來了怎一個勝英，何必你老前住，孩兒等把勝英打跑就算完啦，說話甩大筆，要到店中比試輸贏，丁桂芳大怒道，孺子不可造次，爾弟兄螢火之光，焉比皓月當空，二子問道，老爺子，何為螢火之光，怎教皓月當空，說你兄弟好比暑熱天氣，黑暗之處，一小小火虫，如同小米粒大小，拿在手中不熱，勝老達官，好比一輪皓月照常空，天下揚名，四海皆聞，一蹶脚十三省亂顛，乃俠士也，孺子隨老父拜見高明，見面之時，少說話多磕頭，如勝老義士高抬貴手，當時不摘牌匾，給我父子留些體面，等勝老英雄走三五天，自摘牌匾，省得招惹是非，你我父子也好有些光彩，丁龍、丁虎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自可隨父前往，父子三人到了店中櫃房之內，掌櫃與衆夥計，俱各站起身軀，說道，老當家少當家都來啦，丁爺問先生有新筆嗎，先生說道，有新筆，皆因東家好寫，筆下闊，時常與人寫條幅對聯，先生預備整封新筆，將墨研濃，新筆泡開，丁爺取雙紅帖兩紙，提七寸毛錐，皆因丁爺好寫，向來不刷印名帖，所以遇事都是研墨現寫名帖，當時寫了兩個名帖，遂叫道，老三，你先將名帖遞進去，就說我家主人

，恐怕勝老英雄路上勞乏，如果勝老英雄勞乏，我父子不敢驚動，等到明天再拜，堂倌接過名帖，拿到北跨院上房，恭恭敬敬將名帖遞與勝三爺，並將東家囑咐之話，對勝老英雄學說了一遍，勝爺接過柬帖一看，帖上的墨跡，尙且未乾，真是筆走龍蛇，活躍紙上，勝老英雄不住的暗暗贊服，又見帖上寫的，一個是丁桂芳，一個是丁桂芳率姪男丁龍丁虎頓首拜，勝爺遂含笑說道，老三，求你請丁老先生當面相見，堂倌當時在跨院門口說道，老當家的少當家的，勝老達官有請，這且不言，再說勝爺遂對三太香五說道，人敬人高，斯抬斯敬，既然丁紳董這樣恭敬，咱師徒禮當迎請，勝爺在前，三太香五等在後跟隨，到了北跨院門口，丁家父子已到，彼此對面觀看，丁桂芳看勝老英雄鬢髮蒼白，活潑潑一團精氣神，勝爺觀看丁桂芳年過半百，墨髯半部，二位少爺雄糾糾，氣昂昂，父子俱是一派正氣，彼此心中相敬相愛，丁爺提大氅磕膝點地，勝老明公光臨敝店，在下不知未得遠迎，勝老明公多要恕過，久聞明公大名，如洪雷灌耳，皓月當空，遠近皆聞，今日得見高明三生有幸，勝爺還禮道老夫子，文武兼備，宇內揚名，勝英久慕大名，今日得見，真乃大幸也，二老者彼此兼遜一回，二人攜手而行，來到上房，分賓主落坐，堂倌獻茶，吃茶談話，丁爺說道，今天我要高攀，吩咐丁龍丁虎，拜見你勝老伯父，勝爺說道，卽是丁老夫子錯愛，三太你等拜見你丁叔父，三太等就要跪倒行禮，惟有金頭虎賈明，說道，三哥且慢，住店還磕頭叫叔父，還要店錢不要呢，我不能夠，我不能夠，沒有勝三大伯在此我早就

拿竹杆子，把他豁擱啦，我打家中一出門，我家大人囑咐，竟佔便宜不吃虧，三太道、人家少爺給我老師叩頭，口稱伯父，你我只可與丁紳董論左右呀，要不然我老師必然着急，賈明說道，倒了霧啦，你頭裏跪着，傻英雄是個大舌頭，字眼兒說不真確，直喊磕頭小子們，磕頭小子們，（賈明這傻小子不但傻，舌頭還大，說出話來稀裏糊塗，就好像喝粥一般）丁爺一見衆人叩頭，遂與半禮相還，衆位少壯士，丁某担架不起，謙讓完畢，二老者正是坐下談話，話到投機處，見面如故人，勝爺說道，丁老夫子如不憎嫌，勝英高攀，你我結爲口盟弟兄，丁爺說道，如此甚雖我願，勝三爺與丁桂芳談話之際，丁桂芳問勝三爺不在江蘇，來在鎮江不知有何貴幹，勝爺說道，此處有一座二郎山嗎，丁爺答道，不錯，有一座二郎山，離此南鎮江西南角，有二三十里地之遙，勝爺說道，此山之內，可有一個山大王，爲首之人，自稱鎮江四霸天，大約賢弟你左近百姓，斷不了受此山中賊人塗炭吧，如墩包頭，放嚮箭，打杠子，套白狼，大喊一聲留被套，明夥路劫，無惡不作，丁爺說道，方近三四十里地，一草一木不動，勝爺聽罷，微笑道，好一個一草一木不動，確是搶人家有夫之婦，生生打開鴛鴦棒，活活拆散連理枝，邱成你過來，對你丁叔父學說一遍，邱成遂把搶人之事，從頭至尾對丁桂芳學說一遍，丁桂芳聽罷，不覺面紅過耳，勝爺復又說道，賢弟，有勝英三寸氣在，絕不使良善之人，受此不白之冤，致使山賊塗炭百姓，逍遙法外，我必到二郎山中走上一遭，如有范家姑娘，我必將范氏救回，使他父女骨肉團

圓，丁桂芳說道，如此您給我們地方除害，我父子必當出來幫助，勝爺笑道，我這可是冷言冷語，愚兄不用仁弟父子相幫，我鏢局之中有的是賓朋夥計，我皆未曾帶來，現在我將三太香五等帶來，不過是叫他們見見世面，開開眼界而已，丁爺見勝爺說話鋼直磊落，並不多言，遂說道，三勝哥，明天一早不必起身，小弟略表寸心，在小店中吃完早飯，弟有要言相勸，勝爺點頭道，尊敬不如從命，明天劣兄定要騷擾，說罷，丁家父子告辭，勝爺與丁桂芳垂花門口，各道請字，勝爺回到上房，叫三太香五，你們另要酒菜吃飯吧，書中暗表，惟有金頭虎賈明，見勝爺出離上房時，自己坐在上座，怎麼個窮開店的，就誤我們喝酒吃飯，餓的我直流哈拉子，跑堂的先給我來一百壺酒，六十棹菜，楊香五說道，老爺子現在院中呢，你別大驚小怪的，三太遂叫跑堂的另要酒菜，跑堂把酒飯端上，傻小子（賈明），搶吃搶喝，酒飯已畢，烹上茶來，勝爺喝茶，衆英雄兩邊侍立，傻英雄賈明叨念，走一天道啦，還得站班，家無常禮呀，又困又累，我要知道這樣，我不來，勝爺一聽，這孩子太咬牙咬嘴，勝爺說道，你們上東西暗間去休息去吧，黃三太等五位在東暗間，楊香五金頭虎等，五位在西暗間，三太問老師道，您老在那裏呢，勝爺說道，明間有小籬床一張，老父可以安歇，工夫不見甚大，聽西暗間賈明打呼嚕，說睡語，小子，爲什麼搶人家小媳婦，我抽你大嘴吧子，勝爺聞聽，啞然而笑，這傻孩子，有什麼事說睡語，全喊出來，勝爺養了一養神，站起身軀，隔着青布單門帘，聽三太等，行路勞乏，已然睡熟，西

暗想香五等，也均睡着，勝爺自己思索，三太等年輕，不達時務，官面拿賊，總得有賊有證啊，你我師生，打的是抱不平，不見賊證，焉能直入山寨，勝爺想罷，遂索綁停妥，兵刃暗器帶好，外帶水衣水靠，此時一看蠟燭燃去二寸有餘，勝爺又換好整燭一枝，將隔扇對好，出離上房，北跨院並無宿店之人，擰身上房，竄房越脊，滾脊爬坡，如踏平川之地，出離飛龍鎮南鎮口不遠有松林一帶，方向西南，老英雄施展夜行之術，陸地飛騰之法，脚尖着地，磕膝蓋一拱，腰兒一伸勁，夠奔二郎山去了，勝爺行十數里，緩了口氣，歇息歇息，又往前行走，只見隱隱皓月，觀看前邊，陡壁山崖，峻嶺高峯，又往山西邊觀看，波浪滔滔，銀蛇亂竄，汪洋一片大水，浪頭花打出海水江牙，勝爺心中暗想：此處山口，必有嘍兵把守，拋過山口，踏山坡而行，曲曲灣灣，高高矮矮，走至東西橫牆一帶，大牆高有丈餘，擰身上牆，左胳膊肘一跨，瞧看裏邊，只見黑暗暗，鴉雀無聞，勝爺從兜囊中取出問路石一塊，向下一擲，只聽叭噠一聲，石子落地聲音，一聽裏面並無有埋伏，兩條腿往裏一順，躍牆而下，牆裏面，有怪石橫疊一片，勝老英雄夠奔大寨而去，在東場廳，避住身軀，看一對對掛燈，照耀如同白晝，只見大廳內四把金交椅，勝爺不問可知，乃是鎮江四霸天，北邊頭張金交椅，坐着一家寨主，面如紫玉，紫中透亮，年歲約在四十上下，二張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，臉面黑中透亮，青緞帽子，青洋緞大氅，裏襯青色短靠，背後揹着一對鎗鐵鎗，正當頂顛巍巍襯着一朵墨蓮花壓頂，第三張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，

頭戴絳紫壯帽，身披紫大氅，一臉的疙裏疙疸，怪肉橫生，背後揹朴刀一口，第四張金交椅，一位寨主面如白玉，一身吉祥白的衣服，品貌俊俏，年紀不過二十餘歲，背後揹着翹尖式鋼刀一口，東西兩廊下，有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，醜醜俊俊，俱是武士打扮，有五十餘人，俱是綠林道飛賊，廳前站着三十六對削刀手，一個個俱站立兩邊，乃是宰活人的，勝爺思索，怨不的丁家父子不來，南配廳前，擺設各樣兵刃無數，樣樣俱全，勝爺暗暗點頭，心中說過，此處恰似五殿閻羅，殺人戰場，正是，要得心腹事，單聽他人背後言，但不知那被搶的少婦，倒是在山中不在，忽然見二張金交椅黑臉面寨主，站起身軀，說道，今夜請衆位，聚在廳前，皆因這幾天，衆夥計喫囉，三三兩兩，交耳接舌，我問衆位有什麼事情，才知離此不遠，出了一案，掠搶行路之少婦，今有踩盤子頭目陳琦，扮作趕集上市之人，他在飛龍鎮北鎮店口，見一老者，隨同十餘人，俱是武士打扮，內有一人，梳着冲天杵小辮，雷公嘴，狗蠅眼，啞噪喊叫，小子，到二郎山，把搶小媳婦的人，抽個大嘴吧子，問他爲什麼搶人家小媳婦，那老者擺手送目，乳子不要多言，叫他人聽去，反爲不美，這是秘密之事，那傻小子纔不大聲喊叫，陳頭目跟下去了，跟到飛龍鎮南鎮店口，那老者到店門，看見店中牌匾，俠義剛強，英雄老店，店門的牌對，上聯，孟嘗君子店文驚宰相，下聯，千里客來投武比廉頗，橫批是蓋世奇才，老者看罷，叫道，三太，咱們打尖住店，進了店內，工夫不見甚大，懸挂鏢旗於匾額之上，鏢旗上寫十三省總鏢局，斗大個

一個勝字，我想陳頭述言此老者，鴉尾巾，英雄髦，肋下襯鏢囊，海下銀髯，必是勝英矣，此人替天行道，除惡安良，濟困扶危，就許知道此事，既然夜宿丁家店，今天不來，明天准到，必然下帖拜望，如問此事，你我紙裏包不住火，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已莫爲，你到了那時，何言對答，衆位來到二郎山，三年二載，五七年不等，我與衆位說，方近不可作案，俗語說，免兒不吃窩邊草，那位作的案，如若不言，勝三爺找在門上，追問此事，何言對答，此事已不能隱瞞啦，話言未了打第三張金交椅，三寨主站起身軀，說道，二哥，此案是小弟所作，難道說你我佔山爲王，能斷子絕孫嗎，你我四位弟兄，並無妻室，我作此案，絕不能破案，鍋烟子抹臉，披頭散髮，搶來少婦，就是那鄉下老者在縣署公廳，鎮江府衙賊寇，官面無處拿人，州府縣衙自有馬快三班辦理此案，勝英何如人也，他管轄不着哇，我與勝英有殺族兄之仇，我家兄秦天豹，與老兒勝英，插血爲盟，排行在八，老勝英明清八義，排行在三，老勝英外善而隱惡，皆因我族兄武藝高強，勝英故用鏢打，害我那族兄一死，我之族嫂，苦守孤孀，二十餘年，我那秦尤娃兒，如今長大成人，必要子報父仇，秦氏門中，與老兒勝英，一天二地恨，三江四海仇，勝英不來，是老兒的造化，如來到二郎山，我把勝英拿住，碎尸萬斷，刮骨熬油，把老兒用布纏好，點天燈，怕老匹夫何來，罵得耳不忍聞，勝爺在東場廳上，聽的真而且真，實難忍受，自己思索，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，我今夜前來，乃是救那被搶的少婦，是成全他父女骨肉團圓。送回婆

家小夫妻破鏡重圓，喪而復聚，余頗足矣。此來並未打算傷人，此賊辱罵，耳不忍聞，老英雄怒從心頭起，氣由胆邊生，兩太陽冒火，七竅生烟，三尸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，左手一按陰陽瓦，右手套挽手，捩魚鱗紫金刀，要躍下東場廳，單刀會羣賊，忽聽得廳上說道：「三弟，不要暗地罵人，你作的此事太不對了，不應當搶有夫之妻，財色非君子所愛，你不會有銀錢買妾娶妻，搶奪行路之少婦，也有損傷陰鷲呀，那勝老者俠肝義膽，也許是被搶少婦，婆家娘家，與勝英有什麼認識，拜請勝老者前來，亦未可定，三弟口出不遜，張口罵人，強詞奪正理，勝老者今夜既住飛龍鎮，如要深夜探山，你背言罵人，也不算爲高明，如果勝老者要是聽見，尙作爲不知，老英雄要來白去明，明天下帖來拜，你我自然接拜，如在茶水之前，勝老者必然先禮而後兵，以好言對答，問賢弟，那少婦現在何處，三寨主說道，小弟婚姻不湊，少婦驚吓成病，現在昏迷不省，派嘍卒請了一個明醫，調治病症，又在山下叫嘍卒們，找了個賣花的婆子，扶侍病人，單等病愈，再成其美事，這不是婚姻不巧嗎，二寨主說道，勝老者今日不到，明日准來，如要這兩天不來，老朋友也許偷探偷探，聞知你我弟兄名聲甚大，也許不來了，你暗地罵人，不算好漢，這事作的太無情理，未曾水來先打坭，如見面之時，勝老者好言相勸，如獻出少婦，何人打搶人正兒的官司，如其不獻，以武力對待，咱弟兄四位背談，何人能敵住那位勝老英雄，大寨主站起身軀，我這九節鍊子錘，不能克魚鱗紫金刀，二寨主說道，我這四楞鑊鐵鏟分量加重，能

對魚鱗紫金刀，奈他有三隻金鏢，百發百中，概不空發，實非我所能破，四寨主站起身軀，我的刀能對勝英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鏢我能躲閃，惟有甩頭一子，大羅神仙難搪，衆人問道，三弟你呢，三寨主說我力量過人，咱那月台上有鐵香爐一個，重五百斤，按古時寶鼎樣兒所造，皆因楚漢爭雄，劉邦進咸陽，刀不刃血，霸王進咸陽，殺秦始皇之王孫，孩童子英，怒惱秦家宗族不憤，霸王怒殺秦氏宗族八百餘人，火焚阿房宮二百餘里，火焚傳國之寶鼎，惟一鼎騰空而起，飛入海中，八鼎俱焚，由西漢至今斷去九鼎，後來大廟宇之前，有能人按此鼎方向，鼎上有山水人物奇禽異獸，俗名叫鐵香爐，小弟吃兩粒大力丸，能舉此鼎，我想老兒勝英，年到古稀，老邁殘年，我與他舉鼎賭輸贏，可以贏了老兒，如其不行，你我弟兄五十餘位寨主，你我弟兄四位一擁而上，量老兒單絲不成綫，孤掌難鳴，可能把老兒亂刃分尸，二寨主說道，你口出不遜，則爲不高明，何必背地罵人呢，天氣不早啦，你我大家安歇，各自留神，兵刃預備齊整，山口裏外，叫嘍卒預備梨刀，窩刀，亂絞刀，拌馬鎖，礮腿繩，陷坑，預備停妥，暗中交代，這四霸天之中，就是二寨主韓天魁人正武藝超羣，所以此山大衆，無不佩服，霎時間各位寨主嘍囉安歇去了，留下五六個嘍囉，將兩廊下對對的紗燈熄滅，也歸下房去了，勝爺一看，庭前清肅肅，靜落落，一人皆無，勝爺方想，以武力金鏢甩頭，我不讓羣雄，以力量舉鐵香爐，幼年之時人稱勝峴崙，這幾年，年近古稀未拿重大的物件，趁至無人，我且試一試，如若能舉鐵香爐，明天可

以下帖來拜，如若舉不起，再想良策，老英雄遂飄然縱下東場廳，走至鐵香爐近前將左胳膊往後一背，右手托頭層底，丹田一用氣，一飄銀髯，三縉鬚，將鼎托平，輕輕放歸原處，一隻手能托，兩隻手則能舉，明天赴此武場無憂無慮，勝老者復又擰身，輕車熟路，往北去瞧，見高聳聳怪石牆，牆裏有怪石橫疊一片，高矮大小不一，勝爺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離此寨牆不遠，忽然見牆上一道黑影，落在大牆之上，勝爺往西一閃身，手跨臥牛石，避住身軀，怕銀髯頭露，勝爺面向南，以白目而視之，此黑影一飄身，蹀下牆來，由勝爺東邊，自北往南而去，容他往南去了丈數來往，勝爺面向南看此人，鹿伏鶴行，脚底下甚快，但而一件，他可未看見勝爺，勝爺思索，本山的羣雄，知道我夜宿丁家店，也許此人去到了家店偷探於我，拿住此人便知分曉，勝爺脚尖一按勁，強行幾步，往前一縱身，左手托此人額落素，右手一攔頭巾，底下用腿一蹬，將此人按倒，慢慢小聲說道，你要喫，我就一刀，一摸此人囊中有飛抓，取出絨繩，將此人捆好，扯此人衣裳襟，大母指頂鼻子，把此人將口寨住，肋下一挾，挾至北牆根之下，勝爺取出自己飛抓，將此人飛皮挂好，縱身軀上牆跨馬式，帶絨繩，將此人提至在牆外輕輕放下，勝爺將飛抓收套摺下，縱下牆外，取火一照，勝爺一楞，原來是飛龍鎮的紳董丁桂芳，勝爺灣腰，取出口中物件，親解其縛，伸手相攙，賢弟，多要耽待，愚兄實是不知，丁爺說道，原是勝三哥，小弟慚愧慚愧，小弟實不如兄之藝，勝爺說那裏話來，賢弟未及留神，愚兄猛急多疏，賢弟別往心

裏去，丁爺說道，我之所學不及兄百分之一耳，學到方休處，才知藝不高，因此唉聲嘆氣，勝爺勸道，你我自己弟兄，何必慚愧，此事你我弟兄知之，你就是捧愚兄三個斛斗，我也不慚愧，也就是你知，如背地言友，何足爲英雄，賢弟多要耽待，你到此何幹，丁爺說道，既在店中款留勝三哥，明天早晨，弟兄有要言相敘，所爲此事，弟耳聞二郎山人多勢重，未知虛實，今夜晚間，前來偷探，爲的是與兄長說明，確實的來歷，勝爺聞聽，啞然而笑，說道，賢弟，二郎山內，爲首四霸天，飛賊大盜五十餘名，亡命匪人嘍卒，共有四五百號，愚兄方才均已探清，賢弟多有受累，愚兄足感勝情，你我弟兄回去吧，被搶少婦確是在此山之內，被三寨主所搶，愚兄自有辦法，二老者踏着山崖而下，由西南奔東北，回飛龍鎮，勝爺在前，丁桂芳在後，施展夜行術，陸地飛騰之法，勝爺回頭一看，丁爺脚力跟不上，勝爺思索，我要落下他，愈叫他臉面挂不住，我焉能撇朋友呢，自可慢點行走，天居然三更已過，風吹浮雲散，皓月照當空，勝爺說道，賢弟，你往前邊看，前邊一道白線，雪花白相似，鹿伏鶴行，腳底下甚快，丁爺問勝三哥，這是何如人也，勝爺說道，我夜宿賢弟三合店，二郎山之賊，俱已知之，大概是被蹀盤子的探去啦，因此衆賊各有防範，也許是本山藝業高強之賊，奔賢弟店內暗算於我，賢弟請看，他到店內北跨院，暗算愚兄，我讓他要出了賢弟之店，我罔爲十三省總鏢頭，丁爺問此人爲何穿一身白呢，勝爺笑道，此人絕非你我弟兄歲數，他必然狂傲無知，必然年輕，如要竊取偷盜，三五頃

地之家，經然他不偷盜，除非無窮富貴，宅院之中，有護院之人，他纔竊取偷盜，爲的是讓人看見，如其動手，以武術不是他敵手，如若逃走，人追不上他，應當夜行人穿衣裳，或灰，或青，他誠心敬意穿雪白的衣服，這叫狂傲無知，弟兄說話之間，已到飛龍鎮南鎮店口，要進飛龍鎮穿林而過，賊人未進樹林，往正東去了，勝爺撕髻道啊，這不是暗算愚兄的，賢弟是本處的紳董，大概地理必熟，此處十里，二十里，有無窮的富貴，有大財主人家沒有，丁爺說道，此處正東五里之遙，有一村莊，名叫周家屯，有一鄉宦周姓，由大明官居顯爵，一到大清國，爲了閑員啦，家有百萬之富，勝爺問道，是依仗作官欺壓商民哪，是和睦商民哪，丁爺說道，善良之士，人稱周善人，冬捨棉衣，夏捨暑湯，買鳥放生，修橋補路，千萬人來往，點路燈，照他人之光明，無善不爲，勝爺說道，愚兄有一種性情，好打抱不平，你我弟兄今夜無事，今夜墜下他去，他要竊盜良善之家，你我弟兄與那善家護護院，要良善之家不丟失財物，他要偷盜強掠霸道刻薄之家，你我弟兄看看熱鬧，丁爺笑道，勝三哥，真乃俠肝義胆，弟兄遂向東去，不多一時，來到周家屯西村口，眼瞧一道白綫，縱在村口莊門道之上，躍身入村中去了，勝爺說道，等他走出幾丈去，咱再縱在莊門上去，怕他回頭看見，二老者站不多時，看此穿白之人，由打南牆根向東行，皆因月在正南，照不到南牆根下，二老者跳下莊門來，也順着南牆根向北去，看見穿白之人，走到村子當中，打着火摺，面向南，照着火摺點頭，勝爺問道，賢弟，周鄉宦家，門口可

是座南嗎。丁爺說道，大門座北，座南是八字影壁，此人照的是影壁牆，勝爺說道，他這是白天留下暗記，今晚必來，借火摺照着記號，此人將火摺熄滅，扭頭轉身向北，擰身形縱上座北羣牆，二老者急速跟到北牆根下，勝爺說道，賢弟，容他進二層院。咱弟兄再上房，他走似蛇行，別跟隨緊了，二老者擰身軀上房，看穿白之人，竄房越脊，滾脊爬坡，如踏平川之地一般。在三道院房上，未曾落下房來，勝爺低聲說道，丁賢弟，他未必是偷盜竊取，如要竊取物件，必在二道院書房，陳設玩物，准在書房擺設，他竊取金銀財物，必在三道中院，他奔四層院去了，有一道雪白粉壁牆，賊人躍上粉牆，飄身而入，勝爺說道，此人並非竊取偷盜，怕是採花淫賊，丁賢弟，愚兄一生一世，專恨萬惡淫爲首，如遇明夥路劫之人，我能容讓他三次，往往遇見行路之人被劫，看見被劫之人，苦苦哀求，我必上前相勸，如賊人不聽，我才與他動手，將他打倒，令他放走行路之人，雖後我絕不傷他性命，如他改過爲善，五行八作，擇一而爲，幹什麼不能吃飯呢，路劫常仗，打打子，倘有不幸，叫官廳拿去，豈不是身罹法網，既然勸他放走行路之人，我還勸他改邪歸正，這是愚兄平生的毛病，趕到問他爲什麼不作個小生意呢。他說家中貧寒，無有本錢，我看他身材外表，問他姓字名誰，我能周濟他三十兩，五十兩，作個血本，如遇二次，還能勸解與他，第三次者，我則傷他，惟有採花淫賊，姦淫良家婦女，我必當殺之，說罷，二老者縱上花牆，看見正北，高聳聳繡樓一座，當中江石子甬路一條，兩邊栽種奇花異草，真

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，又有醉勳勳青香異味，花園中有醉仙桃九顆，由春至秋後，醉仙桃之味不斷，看穿白之人，在樓口下，向上一縱，二老者納悶，宦家之樓大而且高，不能縱上去呀，賊非是向上縱，縱在樓欄杆扶手上，拿起一個大頂，雙手捋扶手，蝎子橫爬，頭向下，足向上，拿着大頂，兩手搗扶手而上，到樓上一個燕子翻身，輕輕落於樓板，輕巧非常，勝爺叫道，賢弟，他自己何必玩飄呢，二老者隱在翠竹林下，觀看賊人，到了樓口，問樓門雙隔扇，沒有問開，背後伸手，掏挽手，壓刀，就聽咯砵一響，此刀耀眼增明，遞到隔扇縫裏，將樓門撬開，以右肩靠門而入，進到裏邊，又將隔扇關閉，二老者登樓梯，躡足潛踪上樓，樓口外兩顆明柱，勝爺在西，丁爺在東，樓口外站立，忽然樓房屋中明亮，（賊打着火摺啦）二老者，手沾唾津，將隔扇紙打破觀看，穿白之人，奔東裏間綉花簾，不知道是尙未關門，不知道是撬開的門，看此人左手打火摺，右手去掀綉花簾，進東暗間去了，勝爺與丁桂芳，轉身到了東暗間窗外，手沾唾津，打破窗櫺紙，往裏觀看，頂櫃，豎櫃，鎊金櫃，珠翠繞圍，一陣異味，蘭麝薰人，勝英與丁桂芳低聲說道，要作真富貴，還是宦宦家，靠南窗戶，一張床，雪青的幔帳帶飛沿，五色蘇綉網子，垂燈籠穗，幔帳放的嚴嚴秘密，可不知是少婦，還是長女，靠床西板牆，有一張茶几，楠木作成，墨玉面，賊人用火摺點銀燈，將燈點着，火摺熄滅，二老者，觀看此賊，頭帶白雲緞，六楞抽口壯帽，週圍品藍碎海棠花，正當頂一道素絨球，按一朵小小的花兒，看不

清楚，壯帽上綉，五福捧壽，身穿白雲緞短靠，上綉三藍五福捧壽大蝴蝶，白雲緞武褲，燕雲快靴，前後綠雲頭，上有半遮風，金絲繞銀絲擰的活翅膀，一走一顫，不亞如靴面上落個大花蝴蝶一般，進東暗間，然後將刀還鞘，刀鞘米色沙魚皮，白銀的飾件，白銀銅口，米色燈籠穗，藍絨繩打十字絆，胸前蝴蝶扣，四個燈籠穗，左右二肩頭後飄飄擺擺，一巴掌寬英雄帶，上綉三藍蝴蝶鬧梅，暗藏八寶，前有雲羅傘蓋，後綉花冠魚腸，面上看，兩道寶劍眉，黑森森，一雙俊目，黑眼珠多，白眼珠少，黑似點漆，白如粉綻，皂白分明，鼻如懸膽，口似硃塗，面如官玉，年在十八九歲，細腰紫背，雙肩抱擁，勝爺嘆道，惜哉，惜哉，這要身歸正道，比我徒弟三太香五等，勝強百倍啊，看此賊掀起幔帳，挂在如意鈎上，（四面全掀開啦）床上倒着一位姑娘，已然睡着，枕的是綉花鴛鴦枕，怎麼知道是姑娘呢，（按老年說，姑娘是梳的饑子把的抓髻，荷花色絨繩繫頂，）按今時說，連在下我也認不出來啦，東洋頭，法國頭，美國頭，西洋頭，北洋頭，實在不似老年，以梳抓髻，可以辨別的了，閑言少叙，說話勝爺此時有心要亮刀往樓外叫賊，想賊人來的時候，那樣純熟，世上事無所不有，怕其中別有隱情，賊人一拍綉花鴛鴦枕，小姐醒醒，姑娘冒然間坐起，姑娘現出上身，（話粗禮不俗）雪白粉嫩，藕荷色的兜肚，鸚哥綠兜肚嘴，玫瑰紫團鶴，赤金的兜肚鍊，有被窩相蓋，下體看不見，再說宦家少婦長女，都有睡褲着身，被緝寬大，小姐將兩個被窩角，向脖頸上兩手一對，上身也看不見了，一手揉杏眼，十

指尖尖，亞似春筍一樣，二目觀看，並無驚恐之色，牀下站立一人，一身白素素短靠，背後揹鋼刀一口，姑娘說道，賊人，你要竊取偷盜，竊箱臥櫃之內，有的是細軟物件，珠翠的首飾，綢緞衣服，你就拿去吧，爲何喚醒於我，賊人笑嘻嘻說道，我並非竊取偷盜，因白晝後半天，小姐坐乘四人小轎，未挂轎簾，我見小姐，如花似玉，萬種風流，引動我七魄三魂，遂跟小姐轎子而來，小姐又在府門內，丫環婆子攙扶，姑娘下轎，我在對過大門南影壁上，劃下暗記，今夜晚間，但求片刻之喜，姑娘有憐香惜玉之心，賞賜顛鸞倒鳳，我夜夜前來小姐要用珠翠金銀首飾，綢緞的衣服，我能奉進，小姐聞聽大怒，丁爺在外抽兵刃，要捉拿採花淫賊，勝爺低聲叫道，丁賢弟，沉住氣，看看姑娘貞節如何，莫非其中別有隱情，也未可知，只聽姑娘說道，賊人，我有心大喊幾聲，我家護院把勢匠，也有十數餘人，男女下人，二三十名，將你拿住，大清國的法律不饒人，你大罪彌天，恐怕壞我宦家的名義，失了我閨中的體態，痴心賊，你略站片刻，你小姐有金石良言相勸於你，像你們爲男子者，就當曉得三綱五常，像我們爲婦女者，就宜曉得貞烈賢德，像你身爲賊寇，必有莫大本領，很大的胆量，我宅院高樓大廈，你能來到樓上，卽有警人的能耐，貨賣帝王家，如入武科場，能求功名富貴，能中舉人，秀才，進士，狀元，榜眼，取的高官得作，駿馬得騎，揚名聲，顯父母，何等的榮耀，你身爲賊寇，則爲家門無德，上爲賊父，賊母，下是賊子賊妻，終必自己身罹法網，勝爺在窗戶外，心說好厲害小姐，辱罵三輩，

不帶賊字，又聽姑娘說道，既爲奇男子大丈夫，就宜曉得三綱五常，孝弟忠信，豈不知，鵲鳴呼雛，烏鴉反哺，大烏鴉生小烏鴉，大烏鴉哺喂小烏鴉，俟小烏鴉能展翅飛騰，大烏鴉一弱，小烏鴉飛出窩去打食，反哺孝順父母十八天、仁也，蜂見花而聚其衆，鹿得草而鳴其羣，蜂如見花，鳴鳴而叫，羣蜂相聚，鹿若得草，飢餓之甚，而鳴叫大鹿，小鹿，老鹿，而共其食，乃爲義也，羊羔跪乳，馬不欺母，羊羔下生，先拜天地，後拜四方，跪倒吃乳，乃爲禮也，蜘蛛網羅而爲食，螻蟻塞穴而避水，那螻蟻遇降大雨之日，螻蟻必先知之，羣衆掩塞穴口，以保羣蟻不傷，蜘蛛以網羅而爲食，凡遇蚊蠅碰上乃是自入網羅，非是戕害蚊蠅，則爲智也，鷄非曉而不鳴，燕非社而不至，乃爲春社秋社，分爲寒來暑往，乃爲信也，賊人一聽，小姐張口成文，賊人說道，豈不知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你乃十八九歲的女子，我乃十八九歲男子，豈不聞月殿嫦娥愛小年，世界上風流事，最樂頭一宗，小姐賞賜片刻之歡，我當夜夜前來，如其不從，我必當殺之，姑娘歎曰，自古紅顏多薄命，我寧可一死，不能辱我世代簪纓之名譽，不能失去閨中貞節，姑娘遂一低頭，賊人左手壓刀柄，右手挽住小姐抓髻，鋼刀離鞘，橫於頸上，低頭觀看，白潤潤粉頸，黃登登赤金兜肚鍊，繖子把的抓髻，黑真真烏雲青絲，元寶耳，襯赤金墜圈，綠陰陰，翡翠的大艾葉，十分俊美，賊人說道，小姐，若非長的如花似玉，我即當殺之，你不聞說，正月十五年佳節逛燈一女子，閉月羞花，逛燈完畢回家，我跟他去，耗至三更後，我撥門撬戶，

入他屋中，姑娘不從美事，我舉刀而殺之，前幾天，清明佳節，有上墳之婦女，我看見一少婦，身穿重孝，哭之甚慟，我等他燒紙已畢，寡婦回家，我跟在後頭，記着某村莊，某門某戶，晚間我入他家去求歡樂，寡婦不但不從，而且破口大罵，我舉刀而殺之，似你這樣姑娘，姿容貌美，我不忍殺之，如其不從，管叫你頭身兩分，姑娘說道，殺則快殺，何必多言，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，人之姊妹，己之姊妹，誰家沒有父母姊妹，何必絮絮叨叨，汝要再多言，我要胡罵於你，你家小姐惟有速求一死，賊人羞惱變成怒，箭眉一挑，二眸子一瞪，黑白眼珠亂轉，牙關一錯，臉上通紅，鋼刀一起，勝爺在窗櫺外，低聲說道，丁賢弟，此女可爲九烈三貞如其不救性命休矣，遂低聲叫道，賢弟，你我結爲自己弟兄，非是兄長我誇自己的威風，滅賢弟的銳氣，此賊已然自認命案兩條，必是殺人不展眼，我要報報名姓，此賊必由後窗戶逃遁，賢弟你報名姓，不要大聲喊叫，最要緊是小姐名節，要他本家都不知道，把他誘哄出去，宅院外邊去打他，丁爺說道，勝三哥，真乃高明，丁爺遂痰嗽一聲，叫道，賊人不要強姦不遂，刀傷人命，現有飛龍鎮丁桂芳在此，賊人一聽，將小姐抓髻放開，咯登一響，鋼刀還鞘，回頭將銀燈熄滅，哈哈冷笑，說道，原來是飛龍鎮十八家招商店俱鋪把式場，老兒丁桂芳嗎，你開店，狂言大話，掛於匾上，俠義剛強，英雄老店，牌對上寫孟嘗君子店文驚宰相，下聯是千里客來投武比廉頗，橫匾蓋世奇才，小太爺有心火焚老兒之店房，不得閑暇，是便宜老兒，今夜老兒敢耽誤小太爺美事，先

殺老兒，後與小姐追歡取樂，說着話，脚踉樓板，騰，騰，騰，足下聲音響亮，夠奔外間而來，丁爺在樓門口西，勝爺在樓門口東，丁爺亮鋼刀，賊人在屋叫道，老兒丁桂芳，小太爺看你有多大本領，說罷，只見一條黑影，從屋中而出，丁爺用力以刀便刺，丁爺用的力量過猛，將刀刺空，賊人由打了爺後身竄出來，書中暗表，丁爺所見之黑影，乃是賊人抖綉花門帘，這個門帘要是平人抖他，他打捲，惟獨人家會武的人抖起來，不打捲，可以抖的那門帘，在黑暗中猶如人影相似，丁爺聽賊人喊叫，亮出鋼刀，原本是暗算賊人，那丁爺見影刺去，用的力量又猛，將自己身軀帶出兩三步，勝爺那時站在東邊，心中暗道，一個小小毛賊，何用暗算於他，丁爺一刀刺空，賊人打了爺背後躍到樓欄杆，左胳膊一跨，躍樓而下，脚踏塵埃，一扭項，面向北樓口，點首叫道，樓上狹窄，下樓動手，勝爺暗中說道，好大胆的賊人，我想丁桂芳是本地紳董，官府之事能夠管轄，賊人絲毫不懼，然而此時，丁桂芳刀沒刺上賊，勝爺觀看，丁爺有些慚愧，丁爺隨順樓梯而下，手亮鋼刀，賊人丁子步站立，並不亮刀，面無懼色，因是皓月當空，所以看的真切，丁爺夠上部位，半個裏花，一刀剝去，直奔賊人頭上，賊人不但還手，一伏身往裏一跟步，反手將丁爺刀讓盤過去，捋住刀柄，往懷裏一帶，抬腿一脚，正踹於丁爺胸前華蓋穴，丁爺往後一退，撲咚坐在塵埃，賊人欲要踢丁爺手腕，丁爺手一扶地，站起身軀，照准賊人肚臍一刀，賊人閃身，用靴就踢，丁桂芳早已留神，撤步用刀一橫，賊人脚不敢近刀，勝三爺在樓口

上，雙手分定銀髯，觀看賊人手脚甚快，不知是那門的傳手，好像我本門的武學，心中暗道，我別叫好朋友爲難啦，人家是爲我的事，勝爺痰嗽一聲，丁賢弟，你與毛賊動手，是大意未及留神，待愚兄捉拿此賊，勝三爺飄銀髯，壓魚鱗紫金刀，順樓梯而下，要捉拿探花淫賊，勝爺下得樓來，借着皓月看賊人未亮刀，勝爺也未亮出刀來，勝爺說道，乳黃未退，胎毛未乾，黃口的嬰兒，乳食頭上摘下來的娃娃，你敢因姦不遂，出刀威嚇，用刀殺人，爾有多大本領，說着話，賊人向前一進身，掄拳就打，勝爺一拿他腕子，賊人是左拳幌，右拳打，勝爺一把拿空，兩人插拳動手，遠長拳，近短打，或貼身挨擠勝靠，腕膀肘膝間，手眼身法步，打拳要准，發招要穩，縱者似風，站者如釘，伸出手來亞似瓦籠，打出掌恰似捲餅，二人竄高縱矮，抖轉升還，拳脚叭叭有聲音，鬥戰二三十個回合，勝爺心中納悶，不知此賊，那位弟兄所傳，乃是本門之人，勝爺思索，我若與他久戰，叫了紳董小看於我，久後要叫俠客劍客一時豪傑知道，要他們小看我勝英與毛賊久戰，不如使進手招法，將乳子打倒，遂使了個跨虎式，二龍吐鬚，二指對准賊人二目點去，賊人沒見過此招，用手一避，勝爺下面鈎掛連環腿，賊人靴尖點地，向上一縱，連環腿鈎空，賊人手脚真快，勝爺使鈎掛連環腿，趁式右腿伸出等賊，賊人縱起四尺多高，半空中站不住，還得落下來，老英雄連環腿那等他，勝爺青緞色靴面，鈎住賊人燕雲快靴後邊，往懷裏一帶，上面老君推盃，崑山掌，連手掌帶胳膊，在賊人胸前上，向外一推，賊人兩腿向前栽，

身形向後仰，一栽斛斗，一個滾，賊人疊腰又縱起來，雙拳雙風灌耳，勝爺雙胳膊一併，用了個野馬分鬃，將賊人雙手腕掙住，往懷裏一帶，又將腿一伸，賊人匍匐倒地，來了個狗吃屎，賊人又疊腰跳過來，照勝爺肚臍一脚踢來，勝爺伸左手，將賊人腳攬跟拿住，右手照軟肋一掌，賊人栽倒，勝爺說道，淫賊站起來，摔你一百斛斗、百草花的名，如有重樣，某非老英雄也，爲何勝爺不報名姓呢，怕吓跑了淫賊，賊人爲何也不報名姓呢，皆因本處有兩條人命重案，而且作的是賊事，鎮江府衙，縣署公廳一體嚴拿，賊人叫勝爺摔了三個斛斗，頭暈眼花，不敢進前動手，有心逃走，捨不了樓上的姑娘，姿容貌美，心想一計，我假意逃走，銀髯老兒必然追我，我發兩隻暗器，把老兒打死，再把丁桂芳殺了，上樓與小姐顛鸞倒鳳，大戶人家起的晚，日上三杆我再走，豈不美哉，色心未退，遂轉身形，往西花牆逃奔，老兒不要追趕，小太爺去也，勝爺說道，丁賢弟，你我追趕於他，萬惡淫爲首，絕不可饒恕，勝爺又對丁桂芳說道，你在愚兄背後，離遠些，淫賊身上零碎暗器必多，勝英乃久經大敵之人，留神追趕，賊人誠心腳底下走的慢，勝爺離賊人丈數來遠，反背抬胳膊，一攏簧嘎叭一聲響，放出一隻袖箭，直取勝爺哽咽喉，勝爺一順身，左手抄袖箭，賊人趁式左手一鏢，直奔勝爺心口窩打來，勝爺再一翻身，右手接鏢，兩隻暗器俱爲接過，勝爺將袖箭擲在地下，右手一顛此鏢的分兩，足夠一斤重，原來是我勝家所傳，遂掀髯大笑道，娃娃，聖人門口，別賣百家姓，連交給你那個人，大概不如我多多矣，

賊人一見，膽裂魂飛，遞拳脚，連摔我三個筋斗，發兩隻暗器，俱被他接去，別貪戀樓上的姑娘啦，吃飯的傢伙要緊，把淫賊貪淫好慾之心，吓的赴於東洋大海去了，直奔西花廳，躍牆而走，勝爺說道，丁賢弟，要追他，別打他躍牆而過的地方追趕，你往南躍牆，我往北躍牆，恐怕賊人在牆外暗算，二老者躍牆而過，由西首胡同，出南口乃是周家邨大街，往西看，一道白線，躍莊門上而出，二老者，也躍西莊門上，追出周家邨，眼看一道白線，直奔正西逃走，二老者從後面追趕，惡賊慌忙如喪家之犬，急速速如落網之魚，工夫不大，追出二十餘里，冒然問賊人止住脚步，轉身面朝東，賊人冲着勝爺，冷笑道，白鬍子老兒，你再來追趕，勝爺納悶，爲何賊人回頭冷笑呢，長身軀往西觀看，離賊人西邊不遠，波浪滔滔，銀蛇亂竄，原來是鎮江府的江岔子，啊，前邊波浪滔滔，後邊我等追趕，賊人反作狂笑，必然此賊會水吧，追至近前，賊人縱身跳下水去，在江中踩着水，點手叫道，老兒下水來，比賽輸贏，遞拳脚小太爺不是你的敵手，暗器也未打中於你，水面比賽輸贏，勝爺解背後小包裏，內有油綢子包裹一個，內有水衣水靠，因夜探二郎山，那山西連鎮江大江，勝爺由丁家店起身時，把水靠帶來，油綢子包裹一抖，鋪在河坡，要換水靠，丁桂芳說道，三哥，我由家中帶來水靠了，我下水拿賊，勝爺說道，不必，在汙地上，他一脚踢你一個筋斗，一拳砸你個咕嚕，你練武的身子強壯，不至於受傷，水面要萬一失脚，就有性命之憂，說着話，勝爺坐在油綢子包袱之上，撤去鴉毛巾，青緞子納幫

靴子，撒刀，解鏢囊，油綳子絹帕綳頭，外罩月牙分水蓮子箍，下身三叉通口魚皮套、分水裙，上身水靠，獅子扣繃分水箱，包耳護項軟虎壳腦，分水裙下壓鏢囊，分水綳，繃着魚鱗紫金刀，收拾好了零碎，抬了抬胳膊，活了活腿，沒有繃落地方，三道鹿筋繃頸，三道鹿筋搯袖箍，使水不能灌入，勝爺躍身，金蟬脫壳，洋魚縱，頭朝下二足向上，手掌一劈水，跳在江內，此時賊人離岸五七丈遠，勝爺破風踏浪，離着賊人相近，賊人借月色一看，老兒水性，在我以上，使刀不能贏他，非使我獨門一家，水面傢伙不可，一提短靠，由腰中皮套之內，取出一對兵刃，在水面往兩下一分，水滴溜溜打了兩個旋，此兵刃，長在七寸七，有三環套月，倒豎鵝眉針，水面使短傢伙，自然得力，勝爺一看，賊人打的那隻鏢，我已然接住沒拋，帶於囊中，知道是我本門之人，不知那一位相傳，此賊亮出此物，才知是那一位所傳，有心將他殺死長江，我那個師弟甚矯情，怕他死無對證，大概此子未出師，找着交給他本事的那個人，質對明白，再殺不遲，勝爺叫道，小冤家，我有心把你殺在長江，怕你們家大人，強辭奪理，我把你的傳授那個人找着，質對明白，再殺你不遲，賊人說道，老兒不要倚老賣老，你要認識我這一對傢伙，你方為高明，勝爺說道，我知此傢伙之時，教給你那個人，還年輕呢，此名叫作三環套月避水劍，賊人心口說道，這對傢伙，非本姓不傳，我拜我的老師為義父，許其養老送終，抗幡架靈，為何老兒知道呢，啊，也許年老多知事，我且問老兒姓字名誰，想罷，賊人大聲叫道，哼，老兒通上名

來，小太爺手下不死無名之鬼，勝爺聞聽，哈哈大笑道，小冤家，你要聞我名姓，說出來我的名姓，吓破爾的狗膽，賊人冷笑道，小太爺不怕，你姓字名誰吧，快快說出，勝爺說道，你踩水站穩些，老夫姓勝名英，字子川，號爲神鏢將，賊人在水面，一個冷戰，顏色更變，渾身立抖，戰戰兢兢，戰戰是驚懼，兢兢是恐懼，嚶呀一聲，遂將身形往水內一縮，欲借水遁逃走，可惜這一身白雲緞的短靠，三蓋的五福捧壽花蝴蝶，二色俱都嬌豔，往後要不將此衣更換，藍的也不藍啦，白的也不白啦，簡直就成了雪青的啦，勝爺踏水登岸，丁爺氣憤，爲何勝三哥不拿住他呢，勝爺叫道，丁賢弟，適才在那周宅，他打我一袖箭一鏢，我暗將他的那隻鏢，用手一掂，此鏢的分量足夠一斤重，所以我知道他是本門之人，在水面他又亮出一對三環套月避水劍，既知此賊，乃是我之師弟所傳，我那師弟，勝爺說到這裏咬牙道，此人太已短見，說話不讓人，行事不讓人，太已矯情之甚，如要將他殺死在長江之內，日後見面，我要提起此事，我之師弟必狡展此事，再者死後無憑，您說他殺死二百，何以爲憑呢，量此賊人未出師傅門戶，離此必不遠，我容淫賊三五天，面見我那師弟，對質明白，我弟兄有二十餘年過節，當面對明，再殺不遲，因何賊人懼怕逃走呢，我上三門有規矩，如收徒弟之時，方近者，師伯，師叔，師兄，師弟，徒弟，徒姪，擺上酒席，分次序後，師傅言明，我收你爲門下，門戶之中規矩，頭一宗先給一朵黃菊花，如帶頭巾繫於頂門之上，如不帶頭巾，帶於兜囊之中，門戶之中頭一宗，帶花不採花，採

花不帶花，如若帶花再採花人人都可殺，不論師叔帥伯，徒姪帥祖，人人都可殺，死在亂刀下，如若殺死之後，採花之人，如有家眷人口，大衆供養，您道那勝三爺是上三門，門戶之首領，因此賊人魂飛魄散，借水遁逃走，丁爺問道，他是何人的門徒呢，勝爺答道，你我弟兄初次相交，我門中之事，你我弟兄初交，我家醜不對外人言，賢弟，俗語說，要正人先正己，掃不盡自己門前之雪，焉能管他人瓦上之霜，我先清理門戶，暫不到二郎山救被搶的少婦，再說那少婦已然驚吓成病，臥床不起，大概不能失落貞節，我先清理我之門戶，然後再救那被搶之人，正是，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我要先打二郎山，賊人著實問於我，許你們採花殺人，難道說不許我們搶行路之婦嗎，那時候愚兄何言對答，所以我先清理門戶，三兩天賢弟必有耳聞，丁桂芳聽勝爺說話真爽，不敢再往下問，勝爺說道，天氣不早啦，愚兄由賢弟店中來時，三太他們不知，丁爺說道，我打家中出來，您弟婦與您小姪，他們也是不知，我在書房安歇，我來時並未與他們言講，說話之間，勝爺撒去水靠，換上短打衣服，將水靠摺疊已畢，背後揹刀，脅下繫鏢囊，將零碎東西包好，二老者回歸飛龍鎮而來，及至鷄鳴犬吠，東方發亮，二位進了南鎮店口，勝爺道，賢弟，你打宅院而來，你仍回宅院而去，愚兄由三合店而來，我回三合店去，我們行俠作義之人，不現本來形色，說罷，勝爺回歸三合店北跨院，丁爺他回家去了，勝三爺穿房躍脊，滾脊爬坡，進了三合店北跨院，天才東方閃爍，臨行之時，由外邊將雙隔扇倒掩，回來用右肩頭

，將隔扇一推，隔扇大開，由裏邊又將隔扇對嚴，往東間青布帘外，側耳一聽，黃三太，李煜等尚在甜睡之間，又在西暗間青布單帘外側耳一聽，楊香五等，也在甜睡之際，惟有金頭虎賈明，呼聲震耳，尙且說夢話，罵道、拿賊拿賊，爲何搶人家小媳婦，勝爺啞然笑道，他們年輕，不達時務，官面拿賊，還得有賊有證，我們打抱不平，如不見賊證，如何進山拿賊，勝爺在明間，小銅床上，打坐盹睡，忍一小覺，睡醒來一看，窗櫺紙上已見太陽，大約日上三竿，勝爺心說，三太等，總得甚麼時候經心，老夫探二郎山，又拿採花淫賊，多少事情，他們尚在甜睡，勝爺想罷遂痰嗽兩聲，東暗間房驚醒三太，叫茂隆，李煜等快醒醒，天不早啦，西暗間房楊香五、叫歐陽德，邱成，賈明等，醒醒，醒醒，惟有金頭虎賈明，吃飯不知飢飽，睡覺不知晚合早，渾濁悶楞，尙且還是一個勁的睡，他與楊香五玩笑，楊香五抽他兩個嘴吧子，傻小子翻了個身，說道，喝，好大跳蚤，仍然還是睡，楊香五知道他是金鐘罩，傻小子就怕揉鼻子，揪耳朵，楊香五一揉他鼻子，揪他耳朵，傻小子才醒，遂叫道，楊香五小子，爲什麼睡覺，你還不安定啊，鬧什麼毛病呀，楊香五說道，你看窗戶影上太陽，天氣不早啦，我師傅在外間屋中咳嗽哪，傻小子喊道，歐陽德，邱成，楊香五、張愷，快起，怎麼還睡呀，翻身下床，來到明間屋中叫道，勝三伯，他們睡着了，叫不起來，勝爺在外間屋早聽明白，傻小子是賣乖，勝爺也不理他，黃三太等開門，店家有規矩，店中夥計見客人起床，當然給收拾屋子，打淨面水，漱口水，烹茶等

事。三太給勝爺倒了一盃茶，勝爺喝着茶，問道，邱成，你天倫弟兄三人，俱跟我是莫逆之交，大約有五七年都未含相見，邱成兩眼含淚，說道，勝老伯父，我天倫跟您行俠作義，十數餘年，不知因何，削去頭髮，身入空門，出家爲僧，現今不知下落，勝爺推髻一笑，我之賢弟，看破紅塵，出家爲僧，逍遙自在，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不如出家樂清閑，雖然不能成佛作祖，耳不聽干戈心不煩，也算知己知彼，真乃大英雄也，你二叔呢，邱成說道，也跟您創立多年，如今在宣化府玄豹山，開墾種地，隱於林下，勝爺說道，一百兩什行，莫如莊農當先，土內求食，年頭收成，糧食簍成囤囤，倉房滿滿當當，也爲知進知退，真乃達於事務者，你三叔呢，邱成黃眼珠一轉，因幼年黃眼珠，到後文書，彭公案上，在北京六必居康熙萬歲御口欽封，報應金眼鵬是也，邱成暗想，大清早晨背家譜，我勝三大伯，黑夜之間，愛走黑道，我三叔離此不遠，鋪着把勢場，傳了十數個徒弟，俱學的是高來高去，夜行之術，我想年輕之人，有品行不端者，作下無禮之事，叫我勝三大伯看見，我要說明我三叔之住處，我三叔耽架不起，不如我閉門不管窗外事，吩咐梅花自主張，一問三不知，神仙怪也沒不是，遂說道，我那三叔跟您至友之交，闖蕩江湖多年，不是在南七省，就是在北六省，背插鋼刀，海走天涯，我不知在於何處，勝爺說道，昨晚夜探二郎山回來，見一穿白衣之賊，我與店主人，你那丁叔父，追下白衣之賊，到了某某宦家樓上，此賊在樓內，亮刀威嚇，丁爺在樓窗戶外，把賊人叫下樓來，賊人色胆大如天，與老夫

比較拳脚，老夫摔了賊人三個筋斗，賊人假意敗走，老夫後面追趕，他反背就給老夫一鏢一袖箭，俱被老夫接住，我一掂此鏢，足夠一斤重，此賊必是咱本門之人，後來追到江邊，賊人下水逞能，老夫下水拿他，他亮出一對三環套月避水劍，我知道是你們邱家門上之人，如今邱氏門中，都要失傳此等傢伙了，非邱家無有此物，你不學水，眼看失傳，老夫見此傢伙，必是你邱家的子弟，適才我看此鏢上，有你叔父名字，必是你三叔所傳哪，爾看此鏢，鏢上鑲着邱瑾二字，你三叔不識人，教這樣的徒弟，賢愚不分，徒弟作此傷天害理，污辱上三門，敗壞我一世英名，這是你三叔幹的好事，邱成說道，三伯，我跟楊香五等在店中睡覺，我不知道哇，勝爺怒氣未息，聽外邊有脚步聲音，痰嗽一聲，問道，勝三哥起來嗎，勝爺站起身軀，原來是丁桂芳，丁爺見面，遂說道，勝三哥，小弟慚愧慚愧，勝爺說道，賢弟，爲我受累，愚兄感謝不盡，二位落坐吃茶，丁爺說道，我方才告訴灶上廚師傅，預備兩棹酒席，說着話酒席擺上二老者入座，酒至半酣，勝爺說道，丁賢弟，你是武學的高明，又是本處之人，我動問動問，有個朋友，也是武學之人，此人姓邱名璉，人稱入地崑崙，賢弟可認識此人嗎，丁桂芳說道，勝三哥，此人鋪把勢場大大有名的，雖着飛龍鎮十五六里之遙，鋪把勢場的師傅，此村改爲俠義莊，所教弟子十餘名，俱是藝業精奇，高來高去，水旱兩面，大有名聲，邱成黃眼珠亂轉，心中暗道，我沒敢說出，他都說明啦，勝爺說道，昨天探花之人，應於邱三之弟子，我先奔俠義莊，清理門戶，後打二

郎山，再救那被搶少婦不遲，飯畢，勝老者站起身軀，要大鬧俠義莊，捉拿採花淫賊。丁爺告辭走後，三太看勝爺面代怒容，遂說道，老師，您許下給范老者找女兒，莫若咱先到二郎山，救被搶的少婦，使他父女相見，夫妻團圓，然後再到俠義莊，您與我邱三叔，有甚麼事再辦不遲，勝爺聽罷，說道，正人先正己，不要多言，三太不敢往下再言，遂出了北跨院，奔櫃房，算店飯錢，櫃上先生說，勝老達官爺，您是高明之人，請看賬本未合，我們敝東家不成敬意。昨天晚上，今天早晨，店飯銀共合十兩零六錢，連酒錢我敝東親筆寫賬，收您店飯銀連同酒錢在內，共合收紋銀十二兩，已竟出我東人支使紋銀十二兩，勝爺看罷微然而笑，貴東人交朋好友，太至誠了，替我勝英謝過，先生說還有一件事，遂打開銀櫃，取出四包散碎銀兩，說這是散碎白銀二百兩，我們敝東人與衆位達官爺不成敬意，你衆位買酒不醉，吃飯不飽，作爲喝盃茶，你們衆位爺們作爲零用，我敝東人略表寸心，勝爺說店飯銀我已經擾啦，請替勝英道謝，惟有這二百兩紋銀，我們由打鏢局出來時，帶的盤費甚多，原銀盤回，勝爺又叫三太拿二十兩銀子給掌櫃，灶上，及衆位夥計們酒錢，如其不收可是嫌少，櫃上先生一看勝爺直言豪爽，說夥計們勝爺給二十兩銀子酒錢，衆夥計謝過不題，可見其光棍走道錢引路，平常宿膳酒錢也就是幾錢銀子，堂櫃皂衆夥計等說勝爺要由此處經過，您千萬可進來，勝爺說我如打此處經過時我必前來探望大家。勝爺與店中衆人客氣一回，遂率衆人出離南鎮店口，夠奔俠義莊，逢人遂問俠義莊的路徑，走

有十餘里，到了俠義莊西莊口，見村西有松林一片，村前的側栽垂楊金線柳，房屋整齊，道路平坦，勝爺說三太，每逢大人物，先要整理村房，凡遇鄰近房屋，有破壞不堪無力修補者，必量力資助之，這是大人物的行爲，爲的是高親貴友，從遠方所來之人，看着雅觀，勝爺說着和衆人，進了松林叢中，說你們小弟兄近村中，打聽邱三爺把勢場在那個門戶，傻小子金頭虎買明說道，我去，勝爺說不要造次，此人比你天倫歲數長，是你邱三大伯，可不許造次，傻小子說不造次，遂近了村口，見一拾糞的老者，傻小子繞在拾糞老者身後，把糞筐一拖叩於老者頭上，好在是方拾的二灘驃馬糞，叩了老者一身，那老者大怒，說這是怎麼回事，傻英雄說借光借光，老者說有這樣借光的嗎，弄我一身，幸虧是驃馬糞，這要是人糞有多臟啊，傻小子說道老頭別着急，百里不同風，吾們那村問拾糞的話，非叩在腦袋上不是規矩，老者問道，你是什麼村的，傻小子說我是哥姑村的，老頭問哥姑村歸那縣管呢，傻小子說棉花線管，老頭說你問什麼吧，傻小子說我打探一個人，有個鋪把勢場的小子，叫邱三，在那兒住哇，老者說你別是半瘋吧，你敢叫邱三，我們本村紳董秀士，舉貢生員，都背談稱爲邱三爺，憑你這個長像就敢大口喊叫邱三，幸虧問道小老兒我的身上，如果你要問道邱三爺的徒弟身上，豈不是一頓暴打，傻小子說，喝，好厲害傢伙，不問啦，遂轉身就走，老者一想這是個半瘋之人，回家洗洗衣服，莊家人能忍耐，傻小子心中思索着，打冲天杵從裏往外冒壞，心說我給倆個老頭拴個對，倆人要動手打起來

，我抱邱三的腿，傻小子遂進松林，勝爺見傻小子回來遂問道，你可從打聽明白嗎，傻小子說，好厲害傢伙，我進村見一老者，過去作揖，那老者說你問什麼事，我說問鋪把勢場的邱三，在那個門口住，老者說你活的不耐煩了，我們官稱呼邱三太爺，打個嚏噴，我們這村不敢吃飯，如看見誰家大姑娘小媳婦，長的俊美，三太爺要說這姑娘媳婦長的不錯，本主就得給邱三太爺送到家去，要看見誰家房舍蓋的是樣，本房主將房契就得給送去，還得說，三太爺這房歸您吧，如看見誰家田地長的莊稼好，三太爺說這塊地真長好莊稼，本主就得敢快將地契給三太爺送去，爲什麼得給他送去呢，如若不送，殺人放火，好厲害啦，搶男霸女，霸佔人家少婦長女，房產事業，豈不是萬惡滔天，勝爺聽罷，當時不悅，一揪銀髯，說道，邱三因何老不知自愛，又一想，他年青之時，很是仁義之人哪，上了年歲到這般萬惡，又一想，傻小子說話不實，在一旁邱成拿黃眼珠瞪傻小子，說道，你真把我們爺們改透啦，如無此事，我定然不能饒你，勝爺說道，帶銀子錢帶少啦，帶話帶多啦，我爲何不進村莊，自己訪問呢，遂消釋怒氣，叫道，三太爺我來，勝爺說着話，已竟進了村口，到村子當中一看，座北大門，一汪清水的房社，均是磨磚對縫，大門道內，影壁前設擺大刀闊斧，各樣的兵刃，勝爺遂走進大門道，一看坐東的門房，掛青布單門帘，勝爺問道，門房有人嗎，門帘起處，已然答道，有哇，你找誰呀，勝爺觀看此人，年在三十餘歲，黃白的臉面，頭帶青布隨風倒，青皂布大氅，青皂布的靴子，很和氣的，勝爺心中思

索，如要是惡霸之從人，必是立目橫眉呀，看此人很和善，勝爺遂問道，貴上人姓邱嗎，此人答道，不錯不錯，勝爺說道，這是邱三太爺的宅院嗎，此人說道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我家主人，人稱邱三爺，原本是鄉鄰抬愛，太爺二字，實在但不起，勝爺說道，你貴姓啊，那家人答道，在下姓計，名叫永強，（書中暗表，此人後有一子，名叫神眼計全，在此宅看門帶學藝，）勝爺又問，邱三太爺在家嗎，那人答道，在家呢，勝爺說道，勞駕，您給回稟一聲吧，三太爺高興，我師徒拜見，邱三太爺如不高興，我們師徒，改日再來叩拜，家人問道，你老人家貴姓高名啊，勝爺說道，在下姓勝，小名勝英，那家人一聽，過來請安，原來是勝老師伯，我在門房看門，帶學徒，實有師生之義，我老師時常贊成老伯父，與我恩師，情同骨肉，盛似手足，您還用什麼回稟嗎，勝爺說道，不用費話，三太爺如若不高興，改日登門叩拜，計永強不知其中之事，說道，勝三大伯，這是跟何人生氣啦，轉身回到二道院把勢房，說道，老師您朝思暮想，時常提念的，我的勝三大伯來了，不知跟何人致氣，而帶怒容，邱三爺說道，你這乳子，出逢乍見，嗔怪長者，你勝三伯是正面的人物，還只你遞個和氣嗎，還給你幾兩銀子門包，拿點花消哇，乳子真乃無知，叫你師兄弟大衆，隨我迎請你勝三伯父，邱三爺率領衆徒弟等，迎接出去，到了大門道，一看勝爺，面帶不悅之容，仰面朝上，邱三爺趕奔進前，提大槩磕膝點地請安，叫道，勝三哥一向可好，別來無恙，小弟不知，未得遠迎，老恩兄當面恕過，勝三爺硬着心腸，假爲不知

，回頭叫三太，說道，三太爺的府第，全是細磨的房屋，門道的左右，滿都雕刻花活，左邊是喜鵲登枝，右邊是萬福流雲，邱三爺聞聽一楞，心中暗道，我與我勝三哥，八九年未曾相見，未行大禮，因此見怪，遂跪在勝爺面前，叫道，勝三哥，小弟邱璉，叩頭下拜，勝爺回頭叫三太，說道，你看三太爺的府第，修造的太闊呀，你看門道內椽子，都是松柏大漆漆的，三太在勝爺背後，居心不忍，我師傅乃是心慈面善之人，請安不答，磕頭又假爲不知，黃三太遂說道，老恩師，我三叔給您行禮磕頭哪，勝爺心中暗想，三太過已面軟心慈了，久後此子必要露臉，一個大活人在我眼前跪着，我焉有看不見之理，勝爺低頭假意觀看，噫呀，原來是三太爺，勝英担架不起，邱三太爺，損了勝英的壽數，三太爺請起，邱三爺不知內中之事，叫道，勝三哥，有話家裏說吧，隨着弟兄携手，讓到二道院把勢房，勝爺觀看後簷牆有條案一張，前面擺設八仙桌，當中太師椅兩張，二老者並肩而坐，邱爺叫道，你們大衆過來給你勝老師伯磕頭，勝爺觀看，醜俊胖瘦不一，連看門的計永強，整十數名，跪倒磕頭，拜見勝老伯父，勝爺半禮相還，說道，邱三太爺的高徒，我勝英担架不起，三太，香五，李玉，茂龍等，給你邱三叔叩頭，這是咱上三門增光長臉，給你我整理門戶的邱三叔磕頭，惟有邱成，不與大衆一同叩拜，皆因他們是親叔侄，另行拜見叔父，邱三爺半禮相還，衆位達官，這樣抬愛，實是不敢當，行禮已畢，從人獻香茗茶水，邱三爺道，勝三哥，您罵完了沒有，小弟要有小過處，當面唾我，如有大過處，您責打

於我，我要臉面一紅，我邱璉就算忘恩負義，你我弟兄孩童起首，八拜結交，您又收我爲師弟，弟之武學，滿爲恩兄所授，發財致富，揚名露臉，都是由恩兄身上所起，爲何您辱罵我三太爺，這叫什麼稱呼，邱三爺說着話，眼含痛淚，勝爺說道，三弟，你交了多少露臉出色的高徒，邱三爺才知道，原來是因爲徒弟，招惹的是非，老弟兄二人說着話，門房的計永強，已竟回門房去了，邱三爺真是光棍一點就透，知道是徒弟惹禍說道，老恩兄，我所傳者，在本場有十餘人，勝爺說道，啊，這話說的不對，十幾個，究竟是多少，十八九個，也是十數個，八九個，也是十數個，有準數目沒有呢，邱三爺說道，有十一個徒弟，勝爺說道，適才與我行禮十個人，你那一一個徒弟呢，必是資格重，程度高，爲何我沒有看見呢，邱璉說道，那一個不但是徒弟，尙且是小弟的義子螟蛉，勝爺問他姓什麼呢，邱三爺答道，姓高，名叫雙青，別號玉面豸狼，勝爺推髯一笑，你這個義子，外號可高明，玉面豸狼那裏去找紅粉佳人去了，邱三爺道，此孩愛穿白素的衣服，勝爺說道，對啦，我就是找他來啦，邱三爺說道，此子由去年，我看他神色不正，把他驅出門外，勝爺說道，也倒罷了，老英雄伸手由兜囊中，取出一支鏢來，說道，三弟，請看此鏢，邱璉接在手中一看，鏢上鑲着邱璉二字，說道，三哥，這是我的鏢哇，勝爺說道，你的鏢因何他用呢，你不是已竟將他逐出門外了嗎，邱三爺說道，臨行之時，他把我的鏢由兜囊之中竊去，勝爺說道，實不相瞞哪，我昨夜晚間，住在飛龍鎮丁家店，夜探二郎山，見有一道白線，鹿

伏鶴行，我與店主人丁桂芳，追下穿白之賊人，到了某某村中，竄房躍脊，在某宦家樓上，撥門撬戶，進了樓房之內，戲謔小姐，那小姐九烈三貞，寧死不從，賊人因姦不允，持刀威嚇，要刀殺人命，我與丁桂芳，在窗戶外叫他，我與淫賊，樓下動手，我踢了他三個斛斗，他才逃跑，愚兄與丁桂芳後面追趕，賊人反背，左手一袖箭，右手一鏢，被我都接住，用手一顛，鏢夠一斤重，才知道乃是本門之人，不知那一位弟兄門徒，又追到長江，賊人跳入水去，愚兄下水拿他，那賊亮出三環套月避水劍，我才知道是你邱氏弟兄所傳，像交這樣徒弟，非姦女子則淫婦人，刀殺人命，人人痛恨，常言說，未曾尋及徒弟先問師傅，我想人生在世，俱是父精母血，誰無父母，誰無妻子，像他這種徒弟，與我門戶實實有礙，旁人要是辱罵，那一門之人，我在這個歲數，不能叫人家辱罵，你快把高雙青獻將出來，如其隱隱不獻，我要亮刀，邱三爺說道，莫非您要殺害小弟嗎，勝爺說道，我跟你八拜結交，金蘭之好，我焉能殺害於你，我跟你割袍斷義，劃地絕交。我然後再拿那探花淫賊，碎尸萬斷，二老者正談至此處，邱三爺心中不覺有些瀟愛不明之意，遂說道，老恩兄莫要着急，說明天幫着您捉拿於他，話言未了，只見門房的計永強，前來回話，言道，老當家的，我師弟，高雙青回來了，邱三爺聞聽，對着計永強以袍袖遮面，暗打手式，意在令其逃跑，計永強錯會意啦，心中暗想，我們老當家說話，向來聲音嘹亮乾脆，今天怎麼指手劃腳呢，莫不是嫌我說的聲音不清，想罷，復又大聲說道，老當家的，我師弟高

雙青出門去了四五天，您不是派人找他嗎，今天回來連大衣裳都沒啦，勝爺在旁掀髯一笑，三弟別瞞着啦，叫他進來吧，邱三爺無奈，叫永強喚你師弟雙青進來，工夫不甚大，惡淫賊高雙青走進，只見那高雙青身上衣服變色，白雲緞短靠也不白啦，三藍五蝠捧壽的花蝴蝶也不藍啦，因在水中縮濃之時，叫水泡的，可是背後還插着鋼刀，肋下襯鏢囊，勝爺一看，掀銀髯，打小包袱，亮魚鱗紫金刀，要捉拿採花賊，邱三爺控背躬身，叫道，勝三哥，您先高抬貴手，又叫道，雙青，給你師伯磕頭，您道，那採花賊因何來遲呢，因為借水中逃走，在河沿上晒晒衣服，因此來遲，這一見面聽他義父吩咐，仰面一看，在他義父上垂手，坐定一位銀髯老者，在東邊站立十數餘人，內有梳着一個冲天柞小辮的，矮胖子，跟一個帶馬尾透風巾的，瘦小枯乾，指手劃腳，說道，這小子來啦，這小子來啦，惡淫賊心中思索，這不定是那路的保鏢的由此經過，拜望我們爺們來啦，我義父給我介紹，不得不見見，遂提腰圍子，跪在勝爺面前，叫道，老伯父，高雙青拜見，老英雄一見淫賊行禮，站起身軀，右手扶着八仙棹，左手撕銀髯，虎目圓睜，劍眉倒豎，向下問道，你可認識我嗎，淫賊說道，我不認識您，不知是那路保鏢的，我沒有保過鏢，勝爺聞聽說道，怎麼你不認識我呢，昨天你在官家樓上威逼小姐，因姦不允，你要刀傷人命，老夫將你叫下樓來動手，老夫摔了你三個斛斗，你躍牆而逃，老夫在後面追趕，你暗算老夫，暗放袖箭，繼之以鏢，老夫接袖箭抄金鏢，你嚇的望影而逃，前有橫江一道，你躍入水中，在水

中與老夫賣乖，並且掏出三環套月避水剛，對老夫示威，并問老夫的名姓，怎麼着你不認識，老夫就是昨天在水中，對你報名的那個神鏢將，姓勝名英，字子川，哈哈，今天你不認識老夫了，賊人聞聽，顏色更變，渾身立抖，他跟勝爺用了個喜怒哀思悲恐驚，眼珠一轉，兩眼假意垂淚，說道，勝老伯父，我昨天多貪幾杯水酒，酒後無德，作出那樣傷天害理之事，勝老伯父，恕過小姪男這一次，我知道必改，得恩莫忘，勝爺說道，有人傳說俠義莊飛龍鎮方近處，因有姦淫不允，刀殺命案兩條，老夫聞有此事，所以夠奔前來，訪問此處，殺命之人，我略知八九，你誠心改過，吐露實情，說明誠心改過，我饒恕你這條性命，如口是心非，定然不能饒恕，列位，皆因在宦家樓上，他與姑娘發威，無心中之話，勝爺早以聽了個明白，惡賊心中亂跳，皆因屈死冤魂纏繞，此時賊人不知身在何處，一閉眼間，見有守節寡婦姑娘，面前索命，此係屈死冤魂不散，因此賊人心突突的亂跳不息，賊人心說，也許勝英採訪已清，那想頭一次就遇見勝英啊，當時賊人把素日的靈機巧辯，俱已忘却，遂口稱勝老伯父，我由打去年十八歲，見少婦長女，心中所愛，不敢動手，由今年正月元旦佳節，逛燈的年輕小婦長女甚多，我見一美貌女子十分俊俏，我遂跟在他的後頭，姑娘逛燈回家，我認準了他家的門戶，後半夜，撥門撬戶，進了姑娘房中，求其歡樂，姑娘大聲喊叫，小姪一怒，持刀威嚇，冒然間，手起刀落，姑娘頭尸兩分，小姪男從此以後，再不敢作案，前幾天清明佳節，上墳燒紙的少婦長女甚多，姪小男在郊外遊玩，

見一婦人，身穿重孝，在墳塋之中，哭得甚痛，小姪男在遠遠瞭望，等他燒紙已畢，隨後跟她，到了某某村莊，記準門戶，等到夜間入他臥室，追歡取樂，不但寡婦不從，尙且破口大罵，小姪男舉刀威嚇，誰知刀快，一挨脖頸，寡婦頭尸兩分，又周家屯，這是第三案，小姪男從今以後改過，伯父饒恕我吧，小姪男從今以後，再不敢作傷天害理之事，勝爺說道，邱三弟，你可會聽見嗎，邱三爺暗中着急，驟腳捶胸道，你比府縣衙門畫供還厲害呀，勝爺說道，邱三弟，你義子刀殺二命，第三案愚兄與丁桂芳，不到宦家樓上，九烈三貞的小姐，性命休矣，一命抵一命，你有何話可說，邱三爺溺愛不明，年老惜子，遂說道，勝三哥，您面軟心慈留他一條活命，把他雙腿折斷，我養活他殘廢罷了，勝爺說道，邱三弟，你可會記得，你我弟兄廿年的過節，想當初我弟兄八人在逢虎山，嚙中指，插血爲盟，吾之大拜兄鎮九江屠慚，二拜兄火德真君孔華陽，愚兄勝英排行在三，四弟神刀將李岡，五弟山西華家莊華謙，字子遠，六弟登山豹子楊義臣，七弟鑽雲太保賈斌久，八爺展翅蝴蝶銀面鬼秦天豹，山上大旗一面，上書四個大字替天行道，學梁山宋江及時雨之故事耳，派嘍卒下山探探，如有賊官，劣紳，土豪，惡霸卽當除之，踉盤子嘍卒回山報告，有某賊官，刮盡地皮，苦害良民，與那闖王李自成勾手，陷城賣國，卸任回籍，要打常松林經過，乃是此山必由之路，我們弟兄那一位去劫這一批賊銀，劫來亦好周濟旱潦不收之難民，那時節秦八爺挺身而出，說道，小弟願往，遂帶嘍卒二百餘名下山，在常松林等候，

等到賊官到此，金銀十數車，後邊有駝轎等，秦八爺迎頭攔住，要買路金銀，賊官呼喚諸院之人，將強人拿住，秦八爺武藝超羣，將護院之人打走，賊官破口大罵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白晝間趕劫國家官吏，（皆因是賊官書上不寫名姓讀者諒之）秦天豹八爺大怒，亮鋼刀，要刀刀斬盡，人人處決，殺賊官十三口，後而有駝轎一乘，內坐一美人，乃是賊官之側室，苦苦哀求，說道，好漢爺，我並非賊官之妻妾，也非用錢買來的側室，乃是賊官竊捨，望好漢爺施惻隱之心，饒妾之性命，我情願給好漢爺鋪床疊被，秦八爺看此婦人千嬌百媚，不忍殺害，遂將十數車金銀，提出三千兩銀子，遂在鄉村典房一所，作為外宅，又將十數車金銀，壓回逢虎山，我們弟兄八個，共點清數目，封鎖起來，這項金銀，專預備旱潦不收之處，被大水所淹之難民，周濟他們，方為殺富濟貧，秦八爺或在逢虎山住幾日，或在外宅住幾日，我們七位弟兄，並且不知，忽然一日，三弟你到逢虎山，想你與他們七位並非至交，愚兄設擺酒席款待於你，我弟兄八個俱在酒席筵前，你說話，一點情面不留，你在酒席筵前叫道，勝三哥，把逢虎山大旗撤去，我們另改字號，替天行道麼，改為傷天害理，愚兄問道，你何出此言，你說殺賊官，因他刮盡地皮，酷害良民，勾串闖王李自成造反，一氣同謀，殺他一家老少十三口，為何把賊官的姨奶奶，霸為外宅，你們比賊官惡之多多矣，愚兄當時問你，那位作的此事，你說秦八爺所為，我在酒席筵前，問道，八爺秦天豹，果有此事嗎，秦八爺在衆目之下，說道，並無此事，你說道，在某村

莊，作南青水脊門樓，小四合房，你敢同去質對，秦八爺閉口無言，當面我奚落八爺幾句，秦天豹羞腦變成怒，說道，勝三哥，兒大不由父母，女大不由爺娘，他是賊官之側室，並非明媒正娶，勝三哥爲何管之甚緊，老弟秦八爺羞腦變成怒，那時節你在酒席筵前，相勸幾句，那事已就了結啦，你不但不勸，你反在旁邊，微微的冷笑，我弟兄寒極似火，騎虎難下，秦八爺說道，勝三哥，你這是以大壓小，愚兄說道，咱乃是明清八義，因各有絕藝一手，旁人抬愛，才有明清八義了，秦八爺怒道，勝三哥，您不獻絕藝不姓勝，我不獻絕藝，我不姓秦，你在旁邊，一言不相勸，反作狂笑，愚兄事出無奈，三隻金鏢，使迎門三不過，鏢打廳前明柱，黑漆的溜溜圓一團之大，上過五七道漆，頭一隻鏢，打在明柱之上，二隻鏢，驚吓盟弟秦八爺，還是鏢打明柱，秦八爺由東往西一閃，拜兄無意打拜弟，誤中梗喉咽喉一死，邱賢弟，你還與淫賊求情，邱三爺說道，三哥，您將他廢了，我養活殘廢之人，還不成嗎，勝爺說道，邱賢弟，鏢打秦天豹，現在秦天豹之子，已竟二十餘歲，他要報不共戴天之仇，你有何法應付，你再要與淫賊求情，我與你割袍斷義，劃地絕交，勝爺遂又對淫賊說道，小冤家如想活命，認母投胎，來世再見，淫賊在地跪着，心中異常憤恨，心說道，我探花沒上勝家去，鏢打秦天豹事，在前二十餘年，說了半天我全不知道呀，現在我義父哀求於你，你是鐵打心腸，毫不憐惜，非要結果我這條性命，方算隨你心頭之願，並且我跪在地下，半晌的工夫，苦苦哀求，你是完全沒有聽見，小太爺好樂，

與你姓勝的何事，你是前來無事尋非，淫賊想到這裏，心中說道，我與他個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，惡淫賊想罷，在地下跪着，伸手暗暗取鏢，照定勝爺哽喉咽喉，嗖，一鏢打去，勝爺正與邱三爺談着話，見賊人忽然仰腕，勝爺乃久經大敵之人，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勝爺豈能遭此暗算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勝爺猛見金鏢來到，急忙一閃身軀，只見鮮血淋漓，紅光崩現，（書中暗表，勝爺與邱三爺說話的時候，見淫賊跪地哀求，面帶怒容，牙關咬錯，勝爺心中說道，不好，這小子要出故事，在這個時候，勝爺遂往邱三爺那邊湊身軀，邱三爺認爲勝爺氣急啦，直往我這邊就來，爲是說話好解恨，那知正適淫賊跪在就地，暗暗取鏢，此時勝爺已竟在邱三爺身前站定，看金鏢到處，勝爺趕緊一閃身軀，可就把邱三爺的臉面全露出來啦，勝三爺閃過金鏢，邱三爺那裏知道呢，只見金鏢恰恰中在邱爺左腮之上，所以紅光崩現，鮮血淋漓，正是淫賊誤打邱三爺，）您道，這也是邱三爺全身的武藝，一腔熱血，惠給淫賊的好處，原來邱氏門中在邱三爺這代，只有大爺，二爺，三爺，（三爺卽邱三爺）大爺只生邱成一子，邱氏門中哥兒三位，只有邱成一個人，但是絕幼門，不絕長門，雖然哥兒三個，邱三爺尙且無子，有一年遇着逃難之人，有一人懷抱三四歲幼子，因爲逃難不能養活，口口聲聲要賣此子，也是地方紳董愛管閑事，遂將此子說合賣與邱三爺，邱三爺半生無子，定然望子心切，遂將此子買下，此子生得聰明俊秀，在三四歲時，卽頗解人意，以故邱三爺視如親生一般，後來此子長大，邱三爺供給

讀書，傳授武藝，此子一學便成，邱三爺更爲愛惜，所以適方才邱三爺對勝三爺，說道，此子自幼無父無母，小弟將他收爲螟蛉義子，原因卽是如此，且邱三爺雖見此子作下那不道德之事，顧景生情，自幼恩養傳授精藝，焉有不加愛護之理，況且此子幼年時，對邱三爺之承歡色笑，無不迎合心理，人非草木、孰能無情，所以此時邱三爺，對勝爺說道，您把他廢了，小弟願養殘廢之人，然而勝三爺一生一世，光明磊落，作事一秉大公，從無暗昧之事，今日又勾起鏢打秦天豹一段傷心歷史，想當初鏢打秦天豹時，若不是邱三爺在一旁奚落明清八義，勝三爺豈能將秦天豹打死，所以今天勝三爺，對於淫賊是非殺不可，這也是想當初邱三爺，對於秦天豹之事，不但不加調解，反倒從中慫恿勝三爺行兇，並且對勝三爺說過小弟，（小弟卽邱三爺）如有收下不法之人，倘若採花偷竊，三哥你將我嘴吧子翻過來打，打我裏面腮幫，打出疙疸來，不算三哥你欺辱我，哈哈，今天勝三爺並沒有打邱三爺腮幫子，邱三爺那無形中，中了一鏢，這也是前因後果，想當初邱三爺對秦天豹的過處，且說邱三爺中鏢大聲喊叫，手指淫賊罵道、你在三四歲上，我把你養大成人，你會拿鏢打我啦，好無天良的乳子，惡淫賊牙關緊錯，心中暗道，我反又落個得藝忘本，故意亡師，鏢打義父，遂站起身軀，背後抽刀，接着八仙棹往前一縱身，欲要刀劈勝三爺的頂樑，勝三爺椅子後面是條案，老英雄往後不能躲，勝三爺在這時候，只可往前一探身，讓過賊人的刀盤，左手掙住賊人手腕，將賊人提起，右腳由棹面上探過，左手撒賊人的手腕

，用力一脚將賊人踹出，足有三四尺之遙，賊人握住刀柄，死不放鬆，被脚一踹，趁勢一縷就地十八滾，滾出書房之外，勝爺一聲喊嚷，三太、香五、你們不拿此賊等待何時，三太、香五等，這才甩大斃，脫長衣，抄傢伙趁勢跟出書房，捉拿採花賊，亮刀槍錘錘在當院之中，將賊人團團圍住，賊人使那地躺招，就地十八滾，燕青十八翻，全憑腕膊肘膝間，鋼刀隨身圍轉，如沒學過這套工夫的，進之必輸，惟有三人可能拿他，即是邱成念其是他三叔之義子，未免動了骨肉之情，暗暗不往前進，歐陽德有金鐘罩，唔呀唔呀直嚷，傻小子金頭虎賈明，說道，黃三哥，滾地雷的兒子滾地真有個玩藝兒，楊香五找便宜，原來香五身體輕巧，進前曲腰用刀一扎，賊人在楊香五雙足下一滾，使了一個地躺招，名曰節鏈割穀子，伸左脚勾楊香五的脚後跟，右脚踢五爺的迎面骨，內有歐陽德喊叫一聲，唔呀，楊五爺快閃，要不然腿要折，書中暗表，歐陽德在真武頂學武時，聽見弼嶷長老念道過此招，原來賊的左脚一勾對方的脚後跟，右脚趕緊着一踢迎面骨，這一脚要是踢上，對方的腿是準得折斷無疑，今天賊人一伸脚，歐陽德早已看出此招法，幸虧歐陽德這一喊，如其不然，楊五爺的腿，就許叫賊人踢廢了，楊五爺聞聽喊叫，趕緊向上一縱身，將迎面骨將將躲過，恰恰正踢於脚面之上，將脚面踢腫了一大塊，楊五爺一溜滾，賊人刀柄一點地，縱身形由楊香五身後躍過，遂使了個燕子兩吵水，到西房檐下，擰身形竄下西房，皆因賊人是在此院自幼長大，時常出入，都是高來高去，地理是很熟的，回頭叫道，黃三太，

小太爺去也，君子人報仇時來不晚，黃三太吶喊一聲，衆弟兄追，您道，勝三爺爲何不出來拿賊呢，皆因邱三爺誤中金鏢，勝三爺當時取出刀傷藥，在書房中與邱三爺敷藥，並且勝爺心中想道，十數個徒弟，難道還拿不住一個淫賊嗎，焉知其中有關於情面不進身的，又加傻小子一路的嘲笑，因此賊人逃走，衆英雄一見淫賊逃走，趁勢竄房躍脊，追出俠義莊村西，探花淫賊捨命的奔逃，追過兩道樹林，再看賊人蹤影皆無，衆英雄說道，拿不着此賊，如之奈何，三太答道，咱們怎見我那老師，賊人此時逃出林外，自己一想，又是惱，又是怒，心中說道，小太爺必要再殺上幾個少婦長女，給他們看看，豈不毀他們上三門的德行，暫且不表，且說衆人正在談論，拿不着探花的淫賊如何回去見師的話，三太遂說道，我師傅因爲夜探二郎山，巧遇淫賊，此次淫賊逃走，必定逃奔那二郎山而去，咱們弟兄趕緊奔二郎山追趕，大家商議已妥，遂往正西去了四位，西北去了三位，所以怕賊人夠奔飛龍鎮、西南三位，分爲三路追趕，楊香五說道，誰敢奔二郎山呢，三太說道，我敢奔西南二郎山，因此三太夠奔西南而去，您道，那黃三太一出世時胆量最大，是刀山油鍋，也敢往前去攬，三太追到二郎山外，太陽已然不高，山外樹林之中，歇息歇息，等到夜深的時候，好入山探賊，及至太陽將落，忽然看見賊人由東北而來，黃三太亮出扎刀，一聲吶喊，呀，高雙青爾往那裏逃走，黃三太在此久候多時，說罷，上前迎頭擋住賊人去路，賊人一看，有人擋住去路，遂抹頭往西而逃，三太後面追趕，往西不遠，只見前邊乃是鎮

江府的大江，淫賊順着江沿往南而逃，三太仍在後面緊追不捨，賊人順江逃走不遠，賊人遂轉入二郎山口，直奔山裏面而去，山口內外樹木叢雜，三太追進了山口之內，再找賊人，蹤影不見，此時三太在山口內不遠，東張西望，正自觀望之際，忽聽樹林南一聲呼哨響，噹啷啷鑼聲響亮，由林內縱出二十餘人，每人一口雙手帶，全是花帶子褲腿，絹帕纏頭，燕排翅擺開，當中爲首一家賊寇，身高七尺，面如烏炭，身穿青皂緞衣服，掌中一條虎尾三節鑊鐵棍，一抖棍，嘩啷啷鋼環亂響，一聲吶喊，什麼人敢前來偷探我家二郎山，黃三太見問，將刀往後一背，遂說道，某非是來探二郎山，實不相瞞，皆因爲我們門戶之中，出了一件下賤之事，我們爲是清理門戶，追人至此，皆因我有個堂師弟，姓高名雙青，在外邊非女子則婦人，採花姦淫，刀傷人命，我們本門的規矩，絕不容留這樣作惡之人，我是奉我師傅金鏢將勝英之命，追賊至此，所以冒犯寨主，山賊聞聽，一聲冷笑，說道，高雙青乃是我的盟弟，在外作案，刀傷人命，有的是官面拿賊，文官武訊，礙爾等何干，你若識時務，趕緊退出山去萬事皆休。如其不然，本大王鑊鐵棍下作鬼，那勝英老兒是你師傅，本山怕他何來，難道你還拿那勝英老兒，吓嚇本山大王不成，三太聽到這裏，不由心中惱怒，往前一進步，照着山賊劈頭蓋頂剝將下來，那山賊見刀夾至切近，不忙不慌，也不躲閃，舉手一棍，黃三爺抽刀不及，噹啷一響，鋼刀磕出一丈有餘，幸虧未套挽手，黃三爺抹頭往北一敗，賊人後面追趕，相離切近，黃三太反背就是一鏢，說一聲着，賊人

閃躲不及，正中左井肩穴下，就聽叭噠一聲，鏢落塵埃，將賊人青緞色短靠，靠身白縐子小褂，打了一個窟窿，打的肉皮一個白點，賊人一陣狂笑，這是你們爺們的拿手，你家寨主，有金鐘罩鐵布衫，善能避刀槍，黃三爺年輕未經過大敵，又是初次遇事，即遭下風，不覺臉面一紅，抹頭往山口外要打算逃走。復又一想，像我老師一躑脚，天下亂顛，四海皆聞，五洲共曉，我要一逃，豈不給我師傅丟了英名，黃三太此時，心裏這麼一猶疑，被賊人由背後一把抓住，往後一帶，將黃三爺摔倒塵埃，叫嘍卒拿繩子綑，擰胳膊捏腿，寒鴨鼻水，似馬倒攢蹄，山賊哈哈一陣冷笑。這就是勝英的徒弟呀，陣前沒百合的久戰，何足爲英雄，黃三爺仰面罵道，蠢賊，三爺的鏢打着沒有，你雖把三爺拿住，你敢動三爺嗎，我老師勝爺不久就到，山賊被罵大怒，遂說道，你拿勝英吓嚇人嗎，先要小兒三太的性命，後拿老匹夫勝英，挑起虎尾三節棍，嘩啦一聲響，手起棍落，黃三太腹中思忖，兒行千里母擔憂，母行千里兒不愁，悔不聽老娘教訓，我之先父，大明朝守備之職，皆因天倫去世，我那娘親叫訓我棄武習文，七歲讀書，十三歲習武，拜名師訪高友，拜我老師勝三爺，日期未久，學而未成，路逢絕地，閉目等死，那賊人身體高大，揚起棍，夠奔三太後腦海打來，就在這時由北邊大樹後，一道黑影，兩縱身軀由黃三太身上躍過，賊人身高七尺，這一位大英雄，身高四尺，賊人仰手舉棍時，（書中暗表，此時這位英雄，已竟躍過黃三太身軀）這位大英雄一聲吶喊，且慢哪，山賊低頭一看，此人身量矮小，其貌不揚，

短頭髮一寸餘長，長頭髮起縷子，挽了一個疙疸糾，身材四尺餘高，面黃飢瘦，一臉的油泥，燕尾黃鬚鬚，當中是齊的，身穿一件髒破的大夾衣服，下身穿的襪子泥皮一樣，足下破鞋一雙，形如乞丐，恰似病夫，山賊喊叫，閃開了，不看寨主拿棍把你碰死，（書中暗表此人，原是清真回回大爺，）英雄一聽，抱腕當胸說道，寨主貴姓啊，賊人說道，我乃二郎山查山的寨主，賽存孝于塵埃，大爺說道，寨主，刀快殺的是有仇的，王法重不殺無罪之人，適方才你們二位交談，我俱已聽明，黃三太是我師弟，奉我老師所派，拿得是我本門之人，堂師弟高雙青，皆因那高雙青，非女子卽婦人，因姦不允，刀殺人命，壞我門戶之中的規矩，並與二郎山無有交涉，山賊聞聽道，你也是勝英的徒弟嗎，你在第幾位徒弟之內，大爺說道，我老師收我頭一個，在下別號一粒洒金錢胡景春是也，我跟我師傅，學藝十數餘年，出外在甘肅寧夏府，寧夏府地界，我們回回甚多，我在十萬練軍隊中爲教長，交傳十萬兵將武學，我出師三五年時，我師傅勝三爺，寄了一封信去，說給我收了三太李煜等，幾個師弟，因爲十數年未見我之老師，這才回我們大國，到鏢局拜望我老師，聽見鏢行人說，我老師在二郎山救人來了，因此今日來此，山賊聞聽，怪叫道，你是勝英的徒弟，應當把你拿住，看你病的這個樣子，遂叫道，病夫，你逃命去吧，不要勞叨，胡景春說道，蠢賊，眼空似海，目中無人，你拿棍打一打我試一試吧，那胡景春原是上三門長門之大弟子，不但是勝爺徒弟，還是龍亞仙師鐵牌道人，紅蓮羅漢弼嶷長老，三門長

教的大弟子，年過半百，金身不壞的童子工，山賊因見其貌不揚，手起棍落，景春由三太南讓開三太之身，說道，咱們這邊來，往西閃開一丈多遠，（爲的是躲開三太）大爺點手說道，我試一試你棍法如何，山賊，一進步，樓頭蓋頂就是一棍，景春使那縮小綿軟伶俐的工夫，站立的如同筆管一般，往後一仰身，直挺挺躺於地上，如同綿花落地一般，並無一點聲音，山賊曲腰手起棍落，又直奔面門打來，只聽澎一聲，將沙土震起二尺餘高，皆因此處有白沙土，足有一寸多厚，山賊再看，不見人的蹤影，賊人狂笑，哈哈，病夫，叫寨主一棍打沒了，打化了，正在此時，就聽西邊地下，說道，蠢賊，某家在此，原來胡景春反身竄出一丈有餘，在樹下蹲着呢，山賊趕步進前，又是一棍，景春擰身又縱出一丈餘遠，山賊虎尾三節棍上下翻飛，景春運用小六招，抹，竄，拘，閃，兔滾，鷹翻，鹿伏，鶴行，此時三太被細仰面觀看，才知確實是大師兄，我們拜師之時，我大師兄藝業學成，已然出師五七年之久，用此小六招，總得少年的苦學，像我三太這步災難脫過，盡心再苦學二十餘年，學到方休處，才知藝不高，就看胡景春，閃展，騰，挪，抖，轉，昇，還，竄高縱矮，賊人的虎尾三節棍，連衣服都沾不着，忽聽大爺說道，你這條虎尾三節棍，還打一夜嗎，有口氣的人，你也打不着哇，喘氣的人，你更打不着啦，山賊說道，你爲何不亮傢伙，景春笑道，我要跟你一亮傢伙，怕污辱我老師勝三爺的名譽，勝三爺長門的大弟子，與小毛賊動手，還用亮傢伙嗎，要像足下資格，也就是端鷄籠，拔烟袋，偷鐵揪，隔着

窗戶拿被褥，拉不巧妙，叫犬咬的狠號鬼哭，值不得亮傢伙，適方才我那師弟，一鏢沒打動你，你就狂傲無知，你將身站穩，我在你頂樑上擊三掌，如打不動你，我自備其縛，將我師兄弟搭到聚義廳碎尸萬段，如若打倒下你，你把我師弟三太一放，我們師兄弟，去把我師傅請來，到你們山寨自有辦理，山賊一聽，怪叫如雷，遂大聲叫道，病夫，你別寨主三刀，你要沒傢伙，我們嘍卒有雙手帶，大爸含笑說道，如若亮傢伙，辱我老師一世之英名，你站穩了吧，三掌賭輸贏，山賊一撥虎尾三節棍，一梗脖項，叫道，病夫你打，此時恰在長燈的時候，嘍卒在南邊約有五七丈遠，雁排翅站立，大爸一伸右胳膊，施展一粒混元氣，金砂掌，銀砂掌，鐵砂掌，重手法，棉砂掌，惟有棉砂掌軟硬的工夫，假若一刀棉紙，百十餘張，用四個釘釘在牆上，當中一掌，這一百餘張棉紙，第一張不壞，靠牆底下那張能見五個手指印，景春運動擊石法，躍起身軀，在賊人頭頂上，手起一掌，耳輪中只聽叭的一聲響，打得賊人幌了三幌，噯呀，鐵巴掌啊，您道，因何未把賊人打倒呢，只因賊人身有金鐘罩鐵布衫，油錘冠頂的工夫，這才叫硬碰硬，景春又運動十分的力量，又是一掌，賊人腰身一幌，喊叫好大力量，大爸說道，打你兩掌啦，還有一掌，這一掌可要賭輸贏了，此時大爸左手手指指劃劃，右手暗揭自己夾衣，悄悄取出一物，套在手指之上，往上一縱身，這一掌並不叫力，只見一道寒光，賊人忙一仰面，大爸用中指在賊人眉纒正中一按，景春遂即往後一退身，賊人眉纒的血痕，竄出一尺多遠，猶如小孩溺尿一般，原來

大爸中指上套着一顆子午問心釘，上有三分三長鋼針一個，釘鐵可以打入三分三，此物專破金鐘罩，以子午釘將賊人十三樣橫練之工破去，皆因子午釘已入賊人骨頭一分有餘，賊人此時眼前一發黑，腦袋發昏，身體亂幌，只聽嘩啦一響，撒手虎尾三節棍，登時賊人翻身栽倒塵埃，昏迷不省人事，此刻那二十餘名嘍卒，向北觀看，齊聲喊道，我們寨主刀砍斧剝不懼，三掌就給打倒在地（因此是掌燈之時，那些兵卒離着太遠，未能看真）遂喊道，了不得啦，咱們快進山給四位寨主爺送信吧，大爸用手一指賊人道，蠢賊，賢愚不分，爲何要我師弟三太的性命，我鷹爪力一把，抓你個骨斷筋折，皮開肉碎，大爸這種鷹爪力，門板掉面，要是薄點，一把准得抓個窟窿，又先破了賊人的金鐘罩，這一掌下去，山賊性命難保，黃三太說道，大師兄，手下留情，景春回頭觀看，心中說道，我師弟三太年輕，真有容人之量，趕奔過來，親解其縛，攙起三太，黃三爺站起身形，將身上塵土揮去，遂叫道，大師兄請上受小弟一拜，景春說道，師弟，我們回回不受頭，三太說道，那裏話來，您不救我之命，還應當磕頭呢，何況有救命之恩，又是我的大師兄呢，大爸伸手攙起三太，三太自己將刀鏢拾起，然後將鏢帶於鏢囊之內，將刀插於背後刀鞘之中，三太遂問道，兄長，適方才我聽師兄打賊人兩掌，聲音洪大，後來這一掌，賊人栽倒，反倒未聽見多大的聲音，但不知師兄是用如何妙法，竟破了賊人之金鐘罩，大爸遂伸左手，由右手中指上取下一物，遞給三太，三太仔細一看，比那婦女作活的頂針寬一點，正當中外面，有

一鋼尖，三太說道，若是冬天、穿皮棉的衣裳能打的透嗎，景春說道，逢強者智取，見機而作，像這樣渾人，引頸受苦，要與精明之人，那暗器打他臉面，或打他的手，能破金鐘罩，師弟我破了他的橫練，要結果他的性命，你爲何與他講情呢，三太說道，此人不過山中賊寇，愚魯之八，師兄給他留性命，大爺點頭，我師弟真能不念舊惡，屈己從人，可稱品性端方，三太問道 大師兄，您由何處來呢 景春說道，由甘肅甯夏府練軍所而來，因久不見恩師之面，故回歸我們大國，打探北六省有鏢行之人，才知恩師在江甯府設立十三省總鏢局，我已到松棚英雄會，拜望老師，才知己竟不在鏢局之內，適方才你見那隻暗器，就是二師伯諸葛山真所傳，名曰子午問心釘，三太問道，咱老師有此暗器沒有，景春答道，老師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暗器別無他物，因我是清真之人二師伯是玄門道長，我們爺兒倆，吃齋常在一處，二師伯故此相傳此釘，黃胡二人說着話，三太接續又問景春何以到此的根由，大爺答道，因在鏢局問過師叔師伯，纔知老師夠奔二郎山救被搶的少婦來了，也是愚兄放心不下，隨後跟來，一路之上未曾追及，我故此夜探此山寨，巧遇賢弟與賊人動手，久後千萬不可大意，賢弟爲何拿性命當兒戲呢，鏢打不動此賊，就當敗走，軍家勝負乃是常事，不足爲恥，三太說道，大師兄有驚人的絕藝，你我弟兄二人進山，拿高雙青，救被搶的少婦，破山拿賊，一舉三成，景春聞聽，微笑，賢弟你把此事看的太輕啦，方才之于塵埃，他原本是二郎山查山的寨主，而且你不是他的對手，我想四霸天，

乃爲首之賊，必然武藝超羣，你我弟兄，未必是他人的敵手，你我乃是一師之徒，賢弟不可高傲，來八個黃三太十六個胡景春，不如老師來個名帖，豈不聞英雄天下曉，名重好題詩，老師行俠作義一事，名揚天下，四海皆聞，賢弟，我且問你，老師現在何處，三太說道，老師現在俠義莊，因淫賊鏢打老師未中，誤傷邱三叔，賊人又跟着一刀，叫老師一脚，把賊人踢倒，我們十餘人在院中，把賊人包圍，賊人用地躺的招數，把楊香五，踢了一溜滾，賊人才縱出圈子外，上房逃走，大概老師給邱三叔敷藥哪，因我們兄弟十數人追趕，未曾追上，大概老師夠奔飛龍鎮，晚晌必探二郎山，景春說道，咱弟兄二人，去請老師，老師要到此山，勝似你我弟兄百倍，三太說道，你我弟兄都走，高雙青要逃出來，逃往他處，豈不是反爲不美嗎，昔者師傅時常提念您，說大師兄日行七百里，有鷹爪力的工夫，大師兄脚下甚快，您先奔飛龍鎮丁家店，坐西掛着俠義剛強老英雄店的匾，丁家舖去請老師，如其不在丁家店，再奔俠義莊，邱三叔把勢場去請，小弟三太在那山坡上斗壁山巖，樹木交雜之處，蔽住身軀，暗中把住山口，別讓淫賊高雙青脫逃，景春說道，你我雖是一師之徒，初次相見，看師弟秉性剛直，愚兄良言難勸好賓朋，我有兩句話相勸，賢弟千萬可別進二郎山，你要進到寨內，愚兄送給你幾句話，汝好比，三國白馬坡顏良文醜鬥關公，插標賣首耳，賢弟，愚兄去也，黃三太有些心中慚愧，心中說道，學到方休處，纔知藝不高，我大師兄年過半百，三十年的苦工夫，比我高着百倍，自己思索着，遂上了

西山坡樹林之中藏住身形。往山口下留神觀看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忽聽人聲吶喊，只見燈籠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由裏邊撞出四十餘人，喊叫捉拿三太與病夫，大衆用火把燈籠一照，看見賽存孝于塵埃倒臥在地，尙且昏迷不省，四個嘍卒遂上前扶起，衆嘍卒齊說道：「你那黃三太與矮矬之人，山口裏外尋找，不見踪跡，因黃三太避在山坡上樹林叢中，羣賊看他不着，大衆說道，兩個人都跑啦，衆羣賊遂進二道山口去了，工夫不見甚大，由裏邊出來兩個人，站在山口，神頭臉鬼，探頭縮腦，南張北望，片時，又進了二道山口裏去了，將有喝杯熱茶之時，兩個人又神頭鬼臉觀看，片刻，又進二道山口裏邊去了，一連三次。三爺心說，這是幹什麼的呢，您道，三太原是官門子弟，不知作賊的規矩，這叫誘人入山，三太第三次遂下山坡，跟那二人進了頭道山口內，轉在茂林叢中，再找二賊，踪影不見，忽然間呼哨一響，鑼音交雜，見有三四十人，燈籠火把，照如白晝，燕飛翅排開，俱使刀槍棍棒，只見當中現出一家寨主，身穿素白的衣服，面白如玉，手使一條素桿亮銀槍，一聲吶喊，叫道：「什麼人，攪鬧二郎山，莫非你就是勝勇的門徒三太嗎，三太見問，抱拳當胸，答道：「不錯，在下乃是黃三太是也，我乃奉我老師之命，追拿高雙青，因他採花殺命，敗壞我上三門的規矩，我并非與你二郎山有什麼糾葛，寨主你不要多疑，賊人說道：「我們在二郎山結義爲友，我弟兄三人，大拜兄賽存孝于塵埃，被你等破去金鐘罩，我之三拜弟，高雙青被你們追的狼狽不堪，我乃排行在二，玉面小羅成銀槍將劉智是也，三太你若識

時務，束手被擒，省得劉寨主費事，不然我先拿三太小兒，後拿老兒勝英，三爺聞聽，勃然大怒，背後壓撲刀，說道，劉智小兒休出狂言，三太往前一步，這用傢伙，是一寸長一寸強，素桿亮銀槍，一點三太眉心，二擦陰，三扎盤手，四分心，吞，吐，撒，放，撒步抽身，三爺的撲刀，閃，砍，劈，剝，縐，扎，握，挑，撲刀上下翻飛，二人鬪戰二三十個回合，冒然間劉智槍法一亂，步眼一散，虛點一槍，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，三太小兒殺法真勇。本寨主去也，劉智抹頭往南而敗，進了二道山口，衆寨主與嘍卒，三四十人燕飛翅排着，絲毫不動，賊人劉智敗進了二道山口，進了山口往南追趕，追出不遠，迎面有一山坡，高有十數餘丈，方圓亦在十數餘丈，賊人劉智由北鎮坡敗上山坡，轉身面朝北，將素桿槍，往山坡上一插，槍尖入山約有半尺餘深，您道，三太自入羅網，已竟插翅難飛，賊人此時叫三爺往北看，三爺回頭觀看，二道山口外，三四十個賊人，跟進二道山口內，俱換兵刃，每人兩壺箭，一張弓，在二道山口內，面朝南，俱都紮扣搭絃，三太此時有心再出二道山口，必然是亂箭齊發，三太倒吸一口涼氣，悔不聽大師兄胡景春之言，果然又上了賊人之當，心中暗想，如要再想出山，非把賊人拿住，走馬換將，我要把他拿住，叫他將我送出山口，不然萬難出山，您道，三太此時欲學單刀赴會之故事，心中思索，遂壓刀由北山坡追上去，賊人見三太追來，趕緊撒槍，轉身從南面敗將下去，十餘丈高之山坡，走至離平川地約有一丈餘遠，賊人用槍一點地，那槍尖一滑，撒手扔槍，從山坡滾將下來

，賊人一個翻身，一縱身軀，滾出去有七八尺遠，黃三爺一看，以為賊人腳底下登滑啦，遂一伏腰，跟着下去，要打算在賊人肉厚的地方，砍他兩刀背不至害命，好捋住他的衣服，讓他在前，我在後，將我送出山去，也不傷他性命，遂往下一縱，脚踏平川之地，脚下覺着一軟，脚尖一叫勁，撲咚一聲響，將三太掉入陷阱，三太說聲不好，將手中刀一拋，兩隻手一攏磕膝蓋，掉下有一丈餘深，那陷阱下石灰鋪底，上邊黃土矇蓋，白天看之仍是平川地，將人掉下去時，土往下一落，石灰面往上揚起，將英雄雙眼一睜，只聽賊人劉智，對着陷阱中狂笑兩聲，伸手從兜囊中取出呼哨，三聲哨響，樹林叢中埋伏的嘍卒十數名，俱是燈籠，每人長把勾杆子一條，先把陷阱上蓋頂的席，用勾杆搭出，後將三太也用勾杆搭將上來，英雄想要睜眼，非得用眼淚，冲出石灰，不能睜目，那嘍卒將三太搭出陷阱，如鴨鳧水，四馬倒攪蹄一捆，將繩子挽上套，拿木杠子一穿，兩個嘍卒一搭，杠子顛頭微微，抬着走了，劉智與衆羣賊，前後護隨，兩個人抬着，進三道寨柵欄門，聚義廳東角門外，兩個嘍卒把杠子一推，將黃三爺摔在塵埃，劉智說道，你門大衆看守此人，我回稟四位寨主爺，劉智進東角門，向前躬身，說道，四位寨主，我在山口外救回查山寨主于塵埃，拿住勝英的徒弟黃三太，四霸天問道，怎麼將黃三太拿住，劉智說道，我將他誘進二道山口，又將他誘入陷阱，二寨主韓天奎問道，三太現在何處，劉智說道，現在東角門外，將他捆好，聽候寨主發落，二寨主說道，嘍卒們，將三太足下綁繩挑去，倒捆二背，好

好攙扶進來，爾等不許奚落於他，二郎山的山規，拿住三太之時，三爺的刀仍就還於鞘內，插於背上，三太囊中鏢與金銀，一概不敢給動，這是二郎山的山規，那嘍卒聞聽二寨主吩咐，遂將三太足下綁繩解開，將三爺滿身的灰塵，皆給揩去，兩個人攙扶三太，三太說道，爾等們閃開，三爺還用攙架嗎，三太大叉步進了聚義廳，看一看正北面，四張金交椅，不問可知，必是鎮江府四霸天，東西兩邊五十餘名江洋大盜，俱是壯帽大氅，內趁獅子絆英雄帶，胖瘦醜俊不一，俱是白走千門，夜盜百戶，可稱得起江洋大盜，又見聚義廳下，站立二十四對削刀手，俱使撲刀一口，那都是宰活人的，一個個雄糾糾，氣昂昂，排班站立，三爺面向北，對着四霸天一站，面不更色，態度沉靜，那削刀手說道，跪下，姓黃的，上面是四位寨主爺，一怒將你亂刀分尸，剝成肉泥，三爺不聞不問，削刀手又連連喊叫，你是傻瓜，你是驢啦，怎麼不答言呢，此時第二張金交椅上，二寨主站起身形道，爾等們不要大呼小叫，二寨主站起身軀，觀看黃三太，頭上戴古銅色壯帽，茶青短靠，細腰圓背，足登青緞仄腰大肚包頭靴子，黃白臉面，五官清明，天庭飽滿，箭眉朗目，地格方圓，背插撲刀一口，肋下襯鏢囊，年紀不過二十餘歲，二寨主遂對三太說道，三太，你們師徒走鏢，我們身爲綠林盜，兩無交涉，爲何無故的攪鬧我們二郎山，打傷我的查山寨主于鹿埃，爾既被獲遭擒，就當跪倒求饒，寨主有惻隱之心，饒恕你的性命，爲何你怒目橫眉，黃三太冷笑，說道，你是此山那一個寨主，二寨主答道，我乃本山二寨主秦天祥是也

，三太說道，我看足下之外表，倒像英雄的模樣，爲何說話不知體諒，你家三爺世代簪纓，錦囊秀士，宦家兒郎，吾之老師勝三爺，乃替天行道，剪惡安良，稱爲俠客，我乃俠義之門下，黃三爺身價乃泰山之重，你們佔山爲王的賊寇，出身低，分量輕，像你們這類人，佔三個字，搶，劫，偷，明夥路劫，竊盜殺掠，二郎山老少，俱是一堆賊寇，並無良善之人，二寨主韓天魁，被三太給罵的黑臉發赤，一般衆羣賊大怒，二寨主說道，小兒三太嘴尖舌巧，出口傷人，豈不聞沙子之內澄黃金，綠林盜內有英雄，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，鹽車困良驢，深灘隱蛟龍，好漢不怕出身低，身貧莫言祖宗貴，你說綠林盜出身賤，我們有殺人之權，能宰活人，一句話，把你挫骨揚灰，剝肉成泥，三爺聞聽，冷笑道，此話是你順口胡說，還是出於本心，你們要殺三爺，我要皺一皺眉頭兒，我就不是我黃門子弟，勝家的門徒，我老師不久就到，要知我被羣賊所害，那時保我恩師念師生之情，亮魚鱗紫金刀，把你們老少羣賊，刀刀斬淨，個個殺絕，那時節三爺死在九泉之下，我也心平氣和，怕你們不敢動黃三爺，四竊天鬧了個騎虎不下，寒極如火，韓天魁吩咐一聲道，衆寨主，將黃三太亂刀分尸，衆寨主同喫卒約有百十餘人，各用大斃，亮出刀槍劍戟，如同蝴蝶亂飛，將黃三太團團圍住，三太面不更色，微微冷笑，正在此時，忽聽聚義廳上，痰嗽一聲，叫道，衆寨主刀下留人，俺勝英來也，衆羣賊抬頭觀看，見一人由聚義廳上飄然而下，髮似三冬雪，髯賽九秋霜，皺紋堆累，白髮蒼蒼，頭戴鴉尾巾，背插魚鱗紫金刀，

助下趁黃緞鏢囊，這就是勝三爺單刀會羣賊，獨鬥四霸天，掃平二郎山，且說衆寨主聞聽刀下留人，衆羣賊往東西下一分，把三太閃開三四丈遠，勝爺穩住羣雄，轉身面朝北，對着四霸天，控背躬身，說道，四位寨主請了，俺勝英來的魯莽，衣服不齊，未備禮物，四位寨主多有包涵，書中暗表，您道，勝爺怎樣來由，要等胡景春夠奔飛龍鎮俠義莊請勝爺，則救之不及了，皆因景春聽三太要把住山口，只得自己夠奔飛龍鎮，皆因景春腿快，二郎山距飛龍鎮三十餘里，走出十數里，天在定更的時候，正往東北鹿伏鶴行，冒然間看見由東北向西南飛來一道黑影，黑夜之間其行甚快，銀髯飄洒，景春原是童子工，眼神最足，胡景春思索，看這道銀髯，大約是我師傅追下來了，遂爬伏在地，看着黑影相離切近，果然是風吹飄擺銀髯，相隔一丈遠，景春站起身軀，遂問道，來者老人家，乃何人也，勝爺止住脚步，勝爺答道，老夫勝英是也，景春趕緊向前行禮，說道，弟子拜見老恩師，勝爺打火摺一照，說道，原來是景春，你從何處而來，景春答道，門下由二郎山巧遇我師弟三太，被賊人拿獲，弟子將山賊金鐘罩已破，救了我師弟三太，問明你老人家，才知不在俠義莊，必在飛龍鎮，我要隨同我師弟三太，拜望老師，破山拿賊，我師弟至意不肯，他遂把住山口，隱藏在山口上樹林叢中，怕高雙青逃走，勝爺說道，汝師弟秉性剛暴，他乃關少的性情，萬一有失，如何是好，我急速進山，護保三太要緊，他如進了二郎山，兇多吉少，你趕緊到飛龍鎮，進南口坐西向東了家店，拜見你丁叔父丁桂芳，那丁桂芳是爲師

口盟弟兄，你邱三叔跟那把勢場學藝之人，俱在丁家店，你師弟香五，茂龍，李煜，賈明等，也俱在丁家店，你如見着大衆，就說是老夫聘約，三更過了的時候，俱到二郎山，爲師恭候，有你邱叔父，我好與羣賊辯理，將話說完，勝爺夠奔西南二郎山去了，景春夠奔東南飛龍鎮，勝爺輕車熟路，仍然不走山口，躡斗壁山崖爬山，躍過寨子牆，夠奔聚義廳，竄房躍脊，將到聚義廳後，就聽聚義廳四霸天說，將三太倒捆二背，攙進廳來，爾等不許奚落，勝三爺聽的明白，如要來遲，三太必受大害，勝三爺這一到，是黃三太祖上陰功，父母的德行，前因後果的感應，老英雄心中思索，三太作事很有些剛直，他初遇此險，我倒要品一品此子，他要軟弱，怕死貪生，苦苦的哀求，我也救他，救出二郎山，叫三太回歸故里，從今後不許他說是我勝英的徒弟，他要剛強志氣，我要救了他，可稱得起是我勝英的徒弟，勝爺在聚義廳上竊聽，聽到三太與四霸天對答時，剛直之甚，面不更色，勝爺暗中說道，罷了，此子着實可愛，真是勝英的門下，正在羣賊怒惱之時，要亂刀分尸，勝英心中暗道，此時不救，等待何時，因此痰嗽了一聲，飄然縱下聚義廳，可稱得起英雄天下曉，名重好題詩，衆羣雄閃於東西兩旁，勝爺說道，衆賓朋刀下留人，先穩住羣雄，轉向北面才與四霸天交談，四霸天不由的站起身形，抱拳說道，勝老達官，你老人家光臨大駕於敝山，我等不知，未能遠迎明公，當面恕過，勝老達官，來在小山敝寨，不知有何事故，勝爺說，提起此事，勝英慚愧之甚，在下有一盟弟，在俠義莊鋪把勢場，又是在下

師弟，跟我學十數年粗拳笨脚，大概衆位寨主，如不認識，也有個耳聞，離此寶山，三十里地，鋪場在俠義莊，此人姓邱名璉，別號人稱入地崑崙，我之盟弟，不識賢愚好歹，收下一個義子，名叫高雙青，此子行爲不正，在俠義莊方近所在，於正月十五殺死逛燈的女子，又清明佳節因姦不允，殺死上坟回家的守節寡婦，此事確是那賊人親口所言，又在某宦家樓上，因姦不允，揪着小姐髮髻，持刀威嚇，是我勝英親眼所見，像我們上三門戶之中，最要者，萬惡淫爲首，我當時追到俠義莊捉拿於他，小冤家鏢打他的義父，得藝忘本，未出藝忘師，萬惡淫爲首，可殺不可留，因此我派我的小徒弟等十數人追拿，追至寨主的二郎山，三太年輕無知，言語之中，不知慎重，未曾把此事說明，才得罪寨主，衆位寨主高抬貴手，我前來賠禮，大寨主說道，勝老達官，您就爲高雙青嗎，此人跟我弟兄四人，對面不相識，是跟我們別位寨主拜兄弟，我們弟兄並不認識，老達官清理門戶，您門中之人，與我們無干，還有別的事沒有呢，勝英說道，在下有三件事相求，頭一件要高雙青清理我們上三門門戶，省得民家的少婦長女被殺，第二件大概不是你們四位寨主所爲，人多心不齊，前幾日鄉下老人送姑娘回婆家，離二郎山西北，數里之遙，忽然由船上搶去少婦范氏，少婦娘家的天倫，難以爲情，要投長江一死，被我們保鏢夥計救回鏢局子去了，我已探聽明白，被搶少婦，確落在此山之內，像你們衆位寨主，搶了有夫之婦，豈不是生生打散鴛鴦隊，活活折斷連理枝，你們四位寨主，高抬貴手，將少婦賞賜於我，我將他

送回家去，讓他父女骨肉團圓，再送回婆家去，讓他小夫婦散而復聚，破鏡重圓，四天歸說道，請問那第三件，勝爺含笑說道，第三件事，難已啓齒，寨主說道，明公有話講在當面，勝爺說道，我看你們四位，儀表身材，俱是當世英雄，爲何身歸綠林，衆位交我這個朋友，你們大家，分散金銀，有家投家，有故有故，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，你們大家散去，二寨主低頭不語，大寨主站起身形說道，姓勝的，您要那高雙青原是您的人，我們給您哪，要那被搶的那少婦，我們也獻出來，您叫我們散山，您憑什麼呢，您是文官還是武訊，您簡直把我們閹散了吧，勝爺說道，我並非是害衆位呀，你們回歸故里，改邪歸正，一家老少歡歡樂樂，棄暗投明，如若要問憑什麼，全憑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魚鱗紫金刀一口，大寨主道，姓勝的，你要贏了我們四人，認憑你栽培，如不是我們敵手，難逃出二郎山，叫嘍卒看我的九節練子錘，勝爺掀銀髯壓魚鱗紫金刀，要單刀戰羣賊，獨闖四霸天，勝爺這才說道，寨主，要單刀獨闖，馬上步下，水旱兩面，十八樣大兵刃，十八樣短傢伙，挑出幾樣來我奉陪，要羣毆，把我的衣服，一寸半寸損傷，我自備其縛，衆位亮傢伙，把我碎尸萬斷，不怨衆寨主殺之無禮，怨我勝英經歷不到，學藝不高，如若不肯傷我，在下隱姓埋名，再不出世，您道，勝老者原是先禮後兵，書中代言，到聚義廳之時，三五句話，已然將三太的綁繩解開，當時說話，越說越不投機，大寨主九節練子錘，對着勝爺雙錘碰於頂門，勝老者一閃身軀，雙錘打空，二招使雙風灌耳，錘頭有茶盃口大小，勝爺

一縮頭頂，只聽唳唳一聲響，第三招雙錘一抖，奔於而門，勝爺又一閃身，三招六錘俱空，大寨主說道，姓勝的爲何三招不還手呢，勝爺答道，俺勝英垂暮之年，鬢髮已蒼，每逢會戰英雄，先讓三招，大寨主韓天祺說道，不用你相讓，勝爺聽罷，隨手壓刀，此刀未曾離鞘，一抽刀，那刀柄一磕真金鋼口，噲唧唧一聲響，藍汪汪的盤油、紫微微的魚鱗，此刀明似水，殺人不見血，愛殺人，更慈善，專把世上不平管，大寨主韓天祺，第四招八錘，挾肩帶背，勝爺刀法還招，繃，扎，窩，挑，神出鬼入，衆羣雄觀看，老勝爺刀法絕倫，名不虛傳，耳聞莫如眼見，但有一件，勝三爺好貨不賤賣，不過略施小藝而已，此時心中思索，來到聚義廳之時，三言五語，將三太綁繩解開，我叫他西北角站立，因他是少年青春，學而未成，雖然他刀鏢在身，聾子的耳朵，是個擺設，此戰場三太不能動手，就是我一人敵羣賊，戰工夫大了，怕我氣力不敵，爲何不使個人前顯耀，驚裏奪尊，見賊人雙錘一抖，正打心窩，勝爺閃身軀，讓過九節練子錘，勝爺用刀一掄大寨主雙手腕，二寨主觀看，心中暗想，我長兄大寨主，雙手要斷，刀離大寨主胳膊半尺有餘，勝爺一反手腕，一偏刀順着抽將下去，正打在大寨主手腕之上，大寨主疼痛難忍，一甩手將九節練子錘拋於塵埃，兩手腕腫起一指多高，勝爺又隨手橫着一刀，奔大寨主面門之上，未及沾皮肉，只聽那刀刷啦一響，一股寒氣，大寨主一閉眼睛，心中說道，我命休矣，刀刀離而門切近，勝爺撒臂抽刀，說道，你我素無仇恨，我不肯傷害你的性命，二寨主說道，兄長退下來

，軍家勝負常理，二寨主說罷，用青縐的大氅，背後套挽手，壓四楞鐵鋼，說道，勝老達官，我奉陪走上幾趟，勝爺答道，二寨主請上招，頭一招雙插花，奔於鴉尾巾絨上，勝爺脚尖一滑地，閃出六尺有餘，第二招玉帶圍腰，照定勝爺雙軟脅稍使打，勝爺縱起有六尺多高，第三招一隻點面門，一隻點華蓋穴，那鋼一寸多圓，一寸多寬，見楞見角，如點上一隻，必然骨斷筋折，勝爺脚尖一滑地閃開，連讓三招六鋼，二寨主韓天魁，說道，明公，因何不還招呢，勝爺說道，每逢會戰英雄，必讓三招，二寨主說道，明公不用相讓，雙鋼再遞招，勝爺用刀接招，雙鋼分量太重，招術是上綱下砸，裏撩外滑，勝三爺刀法精巧的，招數刀出去七面清，這一招出去，刀尖，刀背，刀柄，刀刃，落刀盤，獻刀把，明看燈籠穗，一刀出去真是七面見清，但有一件，不許敵人兵器碰在刀下，如若碰在刀上，刀一撒手，可就污辱了一世英名，戰夠二三十個回合，勝爺使回光反照，絕命三刀，頭一手獨龍探爪，扎二寨主胸前，刀割兩肋，二寨主一看，刀背朝上向下奔入胸口之上，二寨主雙鋼往一塊一對，使了一招，分金鏢骨，勝爺用真假虛實玄中妙，雙鋼將對上刀，勝爺將刀撤回，雙鋼落了空，勝爺一揚手腕，裏手一刀，二寨主低頭不及，勝爺暗暗高抬貴手，只見斗大一物落在塵埃，原來是二寨主青緞色壯帽，內裏青縐綢帕，被勝爺一刀削落，髮髻蓬鬆，勝爺撒刀，向懷中一抱叫道，二寨主，承讓承讓，二寨主黑臉面一紅，說道，勝老明公，刀下留情，我甘拜下風，二寨主倉惶而退，三寨主秦天祥，站起身軀用大槩叫

道，勝英不必賣狂，三寨主與老兒有殺族兄之仇，我乃太倉州人氏，我近門當族兄長秦天豹，跟您插血爲盟，老勝英嘴甜心苦，鏢打我的族兄秦天豹，當時廢命，使我當族嫂嫂，苦守孤孀，十數餘年，我姪兒刻下二十餘歲，已然長大成人，必要子報父仇，今天仇家對頭見面，秦三爺焉有不報仇之理，老勝英你看看這是甚麼所在，勝三爺推髯冷笑，說道，你拿着你們二郎山當着鐵壁銅城，虎穴龍潭，刀山油鍋，據姓勝的一看，不以爲然，小山不能居虎豹，寸尺之山，焉能居虎豹，淺水半尺之深，焉能隱蛟龍，我姓勝的口過一點，二郎山彈丸之地，何足道哉，三寨主背後伸手，亮出大撲刀，說道，勝英何必動唇齒之才，今日有秦三爺沒有勝英，有勝英沒有秦三爺，咱二人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，秦天祥亮刀，奔勝爺頭上砍來，勝三爺忙一閃身，賊人又攔腰一刀，勝爺脚尖一滑地閃開，胸前緊跟着又扎了一刀，勝爺也躲過，勝爺道，秦老三，你是搶少婦的正凶，本不當讓你三招，我看着我死去的秦八弟，你們是當族的兄弟，關顧着苦守孤孀，我那守節的八弟婦，故此讓你三招，再要動手，我要得罪啦，賊人挾肩帶背，對着勝爺又是一刀，勝爺魚鱗紫金刀，急架相還，論道那秦天祥刀法很高，但有一件，好貨就怕樣子比，這個綠林人，都是行家，勝爺刀遞出去，招招式式，抬胳膊遞腿，無一處不絕妙，衆英雄觀看，比三寨主刀法，高之千倍，人言勝英刀法絕倫，真乃名不虛傳，二人戰至二十餘合，賊人刀劈勝英之頂門，老英雄一低頭，往裏一跟步，一矮身軀，往裏又一進步，一翻左手，將賊人刀盤讓過去

，掙住刀把及手腕，往懷中一帶，賊人連刀帶人，跟進勝爺身前，勝爺右手之刀，要扎要砍，隨勝爺自便，刀在賊人的壯帽上一幌，隨把刀往回一撤，抬右腿，照定軟脅稍上用脚尖一點，左手放過賊人刀把手腕，賊人往後一仰身形，撲刀拋於塵埃，勝三爺說道，秦老三，你逃命去吧，白晝劫搶行路之少婦，這樣官司你打不起，秦天祥疊腰站起身形，說道，老勝英，我與你誓不兩立，遂轉身軀往南便跑，跑到兵刃架子前，提出一條花槍，轉身再戰，勝爺思索，本山的三寨主，他是臉面掛不住呀，再來交戰，我看他槍法如何，賊人的花槍用招，一點眉心，二擦陰，三扎盤肘，四分身，吞吐撒放，撒步抽身，勝老者看他使了幾槍，很有門路，勝三爺暗忖，我這口魚鱗紫金刀，專剋青白蠟杆子，看賊槍刺心窩，勝爺閃身，遂用刀一錯那花槍，花槍斷去二尺餘長，連槍尖帶赤纓白蠟杆落地下二尺多，賊人一怒，將多半截槍杆子一抖掉過頭來，一裹手用槍柄照定勝爺右太陽穴打去，勝三爺低頭閃身，刀刀向外一推，就聽哧的一聲，又削折白蠟杆子二尺多長，賊人又用棍招潑風十八打，莊稼六棍，對勝爺一棍跟着一棍，勝爺又裹手一刀，又將蠟杆削去一尺餘長，賊人遂將蠟杆當作木棒之用，照定勝爺打去，勝爺翻手一刀，又削去一尺餘長，賊人的槍杆剩了二尺餘長，還要死戰，勝爺跟步翻背一刀，對着賊人左脅稍下去，賊人將槍桿一立，勝爺刀刃已到脅際，二尺來長的桿子，一分兩斷，刀刃將英雄帶抹破，爲什麼將英雄帶抹破呢，皆因勝爺暗施慈悲，不肯傷他性命，勝爺將刀抽回時，遂叫道，秦老三，逃命去

吧，我的刀到你脅下時，我要不撤刀，你已腰斷兩截了。我念其與你族兄秦天豹插血爲盟，八拜結交，不肯傷害你的性命，你逃命去吧，不必戀戰啦，秦天祥高聲喊叫，有勝英沒有秦三爺，轉身往南，又奔兵刃架下而去，勝老者掀髯大怒，心中暗道，我姓勝的但得容人，且容人，容至再一，再二，再三，再四，此賊不達時務，我看這個戰場，不殺人也震不住羣賊，我與此賊，今生之對頭，來世的冤家，我要再讓，叫我徒弟三太，看着我太軟弱啦，遂一聲吶喊，呀，無知的匹夫，看刀，對賊人後腰就是一刀，賊人往西一閃，書中暗表，勝爺這刀，本是虛幌，容他往西一閃身，只見挾肩帶背，又是一刀，魚鱗紫金刀起處，紅光崩現，鮮血淋漓，（這刀俗名叫王瓜拌葱，大斜磕，）筋骨皮肉，迎刀而過，勝爺趕緊撤刀，縱出一丈有餘，殺人不沾血，抬腿在靴底下，三擦魚鱗紫金刀，擦畢往懷裏一抱道，衆位寨主可曾看見，我可讓之再再，我不得已而爲之，此時二寨主低聲跟大寨主說道，三弟也是逼迫人家太難啦，你我弟兄無言與人家對答，四寨主在旁一看，不由得氣往上撞，一脫大衣，背後抽出一口雁翎鞘鋼刀，冷森森耀人眼，明亮亮透寒胆，一步躍過道，勝老達官，我們爲首的拜兄弟四個，汝已戰敗我家大寨主，二寨主，刀劈我之兄長三寨主，我要與我三哥報仇，勝三爺觀看此人，面如白玉，一身吉祥白的衣服，勝爺笑而言曰，大寨主二寨主，已然相讓，三寨主捨人家有夫之妻，理當死於非命，此時就剩四寨主一人，大度將傾，獨木難扶，像足下你，不貪淫，不好慾，不殺人，不放火，曾聞你冬

天穿雪青綢子吊面皮襖，夏令天拿團扇穿兩截大褂，是一位仁義的英雄，姓勝的刀快，不能傷你少年豪傑，你如不相讓，也是徒傷和氣，我敬你是位英雄，算我勝英承讓了吧，承讓了吧，四寨主聽畢，臊的美玉臉通紅，腦筋崩起多高來，說道，老明公，您是屈己從人，但而有一件，我大拜兄，二拜兄，已然甘拜下風，三寨主一死，我要不奉陪動手，叫綠林人談論起來，豈不笑破脣舌，叫人家說，爲首的四人，大寨主二寨主已敗，三寨主被勝老者一刀劈死，四寨主不敢動手，豈不叫人恥笑我柳天真怕死貪生，畏刀避箭，我與您動手，您不傷我，我也不承情，我要傷了老達官，不算我意狠心毒，勝爺聽罷，哈哈大笑，寨主說話，真是口應心，真乃英雄也，柳寨主刀，在我姓勝的至命處扎砍，一刀要傷了我勝英之命，不怨寨主意狠心毒，怨我勝英經歷不到，學藝不高，寨主自管放心，勝英就是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魚鱗紫金刀一口，別無他物，我的兵刃暗器，如要傷寨主，是點到而已，略受微傷，要把寨主傷重了，勝英就是匹夫之輩，四寨主說道，勝老者您不傷我，我是絕不承情，說着話，擺刀就砍，勝爺又連讓三刀，第四刀魚鱗紫金刀急架相迎，兩口刀上下翻飛，各使平生學業，勝老者觀看，四寨主雖然年輕，刀法絕妙，看他年紀二十餘歲，天然的奇才，就應了那句話啦，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，有志不在年高，無才空活百歲，二人戰了四十餘個回合，勝老者腹中思忖，逢強者智取。遇弱者活擒，勝爺想到這裏，故意刀法一亂，步眼一散，虛恍一刀，縱出圈外叫道，四寨主殺法饒勇，勝英力不能

敵，四寨主說道，勝老者衣服皮肉沒有受傷，未分勝敗。某家要追趕，追其數丈之遠，追至離着勝爺丈數來遠時，燕雲快靴一點地，又縱進八尺有餘，柳寨主胸前離勝爺，二尺有餘，柳天真手起鋼刀落，耳輪中就聽澎的一聲響，紅光皆冒，翻斛斗倒栽塵埃，不知勝老者性命如何，慙道，原本是勝爺敗中取勝，反背一鏢，說一聲，着，一幌鏢奔於面門，四寨主一閃身，勝爺一低手腕，那鏢恰打在柳爺左腿上，勝老者十成力量，用了三成，打的還是串皮鏢，四寨主柳天真往後一仰身，刀尖一點地，一挺力量，肉皮一凸將鏢綑出，皆因為勝英打的輕，是串皮鏢，故此一挺勁，將鏢給綑下去啦，勝爺彎腰撿鏢，在靴底上擦一擦血跡，將鏢帶在囊中，刀往懷中一抱說道，四寨主多有包含，我勝英暮景殘年，已屆古稀，眼目昏花，收招不住，誤傷貴體，寨主多有恕過，四寨主控背躬身說道，勝老明公。鏢下留情，如打在肚腹腎囊之上，焉有我的命在，您這一鏢，指教我成人，我要早與明公會過面，我也不至於身入綠林道，從今後綠林之中，沒有我柳天真，在下回歸故里，以莊農買賣爲業，又叫道，大寨主二寨主，小弟非是怕死貪生，勝老明公，以大義勸人，我也不用銀錢洗手，從今後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，你我弟兄，青山不改，盆竹常存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，如再見小弟，莊稼買賣地去見，綠林道算沒有小弟柳天真的了，說着話英雄一轉身，由西角門，只見一道白線，回歸故里去了，勝爺撕髯大笑兩聲道，這才叫知己知彼，知進知退，真英雄也，勝爺抱腕當胸道，大寨主二寨主，這不算勝英的本領，這算諸

位寨主相讓，三寨主已死，四寨主已走，二位寨主，把高雙青獻出來，與黎民百姓除害，整理我們的門戶，你們大眾，分散金錢，回歸故里去吧，二寨主韓天魁，低頭不語，大寨主低聲叫道，賢弟，就這樣散山嗎，十數餘年之山寨，非為容易，單打獨鬥，你不是他的敵手，五六十位賓朋，你我弟兄二人，與他一齊動手，決不善捨此山，遂吩咐衆寨主亮傢伙齊上，衆羣寇各把兵刃亮出，此時三太在西北角站立，一看五六十號江洋大盜，各自逞強，我的老師這樣年紀，焉能敵得了這羣賊寇，遂抽背後朴刀，要想幫助恩師動手，刀剛離鞘，勝爺叫道，三太，休要逞強，在一旁站立，老夫獨鬥羣雄，您道，勝爺爲什麼不叫三太動手呢，皆因他學業未成，恐怕敵擋不住羣賊，怕有性命之憂，因此攔阻三太，勝爺攔住三太，遂叫道，衆位寨主，我是前來救人，與衆位並無仇恨，搶少婦之秦天祥已死，與大眾無干，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，你們衆位，依仗人多勢衆，在下我不能瞑目受死，只怕剛鋒起處人頭滾，魚鱗紫金刀到處鮮血崩，怕是削瓜切菜，血濺聚議廳，你我大家素無仇恨，難道說衆位家中沒有妻兒老小嗎，我既來者那怕你們人多，實無殺命之仇，衆位請看，我鬚髮皆白，殘年無多，不必強存弱死，我與衆位，比一宗兩不傷損之戰法，就你們月台上這個鐵香爐，此爐重有四五百斤，以此物賭輸贏，將此香爐舉起來，走多遠出去，原放舊處，如有比勝英走的遠者，也放在原處，就算勝英甘敗下風，我師徒自備其縛，認衆位寨主殺害，豈不美哉，衆羣雄一聽，看勝爺偌大年紀，面上皺紋堆累，說

道，勝老達官請您試一試吧，勝爺走至鐵香爐前，左手往後一背，右手伸開虎掌，在頭層底下，單手一托，一掀銀髻，您道，真所爲內練一口氣，外練筋骨皮，勝爺運動平生之力，將爐托起，離地約有三尺餘高，前進三步，後退三步，然後將香爐輕輕仍放舊處，銀髻一掀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，勝老英雄抱拳說道，那一位寨主也能如此，算我勝英甘敗下風，衆羣雄面面相覷，有人說那位寨主能夠這樣托起香爐，大家俱都搖頭擺手，低言說道，勝老者這大年紀，真是年老筋骨壯，你我山中有二位能有此力量，三寨主一死，于塵埃也能有此力，被勝英徒弟破了金鐘罩，在床上養傷，行動尚且不能，其餘者並無如此力量，勝爺抱腕當胸，說道，大寨主二寨主，衆位朋友，這不是姓勝的能爲，衆位這算相讓勝英，你們大家回歸故里，一家老少歡歡樂樂，豈不勝似綠林道嗎，大家落個奉公守法，逍遙自在，豈不美哉，二寨主低聲說道，大寨主長兄，勝老者並非是以強暴壓力用事，不如哈哈一笑，你我散去，大寨主說道，二弟，那老勝英，這叫打草驚蛇，敲山震虎，俗所謂，你我綠林道打扛子的，不聽鼓兒詞，咱一個人拿不起，鐵香爐，如若五個人拿的起來不能呢，現在廳前六十餘位，俱是武學的賓朋，爲何咱們不以多爲勝呢，依我還是個毆衆位寨主，亮傢伙齊上，您道，勝老者爲何舉爐震羣雄呢，爲得是等候時辰，正在此時，將要羣毆之間，忽聽見東牆廳下，說了一聲，唔呀，不要羣毆，我在這昇晷裏，等候多時啦，話言未了，又聽西場廳上喊道，小子們，不要人多勢衆，我們保鏢的來了二百多位啦，

說罷，大聲說道，衆位下去動手拿賊呀，金頭虎賈明來也，正在此時，只聽聚義廳上，有人痰嗽叫道，勝三哥，我弟兄在此，言畢，飄然而下，東西南北四面，陸續縱下有三十餘號，俱都明晃亮，手掌刀槍，內中有個梳着冲天杵小辮的，喊叫，北邊這兩個，是兩個賊頭哇，好好，我先拿這兩個小子，內中有三位年老的，原來是丁桂芳與邱三爺邱連，及胡景春，餘下俱都是年輕之人，內中又有五七個人，就是金頭虎賈明爲首，要拿大寨主韓天祺，二寨主韓天魁，勝爺抖着精神，說道，爾等不要造次，二位寨主是朋友，那一個敢往前進，勝爺遂向二位寨主抱拳，說道，二位寨主，這半夜鬪戰，那一位碰了勝英衣裳襟一點，我姓勝的不願與衆位爲仇，我來的這些朋友，怕他們沒有容人之量，二位寨主，不是姓勝的本領高，實是二位寨主相讓，在下也不是陷害衆位，此山中是無窮的富貴嗎？你們大家，分散金錢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均散勻攤，各歸故里，無憂無慮，安享富貴，那二寨主低聲叫道，大兄長，勝老者並不責辱人，給我我好場面，不如就着台階下，如若用武力對待，恐怕難以取勝了，大寨主也看事不佳，心中暗道，人家來了爺兒兩個，都沒有把人家怎樣，何況現在又來了許多的人呢，遂暗道絕無取勝之理，想到這裏，遂對二寨主說道，你就開發吧，二寨主又說了幾句場面話，勝老達官，原本因搶人家小婦一案，我們服罪認輸，勝老明公高抬貴手，你要把我們拿送官廳，就拿我弟兄兩個，餘下俱是山中的賓朋，我弟兄是爲首之人，勝爺聽到這裏，不由的撕髯大笑，我勝英並非是文武官面之人

，我若拿住二位寨主，我往那裏去交待，再者搶少婦之人，乃是三寨主秦天祥所作，他今已死，死了死了，我焉能連累好朋友，我還有一事相求二位寨主，您把被搶的范氏，獻將出來，預備軟榻一張，用幔帳罩好，派嘍卒搭送飛龍鎮，我再把被搶少婦之父喚來，令他父女骨肉團圓，還拜求一事，你們寨主爺們，金錢無數，爲寨主的，少分三兩二兩，嘍卒夥計們，也少分個一兩八錢的，勻出來五百兩銀子，衆位積德，皆因范氏被搶，他娘家人倫投河求死，被我鏢行之人，撈救上來，鄉下老人范永昇，一貧如洗，無有隔宿之糧，實在難活於世上，這事算你們衆位寨主，惜老憐貧，救了苦難，這五百兩銀子，給與那貧寒的范老者，你們爺們急公好義，我勝英內中如若尅扣分文，我勝英非爲人類，二寨主說道，勝老達官，你老人家既有作德之意，慢說五百兩銀子，就是千兩也不吝惜，均皆小事，但有一件，您要那被搶的少婦，我等理當獻出，惟有捉拿高雙青一事，他現在東跨院客所，請明公自己去拿，我們實不能幫助，勝爺聞聲，說道：「那事也不用勞動衆位，我們自己前去捉拿，勝爺又說道，二位寨主，我給寨主，先介紹幾個朋友，二位賢弟請過來，勝爺遂用手一指大寨主二寨主，說道：「這是本山二位寨主，大寨主韓天祺，二寨主韓天魁，二位寨主，這是我四盟拜弟，（卽丁爺）在此飛龍鎮開設十八家招商大店，鋪十八個把勢場丁紳董，號叫桂芳，這位是俠義莊，鋪場子教師，姓邱名璉，排行在三，人稱綽號入地崑崙，因他不識賢愚，收了一個義子螟蛉高雙青，不料此子，作下傷天害理之事，採花殺命

，多叫衆位寨主，見笑見笑，衆寨主道，勝老明公說的那裏話來，俗所謂，聖人不敢保其親族賢愚，師傅領進門，品行在自己，勝爺說慚愧，慚愧，又道四位多親多近，你我和平辦理，再不可輻珠較量，你我從此結爲至交契友，再不可以武力對待，勝爺又道，二位寨主，派人把我領在後跨院客所，怕我們與衆英雄誤會，二寨主說道，此乃分所當然，遂派了兩名精明的嘍卒道，你們把勝老明公陪到東跨院客廳，勝爺問道，你們小弟兄誰同老夫去拿高雙青，言還未畢，金頭虎賈明說道，勝三大伯，我同我大師兄胡景春，黃眼珠邱成，及我師兄歐陽德，我們弟兄四個，情願跟你老人家前往，皆因我們都是金鐘罩，勝爺暗想，這個孩子，粗中有細，他們四個人，俱是橫練，渾身上下，善避刀槍，勝爺想罷，點頭說道，既然你們願往，就此前去，於是爺兒五個，跟着兩個老誠嘍卒在前引路，勝爺等夠奔東二道跨院，工夫不大，來到東二道跨院，兩個嘍卒用手指，低聲道，這北上房就是客廳，勝爺點頭，一擺手道，你們二位回聚義廳去吧，金頭虎低聲對嘍卒道，你們兩個小子快跑吧，碰死可不管哪，且說衆英雄觀看北上房，乃是明三暗五，裏邊燈燭輝煌，又聽西暗間有人說道，二兄長適方才我派人探聽，說那老兒勝英，戰敗大寨主，二寨主，此時三寨主亮刀與老兒動手，二哥，您再派人打探，只聽淫賊說道，如若三寨主拿着勝英，我到聚義廳將老兒碎尸萬斷，方消我胸中之恨，勝爺聽到這裏，一掀銀髯，暗說冤家，你是我徒侄，又是盟弟之義子，你要作些好事，我跟我徒弟三太香五等，豈不一體疼愛於

你，你此時不思已過，反恨老夫，金頭虎賈明，也聽得明明白白，高雙青在屋發威，遂對勝爺，說道，師傅別生氣，一喊嚷他就跑啦，對歐陽德說道，你藏在西暗間，後窗戶外，邱成你避在西暗間前窗戶外，你若是念他是你義弟的情面，如將採花賊放走，兩條命案的官司你打，大師兄胡景春，你是三大門長門弟子，你在外間屋門口外避住，因為你能日行七百里，放走採花賊，兩條命案官司你打，勝三大伯，咱爺倆進屋裏拿賊，我在頭裏，他要是發暗器，由裏往外扔東西，我是刀剝斧砍，全都不懼，破出我這身衣裳，我皮肉不至傷損，勝爺暗中思索，這孩子太壞啦，惡淫賊插翅難逃，遂先派人二面堵住，量賊人絕無可逃之處，傻英雄派三位埋伏已好，遂高聲吶喊，採花賊，小子，你剝我勝三大伯十刀八刀，我忤你一百杆，傻英雄一喊，忽然西暗間燈燭俱滅，傻英雄又喊道，小子，你吹燈也跑不了，勝三大伯您打着火摺，勝三爺聽罷，左手打着火摺，右手壓魚鱗紫金刀，賈明在前，用一隻鑽鐵杆，把臉面護住，然後把茶青綢子門帘扯下，爺倆進了西暗間，拿火摺一照，只見方才說話的二人，踪影不見，勝爺又用火摺把蠟燭點着，不見二賊那裏去了，金頭虎喊叫，豆腐皮歐陽德打你後窗戶走啦，歐陽德說道，唔呀，臭豆腐，王八羔子，後窗戶未動，我在後窗外，用刀堵着，這畜兒裏絲毫未動，賊人焉能打這畜兒裏走呢，金頭虎又喊道，黃眼珠邱成，打你前窗戶跑啦，前窗戶外邱成說道，我用刀早就堵住啦，並沒見人出來，傻英雄道，勝三大伯，這是甕裏走甕，要不然這賊是聞太師的兒子，地遁啦，勝

爺道，胡說，焉有攻乎異端，勝爺遂用刀在床底下，慢慢的一摸，床底下無人，遂用刀把床托起來，立將起來，仍然不見二賊蹤跡，勝爺將火摺熄滅，遂端着燭燈，復又細照床下，此屋中方磚最大，只見在西南角，似有衣襟擦的塵土之痕，又見東南角一塊方磚，未曾對嚴，勝爺遂又用手一按，此方磚忽然堀起，緊靠於東板牆，勝爺拿燈往下一照，原是倒下塘脚石，金頭虎賈明一見，不由的大聲喊道，趕快那兩個賊鑽了狗洞子啦，（這句鑽狗洞子的話，雖然是一句很俗的話，還有典可據，列國時孔寧，儀行父，陳靈公君臣共赴聯牀會戲夏姬，當時人咸云，爲君臣鑽狗洞，）閑言拋開，書歸正文，且說勝爺用燈一照，遂說道，這是地道，賈明聽罷，哈巴着他的鑼圈的腿，要下那地道追拿賊人，勝爺一手揪住，說道，明兒且慢，裏邊要有埋伏怎麼辦哪，金頭虎說道，咱爺門金鐘罩護體呀，刀槍不怕，勝爺搖頭說道，倘若賊人將你拿住呢，傻英雄說道，要被他們拿住可就幹啦，（按幹啦卽俗語謂糟了）勝三伯父，您說怎麼辦呢，勝爺說道，此事總得兩人下去爲妙，前面一人追趕後面一人保護，方無危險，金虎頭向外喊叫，歐陽德師兄，你打窗戶進來吧，歐陽德一脚，將後窗戶踹開，遂縱身形進了西暗間，說道，唔呀，小子，你叫我作甚麼，金頭虎說道，你是我師兄，我是你師弟，當頭的蚂蚱先受苦，你在頭裏下地道，我在後面保護着你，歐陽德說道，唔呀，王八羔子臭豆腐，我是不能哪，你在頭裏走，我在後面保護着你，別要繞兌我，金頭虎笑道，豆腐皮你不吃虧，你保着我大鴛，賈明這才哈巴着鑼圈

腿，下了地道，暗中交代，十三層塔脚石極仄，半尺來寬，賈明體大身笨，兩脚一滑蹬空啦，由石塔上滾將下去。歐陽德脚尖一滑，一伏腰亦落下去，直落到十三層以下，問道，師弟怎樣了，賈明說道，這倒爽快，省的一層一層的往下哈巴，賈明說道，師兄，地道裏邊黑，你可別打火摺，若是一打火摺，恐怕賊人順着火亮兒，可就看見咱們啦，要不打火摺，定一定眼神，咱們弟兄都是童子工，眼神最足，你我二人萬別喊叫，賊人他要在地道之內，我有主意拿他，傻英雄這才佔全了那十個字，奸，滑，懶，餓，壞，渾，濁，猛，楞，偷，二英雄往北追趕，追出約有半里之遙，眼神也定足啦，往西一拐灣，只見一道白線，白素素，又現露出匕手刀一口，金頭虎一看明白，心中暗道，這小子瞥着拿刀要扎我呢，賈明想到這裏，自己暗道，我先穩住了這小子，賈明早摸了摸地道兩邊乾磨細擺的方磚，傻英雄打冲天杵小辮裏往外冒壞氣，遂假意喊叫，不追吧，勝三大伯不饒，這樣黑的地方，睜眼不見物，簡直往那裏去拿呀，喊罷，遂誠心往磚牆上一撞，因為他叫金頭老虎，三聲叫不開門，拿腦袋撞開，有油錘冠頂的工夫，嚶呀撞了一個大疙疸，真要是不追吧，勝三大伯還是真不答應，這是真倒運啦，我頭髮根子直發乍，心裏直跳，暗中交代，賊人由一拐灣，實打算暗算金頭虎，如今一聽賈明這一喊叫，賊人心中說這小子心驚肉跳，大約他是該死啦，我匕手刀刺他胸前，或軟脇梢，一刀將他刺死，那知道機伶賊，上了傻小子的當啦，金頭虎未曾往西拐，兩條胳膊早伸出來了，竟等自己抱賊，賊人看着敵人身

臨切近，遂伸手就是一刀，刀扎在大肚之上，但有一件，金頭頭有金鐘罩鐵布衫的工夫，刀箭不入，金頭虎趁勢兩手一攏，把賊人抱住，雖然肚腹上扎了一刀，滑了約有半尺多長，不過將衣服挑破，黑肉皮下落了一條白道而已，反倒把賊人抱住，底下用腿一兜，賊人鬧了一個仰面朝天，賈明力量又大，趕緊爬在賊人的身上，口中不住的喊叫，師兄歐陽德呀，咱把採花淫賊給拿住啦，歐陽德一聽，樂的肚子直疼，急忙向前，協力相幫，歐陽德過去伸手就是用力一按，金頭虎喊道，喝，這是我呀，使刀的那才是賊哪，歐陽德這才明白，是傻小子抱着賊哪，遂將賊人腕子一擰，將賊人手中刀奪過，師兄弟二位，將賊人的飛抓取出，將賊人綑綁已好，金頭虎賈明，對歐陽德說道，天下英雄屬誰，歐陽德問道，你說屬誰，金頭虎說道，除去三個老頭，就得屬我，歐陽德說道，那三位老頭呢，賈明說道，頭一位勝三大伯，第二位諸葛二師伯，第三位老師傅弼嵒長老，除去這三位，天下英雄就得屬我，在周家屯勝三大伯與丁桂芳大叔，沒拿住採花淫賊，在二郎山多少人沒拿住高雙青，在地道之中，我將採花賊拿住，天下英雄誰敢比我，給黎民百姓除害，整理門戶，乃是我賈明也，歐陽德說道，師弟不用跨口，你乃事逢恰巧，遂打起火摺一照，呵呀，不用誇口，你拿錯了，淫賊乃是一身金鑲白的短靠，白素素的臉面，年在二十餘歲，你拿的不對了，這還稱的什麼能呢，原來不是採花賊，賈明聽罷，低頭細看，果然不是淫賊高雙青，遂對此說道，小子，你可冤苦了我啦，灣腰抽了那賊兩個嘴吧子，說道，原來不

是高雙青啊，打的賊人順嘴流血，歐陽德說道，你不用吹了，拿了這麼一個假探花賊，你還要說大話，邈視天下的英雄，若叫我一看，簡直你成了狗熊啦，何必說這個大話呢，金頭虎一聽，竟被師兄奚落一番，不由的可就急啦，遂說道，蠻子，不用小視我，拿不住真的，至死不見你面，您道，因何拿住一個假淫賊呢，只因方才屋內有兩人說話，他們兩個人原是一同跑出來的，所以這個是假的，且說金頭虎賈明，對歐陽德說道，我就此再追真的去，真的拿不回來，我不算英雄，就算狗熊，至死再不見你的面，我賈明就追了去，說罷此話，遂由地道追下去了，又追出一里多地，遂上了堦脚石，追到外面，原是二郎山西北山坡下，金頭虎一看，有巨石一塊，原是蓋地道口的一塊破碾盤，金頭虎舉目觀看，原來東北是飛龍鎮，東南是俠義莊，正南就是二郎山，賊人必由西北鎮江府江沿而去，我給他個一條道追到天亮，金頭虎想罷，遂順着江沿，往西北追下去，追出十數餘里，遂禱告道，佛祖保佑，多保佑，牛王爺，馬王爺，保佑着我，追上探花賊，我把他拿住抗回來，我好露臉，正自叨念着，忽然間看見河沿有片楊柳樹林，只見就一道白線，直奔西北而去，賈明心中暗喜，說道，造化叻，賊真奔這們來了，順着河沿追出不遠，蹤跡尋踪，又追出幾里地，一道白線，又不見了，金頭虎一想，還是跟着縱跡，追出到天光閃爍，追至鎮江府大江，水流向西，又看了一看，見西北角峻嶺高峯，陡壁山崖，較比二郎山五六個大，山上懸旗吊頭，賈明追至山口，自己思索，大概追出一千多里地了，又一思索：我一

天才跑二百多里地，這半夜的工夫，大概也就五六百里地，賈明自言自語，抬頭一看，山南外俱是松林，金頭虎遂暗暗坐在大樹之下思索，追不着怎麼回二郎山去見大衆呢，遂又禱告佛祖保佑，我將探花賊拿住，我回去露臉，好見大衆，正自思索，一看探花賊，由東口順河沿而來，您道，賈明爲何追到頭裏來了呢，皆因那探花賊繞路逃走，走的是弓背，金頭虎斜插着追趕，走的是弓弦，因是已追至前頭來了，金頭虎一看見賊人，心中歡喜，書中代言，探花賊此時，可不知道暗裏被人看見，探花賊走到了山口，無精打彩，灰心喪氣，自己思索，有心進此山，此山爲首的寨主，與我秉性不同，有心不進此山，無處棲身，因此心中猶豫，遂慢慢的進了山口，且說金頭虎在暗中看準探花賊，這才悄悄的在後跟隨，心中暗想，我在後面將他抱住，抗回二郎山，也好見大衆，先叫歐陽德，楊香五等看看，到底姓賈的將此賊擒回來了，那時我夠多們露臉哪，我此時可別嚷，您道，賊人此時正在愁煩之際，金頭虎追至距離五七尺遠，兩隻手一伸，往前一撲，遂不知不覺喊道：小子那裏走，賊人聞聽，後面有人喊叫，賊人一伏腰，鹿伏鶴行，往山裏逃奔，金頭虎心裏說，別喊別喊，沒等抱着他，怎麼又喊呢，遂自己抽了自己兩個大嘴巴子，且說頭裏跑的是探花賊，後面金頭虎追趕，那山口裡外，俱是翠柏蒼松，進了山口不遠，忽然間就聽呼哨一響，噲啞啞鑼音一片，閃出二十餘名嘍卒，每人一口攔馬刀一橫，將去路攔住，書中代言，這座山乃是南七省八大名山，首一座山寨，此山的規矩，不穿長大衣服，不許進山

，外邊落了人命重案，不許進山，有官人馬快班頭，後面追趕者不許進山，比喻說，州府縣馬快班頭官人辦案，探明此兇犯，若是落在此山，官人得下帖拜望，無論那個衙門的官人，本寨主都迎請招待，按到大客廳以酒席款待，酒席筵前，必問官差，辦的是什麼案，如若是明夥路劫，搶財傷主，實在案情重大，問明凶犯姓名誰，本寨主再與官差，要出批票觀看，本寨主再派查山的寨主，查問本山是否有此兇犯，查山寨主若說有這麼一個人，本寨主即將此人喚至面前，說道，這是辦案的官人老爺，你爲何明夥路劫，還傷人家事主，罪不容讓，然後吩咐嘍卒，把他捆了，再問明官人那府那縣，本寨主就帮着把那兇犯遂到該管地方，依法治罪，如果明夥路劫，搶去二三十兩銀子的東西，本寨主說道縣官，他們雖然搶這一點錢財物件的案子，到了官廳也不能保全性命，上差老爺，您作德吧，將此話說罷，然後叫過明夥路劫之人，給辦案的磕三個頭，求辦案的給他留條活命，並且本寨必拿出二三百兩銀子，交給辦案之人，回衙將銀子交到官廳，就說把賊銀追回，求官廳別追就算完事啦，馬快班頭如若說不行，那辦案官人必難出此山，此寨主在南七省，乃是頭一名的人物，此人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牛還，真有萬夫難擋之勇，南七省年輕的英雄，壓倒一切，屬其第一，此寨主名譽甚高，山規甚嚴，閑言拋開，且說這二十餘名把守頭道山口，看見淫賊穿着短衣巾，小打扮，背後插刀，嘍卒先對淫賊用刀一橫，擋住淫賊去路，遂問道，咳，你往山裏邊找誰，淫賊見問，忙抱腕當胸道，衆位賓朋，我找貴山的二寨

主，他是我八拜結交的弟兄，那嘍卒頭目，名叫沈匡的，遂問道，你有命案沒有，淫賊答道，在下沒有命案，又問道，你有官人追着沒有，賊人說道，沒有沒有，又問道，爲何你這樣的景况呢，賊人說道，我惹點小事，因此後邊有人追趕下來，人到難處想賓朋，我請二寨主我的盟兄，給我了解此事，那頭目又問道，我家二寨主，姓字名誰，賊人說道，此人綽號人稱紫面胖官，姓邱名銳，邱二爺是也，嘍卒頭目，聽淫賊說的二寨主名字全對，然後放賊人進山去了，傻英雄金頭虎賈明，在後面一個勁的喊叫，要你們將賊給我攔住，你們不攔住，你們都得閃開，我自己拿他，衆嘍卒聞聽，不由的生起氣來，遂用雙手帶橫着一攔賈明，大聲問道，你找誰呀，賈明答道，我拿那個穿白衣服的賊人，嘍卒頭目問道，你是那衙門的官人，帶着批票，有海捕的公文嗎，賈明說道，拿賊甚麼叫批票，什麼叫公文，簡直我全都不懂呀，不用說你們都是小賊呀，你們山裏必有大賊，你們趕快告知你們大賊，把那穿白的賊人給我送出來，給我磕三個頭，叫三聲金頭虎爺爺，如其不然，我要殺進山去，殺個鷄狗不留，賈明口出不遜，那當嘍卒的，還有什麼安善的良民麼，遂互相說道，這個東西，一句人話不說，咱們給他點苦吃，書中暗表，那頭目沈匡，遂暗暗繞在賈明背後，用雙手帶的刀背，打算把他翻躺下，大衆飽打他一頓，也不傷他的性命，因爲綠林道的人，專忌諱這個賊字，且說這個頭目，由南邊繞在賈明背後，前面這些嘍卒故意對着賈明指手劃腳，那傻英雄母狗眼，眼神最足，早看見一個人由南面繞到自己背

後，金頭虎看的明白，心中說道，小子，你繞到我背後，把我打躺下，大衆好打我，我向來竟佔便宜，不吃虧的，那頭目沈匡，悄悄來到賈明身後，用刀背在賈爺肩膀上，往下使力一勳，金頭虎早有准備，忙翻背用鑕鐵杵一繃，那頭目的刀，就聽噹哪一聲響，頭目沈匡，雙手帶飛出一丈有餘，皆因爲賈爺力量太大，鑕鐵杵分量加重，那個頭目，焉能招架的住呢，因此雙手帶就給繃飛了，金頭虎心裏明白，若照面門一打嘍卒，此嘍卒必有性命之憂，我掃他一下吧，遂用鑕鐵杵，照着那個嘍卒面門上一恍，這一恍微掃上一點，此嘍卒鬧了個滿臉飛花，鮮血淋漓，衆嘍卒一看，頭目受傷，這才一擁齊上，金頭虎掌中的鑕鐵杵，上繃下砸，只見嘍卒的雙手帶碰着就飛，挨着就拋，皆因賈明力量過大，鑕鐵杵分量又重，又有金鐘罩護體，專打三角毛，四鬥的二把刀把勢，工夫不大，將那二十餘名把守頭道山口的嘍卒，打了個五零四散，頭破血出，此事不大要緊，此以後，可就給勝三爺惹下場天大禍，暫且不提，單表金頭虎賈明，打完了嘍卒，自己一幌冲天杵小辮，遂說道，嘿，看看咱們有多大能耐，不言賈明大鬧頭道山口，打傷嘍卒，單說探花賊高雙青，自己又進了二道山口，又有二十餘名長箭手，大家一看淫賊背後插刀，未穿長大衣服，嘍卒將淫賊攔住，叫道，慢走，你是找誰的，惡淫賊抱拳說道，辛苦衆位，我找二寨主的，嘍卒又問道，有官人追下來沒有，賊人答道，沒有，又問道，二寨主與你是親戚，還是朋友呢，高雙青答道，我們乃是結義兄弟，我前來有事相求，衆嘍卒聽罷，遂將他放進了二

道山口，賊人又到三道寨柵欄門，有一老者，同着十數個年輕之人，把守寨子門，老者一見淫賊迎頭攔住，問道，你找誰呀，高雙青說道，我與二寨主邱銳邱二爺，八拜結交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老者說道，我們本山寨主立的規矩，有人命案有官人追着，不穿長大衣服，不要進山，賊人說道，一概皆無，在下因為好事，與他人打了個小吵子，前來拜求二寨主給我了解，老嘍卒老成練達，一看賊人狼狽不堪的樣子，又是一身短衣服，並且面帶驚恐之色，遂又問道，您貴姓啊，賊人說道，我姓高，草字雙青，老者又問道，除去二寨主之外，你還認識別位嗎，賊人說道，一概不認識，老者本是精明強幹之人，說道，請您候一候吧，我給您回稟一聲，我們二寨主好遊山逛景，採獵行圍，不定在大廳不在大廳，如其不在山內，您就另投別處去吧，老嘍卒原本是一個託，（俗語就是留心眼兒）原來二寨主在山裏呢，如果二寨主是不見，好打發走了他，老嘍卒遂叫道，衆弟兄們，你們陪着這位高寨主，其實暗着是把他看上啦，老者說罷此話，遂半開柵欄門，過了前寨夠奔聚義廳，此時三位寨主，俱在大廳之內，三張金交椅，大寨主林士佩，坐在正中，左有二寨主紫面胖官邱銳，右有三寨主八臂玉面小哪咤邱鈺，三位寨主，俱在當場，老嘍卒單腿打阡兒報道，回稟三位寨主爺得知，三道山口，柵欄門外來了一人，自稱姓高，名叫雙青，拜見二寨主爺，給他了解事非，我看他短打，身上獅子絆英雄帶，背插單刀一口，有些狼狽不堪之狀，我怕二寨主為難，我同他支吾幾句，二寨主爺如若見他，則當迎請他，如其不見

，就說不在山內，大寨主林士佩聽到這裏，未等二寨主答言，遂先問道，二弟，你有個姓高的朋友嗎，二寨主答道，倒是有這麼一個朋友，大寨主問道，此人如何，邱銳說道，此人好品貌，好能耐，好門戶，他乃是俠義莊邱老教師之門徒，又是養子，慣使三隻金鏢，一口單刀，武藝超羣，尙且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，上三門勝英門中之人，大寨主說道，二弟，你素常間耳軟心活，交朋友不識人，人生在世，何在人的品貌與門戶，俗所謂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知由打春正月間，俠義莊飛龍鎮有綠林道傳說，出了因姦不允，刀殺人命兩案，我有心率領十位八位寨主，在俠義莊飛龍鎮，在那方前左右之處，訪查此案何人所作，要探探明白，把因姦不允刀殺人命之賊拿住，亂刀分尸，一來給百姓除害，二則省得綠林道的英雄，跟他受罵，你出去要問一問他，如其有人命之事，你往愚兄身上推說，概不存留，要是好朋友，有什麼事非，你我弟兄出頭了結，爲朋友分所當然，我要有無知的朋友，如若不見時，也往二位賢弟身上推托，如是好朋友，不作壞品行之事，問明來歷時，必當請進大寨，二寨主聽罷，遂站起身軀，老嘍卒跟隨，出離聚義廳，走過前寨，來到柵欄門之內，寨門早開，一看高雙青實在是狼狽景像，叫道，高賢弟，怎麼落得這樣的景况呢，吩咐嘍卒，趕緊大開柵欄門，此時惡淫賊，看見二寨主，如同見了親人一般，急忙向前請安嘆道，唉，盟兄，提起小弟之事，實在一言難盡，淫賊便妄造黑白，就將勝英怎樣破了二郎山，自己怎樣黑夜逃出來的話，從頭至尾胡謔了一遍，遂又叫道，兄長，

小弟至今，實無立足之地，望求二哥設法救我，二寨主問道，賢弟何事，請講當面，惡淫賊見問，不由的雙眉緊皺，二目亂轉，心中暗想，若將採花殺命之事說出，怎對朋友言講，遂平地起孤丁，無中生有，便扯個大謊說道，二哥，您不知我在二郎山結拜三位弟兄嗎，邱銳說道，我知道，咱們不是聯盟嗎，不是大爺養存孝于塵埃嗎，二爺玉面小羅成銀槍將劉智嗎，你們弟兄三位嗎，惡淫賊說道，對對，只因前五七天，我弟兄三人，客所飲酒，忽然聽見山口外喊鏢，喊得字眼甚狂，我大拜兄于塵埃，本是粗魯之人，遂說道，三弟，你聽此鏢喊的有多狂，你敢劫此鏢嗎，小弟那時節多貧了幾盃水酒，我遂答道，小弟敢劫，遂帶了三十餘名嘍卒，在山口外，可就把鏢擋住，原來是十二個騾驢子，俱駝的是綢緞白絳箱子，那保鏢之人，見了小弟道字號，他說道，我乃是十三省總鏢局之鏢，我乃黃三太，老勝英的門徒是也，我二人答話之間，言語之中，可就僵了火啦，被此亮傢伙動手，小弟把黃三太踹了兩個斛斗，黃三太敗走，十二騾驢子，我留下兩個，誰知三太連夜趕奔十三省總鏢局，把老勝英找來，勝英在二郎山口，對山大罵，罵畢，然後四霸天四位寨主，出頭了解，說道，我們這個朋友，原是初至山寨，酒後無德，誤將老明公鏢銀與貨物綢緞留下，未敢動了一點，願將原物交還，勝英說道，此事不成，你們污辱了我的名譽啦，四位寨主說道，叫我那劫鏢朋友，磕頭陪禮，勝英還是不應允，四位寨主又苦苦哀求，要不然，叫劫鏢之人，在您十三省總鏢局，跪門陪不是，勝英還說不成，我非將劫鏢之人

，結果性命不可，四位寨主，見此事不能了結，可就與勝英僵了火啦，彼此用武力對待，老勝英刀法武藝實在的絕倫，竟將四位寨主，打的死的死，傷的傷，二郎山被勝英掃平，所以小弟連夜投奔二哥之處，望求兄長搭救小弟才是，二寨主邱銳，聽了惡賊這片謊話，暗中思想，遂與惡賊說道，此處不是講話之處，隨愚兄至聚義廳再說，二寨主同着淫賊走過前寨，夠奔聚義廳，惡淫賊一看，兩廊下英雄，也有一百餘位，惡淫賊禮下於人，必有所求，他遂抱腕當胸，說道，衆位哥們辛辛苦苦，綠林道羣雄，一看他身穿短靠，背後插刀，滿身衣服上皆有花活，白也不白，藍也不藍，衆羣雄暗中談論，此人穿衣服滿帶藍蝴蝶，二寨主還有說不明的事嗎，內中就有說閑話之人，說道，咱們跟他（他卽淫賊）姊妹論着吧，你們看，簡直是大姐姐打扮麼，高雙青掩耳偷鈴，心中說道，唉，既在矮後下，怎敢不低頭，二寨主邱銳，將賊人陪到大寨主眼前，遂說道，我給你介紹介紹，這是我大兄長震八方林士佩，又對大寨主說道，兄長，這是我拜弟高雙青，惡淫賊提起腰圍子，趕緊跪在下面，說道，大寨主開天地之恩，救我的性命，我給寨主牽馬般鐙，報効犬馬之勞，林寨主遂問道，足下因何落得這般景况，高雙青又拿矇混二寨主的那套謊話，來矇大寨主林士佩啦，遂說道，唉，提起此事，一言難盡，我在二郎山吃酒帶醉，劫了勝英的徒弟一隻鏢，十二個驛驢子留下兩個，黃三太敗走，連夜奔那十三省總鏢局，將爺英搬來，來到二郎山，破口大罵，四位寨主，韓天祺，韓天魁，秦天祥，柳天真等，那四位寨主，山

頭了解，對勝英言道，這位姓高的初到山寨，因酒貪杯，酒後無德，雖然劫了兩個驢騾子，綢緞絲毫未動，原物交還，閣下看在我弟兄面上，叫他認罪陪禮，從此了結就是了，勝英說道，不行，若是動了我的鏢，那就是污辱我的名譽，四位寨主說道，若不然將劫鏢的本人，當時叫出，同着大衆給您磕頭陪禮，勝英還是不應，四位寨主又說，要叫他到您的十三省總鏢局跪門呢，勝英說道，那也不行，不論何人劫鏢，我非要他性命不可，四霸天將此事未能了成，因此將火激起，兩下遂以武力對待，勝英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藝業絕倫，四霸天四位寨主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勝英掃平二郎山，我由地道逃走，勝英派人追趕至死也不放，我聽說大寨主，名傳南七省，求你老人家，看在我二哥面上，搭救我的性命，我生生世世不忘，大寨主林士佩，察顏觀色，看賊人說話之時，只見二眸子亂動，并無精神，滿臉的凶氣，英雄聽罷，不覺一笑，說道，你說這些言語，大約有點不實吧，我久聞勝老者，乃是一個捨命交友，屈己從人的人，你吃酒帶醉，劫他兩個驢騾子，原物交還，又由二郎山四位寨主了解，把四位寨主，傷的傷，死的死，難道說，還有吃了事人之肉嗎，息事罷辭，乃是君子，絕不能傷了事人的性命，你說此話不實，我看你十八九歲，正在少年，美色人人所愛，像那好樂之人，必得煙花柳巷，用那銀錢取樂，你我皆是高來高去，有那飛簷走壁的能為，如看見美女少婦，無論州城府縣，莊村鎮店，到了晚間進到那婦女屋中，追歡取樂，臨行之時，打開箱櫃，將那細軟金銀綢緞衣服，任

意而取，豈不美哉，我比足下你大幾歲，這等便宜樂事，我也斷不了的，財色君子一齊所愛，你要真有此事，實話對我說明，我好想主義，搭救於你，你別拿我當冤家，勝老者對此事，以為憐事，他說是萬惡淫爲首，你要是誠心求救，你可吐露實情，惡淫賊聞聽此話，心中突突亂跳，因爲正說在毛病上，淫賊暗想，寨主也好此樂，大約我辦的那件事，他也不能憎惡，您道，這淫賊殺死的守節婦女，屈死冤魂，纏繞於他，惡淫賊素日的靈機巧辯，已然嚇忘了，俗語說，心中有病，就怕冷言敲，惡淫賊思索，刀殺人命之事不可言，說道，大寨主明鑑，在下前幾天，多貪幾杯水酒，路過周家屯，遇見一個姑娘，坐着四人小轎，轎帘未掛，我一看此女子，姿容貌美，我隨在轎子後面，跟進村內，來至大門道內，看見丫環婆子，攙扶着小姐，進了內宅去啦，那時節引動了我七魄三魂，我在他家影壁牆上，劃下暗記，原本是坐北的大門，路南的八字影壁，我等到三更天，暗進了周宅內院，去到繡樓之上，撥門撬戶，夜入姑娘寢室，追求歡樂，姑娘至意不從，我實出無奈，亮刀威嚇，小姐仍然不從，正在威嚇之時，老勝英與那飛龍鎮紳董丁桂芳，在樓窗外叫喚於我，我們兩下動手，我不是勝英的敵手，我敗走之時，那老勝英後面追趕，我逃回俠義莊，老勝英追到俠義莊，我師傅義父入地崑崙邱壘，也懼怕老兒勝英三分，不能護救於我，反倒幫助勝英拿我，我實無立足之地，我又逃到二郎山，勝英又率領人追至二郎山，將四竊天殺的傷的傷，死的死，掃平二郎山寨，我由地道內逃遁，至此已無棲身之地，因此逃

奔您這峻嶺高峯，久聞寨主英名，望求寨主念那綠林道的義氣，搭救我之性命，有生不忘大恩大德，林士佩聞聽，面沉似水，用手拍棹案，冷笑一聲，說道，你有周家屯一案，再有人命重案，也是被你所殺，那勝老者乃是替天行道、剪惡安良，像你這採花姦淫良家之婦女，人人痛恨，所以萬惡淫爲首，我要早知你有此惡事，不用勝老者由江蘇遠來，我帶領幾十位綠林道的朋友，將你圍住，亂刀分尸給綠林道除害，省的良家婦女被你姦淫殺戮，叫道，衆位寨主、亮傢伙，將這萬惡的淫賊，亂刀分尸，又說道，天堂有路甌不走，地下無門自來投，大寨主話言未了，衆羣雄各甲大斃，猶如蝴蝶亂舞一般，一個個亮出兵刃，約有百十餘位綠林之人，將高雙青團團圍住，大衆往上包圍，賊人思索，我前來求救，不但不救，翻要殺害於我，別看百十餘人，如若單打獨鬥，不准有幾個比我藝業高的，我要死在蓮花峪，可不如死在俠義莊，我義父他必將我好々成殮，到此時我不能瞑目受死，我也身帶着兵刃啦，我也能剝幾個，心中想定，遂一回手，將刀抽出，正在此時，只聽有一人叫喊，衆寨主刀下留人，書中暗表，原來國有國法，如若大臣謗君，當今萬歲大怒，旨下推出午門斬首，有衆大臣，或是一位大臣，叫道刀下留人，則此謗君之臣，卽不能斬，說話的臣宰，當時啓奏萬歲，說是此人忠君愛國，直言無隱，君有過，臣當善諫，父有過，子當婉勸，請萬歲開恩寬宥，萬歲如若息怒，下旨放還，那天子如若盛怒不息，必須再下旨處斬，又大帥用兵，如戰兵犯了軍規，大帥一怒，推出斬首，把他推出之後，有衆

戰將說聲刀下留人，此時卽不能殺，候衆將懇求，說道，大帥，此人南爭北戰，東殺西伐，實有功於國家，他乃一時冒昧，求元帥寬恕，元帥息怒，下令放還，元帥如怒氣不息，必有二次下令處決，您道，這山有山規，若有人吶喊刀下留人，亦不能殺，况二寨主乃一人之下，千人之上，見大寨主要亂刀分高雙青之屍，遂喊道，刀下留人，衆人聞聽，遂止住刀槍，二寨主分開衆人，來至人羣當中，正看高雙青伸手壓刀，二寨主用右手一推他，低聲說道，別亮傢伙，這才又轉身出來，離開衆人包圍高雙青之處，控背躬身叫道，寨主兄長，暫息雷霆之怒，高雙青前來求救，如不救他，讓他向別處逃命去，何必殺他呢，大寨主說道，他既有周家屯一案，則別處所殺之少婦長女，別無他人，萬惡淫爲首，可殺不可留，誰家無有少婦長女，姦淫已畢，亮刀而殺，斷不能留此人，二弟不要多言，我意已決，二寨主邱銳聞聽，冷笑兩聲，說道，兄長，你老人家不敢不殺他，勝英拿我們綠林英雄，看如草芥，你老人家如不殺他，乃是懼怕勝英，找上山來，把他殺了，等到勝英找來，推個乾乾淨淨，您是一概懼怕勝英啊，大寨主聞聽，冷笑道，勝英保鏢，愚兄佔山，兩無瓜葛，我怕他何來，如若是勝老者來到蓮花峪，他人講情說理，說他們門戶之中，出了這下賤之事，採花殺命，污辱他，拜求咱們門戶的把傷天害理之人賞給他，他好整理門戶，那時節愚兄也是得給他，那時節我若不給他，叫我跟勝英說甚麼，難道我是愛採花賊嗎，不如此時將採花賊殺了，到叫勝英重視咱們，皆因萬惡淫爲首，人人得而殺之，二寨主

聽罷，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，遂說道，那勝英以仁義言語對待咱們，咱們當然把高雙青獻出，此時咱將高雙青殺死啦，勝英他來到時，若是以強壓弱，他說咱們如不獻出高雙青，他必掃平山寨，其實是把高雙青殺啦，他反以爲咱們懼怕他，豈不是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，大寨主聞聽，冷笑道，賢弟，你乃糊塗人也，勝老者，乃是長者，敬老憐貧，作事大仁大義，如見街上乞丐討飯之人，他尙且尊敬，慢說是你我弟兄，二寨主說道，他要以強壓弱不講情理，你我弟兄倒是怎樣辦理呢，大寨主說道，他要以強壓弱，不講情理，小視你我，我跟他誓不兩立，二寨主說道，兄長，叫高雙青多活兩天，等勝英來到之時，咱們看他是怎樣的情形，好是不好呢，大寨主聽罷，說道，也好，遂吩咐把高雙青兵刃暗器，一律搜出，用毛練大鎖，鎖套脖頸，將他鎖住，派五位藝業高強的，您道，那五位呢，就是那張強，李勇，王智，徐忠，卞祥，將高雙青押送後寨，大寨主說道，如若高雙青逃走，有多少人命案件官私，你們五位替他打去，五位寨主說道，高雙青如要逃走，有多少人命案件，我們五個人，投案打官司，惡淫賊當時可闕啦，五位跟班的伺候着，如若更衣出恭，或睡覺時，一個人捧着毛練鎖，四個人跟着，剛把賊人拉下去，忽然聽外面一陣大亂，只見嘍卒前來報道，寨主爺，可不的啦，後頭緊跟着又跑進二十餘人，內有一人，滿臉飛花，血人一般，四個人攙架，大寨主一看，俱是把守頭道山口的嘍卒，頭破血出者不少，大寨主問道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，嘍卒說，忽然間有一人，手中拿着明晃晃的兵刃，

直往山口裏撞，我們向前阻攔於他，問他找誰，此人滿嘴不說人話，大寨主爺，我們有事不能不稟報，無事不敢亂傳，他管我們叫小賊，說寨主爺是大賊，要把那穿白衣服之賊獻出，要寨主爺給他磕三個頭，叫他三聲金頭虎爺爺，如其不然，他要殺進寨來，鷄犬不留，我們一攔他，他亮出一字鑽鐵杵，先將頭目沈匡打傷，後又打傷我們，我們擋他不住，因此稟報，紫面胖官邱銳二寨主聽罷，在旁邊冷笑道，兄長，勝英拿我弟兄掛在心上嗎，官面辦案，大清國的國法，一人作罪一人當，爲兄長的犯明夥，不與弟有關，兒子明夥，不與天倫相干，勝英拿我弟兄不當人，兄長此事怎樣辦理，正在此時，嘍卒頭目沈匡，說道，寨主爺，有老寨主在世，我在此山侍奉，現在寨主爲此山之領袖，前後二三十年，寨主爺沒有責備過我，現如今小人傷勢甚重，我心裏發慌，小人死後，寨主爺多照管我那六十三歲老母，三十二歲緣鬢之妻，四五歲懷抱之幼子，小人死於泉下，當感盛情，說着話，往後一仰身，昏死過去，二寨主邱銳，在一旁冷笑，說道，兄長，這樣你看可憐不可憐，大寨主正在怒氣未息，說道，衆位英雄，誰敢在我蓮花峪辱山大罵，傷了頭目寨主，大約非是軟弱之輩，若在山口我們甘拜下風，反叫他人恥笑，二弟你帶上喪門螺絲棍，三隻紫金鏢，三弟你帶上亮銀釘釘狼牙棒，三隻亮銀鏢，遂又叫嘍卒看過我的兵刃暗器，十二顆鏢槍，三隻點穴鏢，書中代言，三隻點穴鏢，專打金鐘罩，能破鐵布衫，又預備了陰陽二調，三位寨主，紮綁停妥，帶上兵刃暗器，一不鐘許嚮號鳴，二不用喧嘩喊叫，三位

寨主，出離聚義廳，越過前寨，過了頭道寨子門，來到二道山口，見嘍卒們在那裏，向着那人張弓扣箭，堵住二道山口，皆因爲傻英雄打進頭道山口，到了二道山口，長箭手用箭堵住，不能前進，傻英雄正在那胡言亂語，說道，小子們閃開，我進山拿賊，二道山口嘍卒頭目謝士奎，說道，你候一候，我家寨主必然來見你，你這樣無情無禮，必有一個樂兒，賈明說道，我本來找樂來了，嘍卒說道，你往前進，我們就放箭，傻小子賈明說道，我不往前進，竟等你們賊頭，正在此時，大寨主林士佩來到長箭手背後，一看長箭手們，一個個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兒，弓已拉滿，大寨主痰嗽一聲道，爾等撤去長箭，嘍卒回頭一看，三位寨主均已到來，遂撤箭往壺中一灌，弓兒往背後一措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站立南北，皆因山口坐西向東，閃開了一丈餘寬的一條道路，傻英雄舉目一看，此寨主粉蓮色六楞抽口壯帽，粉蓮色大氅，上繡三藍牡丹花，真金線走邊，銀灰色短靠，十字絆腰繫英雄帶，背後攜着十二顆鏢槍，趁着烈火苗，面如白玉，劍眉朗目，品貌甚俊，金頭虎喊叫小子，你是唱戲的呀，林寨主問道，衆嘍卒，你們說攪鬧山口，就是此人嗎，嘍卒道，寨主爺，是他，他一句人話也沒有說，林寨主觀看，爾等們輕事重報，看此人頭上並未戴着頭巾，冲天髻小辮，身量矮小，三尺多高，二尺多寬，一尺多厚，是個人餅子，和尚的名字，橫寬，又向臉面上一看，雷公嘴，狗蠅眼，一臉面黑麻子，實納幫的臉蛋兒，一個大麻子套着六個小麻子，七分像人，八分像鬼，又是紅眼圈，爛眼邊，鼻涕哈啦子，

往下直流，真乃其貌不揚，又一想，此人竟敢在我山口，毆打嘍卒，破口大罵，也許非軟弱之輩，我別小視於他，大寨主因此惱在心裏，笑在面上，遂叫道，朋友，請了，金頭虎賈明，早已看見寨主，穿章打扮站在那裏，說道，小子，你是賊頭嗎，寨主道，足下是何如人也，賈明道，我是辦案拿賊的，寨主問道，足下你是那府那州那縣上差，可曾帶着批票海捕的公文，辦的是什麼案子，賈明道，小子，你太麻煩啦，拿賊什麼叫批票，公文母文，我拿的是穿白衣之賊，你怎麼多說呀，寨主道，朋友，我這小山敵寨，乃蓮花峪是也，大寨主將山名說出，賈明還是不知，說道，小子，你要坐獄呀，寨主說道，本寨主姓林，草字士佩，別號人稱震八方，您道，林士佩在南七省年輕的綠林道，壓倒一切，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牛還，南七省人所共知，賈明那裏知道呢，說道，什麼，你叫震八方，震九方我也不管，你在此敍敍叨叨，我要抽你嘴巴子，英雄聞聽大怒，甩去大斃，套挽手壓劍都，亮陰陽雙劍，賈明有性命之憂，二寨主在旁說道，兄長且慢，您等那勝英來到時，動手不遲看此人才不壓衆，貌不驚人，不知道那兒來的這們一個傻小子，殺鷄焉用宰牛刀，二寨主說罷，用大斃，亮出喪門螺絲棍，對着金頭虎道，小子，報上名來，你家寨主棍下不死無名之鬼，賈明見問，遂答道，你不認識我嗎，二寨主道，我不認識你，賈明說道，我們家裏都認識我，二寨主道，你們家要不認的，你還活個什麼勁呢，金頭虎說道，你且聽來，高山點燈明頭亮，大海栽花根底清，鞋幫破了，底兒正，我老師千佛山真武頂，紅

蓮羅漢弼客長老，你是二寨主哇，咱爸爸明清八義排行在七，人稱鑽雲太保，子不言父名，我有個弟弟，叫花驢賈亮，你怕不怕，小子，二寨主說道，這些個我沒聽說過，金頭虎對二寨主說道，小子，你叫什麼名字，二寨主答道，我乃是蓮花峪二寨主，紫面胖官邱銳是也，金頭虎說道，原來你叫胖官哪，我也有個外號，人稱閻王爺，閒着沒事專打胖官，二寨主一聽，傻小子罵人，心中大怒，亮出螺絲棍，棍打悠悠身式，雙棍插花蓋頂，您道，此件兵刃，非少林寺沒有，棍似鴨卵粗，三尺來長，外有螺絲拐子，六寸長，金頭虎一看，心中說道，這個棍是竹子的，鐵棍那能那們粗呢，我拿鑽鐵杵給他崩劈了，此是二寨主之棍，照定賈明迎頭打去，賈明的意思，拿杵一橫，碰在竹子棍上，一定給人家崩劈了，傻小子這一崩，只聽耳輪中，噹啷啷一聲響亮，只見火星四外亂飛，賈明往後一閃，說了聲，啊，好傢伙，原來是鐵的呀，金頭虎乃是十餘年的苦工，跟那弼嶷長老所學，有三十六手好招法，極其高明，三十六手招數使完了，他就算老太太熬粥。混攪一回，自可用三十六手進手的招法，急架相還，一杵破雙棍，戰了十數餘個回合，大寨主林士佩，在旁邊觀看，不由的心中大怒，遂叫道，二弟，這樣其貌不揚之人，十數餘個回合，尙且你還不能贏他，怒着氣說道，二弟，你退下來，待愚兄拿他，賈明一聽，我要幹，這還不中用嗎，我還要招架不住呢，二寨主虛幌兩棍，急速閃開，大寨主將要動手，三寨主說道，兄長且慢，我二哥使螺絲棍滴溜圓，此人使的一字杵，三尖兩刃，各不相尅，待小弟拿他，那

三寨主手使一對釘釘亮銀狼牙棒，此兵器一尺二寸的棒頭，一尺四寸長的亮銀把，棒頭有茶碗口粗細，把有鷄卵粗細，棒頭有三趟狼牙釘，一寸餘長，一趟釘的是六個，此兵器專尅單刀，花槍，寶劍，練子錘，練子槍，這幾種兵器，要是撞上，那算是甘拜下風，此兵器分量很重，閒言少敘，三寨主向前，用左手棒一幌，夠奔賈明的頂樑打來，賈明心中暗想，此人的兵器，大約是跟唱戲的借來的，是個木頭棒，唱棒打無情郎用的那根棒，金頭虎正在思想之際，眼見棒已到了面門，金頭虎一看，說聲不好，急忙用杵對着三寨主，左手之棒一索，只見一道火光，耳輪中就聽倉啞亂響，此時三寨主右手之棒，已竟打在賈明的右肩頭之上，這下子不要緊，把金頭虎衣服劃破，黑肉皮上劃了一道白痕，皆因金頭虎是金鐘罩護身，一身的橫練，如其不然，這一棒傻小子可就完啦，金頭虎遂大聲喊道，小子，我的衣裳可壞啦，這要是沒有金鐘罩，我這膀子不就給卸下去啦，我可留神吧，原來這小子的兵器是鐵的，不是木頭的，金頭虎說罷，遂用三十六手進手招，橫攔豎架，上崩下砸，護住了自己的身體，又跟三寨主戰了十餘個回合，大寨主在一旁，一聲喊叫三弟，你也是無用之人哪，退下來，待愚兄拿他，賈明心中說道，我的姥姥，這還嫌沒用哪，要有用還把我副嘍哪，這個賊頭過來，我到好辦啦，他用的是寶劍哪，崩上就飛，嗔道，傻小子真是不達時務，二寨主與三寨主倆人，也沒有大寨主武藝高，兩人一動手，大寨主左手劍一點賈明面門，金鍾罩練不到五官上，賈明見左手劍到了面門，趕緊用一字鑽鐵杵

，往外一推，大寨主右手劍，在金頭虎肚臍左邊一劃，哧拉一聲。傻小子嚷道，怎麼劍又奔這兒來啦小子，雙劍玉帶圍腰，奔左右二肋梢，金頭虎用杆一橫，大寨主左手之劍一幌，右手劍剝在賈明軟肋梢，此劍爲什麼叫作陰陽二劍呢，一隻劍在上，一隻劍在下，一隻劍在左，一隻劍在右，如若敵人順身，一隻劍向前，一隻劍向後，轉眼之間，金頭虎身中六劍，十字絆也斷啦，英雄帶也挑啦，傻英雄右手使杆，左手將獅子絆英雄帶，一賭氣全都扯下去啦，傻小子喊道，我就大光溜，我也跟你滾滾，大寨主一看，心中暗想，我拿劍別挑他下身啦，憑我這樣的英雄，我怎麼跟大光溜動手呢，遂用寶劍的招數，裹住金頭虎前後左右中，賈明遂喊道，我要歸位，逃也逃不出去劍圈，想到這裏，遂由冲天杆小辮裏，往外冒壞，忽然間把大肚一拍，叭叭叭，拍的山響，口中喊叫，小子，看我的法寶取你。林寨主聽他一喊法寶二字，大寨主一怔神，急忙往外一縱，縱出一丈來遠，英雄未曾見過法寶，趁此時，金頭虎抹頭往東就跑，林寨主一看，不由的怒從心頭起，心中說道，那有這樣沒羞沒臊之人，打了我嘍卒頭目，攪鬧我的山口，我焉能放他逃走，大寨主隨後就追，說道，你往那裏逃走，金頭虎大聲喊道，不用你管，我有地方逃走，林寨主說道，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，金頭虎喊道，我的命不給你，喊罷，跑出不遠，金頭虎回頭一看，追的相隔已近，您道，林士佩乃是日行八百里，金頭虎日行二百里，焉有追不上的道理呢，追的相離切近，此時已在日光東升，金頭虎思索，若被他們把我拿進山去，我又討人嫌

，山賊們豈肯饒我，不如落個本兒，一反背喊道，小子，着法寶，林寨主一看，此物約有三尺餘長，橫着夠奔面門而來，林寨主手快眼快身法快，急忙往旁邊一縱身，此物落空，掉在塵埃，把土砸了一個坑子，林寨主一看，原來是傻小子一只鑽鐵杵，林寨主不由的大怒，這要打在臉面上，鼻碎腮塌，他要苦苦哀求，本寨主可以恕過於他，竟敢暗下毒手，林寨主想罷，復又伏腰往前追趕，一聲喊叫，寨主非要你的命不可，金頭虎又說道，非不給不可，堪堪又要追上，金頭虎一反臂，又喊道，着法寶，林士佩閃身一看，借着太陽真光一照，此物光搭搭，冒金花，落於塵埃，原來是一錠銀子，林寨主說道，你太無廉恥啦，寨主追上，非要你命不可，真鬥人生氣，堪堪又要追上，金頭虎又一反臂，說道，你看是法寶不是法寶，林寨主一聽，嘩啦啦直響，遂閃開身軀，用寶劍尖一挑，嘩啦啦落於地下，原來是雙錢串串着三二百康熙順治兩帝小制錢，金頭虎喊道，你是念喜歌的兒子，您道，金頭虎真壞，他扔的錢，倒說人家是念喜歌的，他真是好玩皮，林寨主一看，更火兒啦，仍然緊追，眼看要追到頭道山口，金頭虎用手一摸兜囊，趕情裏面空空如也，再脫足下靴子，也來不及啦，一想有啦，我抓土攘他，他一眯眼，必定揉眼，我就可以跑出山口去啦，金頭虎一曲腰，林士佩趕到，就在賈明的背後一脚，金頭虎爬伏在地，被獲遭擒，林寨主正在氣惱之間，在賈明左肩頭刺了兩劍，只見肩頭上兩道白痕，未曾竊動，那林寨主雙眉緊皺，適方才扎他六劍，未傷他的皮肉，此人有金鐘罩橫練，我何必又砍他兩劍

呢。囊中現有點穴鍼，想罷，雙劍還匣，抽出點穴鍼，金頭虎回頭觀看，說道，那個可使不得，回頭我就得歸位，原來金頭虎受過高人傳授，在千佛山真武頂學藝之時，聽江蓮羅漢弼崑長老提念過，曾對他說道，爾有金鐘罩不可逞強，專有破金鐘罩之物，點穴鍼有七十二樣，林士佩原本是一位當時的英雄，惟獨稍有忌妒之心，手提點穴鍼，思索半天，此人雖然玩皮，可惜工夫很好，他能戰我弟兄三人，我有心手起鍼落，此人必當時死於非命，有心不傷他，我之二寨主以爲我懼怕勝英，唉，什麼叫興邦與喪邦，瓦罐難離井口破，英雄難免刀槍以下把身亡，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不毒不狠，不算英雄好漢，大寨主想罷，劍眉倒豎，二目圓睜，鋼牙一錯，一下腰手起鍼落，金頭虎一看，不好，大聲喊叫，我要歸位，駕返天台，正在此時，忽聽山口外，松林叢中，痰嗽一聲，林寨主，鍼下留情，在下勝英來也，林士佩抬頭一看，只見勝三爺，頭戴鴉尾巾，身穿英雄氅，背插魚鱗紫金刀，脇下趁鏢囊，面上皺紋堆累，白髮蒼蒼，領下飄洒銀髯，林士佩雖聞名，未見過勝爺面，當時轉身，可就不踩賈明啦，一回頭面朝西，後面二寨主三寨主，十數餘名嘍卒在場，有拿繩扛的，有把大寨主衣服摺疊好了，在胳膊上搭着的，林士佩這才點手叫過拿着衣服之人，伺候林寨主的嘍卒，本是精明強幹，一見大寨主用手點叫，那嘍卒趕奔前，將大衣抖開，遞與林士佩，林士佩將大衣披好，慫道，勝三爺怎樣的來由呢，因由二郎山東客廳拿賊，那高雙青借着地道逃走，勝爺與邱成胡景春在外等候，工夫甚大，歐陽德由

地道而出，抗着一個賊寇，四馬倒攢蹄網綁，勝爺借燈光之下觀看此賊，穿着一身白素素的衣服，口角有血跡，遂問歐陽德這是何人，歐陽德說道，這是賈明在地道之中拿錯了，勝爺問道，賈明那裏去了，歐陽德說道，賈明因為擒拿賊人誇口，拿住這個假的之後，我拿火摺一照，我說他拿了個假探花賊，你還誇口，你怎算是英雄，簡直成了狗熊啦，賈明說道，我再拿真的去，若是拿不回來真的，他說至死也不見吾，因此他追下去了，勝爺聞聽，啊，你不知他二花頭嗎，他要是追到蓮花峪的邊界，他本是渾濁猛楞，要是惹出是非來，還怕他受害，你不知你師弟他愚昧嗎，勝爺遂又問此被獲之人，你姓甚名誰，賊人說道，我既被你們拿住，殺剛存留，任憑於你們，何必多問呢，勝爺說道，朋友，我勝英與你素無冤仇，我焉能殺害於你，我問你名姓，賊人說道，我姓劉名智，別號玉面小羅成銀槍將，勝爺又問道，怎麼姓高的逃啦，將你拿住呢，劉智說道，我們本是把兄弟，我二人由地道正南往北去，往西一拐灣，我盟弟說，地道中有脚步聲音，必是勝英派人追下來了，說道，兄長，我本是勝英敗兵之將，我在頭裏等候，您在拐灣地方等候，亮匕首刀扎死一個，再有人就不敢追趕了，勝爺微然而笑，劉寨主你被他陷害了，這叫借身換影，你把我鏢行之人扎死，給他報仇，你若被獲遭擒，他就跑啦，豈不是借身換影嗎，你年輕輕的交朋友，不可濫交要擇人，我看你像貌，外表甚美，正在二十餘歲，我勸你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，回歸故里，作什麼事不吃飯呢，何必身為綠林、埋沒終身，勝英叫道，邱成，你

把劉寨主繩扣解開，你趕緊逃命去吧，用好言相勸，放劉智而逃，勝爺遂同胡景春，歐陽德，邱成等，來到了聚義廳，見了大衆，說道，大寨主二寨主，天祺，天魁，今天咱已然和平交好，你們大家衆位，餘出五百兩銀子，賙濟被搶少婦娘家的天倫，作爲濟老憐貧，我勝英足領盛情，將被搶范氏，用軟榻幔帳罩着，派年邁之嚙卒，搭送到飛龍鎮，回頭又叫道，丁賢弟，此少婦在店住着不便，可以搭在賢弟宅院，請名醫調治，那不是作德嗎，又叫邱瑾三弟，同三太等，在後護隨，你們在店中等候於我，一怕賈明惹禍，我親自追下去，二怕拿不住採花賊高雙青，又怕採花賊再四外殺人，勝爺當時一抱拳，說道，二位寨主多有成全，你我結爲朋友，我追賈明高雙青去了，勝爺因此頭一位先出二郎山，追至在蓮花峪山口外，天光已然東方大亮的時候，老英雄思索，焉能這們早進山呢，等到日上三竿，我再下名帖拜望，遂在山口外，樹林叢中，要打一盹睡，皆因爲頭一夜探二郎山，第二夜打二郎山，兩夜未曾睡覺，老年之人，一時乏困，天光一亮，忽然一陣涼風，勝爺把大襟抖開披好，身靠一顆大樹，皆因老英雄勞乏睡着了，忽然間聽一聲着法寶，把勝三爺驚醒，遂站起身軀，向山口裏一看，金頭虎光着大膀子，正往外跑，後邊追趕的是一家寨主，手執雙劍，儀表不俗，追之甚急，勝老者心中暗道，傻孩子處處討人嫌，我要露面，賈明赤臂露身，未免與臉面上不好看，勝爺躲在樹後觀看，眼看要追上，金頭虎正往下曲腰時，勝爺也不知道他是要幹什麼，正在此時，被那寨主一脚踹的爬伏在地，寨主用右脚

一踏，踏住金頭虎後背，用劍要劈賈明二肩頭，勝爺知道賈明有金鐘罩，刀砍斧剝不懼，勝爺看着又是疼，又是恨，他要不討人嫌，人家不能拿劍剝他，勝爺仍未及答言，又見雙劍還匣，取出點穴鏃，才知是林士佩，勝爺心說，你這大人物，跟我們傻孩子，何必下這樣毒手呢，我要再不答話，我怎對的過傻孩子的父母及明清八義呢，我盟弟賈七爺，我又怎對的起狗嵬我那師弟，賈明原本是我盟弟之子，師弟之門徒，勝三爺這才咳嗽一聲，由樹後轉過身軀，這才說道，林寨主，鏃下留情，我勝英來也，您道，只因金頭虎毆打嘍卒，二寨主激火，才引出南北英雄會，暫且不表，且說林士佩一看勝爺，聞名不如見面，看那勝老者和顏悅色，林士佩不由得心中欽佩，遂一撒腿轉身面向西，此時嘍卒將衣服遞過，林士佩趕急整壯帽披大氅，抱拳對着勝爺說道，明公至小山敝寨，久慕大名如雷灌耳，老明公替天行道、剪惡安良，自恨無福，尚未得會高人，今日駕臨敝山，林士佩真是三生有幸，勝爺說道，寨主那裏話來，在下勝英久慕寨主英名，沙子內的黃金，綠林道內的英雄，南七省壓倒一切，屬其第一，我勝英早就有意拜望，皆因為小行道保鏢，以身爲業，實不得閑暇，未能到高山來拜，今日得見寨主，俺勝英不幸中之大幸，此時金頭虎賈明大聲喊道，勝三大伯，亮傢伙宰吧，勝英說道，胡說，與我後站，不許多言，勝英又說道，寨主，此子碌碌庸才，不會說話，得罪寨主，俺勝英前來陪禮，說話不明招惹寨主生氣，林士佩說道，勝老明公，這是您令高徒嗎，勝爺說道，非也，原本是我的盟侄男，寨主說

道，明公恕過，不知者不怪罪，要知道是您鏢行之人，不用說不敢，我們也不好意思跟他動手，金頭虎又喊道，勝三大伯，他們知道，三個人毀我一個人，勝爺對賈明說道，少說話，不要多言，勝爺道，寨主，此子說話不瞭亮，提起此事，勝英臉面實無光彩，人不說不知，木不鑽不透，皆因在下有個師弟，又是我之盟弟，在俠義莊舖把勢場，提起此人，與寨主未見過面，大概閣下也有耳聞，此人姓邱名璉，人稱入地崑崙，排行在三，此人不知識賢愚好歹，收了一個徒弟，又認爲義子，姓高名叫高雙青，此子行爲不端，貪淫好慾，在那正月十五有一逛燈的女子回家，後半夜這冤家撈門撬戶，暗進那女子臥室，逼姦不允，被小冤家高雙青，將那女子殺死，前十數天清明佳節，有一上墳守節之少婦，也被冤家高雙青看見，追到人家村莊，看准寡婦門戶，黑夜之間撥門而入，進到寡婦臥室，逼姦不允，被冤家高雙青殺死，那日我又在宦家樓上，我與我口盟兄弟，飛龍鎮的紳董丁桂芳，因我弟兄二人探二郎山回來，追下此子，那時他穿的是一身白衣，我弟兄二人，跟着小冤家，到了宦家樓窗外，冤家點上燈光，逼迫姦情，宦家小姐，真乃是九烈三貞，令人欽佩，此女至死不允，高雙青持刀威嚇，小姐至意不從，賊人羞惱變成怒，舉刀要殺宦家千金，那時我將他叫出樓房動手，冤家不是在下之敵手，不料小冤家逃遁，在水中我又與他水戰，他亮出避水雙鏢，我知是我上三門邱家所傳子弟，我一報名姓，小冤家借水道逃走，我才上岸，回到店房，第二天夠奔俠義莊，小冤家高雙青，鏢打他義父，得藝忘本，

故意忘師，我與我邱三弟，追至二郎山，四霸天護庇於他，不分賢愚，我們兩下說碴啦，在下獨闢四霸天，掃平二郎山。高雙青由地道逃走，我派我徒姪，入地道追拿於他，他奔峻嶺高山而來，我之徒姪，賈明後面追趕，是他不會說話，得罪寨主，大寨主高抬貴手，我勝英前來陪禮，林寨主說道，勝老明公，事從兩來，莫怪一人，小山敵寨，有幾條規矩，有人命案不許進山，馬快班頭追着不許進山，穿短衣的手持兵器不許進山。您這位賈鏢頭，（金頭虎此時在勝爺背後嚷道，我是真鏢頭，勝爺回頭說道，孺子不要多言，沒問你話，）他手使兵器撞進山口，把山嘍卒阻攔，他把我的嘍卒頭目打的頭破血出，傷痕輕重不等，他們跑進大寨報告，也是在年輕，無有容人之量。因此兩下動手，勝爺一聽，又惹了禍啦，遂說道。寨主高抬貴手，受傷的夥計，用好藥將養，如其傷痕甚重者，倘有差錯，勝爺說至此處，回頭用手指着賈明，要小冤家抵償還命，賈明一聽，心說要糟，我打算打死賊不償命呢，林寨主說道，勝老明公，保鏢的與綠林道這兩行人，不講抵償還命，不講打官司，我的把山頭目，名叫沈匡，如若死者，怨他命短，那有償命之理。勝爺說道，我當面謝過寨主，請問寨主一言，高雙青落在您的寶山沒有，如其沒落在寶山，請寨主賞一言，我們別處去找，如落在寶山之中，也請您賞賜一言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，英雄以信義爲本，寨主乃當時的英雄，絕不能有而言無，無而言有，如落在此山，您把他賞賜與我，治理我們門戶，又給黎民百姓除害，又省得官廳多出些人命重案，被殺的哭主

家感寨主之恩，被殺的姑娘，與守節之寡婦，屈死怨魂，感寨主大恩大德，請問寨主高雙青可在您的山寨沒有，賞賜一言，林士佩聞聽，箭眉倒豎，俊目圓睜，心中思索，好厲害的勝老者，說話有剛有柔，而且抬舉我，要說高雙青，我有心把他獻出山來，我二弟邱銳，說我懼怕勝英，想罷，遂抱腕當胸，說道，勝老明公，高雙青確落在我的山寨，我看他狼狽不堪，問他因何落到這般光景，他一派的謊言對答，我拿話一擠兌他，他說周家屯官家樓上，擄住小姐髮髻，持刀威嚇，明公與紳董，在樓窗戶外叫他，有這一案，我說你既有一案是你作的，再有十案八案也是你所爲，我吩咐我本山的衆賓朋，把他亂刀分尸，他與在下並不認識，與我二弟邱銳八拜結交，我二弟阻攔，說他前來求救，如其咱們不救，由他再投奔別處而去，反到要殺他您是懼怕勝老者，您是不敢不殺高雙青，皆因勝老者能以武力壓人，我才把高某幽囚蓮花峪，高雙青如打我敵寨逃走，勝老達官，惡賊人命的官司我打啦，有心我不獻高雙青，一來對不過明公，二則我收留採花之淫賊何用，再者說我小山敵寨，尙且還有女眷，讓我翻帖門神左右難，勝爺撕髯說道，大寨主，這語是含糊其詞呀，要獻高雙青，又怕二寨主恥笑，說你懼怕勝英，你我是外場的朋友，誰還有怕誰的道理嗎，有心不獻高雙青，又怕對不過勝英，這不是含糊其詞嗎，人物說話，總要爽快，是獻那高雙青不獻呢，寨主要擺一個道，我勝英當百依百隨。林士佩聽罷，箭眉一挑，說道，勝老明公，咱願高雙青取一個笑，您先前久走北路鏢，原是北六省人氏，現如今我們

蓮花峪在南，咱二位立個南北英雄會，我預備一二百封紅白帖，您把您十三省總鏢局的，僧，道，俗，回漢兩教保鏢的，替我代請，我這個敵寨現有寨主朋友等，約有一百餘名，我再轉請蓮花湖的賓朋，我與蓮花湖總轄寨主韓秀，（四十寨總轄）八拜結交，那蓮花湖與我這敵寨乃同氣連枝，明公將衆鏢局請到時，我預備水酒小宴恭候，天下英雄見面，我把高雙青在酒席筵前獻出來，您要是按您門戶規矩，任憑您處治，要拿將他送到官廳，我給您套車送去，您要是來者，您方爲十三省總鏢頭，如其不來，您立下一張字據，把十三省總鏢局一收拾，南七省地界，一脚不許您蹬，您就回家納福去吧，勝老者聞聽，心中思索，此話善中帶刀，是非只爲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，爲這一個採花賊，惹出多大是非，如若是不來，一世的名譽，沒於今日，如若是在來，綠林道山大王見着保鏢的，自然憤氣，保鏢見着綠林道，自然不悅，我們這兩行，冰炭不同爐，自古會無善會，宴無好宴，豈不聞五霸之中，晉文公九合諸侯踐土會盟，各無好意，這好比，西漢的洪門宴，楚漢爭雄的九里山，後漢三國的五月十三，大宋朝的金沙灘，是殺人的戰場，事到如今，難以爲情，我能叫名在人不在，不叫人在名聲壞，常言說的好，閻王造就三更死，何能留到五更亡，遂說道，寨主，不用您紅白帖，我能聘請鏢行英雄，五日內必來高山打攪，林士佩說道，您如其不來呢，勝爺答道，咱是開買賣，我就給您立合同啦，咱要是置房產，可以給您立張房契，南北英雄會，還能寫字據嗎，林士佩說道，如此你我三擊掌可也，勝爺說道，

很好，擊掌之後，五日後勝英不到，我非爲人也，犬豕不如，勝爺說罷，遂舉起左掌，林士佩接掌相還，二位三擊掌，此事不大要緊，勝三爺幾乎把八十餘位保鏢的英雄性命，斷送在此山，暫且不提，且說林寨主說道，您趕緊回鏢局請人去，我也不敢把您再讓到小寨之內茶酒相待啦，勝爺道，好好，五日內必要騷擾，何必當時呢，您我交朋好友，人長天也長，說罷，彼此抱拳道個請字，此時金頭虎賈明，在勝爺身後叫道，勝三大伯，我的衣裳被他們劃破，咱爺們就光着膀子走嗎，林士佩說道，勝老明公，我自願與明公說話啦，忘了這位買鏢頭了，您略等片刻，林士佩遂點手叫嘍卒，你們腿快的，急速進寨，把身矮體胖的寨主全身的衣服，取一身來，嘍卒答應一聲，轉身飛跑進山，勝爺與林士佩談古論今，說些閑話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嘍卒手提一青綢子包裹回來，當面打開，遂說道，買鏢頭，您換衣服吧，賈明一看，頭巾絹帕大衣，短靠靴襪，腿帶獅子絆，英雄帶，全身的小衣服一套，金頭虎說道，這倒不錯，下身衣服未動，我穿上細白綢子褂，纒綢短衫，剩下衣服我拿着走哇，勝爺說道，不許，你傷損的衣服換上就得啦，爲甚麼還拿人家的別的衣服呢，又見一名嘍卒，說道，賈爺，這是您的法寶給您送來啦，（就是一字鑲鐵杵，一錠銀子，二三百小製錢，）夠不夠，請您多包含點吧，可見其常嘍卒的，沒有安善的良民，金頭虎心裏也明白，遂叫道，小子，別說損話，給我我就要，勝爺當面謝過寨主，說道，多承寨主海涵，勝英足感盛情，林士佩說道，明公，那裏話來，您這是賞臉呀，些須小事

，何足掛齒，二人遂抱拳，各道請字，勝爺出離山口，帶着賈明，此時金頭虎心滿意足，自己思索，要換不了衣服哇，就上他山上來罵街，再打些個嘍卒，就可以換了新衣服啦，賈明實在無知，要不是勝三爺到，然有賈明的性命，再說老勝英氣憤憤，來到飛龍鎮店口，早有三太畧五等，在鎮店口瞭望，天色已然大平西，楊香五眼神最快，遂叫道、黃三哥，老師把傻小子找回來啦，楊五爺又說道，黃三哥，賈明換了新衣服啦，賈明穿衣裳甚髒，您看換了新的衣裳啦，臨至近前，黃三太遂叫道，老師，您在那兒找回賈明兄弟來啦，勝爺聽罷，遂唉了一聲，賈明說黃三哥，楊香五，熱鬧着呢，我把小賊打啦，大賊把我打啦，堪堪我要歸位時，我勝三大伯到啦，拍了拍巴掌，三擊掌，也不是什麼會，熱鬧急啦，香五說道，黃三哥，大概賈明又惹了禍啦，勝爺接着說道，這個禍還不小，你們大家甚麼時候回到飛龍鎮，香五說道，四更來天，我們山二郎山回來，被搶的少婦，已由山中寨主，派了十幾個嘍卒，幔帳罩着藤床軟榻，我邱三叔與店主人丁紳董，我們大衆護隨，外有五百兩白銀，我們大衆歸了丁家店，皆因范氏少婦，店中住着不便，搭往我丁叔父宅院去了，自有丫環婆子服侍，又請名醫，診脈治病，丁叔父真乃君子哪，寨主言而有信，他們大衆分散金銀，散了山寨，各歸故里，師徒說着話，進了丁家三合店北跨院，邱丁二老與大衆問在那裏找來的賈明，勝爺就把蓮花峪三擊掌，五日內在蓮花峪赴南北英雄會之事，說了一遍，二老聞聽，邱三爺先說道，南北英雄會赴不的，林寨主之武藝，千人不

擄，萬人不敵，丁桂芳又說道，此人力有呂布之勇，而如子都之狡，三國東吳周郎之毒，咱鏢行之人，到他山寨，凶多吉少，勝爺撕髯一笑，遂說道，愚兄勝英，不能失信於他人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，二位賢弟不要多言，三太香五吃了飯沒有，三太說道我們大眾，都在我丁叔父店中吃的飯，工夫不大，勝爺吩咐道，你弟兄二人急速起身，連夜趕奔咱十三省總鏢局，沿路上渴了不許在茶鋪喝茶，或在河沿，或在飲馬的馬槽，喝點涼水，餓了不許在飯館子吃飯，或者買套燒餅果子，或者買個饅頭，走着路就吃了，晚上不許住店，樹林內歇歇，請你大師伯，你李四叔，千萬別悞五日內，你們兩個人見着，就提老夫請你師伯你師叔，你李四叔，我拜托他們三位，當面問明衆鏢頭要是有妻兒老小者，不能割捨，別赴南北英雄會來，有不怕死的，並無牽挂，五日以前，必須趕到，三太香五奉了老師之命，急忙起身，按勝爺分派而行，當時上路，連夜而行，第二日掌燈時，趕到在十三省總鏢局，二位進了鏢局，蓬頭垢面，拜見三老，局中正坐有李四爺李剛，左有聾啞仙師，右有弼嘍長老，一見三太香五，滿身滿臉塵土，聾啞仙師問道，你師傅攻打二郎山，莫非遭危受困不成，三太道，非也，皆因我老師，夜探那二郎山，回了飛籠鎮丁家店，路上遇見一個採花淫賊，就把高雙青採花命案，宦家樓上逼姦，他師傅追拿淫賊，到了仗義莊，他邱三叔的義子螟蛉，賊人由俠義莊遁走，又追到二郎山，我師傅單刀會羣賊，破了二郎山，賊人又打地道逃走，金頭虎由地道追到蓮花峪，毆打壞卒，惹出是非，我師傅與

林士佩三擊掌，五日內南北英雄會，今天可是二日，我師傅派我弟兄二人，連夜而來，我老師拜托您三位，師叔，大師伯，李四叔，你們問鏢行的衆位師傅，家有妻兒老小，不能割捨，千萬別赴南北英雄會，原本是殺人戰場，如若無有牽挂不怕的，再赴南北英雄會，李四爺一問，大衆面面相覷，英雄未免負氣，待了一會，才有人站起身形，這位說，李老鏢頭，我去，那位說，李四爺，我去，這位又說，李四叔，我也去，好漢就怕比較，再說鏢行之人，俱是武夫，八十餘位俱各站起身軀，皆因有十三省總鏢局，閑住拜望朋友來的，就有幾十位，惟有聾啞仙師站起身軀，口念無量佛，遂說道，衆位英雄，去者也沒有什麼便宜，不去者也沒有包含，咱作的是買賣，焉有都去之理呢，總得留下三二十位，率山舊章，作買賣要緊，咱要都去，各帶兵刃，地面上觀之不雅，又怕百姓黎民受驚，對三太香五道，你們先淨面喝茶吃點東西，三太香五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吃喝完畢，喘喘氣，歇了歇，他二人這才起身，回歸飛龍鎮丁家店，三太說道，大概兩天工夫，我們准到，聾啞仙師說道，你二人回去，見着你的師傅勝三爺，就說我們老弟兄三個，商議已妥，不說是五日內赴南北英雄會嗎，我們四天之內準到，頭一夥假扮鏢車十數輛，趕車的也是保鏢的，喊趨子的也是保鏢的，客人也是保鏢的，二十多人不爲甚多，第二夥叫你師叔甥，扮作十個二十個驛驢子，也算一隻鏢，趕驛驢子的，趨子手，客人，保鏢的，也俱是保鏢的，第三夥你四叔李剛，也扮作鏢一隻，俱插十三省保鏢局鏢旗，今天是第二日，明後大

四天之內，准到飛龍鎮丁家店聚齊，且說黃三太楊香五，正在第四天剛到晌午之時，他們弟兄二人，可就進了丁家店了，見過勝三爺，勝三爺問道，你二人可曾見着你的師叔與師伯，你那李四叔對於此事，是怎樣辦理的，三太說道，我那諸葛大師伯說的，今天是第四天的日期，今日准到我丁叔父之店內，他們扮作三隻鏢，大概鏢行之人來者，約在六十餘位之數，勝爺說道，好好，夠用的了，你弟兄一路辛苦，下面歇息歇息去吧，吃完飯同張茂龍李煜，在北鎮店口迎請，來一撥，陪一撥，又說道，丁賢弟，你交愚兄這個朋友，您得多傷些銀錢，久後咱弟兄算一筆清賬，這現有二十餘位，再來六十餘位我得騷擾幾日，你告知夥計，此三合店就別住其他客商們啦，丁紳董說道，勝三哥，您要來二百位朋友，我能供給一年的吃用，十八家招商店，我給您騰出兩號來，勝三哥這點小事，何足挂齒，勝爺說道，很好，很好，遂拿兩杆鏢旗，叫夥計插在匾上，您道，這可稱得起俠義剛強，英雄老店，等到太陽平西，三太香五，同着鏢車進店，十數輛車，十數個趕車的，俱是保鏢的打扮，連客人等俱都來到，雙啞仙師也扮作老客模樣，勝爺聽說鏢車已到，勝爺趕緊迎接進店，店家預備茶水，就在北跨院，擺開棹案，此時因在三月半的時候，大家淨了喝茶，及至太陽剩了不高的時候，李煜，張茂龍二人，同着弼嵯長老，又來了一隻鏢車，趕駝子的帶客人，俱都是保鏢的，也有二十來位，勝爺接進，安置在北跨院，天至落太陽時，又把神刀將李剛李四爺陪進來，衆英雄在北跨院，茶畢，擺酒，勝爺說道，三太你，

點點咱們人的數目，明天要早起身，夠奔蓮花峪赴會，丁桂芳說道，勝三哥且慢，先別點數，我十八家招商店，內有十八個把勢場，十八個場子之內練把勢的，連十八家店店中掌櫃灶眼房先生，都要跟哥哥赴南北英雄會，勝爺聞聽，控背躬身，口稱丁賢弟，十八個場子的鄉親習武之人，家中都有妻兒老小，十家店內的夥計，都是拿賢弟你的月錢，這赴會是刀槍山，劍戟林，原本是殺人的戰場，倘有差錯，我担架不起，賢弟要重看勝英，你與兩個賢侄，前往可也，餘下者一位我也不敢拜煩，又叫三太道，你邱三叔場子內有十數餘人，我前次與你們同來者十數餘人，你丁叔父子三位，又來的這三撥鏢，共點清眾位的數目，三太說道，老師共八十四位，勝老者點頭道，足以夠用，勝爺又叫道，丁賢弟，你府上種着幾十頃地，驛馬可能有多少，丁紳董說道，勝三哥，你倆個小侄，丁龍丁虎，他們有走驛快馬，足有二十餘匹，勝爺說用不了，可以備六匹馬來，俱要鞍轡鮮明，你我老弟兄六位各乘一匹，頭一位諸葛道兄，第二是愚兄勝英，第三位弼嶷長老，第四位李剛李四爺，第五位三爺邱璉，第六位就是賢弟你，雙啞仙師畫策，吃完飯早早安歇，丁施王，你把那十七家招商店的灶上大師傅，多請幾位來，四更來天，就要酒飯備齊，咱們八十餘人起身，各帶兵刃，怕驚動鋪戶住戶，致使他人受些驚怕，也省得官面盤查，大家說道，此事倒也高明，四更天要起身，鋪戶住戶，尙且未起，省却好些個是非，丁桂芳說道，夥計劉三，你到宅院告知管馬號的，挑選六匹強壯肥大的好馬，拉到店裏，細草細料好好

喂起來，明天起早備用，大家這才依計而行，衆位睡了一覺，養了養精神，天到四更，夥計趕緊將大家叫起，遂說道，達官爺們酒飯齊啦，衆英雄飽餐一頓，店裏夥計將那六匹馬備好，六位老者乘上坐騎，聾啞仙師叫道，勝施主，咱這一起身，也得有個准規矩呀，別管走多快，或是走多慢，貧道的門下邱成，弼嶷的徒弟歐陽德，他們二人並肩緊緊督後，千萬不可亂行，六位老英雄這才上馬，出離飛龍鎮，奔開窪而行，金頭虎說道，楊香五歐陽德，要不是我，你們那裏看這們大的熱鬧呢，歐陽德說道，唔呀，臭豆腐，此一去不定有誰沒誰呢，傻英雄道，死生由命，你怕死別去呀，說說笑笑，八十四位英雄往蓮花峪赴會去了，且說六老者，乘跨坐騎併行，行到天至巳時了，遠遠就看蓮花峪，陡壁山巖，高聳聳綠樹蔭濃，流水潺潺，途次碧綠盈野，山連山，山山不斷，嶺套嶺，嶺嶺相連，山坡上懸掛雕斗，離山口切近，忽聽噲啞啞鑼聲一棒，有嘍卒由山口內，一字長蛇撞出山口，山口乃是坐西向東，出離山口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分爲二龍出水式，南北垂手侍立，每人一口雙手帶，借太陽真光一照，真是明耀奪人之二目，二百名削刀手，南北站着，勝三爺六匹馬繃住觀看，那二百名嘍卒，好似刀裁的齊整，北邊排班站立的面朝南，南班站立的臉朝北，整整齊齊一百對，鴉雀無聲，此時六老者，繃馬留神觀看，忽然間聽山口內，馬踏轡鈴響，撞出一匹白龍駒，馬上正是大寨主林士佩，左右兩家寨主，勒住嚼環，林士佩要把他那寨主的威風，在衆人之前顯露出來，只見他頭戴粉蓮色六楞抽口壯帽，周圍品

藍海棠花，當頂襯白芙蓉花一朵，身披一件粉蓮色大氅，背後十二顆鏢槍，襯紅綢子烈火苗，銀灰短靠，綉花囊中明露着點穴徽三隻，林士佩馬至六老英雄前，林士佩在馬上站起身軀，雙鐙緊繃鐙繩，如不然在馬上站不起來，白龍駒鬃至尾雪花白，可是三道肚帶，要不然在馬上也是不能站起來，勝爺叫道，三太香五等接馬，林士佩說道，且慢，嘍卒接馬，把勝老明公的馬接去，細草細料飲喂牽溜去者，又說道，明公請，勝爺說道，寨主請，勝爺背後八十三位英雄，林士佩背後四十餘家寨主，勝林二位說說笑笑，林士佩假好假厚，面上歡悅心內仇，勝老者這一進蓮花峪，好比那虎穴龍潭，刀山油鍋，鐵壁銅城，天羅地網，林士佩挖下壕坑擒虎豹，撒下香餌釣金鯪，勝老者，八十四位英雄進山寨容易，再想出山，勢比登天還難，此時在林士佩身後緊緊跟着，四十餘家寨主，一個個俱是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面帶殺氣，各執長短傢伙不一，且說林士佩來至勝爺跟前的時候，在馬上站起身軀，舉目一望，留神觀看，今日這一看勝老者，與五老併馬比肩而行，勝老者雖然年過古稀，皺紋堆疊，白髮蒼蒼，精神百倍，不減英年氣概，林士佩此時心中暗暗打量勝爺，人言老勝英武藝絕倫，刀法精強，俠肝義胆，殺賊官除惡霸，救的是仁人義士，今日一看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可稱得當世之英雄，又一看勝爺身後，跟隨的那七八十位保鏢的打扮，個個也是精神百倍，雖數十里而來，毫無倦怠氣象，胖胖瘦瘦，高高矮矮，俊醜不一，林士佩在馬上站着，正自暗想，已然馬臨勝爺身前，林士佩恭敬英雄之誠，露於表外

，趕緊在馬上端壯帽整大氅，甩鎧離鞍下了坐騎，對着勝爺抱腕當胸，控背躬身，虛心下氣，說道，勝老明公，今日不辭勞瘁來到小山敝寨，我林士佩得聆清音，真是三生有幸，老達官可算是言而有信，林士佩未能遠迎，疏客之罪，尚祈老達官當面恕過，勝爺答道，寨主說的那裏話來，勝英久仰大名，恨不得一親雅教，久有此心，奈無由問候，今日謬蒙寨主見招，得瞻峻嶺崇山，不特勝某一人有幸，敝局鏢行衆人，也三生之幸也，寨主辛勿謙恭，爾我乃一見如故，勝爺說着話，甩鎧離鞍，五老相繼跳下坐騎，與林士佩略事周旋，勝爺又說道，今日敝局人衆，來到貴山，他們俱是鏢行一介武夫，對於貴山寨規多有不曉，望寨主海涵一切，不勝萬幸矣，林士佩說道，老達官太已周到了，望老達官對於小寨人等，不加見笑足矣，林士佩與勝爺談着話，遂向山內相請，二人謙遜一回，林士佩說道，小敝山寨有這麼一個規矩，賓朋遠來，必須朋友在先而行，說罷，林士佩對着勝爺，道了一個請字，於是勝爺在先，林士佩在後，直往山寨裏面而行，正行走中間，勝爺留神觀看，見頭道山口，站立有二百名削刀手，俱各手使雙手帶，對面排班站立，分爲一百對，相對站立，俱是兩人相對着擊起大刀，將刀搭在一處，兩刃豎着朝下，人若打此經過，必須由雙手帶底下鑽過，勝爺一見，心中暗想，這那是排班迎客，這簡直是刀山一般，慙道，那削刀手俱各手擎大刀，豎着刀柄，刀刃朝下，兩人用力緊錯，只聽得刀錯刀的聲音，唵唧唧的響亮，一個個橫眉立目，活賽殺人夜叉，別說是由雙手帶底下鑽過，就這麼一看

，簡直可以把人嚇掉膽魄，勝爺正在心中暗想、林士佩在後說道、亮開隊伍迎接賓客，勝爺心中說道，亮開隊伍迎客，也不是什麼樣兒，林士佩說畢，只見削刀手，一個個緊錯鋼刀，較前不過，又加上一分勁兒，這一百對削刀手，一加勁兒，那鋼刀相錯聲音，不覺震人耳鼓，兇惡的氣燄，較前又加上數倍，勝爺一看，心中說道，大丈夫生在世上，若不留個名兒，豈不是虛度此生，古人曾說過，君子既沒世、而名不稱焉，想我勝英年過古稀，正在暮景殘年，能有幾何，自有生以來，那個不曉之爲人，慢說你是刀山，就是油鍋在前，俺勝英若有半點懼怕，豈不滅却一世威名，勝爺此時與林士佩談笑自若，往前而行，雖前面刀山迎客，那勝老者，眼中猶如無人一般，走到削刀手切近，勝爺鑽過頭一對削刀手，悠道，勝爺的身軀，乃是五尺有餘，不及六尺，那削刀手架着刀，最高的度數，距地不過五尺有餘，勝爺往裏鑽着，沿沿刀碰鴉尾絨巾，只聽得刀碰鴉尾絨巾的聲音，噼々亂響，好不驚吓人也，勝爺鑽至第二隊削刀手，心中想道，古人有鑽刀山之事，我是耳聞未見，明家末葉，闖王李自成造反，總兵吳三桂鑽刀山喝血酒，關東盛京請京兵，太汗老佛爺九千歲多爾袞在北京趕走闖王李自成，未登大寶，讓與阿哥順治登基，更年改月，纔爲大清國一統華夷，吳三桂得了平西王之位，像我勝英爲拿一個採花賊，一來正理門戶，二則給黎民百姓除害，我雖不敢比那總兵吳三桂，我勝英焉可自餒，勝爺鑽至第三對上，只聽鴉尾絨碰的噼々直響，林士佩在北面上定日觀看勝老者，只見他神色不移，氣不擁出，

一腔雄壯氣概，頭露表外，林士佩心中暗暗佩服，心中說道，我觀看老勝英之爲人，真不亞如三國時之五虎上將黃漢昇，林士佩想到這裏，遂一聲吶喊，削刀手撤隊，此時勝爺手提英雄斃，剛剛鑽過第三對削刀手，那削刀手一聽林寨主吶喊，撤隊，一個個俱皆將刀豎起，往肩膀上一抗，臉朝南的轉身面朝北，臉朝北的轉身面朝南，一個個俱皆背對背兩立，一時間，只見肅肅威嚴，鴉雀無聲，林士佩趕緊走至勝爺跟前，並肩而行，兩人口中說的是些知心之語，然而可是嘴頭上的假好兒，其實心裏林士佩暗藏奸詐，恨不得含一口涼水，將勝爺給吞下去，才對他的心事，皆因爲綠林道與保鏢的，乃是冰炭一般，向來是反對的，綠林道專講究劫掠，保鏢的專爲是保護商賈買賣，這豈不是冰炭焉能同呢，故此林士佩表面上跟勝爺尤其表示出假好假厚的樣兒，心中却是一腔虎狼之心，林勝二位在前說說笑笑而行，後面跟隨着鏢行之人，八十三位，綠林道英雄四十餘位，俱各是滿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，正走在中間，來至在二道山口，勝爺抬頭觀看，只見迎面上有長箭手六十人，迎頭排隊而立，一個個俱是張弓搭箭，弓弦兒拉的如同滿月一般，整整的六十名長箭手直對勝老者，簡直如同箭林一般，您道，林士佩他爲什麼這宗舉動呢，皆因他素常聽說過勝三爺的爲人，光明磊落，胆量過人，故此今天偏要看看勝爺的胆量如何，那知勝老者，抱定一種寧叫名在人不在，不叫人存名不傳，把那死生二字，早已置之度外，如果要膽量小的，不用說鑽刀山，就是一看，吓也吓糊塗了，及至來到長箭手切近，一個個

張弓待發，倘有不測，豈不是亂箭攢身。那知勝老者與林士佩往前行走，來至弓箭手切近，仍然說說笑笑，目中猶如無物一般。林士佩一看勝老者，真是膽大如天，面不更色，毫無一點懼怯情形。林士佩遂叫道，弓箭手散隊，那弓箭手聞聽寨主吩咐，一個個撒矢還弦，將箭灌在壺中，急忙胯於背後，散開一條道路，讓林士佩與勝老者，及後面百十餘位過去，行走至三道山口，柵欄門外，勝爺舉目觀看，只見有六十名撓鈎手，在前排開隊伍，擋住去路，那六十名撓鈎手，俱是南北站立，北邊的面朝南，南邊的面朝北，各執一把鈎鏟槍，都是藤子槍杆，六尺餘長，核桃粗細，顛顛巍巍上安鈎鏟槍，槍頭六寸多長，外有倒鬚鈎二個，紅櫻相趁，在對面站着，槍尖對定槍尖，當中留着一條道路一尺餘寬，人要從當中一走，那槍尖必得將人掛成肉泥一般，勝老者看的明白，勝爺心中暗想，削刀手俺勝英鑽了三對，長箭手却迎頭撤去，到第三道寨柵門，又有撓鈎手，擋住去路，慢說你是撓鈎手，你就是槍林箭雨，我勝英來者，豈能懼哉，書要簡斷，勝爺走至撓鈎手切近，林寨主又是一聲吶喊，撓鈎手撤隊，那撓鈎手一個個也是猶如削刀手一樣，各自將撓鈎抱於懷內，轉身而立，當中讓出五尺餘寬一條大路，林士佩與勝老者并肩前行，打開柵欄門夠奔前寨，勝爺觀看兩邊栽種青松翠柏，相隔兩丈寬，樹木茂盛，綠葉森森，清氣襲人，精神不覺爲之一爽，真好似世外桃園，仙鄉異景，若非天然異景，何有如是之佳境，雖有人力，一半也出乎天然，當中大道，俱是三合土墊地，平平坦坦，走出不遠，林士佩在後面

道，勝老明公，您的人來齊了沒有，勝爺聞聽這才止住步回頭觀看，留神一看自己鏢行老人，但見歐陽德邱成二人，在最後壓着隊伍緊緊跟隨，皆因諸葛道爺，在飛龍鎮臨行時，曾對策說過，歐陽德邱成二人，在後面不許攬離，若一離開本隊，就是本隊的人有沒到的，故此勝爺一聽，林士佩問勝爺的人齊了沒有，勝爺故此往後觀看，見歐陽德與邱成在後，併肩而行，知道自己人是齊啦，遂對林寨主答道，敝鏢行之人，俱皆來齊，林士佩問着勝爺的時候，自己也回頭看自己背後的人，看了看自己的查山寨主，在後面跟隨，那位查山寨主，面如白玉，身穿灰素的衣服，真是精神百倍，勝爺與林士佩說完了自己鏢行之人，俱已來齊的話，林士佩對着勝爺點了點頭，遂吩咐查山嘍卒道，打裏邊三道山口傳下山令，就說寨主有令，三道山口撓鈎手，二道山口長箭手，頭道山口削刀手，個個把住山口，對於鏢行之人，不許私自放走，如有鏢行之人出入者，須有本山腰牌，嘍兵護送，方許出入，若有私自放走鏢行之人，或者與鏢行之人，舊日親朋，循私違令，暗暗放走時，定按山規行事，碎尸萬斷，將首級掛在山口，林士佩吩咐完畢，回頭叫道，勝老英雄，您的人一位不缺吧，勝爺說道，不錯，不錯，一位不缺，林士佩面帶笑容，遂對勝老者說道，鏢行之人進了此山，大概來者容易，想要出此山中，許是有些費事吧，勝爺聽罷，對着林士佩撕銀髯哈哈大笑說道，林寨主，我勝英既來之則安之，如果是勝英怕出不去此山，大量着勝英還不來呢，林寨主你是沉不住氣哇，就算是龍潭虎穴，勝英何懼之有呢，林士佩

遂笑道，勝老達官，我跟你說的不過是玩笑話耳，二人說着話，仍舊往前走，並肩而行，越過前寨夠奔聚義廳，勝爺觀看，聚義廳內，並無一人，內設擺琴桌，對桌，月牙桌，六人桌，八仙桌，剃頭案，上面設擺古董玩物，奇珍異寶，上面懸掛黑地金字一塊大匾，上書羣英俱至，西廊下有一百四五十人，老少醜俊不一，俱是十字紮英雄帶，外罩大氅，林士佩背後尙有四十餘人，必然是也歸西廊下，共計二百來往的人數，東廊下一溜條板橙，並無一人，東廊下東北角有大六人棹一張，三面綉花園桌，上綉龍出水鳳離窩，圍花朵朵，西廊下面北角，有大六人棹一張，也是三面花園棹，勝爺觀看以畢，心中明白，這必是我與林士佩二人的主坐，此聚義廳寬闊廣大之甚，比今時大戲園子不小，林士佩說道，勝老明公，我聘約您來，俱是您的高朋賓客，在下說一句不好聽的話，在下即是本山的寨主，將您的賓朋請到此山，在下就算是主人，西敞廳來者，俱是本山的賓朋敝友，在下俱已安置在西敞廳了，您的高親貴友，現有東敞廳，在下早與您預備齊了，請將老達官您的人，俱都讓到東敞廳，大家一路勞乏也好歇息歇息，勝爺對林士佩道，如此多有屈尊您的高朋貴客了，林寨主說道，那裏話來，分所當然，語畢，遂將鏢行所來之人，向東場廳相讓，你道，東敞廳內中比戲園子尙大，寬闊已極，勝爺鏢行之人，來了八十餘位，要是進了東敞廳，大家連一少半地方，全都佔不過來，林士佩此時對勝爺說道，勝老達官，此次我將您貴行之人請到，沒有別的，朋友千個不爲多，請您給我將您鏢行的朋友介紹幾位

，我林士佩也好多認識幾位高明，勝爺聽罷，哈哈大笑，遂用手一指諸葛山真說道，道兄，道兄請過來，我給你老人家介紹一位朋友，這是蓮花峪林寨主林士佩，乃是南方的人物，武藝高強，南方屬其第一，壓倒一切的林寨主，人稱震八方者是也，又對林士佩說道，這是我師兄，複姓諸葛，雙名山真，蒙衆人抬愛，人稱聾啞仙師鐵牌道人，老道打稽首，口念無量佛，貧道指佛穿衣，賴佛吃飯，勝施主聘請，本不當再染紅塵，不得已前來打擾，勝爺抱拳說道，師弟請過來，這一位是我之師弟，千佛山真武頂廟裏出家，法名弼嶠，人稱紅蓮羅漢，又指着林士佩說道，這是震八方林寨主，二位多親多近，和尙打訊問，口念阿彌陀佛說道，貧僧乃獲罪於天無所禱也，應當我打掃寺院，敬唸佛經，勝施主約我前來，出家人萬不得已，來在高山打擾，林士佩說道，賞臉賜光，這是勝施主情面，在下寶勅跪門，還請不了來呢，勝爺又給林士佩介紹第三位，勝爺又說道，四弟請過來，這位是南七省壓倒一切厥屬第一震八方，林寨主號士佩，又對寨主說道，這是我四弟，姓李名剛號爲神刀將，二位要多親多近，又介紹第四位，叫道，丁賢弟請過來，與林寨主二位相見，這位乃是飛龍鎮紳董，鋪十八個把勢場丁桂芳丁紳董，二位彼此說了幾句外場話，勝爺又叫道，邱三弟，你請過來，林寨主這就是俠義莊的教師，姓邱名璉，綽號人稱入地崐崙，邱三爺是我師弟，又是我的盟弟，可惜他有眼無珠，不識好歹，收下義子，非姦女子卽淫婦人，採花之人高雙青，就是他義子螟蛉，染污我們之門戶，邱三爺聞聽，臉面發赤，

對林士佩道，見笑見笑，林士佩說道，邱老教師，說的那裏話來，常言說的却好，聖人不保其親族，師傅領進門，品行在自己，勝爺說道，就是我弟兄六位，餘下請寨主不必一一都介紹啦，您把有名的寨主，給我勝英介紹幾位，我也多認識幾位高明，林士佩說道，敵山之中，就是我弟兄三人，別人不必相見，遂說道，二弟請過來，這就是本山我之二弟，紫面胖官邱銳，他與高雙青八拜結交，我與高雙青素不相識，高雙青逃至我的敵山，我問你因何事這樣狼狽不堪，他用謊言對答，句句不實，我拿話從中一擠兌他，他這才說了實話，原來他在周家屯一案，探花逼姦，被勝老達官與丁紳董，二位看見，在樓窗外叫他，在下一聽，既有一案，再有探花殺命之案，俱是高雙青所做，我當時命我之衆寨主，將探花淫賊高雙青，要亂刃分尸，我二弟阻攔，他言說我懼怕勝老達官，不敢不殺高雙青，二弟你跟勝老達官見一見吧，勝爺聽罷，撕銀髯哈哈冷笑兩聲，說道，足下就是二寨主邱銳嗎，久仰大名，林士佩又叫道，三弟請過來，這是勝老明公，這是我之三弟，八背玉面小哪咤邱鈺，餘下不必再見了，皆因爲朋友太多，老達官多要原諒，請坐吃茶吧，林士佩這才回歸西廊下正坐，早有嘍卒獻過香茗，二位英雄先談古論今，然後武力對待，南北英雄會，才有一場血戰，談古論今者，先講論三墳五典，治世者有四位先賢，玄元黃帝請老彭，堯王訪舜舜請大禹，禹王讓湯，湯請伊尹，與周滅紂的姜尚，可嘆姜子牙，三生六死，與周朝打下了八百餘年天下，前四百年太平天下，乃是英明之主，後四百年君弱臣強，各

國逞雄，有五霸七雄鬧春秋，五霸者，齊桓公，晉文公，秦穆公，楚莊王，宋襄公，七雄者，七大國爭地盤，秦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、齊，戰國又有四位名帥起簡頗牧用軍最精，武安君白起，殺生百萬，王簡兵吞六國，李牧能戰，廉頗能守，王簡與始皇打爲一統華夷，始皇統一，四十餘年，又有楚漢爭雄，林士佩與勝爺又對答說話，秦家天下四十餘年，始皇南開五嶺，東填苦海，西趕高山，秦始皇專信神佛，求過長生不老之丹，未曾得着，始皇扶乩降轡問神，問秦家江山失於何人之手，焚香已畢，乩筆動轉，乩語上秦氏江山，喪於胡手，始皇才修萬里長城，那知胡乃始皇二子，胡亥是也，胡亥，尙且在年輕，乃一小童耳，後來楚漢爭雄，劉邦進咸陽，刀不血刃，霸王進咸陽，先殺始皇之孫，孩童子嬰，秦家金枝玉葉宗族不憤，霸王殺秦家宗族，兩千餘人，坑秦軍二十萬，殺得血流成河，火焚阿房宮二百里，焚燒傳國寶鼎九個，惟有一個，騰空而起，飛入海內，霸王焚其八個，可謂暴虐已極，又有出世奇才，韓張良，買劍三口，一口天子劍，一口宰相劍，韓元帥平秦滅楚，陳平六出奇計，才成爲東漢四百年的張子房，漢劉邦三尺劍，打下四百年天下，二百年就遭王莽劫篡，酒醜孝平皇帝，王莽殺劉八百戶，滅劉三千里，殺的金馬牛三姓不分，姓劉的多改爲姓金，逃走了孤兒劉秀劉文書，王莽派能臣畫惡人圖，黏貼在各官廳地界，有人拿着孤兒劉秀，千金之賞，封萬戶侯，一根頭髮一匹馬，一寸骨頭一寸金，眼睜睜大漢江山將要滅，又有高明三老，頭一位嚴光嚴子陵，第二位田歆力，第三位蔡壽翁，三母

者，姚期之母，岑彭之母，吳漢之母，重整漢業，漢光武中興，又二百年終於獻，後有臥龍先生諸葛亮，鳳雛龐統龐士元，徐庶等，又有五虎上將，關，張，趙，馬，黃，天命當終，司馬師的後人，司馬炎把東吳西蜀北魏一掃而平改爲大晉，晉文皇帝後來又起隋唐，老楊陵一對秋龍棒，隋煬帝納暑行舟，欺嫂殺兄，天下英雄羣起，羅成秦瓊，程咬金，茂恭，魏徵等，打下大唐一統天下，又談宋室年間，開基立業者趙太祖，興宋者，楊家將，高家將，到後來有鐵面無私的包公，胡家將，岳家父子，精忠保國，被奸相秦檜，在風波亭把岳家父子，鐵練纜尸皮麻拷，岳元帥父子，岳爺的姑爺張憲，一同掃西，宋末元初元順帝爲君不正，臣不忠，空有老太師脫脫孤立難成，老太師脫脫奏明元順帝，加一恩科，按藏十條絕戶計，要把天下反王煙塵盜寇，一網打盡，天不絕人，常遇春馬跳貢院牆，常遇春坐騎捲毛獅子一丈黑，在武科場，良駒戰馬撒了一泡尿，將地雷藥線澆溼，天下英雄要出城，老太師吩咐落下千金關，常遇春力托千金關，天下英雄，都打常遇春的兩胳膊底上逃走，衆英雄逃在蘆溝橋，脫脫太師派一家達主，手使青銅錘，堵住橋口，天下英雄，不能通過蘆溝橋，趕考的舉子之中，擲出興明一員老達官，姓吳名貞，別號童背猿猴，坐騎一匹粉白叫驢，達王坐騎賽鹿銀花豹，馬頭與驢頭一撞，雙錘雙插花，被吳貞一劍削三矢，達王的人頭，兩個錘頭，天下英雄撞過蘆溝橋，常遇春到良鄉，馬踏七十二座連營，開平者，常遇春胡大海，劉策者伯溫先生，文韜武略，徐元帥姓徐名達，字國顯，數百餘

陣打下南北兩京，八黑赴元，將元太子追到天現銅橋，定大明一統華夷，明朝十三帝，二百餘年，十三帝崇貞優柔不斷，不能用其臣宰，那時節反了闖王李自成，黎民百姓遭了塗炭，總兵吳三桂鑽刀山喝血酒，請清兵，太汗老佛爺九千歲多爾袞，在北京趕走闖王李自成，定爲大清國一統華夷，九千歲未登大寶，讓與阿哥順治，才爲一統天下，勝爺與林士佩對談良久，問一答一，問二答二，林士佩暗暗打量勝老者，真是博古通今，可謂當今武人之中錚錚者，勝爺暗暗贊成林寨主廣覽多讀，而且在南方綠林道中，首屈一指，可惜身爲綠林，佔山爲王，走入岐途殊爲可惜，二人談着話，連同綠林道中之人，及鏢行之人，聽的目瞪口呆，勝爺遂又說道，林寨主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，你我暢談多時，不過替古人饒舌，勝某此來不過爲的是多認識幾位朋友，二者求寨主將那高雙青賜與勝某，求寨主原諒直言之罪是幸，按我門戶的規矩，將他亂刀分尸，給黎民百姓除害，給綠林道除却害羣之馬，給被殺守節寡婦之家，以及長女被殺之家，兩家報仇，給那黃泉下的寡婦及長女雪恨，如此不但勝某感激寨主，就是生者死者，亦必感激寨主大德也，林士佩道，勝老達官，您看現在兩方的英雄，不下三百位之多，我就這樣將那高雙青獻與老達官嗎，勝爺道，寨主的高見，怎樣方能獻那高雙青呢，林士佩道，請您把出手的絕藝獻一獻，您三隻金鏢壓綠林，甩頭一子鎮住十三省，魚鱗紫金刀，縱橫天下，我西廊下，衆羣雄

久聞大名，沒見過高明的絕藝，如若俱都甘敗下風，慢說是獻那高雙青，就是蓮花峪，任足下開消分散，從此哈哈一笑，將我敵山一散，在所不惜，您如果贏不了衆羣雄，明公應當怎樣辦法，勝爺答道，既承林寨主及衆羣雄抬愛勝某，勝某敢不奉陪，現在備有馬匹在此，任憑林寨主你，及衆羣雄吩咐，馬上步下，勝某均能奉陪，十八路長傢伙，十八路短傢伙，馬上的，步下的，二十四路外伍傢伙，帶鈎的，帶刀的，帶翅的，代絨繩的，帶鎖練的，帶鵝眉針的，陸上則陸戰，水內則水戰，如果寨主及衆羣雄贏了勝英，打勝英一拳，踢勝英一脚，把勝英衣服撕一個口兒，那時勝英不但不要高雙青，勝英認罪服輸，將鏢行一千人衆帶回江蘇十三省總鏢局，我就此立給寨主一張字據，將十三省總鏢局一關門，從此南七省之道路，勝英當一塵不染，從此回歸故里鄭州，當隱姓埋名，不聞世事，世上算沒有勝英這麼一個朋友，林寨主你以為如何，林寨主說道，好好好，我們就會會高藝吧，勝爺說道，我久聞寨主英名，十二棵標槍，百發百中，三隻點穴鍼，專打金鐘罩，能破鐵布衫，一對陰陽雙劍，招術精妙絕倫，我可以當場比較，林士佩說道，很好，我當奉陪，林士佩甩大斃，問了問十二棵標槍，勒獅子絆，腰繫英雄帶，抬胳膊踢腿，沒有繃吊的地方，套挽手壓劍都，二刃雙劍離匣，勝爺甩大斃，問了問三隻金鏢，田頭一子，套挽手，壓刀把，魚鱗紫金刀離鞘，藍汪汪紫微微的魚鱗，尖長背厚，刃飛薄，勝爺一掀銀髻，由東往西一進步，林士佩二刃雙鋒雙劍，冷森森耀人眼，明煌煌透膽寒，利銳鋒霜快，

由西往東堪要進步，正在此時，二寨主邱銳，站起身形，遂說道，勝老明公，暫息雷霆之怒，又叫道，大寨主兄長，也莫發虎狼之威，您爲我交了無知的朋友，引起南北英雄會，二位身價重大，資格高尚，如其動手，必然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，因小節而傷大義，不必二位拚命爭持，勝老明公，我們敝山百十餘位寨主，春秋兩季，閑暇無事，以打獵爲樂，所得些奇禽異獸，寨子後西南角有獸圈一處，由頭年冬十月我們得了一隻八叉梅花鹿，此獸善能鬪虎，我們衆弟兄，以此物作樂，我家大寨主兄長，請木匠作得柵欄底盤，又製造三十六塊木頭柵欄，一丈高，八尺寬，把底盤在聚義廳前圈好，上好了木頭柵欄，將鹿籠拉在裏面，將柵欄圈好，連底盤帶柵欄一丈二高，將鹿由籠中放出，我們敝寨中之賓朋，以打鹿爲樂，今天以打鹿賭鬪輸贏，把圈圈好，將鹿放出籠來，木頭圈內寬闊，二十八丈方圓，你老人家鏢行的達官，下圈打鹿，三陣賭輸贏，如三陣將鹿打死，我們就獻出高雙青，你老人家樂意整理門戶規矩，將高雙青亂刃分尸，或樂意當時殺之，您樂意往那府那縣，我預備車輛，你老人家護着，我們給您送去，樂意叫我們守山寨，我們在此久居，如其不樂意叫我們佔此山寨，我們各歸故都，勝爺說道，很好，很好，您就此預備吧，三陣如其不能打鹿，我按前約實行，就算勝英甘拜下風，我隱居田里，邱銳二寨主，遂吩咐嘍卒，先上好木頭底盤，後搭三十六扇木頭柵欄，嘍卒不敢怠慢，遂奔那木頭柵欄屋中而去，來到木頭柵欄屋子，將大門落下兩扇，個個落環子，搬動底盤，那底盤乃是一丈寬二尺

高，猶如鐵牀的形式，下有鐵腿，可以插在地內，木頭柵欄一丈高，二尺寬厚，俱是卯對卯，筭對筭，上有鐵活管着，用螺絲上好，堅固異常，風颳人推，俱都不倒，二十八丈方圓，恰似那大演武場兒一般，寬綽豁亮異常，喫卒們人多勢衆，工夫不大，將那木頭底盤穩好，您道，大柵欄穩好之後，北面有一大門，兩邊鐵槽插筭，可以隨便關開，將那鹿籠拉進大柵欄內，將門一閉，然後人再進去將鹿放出，却說那匹鹿乃是頭一年冬月所得，山寨主將鹿得着以後，皆因鹿乃義獸，豈不聞鹿得草而鳴其羣嗎，故此鹿在山裏，雖然看見人他却不傷害人他反怕人，見着人他必跑，那一個鹿可有什麼難打的呢，他這鹿却不然，自從打了來的時，每逢喂他時候，却把那草裝在一個木頭人的肚腹之內，那木頭人肚內滿裝上青草之後，那木頭人肚子，作成了活動的，那鹿初次見人肚內有草，他還有不吃的意思，因為這鹿他不沾葷腥東西，已後將鹿餓的實在難忍了，那鹿却向木人的肚內去吃草，那鹿向木人肚內吃草慣了，可就不怕人啦，然後他們却將那木人的肚子口兒合上，裏頭裝着草，鹿見了木人，却拿他鹿角去撞那木人的肚子挑開了，久而久之，却給那木人穿上喫卒的破衣服，裏邊還是裝草，那鹿見了人，他也毫不懼怕了，却用鹿角仍就去挑開了那人的肚子，那鹿好吃肚內的青草，日子長了，那鹿可就見着人他就撞啦，皆因為他是在人的肚子裏吃草，他並不是害人，他爲的是撞開肚子好吃草兒，這就是山賊的陰惡，爲是放出那鹿來，教鏢行人打鹿，會武術的還把一個鹿放在心上嗎，豈知道這個鹿見了人，可

就紅了眼啦，必得將人的肚子撞開了爲止，這就是山賊要害鏢行之人，明着是打鹿三陣賭輸贏，暗着就是殺人不用刀，且說鹿圈俱已穩好，嘍卒五六十人，俱都拿着鈎鎖皮帶，來到鹿籠進前，那鹿籠乃一丈二長八尺寬，打造的如木車式，當中有門，可以關閉，那鹿在車中，可以隨意轉身，嘍卒們在前邊拉着，在後邊推着，將那鹿車拉至在鹿圈當中，放好以後，嘍卒們全出了鹿圈，二寨主邱銳，施展陸地飛騰之術，一丈二尺高的鹿圈，二寨主一縱身形，身輕如燕，竄至在鹿圈之內，二寨主來至在鹿車進前，用手開鎖頭，將那車的門嘩啦一聲響亮，用力拉開，您道，這個鹿可並不認識人，皆因他平日在人肚中吃草，他是見人用角就挑，又因爲南北英雄會，林士佩與勝爺定的五日之期，勝爺走後，林士佩就早早吩咐嘍卒們，由第二日起，就不給那鹿青草吃啦，這就是暗算鏢行之人，那鹿今天已經三天沒吃草啦，簡直餓的眼睛全都紅啦，所以二寨主邱銳，開開鹿車之門，遂趕緊跑至在鹿圈切近，一縱身跳出圈外，遂說道，衆位英雄，那位可以前去打鹿，大衆站起身形觀看，此鹿好比那鄉下的二號驢大小，一身的灰色毛，滿是白梅花兒，一角有八叉，在籠楞上擦的錚亮，由籠中縱出木圈以外，衆嘍卒包圍着柵欄，俱是手使大槍白蠟杆子鈎鏟套鎖，那鹿一恍八叉梅花角，四蹄踏開，在圈內來往打盤，二寨主邱銳說道，勝老明公，您派您鏢行之人打鹿吧，勝爺在東廊之下，面向南抱腕當胸，遂說道，那位可以前去打鹿，話言未了，內中閃出一位少年顴頭，面如白玉，一身藍縷綢短靠，說道，勝老伯父，小侄

男願往打鹿，勝爺一看，原來是趙謙，那趙謙乃東路鏢頭，人稱雙鋼將趙謙是也，勝爺說道，賢姪留神小心，趙謙說聲曉得，遂繃十字絆，勒英雄帶，問了問雙鋼，進圈打鹿，二寨主邱銳，說道，鏢頭且慢，我與勝老達官，有個交待，遂叫道，勝老達官，鹿乃義獸，鹿得草而鳴其羣，不吃人，不咬人，打鹿者，一位不行，再換一位，三陣賭輸贏，是以拳腳打鹿。您這位朋友，身帶兵器不能下圈。勝爺說道，咱們所言者，三陣打鹿，並沒有提使刀使槍，或使拳脚，即在衆朋友的面前，我勝英但得容人且容人，遂叫道，趙賢姪，你能以拳脚打鹿嗎，趙謙道，小姪對敷而已，趙謙說罷，遂將兵器由背後抽下，說道，那位受累，給我拿一會兒傢伙，傻小子金頭虎嚷道，趙哥們我給你拿着吧，你可要多留點神哪，那鹿兒可厲害，趙謙說聲曉得，遂轉身形，直奔木頭柵欄而來，嘍卒往兩旁一閃，趙謙擰身形，縱在上邊，左胳膊一膀，兩腿一順，縱在裏邊，此鹿善能鬥虎，四足甚快，見人進去，由南往北，四蹄翻開，趙謙年輕，未經過此陣，本打算鹿臨切進，再施展武學的招術。誰知此鹿行走如箭，往右邊一閃，未及閃開，八叉角正往趙謙的左脅梢挑去，此一挑力量甚大，趙謙躲閃不及，由趙謙左脅梢挑入，鹿角挑進脅梢半尺有餘，那鹿又往上一揚頭，就聽唳唳一聲響，將左脅條挑拆，頃刻之間，鮮血直流，趙謙躺在地下，哼了一聲，一命嗚呼。大衆英雄一看，趙謙已死，勝爺顏色一變，出其不意，自己說道，喝，傷了一位少年鏢頭，我此盟姪，如因保鏢喪命，倒是買賣規矩呀，我帶人家孩子，赴這南北英雄

會，叫人家孩子死於非命，他家中年邁的父母，綠鬢尚嬌妻，此人只二十三歲，可嘆他年輕喪命，因此勝爺擄髮，顏色一變，二寨主在旁叩首，勝老明公，此鹿橫骨插心，乃是野獸一隻，如果是我山中的寨主，跟您鏢行動手，也不好意思的傷你老人家的頭目，因為是野獸，你老人家多包含吧，單等南北英雄會，輸贏已畢，再請高僧高道，超度趙鏢頭的靈魂，勝爺聽罷，將銀髻一推，冷笑道，寨主你是雨後送傘，請僧道超度靈魂，並非保鏢護院之人，你們綠林道，也不能請僧道超渡靈魂。燒紙風颳了，念經和尚飽，只見活人奠酒，不見死人飲半滴，我盟姪趙謙怨他命短，我再請一位二陣，二寨主忙派嘍卒拿長把鈎竿子，將趙鏢頭死尸搭出來，勝爺同着大衆觀看，血淋淋死尸，搭着走了，林士佩遂說道，後寨花園，有過廳一所，內有五七口壽木，擇選上等的，把趙鏢頭成殮起來，勝爺再問，那一位朋友，二陣下圈打鹿，言還未了，閃出一位少年的鏢頭，黃白臉面，穿一身青短靠，背後一條竹節鋼鞭，原本是被鹿方才挑死的趙謙之盟兄，一心要給拜弟報仇，乃是西路鏢頭李助是也，退大斃，伸手撤去鋼鞭，忿忿道，那位受累給我拿一拿兵刃，紅旗李煜接過竹節單鞭，李助轉身，抬腿伸胳膊沒有綳吊的地方，來到木圈以前，衆嘍卒閃開身軀，起身往上一縱，胳膊一跨，順身跳入裏面，鹿在裏邊打盤，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，餓了幾天，方來下圈之人，撞破肚子，無草無料，這個又來了，大概有草有料，您道這個人哪，乃是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，俗語說的却好，經一番挫折，長一番閱歷，那李助一看，那鹿

過來了，李助暗道，適才我的拜弟，叫那鹿給挑死啦，我離那鹿遠遠的，我就閃身軀，等着叫他撞空了，我再用招數打他，單說李助心中打量已好，方一縱進柵欄內，那鹿就四蹄蹬開，猶如箭頭一般，直奔李助而來，李助未等鹿到身前，趕緊向旁邊一閃身軀，那鹿按足了勁，着實的一挑，却被李助閃過，您道，李助方才閃開，那鹿見人閃開，未等脚步站穩，却橫着一幌頭角，偏着又奔李助的軟脅梢去挑，那李助趕緊閃躲開了，這頭一撞脚步尚未站穩，冷不防橫着又是一角，李助這次可躲閃不及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橫着一角，却挑在李助軟脅上，只見紅光皆冒，鮮血淋漓，滿肚五臟流於地上，李助第二陣入圍打鹿，又死於非命，勝爺一看，復又一驚，心中說道，好橫的鹿，真比人的拳脚，快之百倍，勝爺心中暗想，那二寨主邱銳，對勝爺說道，這鹿乃是野獸，橫骨插心，要是我們山裏賓朋，就是項生三頭，勝長六臂，也絕不敢傷你老人家的鏢頭，請你老人家多多原諒吧，遂又吩咐嘍卒拿鈎竿子，將李鏢頭的死尸搭將出來，仍用上好的棺木盛殮，一俟南北英雄會已後，再請高僧高道，超度二位少鏢頭的靈魂，二寨主說畢，嘍卒們又用鈎竿子，將李助的死尸由柵欄之內，搭將出來，抬到後院花園子過廳，用棺木成殮去了，勝爺一見李助又死於非命，不覺又是萬分悲痛，勝爺心中暗想，爲我清理門戶，捉拿高雙青，引起來南北英雄會，爲甚麼叫旁人跟着遭劫呢，如果爲保鏢而死，那是買賣生意分所當然，人家本是吃的保鏢之飯，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，如今爲我與綠林道打賭，這一見面，打這們一

個鹿，就死兩位少年的鏢頭，將來人家的父母妻子問我，我是何言答對，這不過打鹿，少時要是肉搏血戰，刀槍齊舉，還不知要損傷多少人的性命呢，唉，有句俗語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，我這不是自尋苦惱嗎，既然是我自尋之苦，豁出我自己也就算完啦，何必多損傷旁人呢，勝爺想到這裏，自己又是恨，又是氣，恨的是邱三爺有眼無珠，不識賢愚好歹，收下這樣敗壞門戶的淫賊，氣的是傻小子賈明，天真爛漫，不知人情事態，到處惹禍，要不是賈明毆傷嘍卒，僵起火來，林士佩不至出這樣苦辣手段，暗害鏢行之人，勝爺悲惱交加，撕銀髯對着邱三爺，嘿嘿，冷笑兩聲，勝三爺這才甩大斃，摘下魚鱗紫金刀，脅下撒鏢囊，就要進圈打鹿，正在此時，只見勝爺背後一人，大聲喊喚，勝三大伯，別牛氣慢着，我有話跟你老人家說，勝爺回頭觀看，原來就是金頭虎傻小子賈明，並且傻小子那裏還咕噥着哪，勝三大伯，殺鷄焉用宰牛刀，有事小姪服其勞，勝爺看罷，遂對金頭虎賈明說道，你要下圈打鹿嗎，賈明說道，就憑這們一個鹿，還能勞動三大伯您的玉體嗎，勝爺道，明兒，須要小心，傻小子說道，不用小心咱爺們有造化就是不怕撞，勝爺說道，打鹿還用造化嗎，傻小子叫道，勝三大伯，你老人家不知道小姪兒有金鐘罩鐵布衫護身，十三套橫練工夫，刀槍不懼，難道說，還怕一個鹿角扎嗎，等到躲閃不及之時，叫他扎上，也就是肉皮上闖道白印兒就完啦，賈明說罷，對着勝三爺幌了幌冲天杵小辮，勝三爺看着傻小子，不覺轉怒爲喜，遂笑道，總要小心爲是，賈明說道，曉得，您道，這個傻小

子，這是真會冒壞，人家別人下圈打鹿，摘傢伙空着手進圈，這傻小子對着勝三爺說着話，由東場廳就往西直溜，可是背後那隻一字鑽鐵杵並未摘下來，這個傻小子原來是心裏有數，爲的是揸着兵器，溜到柵欄進前，擰身縱到裏面，摘下一字鑽鐵杵，照着那鹿一杵，不就完了事啦，您道，金頭虎會冒壞，嘿，還是針尖對上麥芒啦，自從金頭虎喊叫要打鹿的時候，那紫面判官邱銳，却早就看上他啦，知道賈明要打鹿去，却不摘下兵器，爲得是拿兵器打鹿，那金頭虎剛走到離着柵欄切近，那紫面判官邱銳，一個箭步由西過來，對着賈明說道，賈鏢頭，您要幹什麼，金頭虎對着二寨主，仰着臉兒說，我是真鏢頭，二寨主說道，我沒問你真的假的，你是要幹什麼，上那兒去，賈明說道，打鹿哇，二寨主說道，你怎麼不摘兵器呢，金頭虎賈明說道，喝，我怎麼忘了這手兒啦，二寨主說道，不錯，我早就給您想着哪，賈鏢頭摘下來吧，那賈明還是不懂的什麼叫面子，簡直滿不在乎，這才說道，誰給拿着傢伙呀，旁邊楊香五說道，我給你拿着，金頭虎說道，好好好，就是你拿着吧，金頭虎由背後，懶怠懶怠的將那隻一字鑽鐵杵摘下，遞給了楊香五，口中說道，看看咱們賈明有多大架子，未曾一出門，不管幹點什麼，總有當差的跟着，給咱們拿着零碎碎的，金頭虎在一旁念念叨叨，也沒有人理他，嘍卒們聽着，個個都是抿着嘴暗笑，也有低聲耳語的說，這個傻小子，多麼沒羞沒臊，打算哈巴着羅圈腿溜進鹿圈門帶着兵器要打鹿，咱們二寨主爺，還會吃這個虧嗎，不表嘍卒們，你言我語，且說金頭虎賈明，哈

吧着羅圈腿，恍惚着這冲天柞小辮，來到柵欄跟前，擰身往上用力一竄，這一竄不要緊，賈明這個樂兒可就大啦，皆因為金頭虎身子橫寬，又胖，肚子又大，那鹿圈一丈二尺高，他竄的時候，就有點胆怯，金頭虎賈明，心中說道，我有心打門裏進去，又說不出口來，就是說也是白費，一開門那鹿要是跑了呢，所以賈明用盡了平生膂力，往上躡去，這一躡還不錯，倒是躡上去啦，金頭虎本打算拿左胳膊一膀，膀住了然後往裏一順身，就跳到裏面去啦，那知道傻小子往上躡的時候，恐怕躡不上去，他把勁兒用猛啦，躡的高一點，還是過了頭啦，往下一落，打算抓住柵欄板牆子，可就來不及啦，恰巧把賈明給挾在柵欄板牆的空兒裏頭啦，這一挾把賈明還真給挾住啦，皆因為金頭虎肚子大，賈明被空兒挾住，一着急用手一搬柵欄板牆，用力一恍惚，只聽撲咚一聲響，腦袋向下，就栽倒鹿圈裏面啦，金頭虎奔鹿圈來的時候，嘴裏邊還窮叨念，管着那把守鹿圈嘍卒們，直叫小賊，嘍卒們同着大寨主林士佩，忍氣吞聲，挨了賈明的罵，誰也不敢言語，這一回賈明栽在鹿圈裏面，可就給嘍卒招了樂啦，也解了恨啦，賈明栽倒裏面，口中喊了一聲，他媽的倒霉，往上一躡，使過了勁啦，還挨了一下子摔，這回給小賊們，可解了恨啦，不說金頭虎嘴裏胡說，且說那鹿挑死了兩個人，都鮮血直流，腹破腸出，並沒有一點兒草料，那鹿已竟挨了三天餓啦，挑開兩個人肚子，連一口草料也沒吃着，急的那鹿在圈裏不住的登開四蹄，直道打盤旋，那鹿一見賈明，從板牆上跌將下來，肚子還是真大，那鹿以為裏頭必有草料啦，

那鹿卽由西邊往東而來，金頭虎是由東面上摔下去的，金頭虎對着那鹿說道，這回大概你可要倒了運啦，這回你犯了名諱啦，三國時鳳雛龐士元，死在落鳳坡，就是犯地名，我叫金頭虎，你是鹿，老虎專能降鹿，這回你的死期來到啦，列位那鹿在圈內打盤旋，跑的如同箭頭一般，還能容賈明說這些話嗎，不過賈明是由在柵欄上挾着的時候就說，口中不住的吶喊，一會兒叫鹿給撞上的時候，他還是直喊叫呢，賈明站起身軀，正在自己擰身上的塵土，那鹿卽由南面上登開四蹄而來，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，怎麼挑了兩個，也沒有草料呢，這個肚子大，大約準有草料，金頭虎叫道，鹿兒好小子，你不用搖頭恍腦，撇唇咧嘴，七又八又，帶着半份鬪鬪，鹿老二你可倒了運啦，犯了地名啦，晦氣背氣，帶喪氣，你叫小鹿，我乃金頭老虎，老虎吃鹿，老等着你，我告訴你鹿老二說，大將怕犯地名，金頭虎口中取笑，正在此時，那鹿一恍八又角，四蹄登開，急快無比，金頭虎實不如已死的兩個鏢頭快，皆因爲他是羅圈腿，又是個大肚子墜着，展眼間鹿角一到胸口上，鹿前勁太大，金頭虎閃躲不及，鹿角一沾皮肉，金頭虎往後一仰身，來個仰面朝天，栽倒塵埃，金頭虎急忙用雙手護住五官，此時鹿在圈內，跑到了北邊柵欄跟前，嘍卒們在圈外，用大竿子撓鈎套鎖，碰的叭叭亂響，那鹿轉身抹頭，又向南跑，金頭虎站起身軀，自己說道，真倒運前胸的衣服，被鹿角挑破，黑皮上開了半尺多長一個白道兒，剛換上幾天，衣服就壞啦，鹿在南邊，回頭觀看，連挑了三四個，並無一點草料，那意思是要回頭再撞他，賈明

說道，小子還回頭看哪，我在千佛山學藝之時，我師傅老和尚，在禪堂之中無事談論，言說這鹿有前勁沒後勁，金頭虎一幌冲天杵小辮，夠奔前去，那鹿方要回頭，金頭虎把兩條後腿攔住，賈明用盡平生的力量，往兩下一劈，那知鹿的筋骨皮肉堅固，未曾劈開，金頭虎用右腳往鹿襠裡一登，鹿由糞門之中，連血帶糞一齊冒出，皆因賈明別號，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，兩膀一幌，約有四五百斤的膂力，鹿已竟不能活了，賈明又攔住兩條鹿腿，又將那鹿抖將起來；冲着東面向上摔去，又將鹿抖將起來，頭朝西摔去，鹿也就在一二百斤重，金頭虎這麼一摔梅花鹿不要緊，原來是方磚鋪地，那鹿已竟七竅冒血兩條前腿登了幾登，那鹿可就嗚叫幾聲，被金頭虎將鹿摔死，此時西廊下羣雄一亂，只聽嗚叫聲音，好呀，梳冲天杵的小辮，力劈梅花鹿，好大力量，林士佩站起身形，遂說道，打鹿此公乃是賈明，金頭虎不知公字當麼講，林士佩乃是人物，要說打鹿是賈明，有點不大好聽，所以又加上一個公字，然而林士佩把話說連啦，鹿字底下又多加上一個公字，賈明不知公字何用，遂對林士佩說道，林寨主，公事我不含糊，嘍卒見鹿一死，將雙柵欄門打開，金頭虎由裏面出來，那面上與身上，全是鹿血鹿屎，面向西又說道，公事我不含糊呀，你們不服，咱們比較比較，除去他三個賊頭，這三位比不得，賈明就道這三位厲害，勝爺說道，賈明不要造次，退回來，賈明這才退回東敞廳，賈明對楊香五道，露臉不露臉，楊香五一樂，你是歪打正着，碰巧啦，賈明說道，楊香五小子，你怎麼不碰巧了呢，勝爺一看嘍卒七手

八脚，將死鹿搭往後院去了，又有嘍卒用黃沙土，將人的血跡合鹿的血跡埋好，勝爺說道，林寨主，第三陣我盟姪將鹿打死，寨主可能成全勝英，將高雙青獻出嗎，不是三陣賭輸贏嗎，林士佩未及答言，二寨主邱銳，接言說道，勝老達官，這算不輸不贏，要說您贏啦，鹿撞死您二位鏢頭，要說您輸啦，那個梳冲天杵小辮的，將鹿摔死，這爲不輸不贏，勝老達官，您說但得容人且容人，我請問一言，四條腿的走獸，是那一物厲害，勝爺說道，不獨我勝英，就是在位的高朋貴友，人人所知，獸中之王，則猛虎也，昔日東漢千歲劉秀，年七歲上被老丞相竇榮放出撞關，大刀蘇獻後面追趕，追到山坡以下，干將將要被獲，正在急難之間，一隻猛虎將劉千歲救去，才有膀虎登山，烏鴉引路，將漢劉秀救到白水村，隱姓埋名，後來有千歲起兵，走馬併南陽，漢光武中興，皆因救駕之功封爲他獸中之王，所以猛虎發威鎮山林，人所共知，走獸之中首領者猛虎也，邱銳說道，此言非也，俗語云，九狗生一獒，三虎出一豹，豹要長大，將虎一口咬死，叨起來就走，豹能食母，我們頭年冬至月，下大雪之時，得了一隻土豹，每日打獵回來，將飛禽走兔，用鐵叉往籠裏一遞，要不然一隻鹿腿拿鐵叉遞入籠內，連皮帶骨頭一齊嚼，如要大打獵之日，喂他牛羊肉，三四十斤，要他熟墊飢，現今有木柵欄圈仍然未動，打鹿之事，作爲罷論，咱們現在三陣打豹以賭輸贏，勝爺說道，寨主我有話在先，但得容人且容人，要三陣打了豹呢，還能反復嗎，二寨主邱銳說道，那就不能夠啦，勝爺說道，當着天下英雄，將話言明，下圈打

豹，拿着兵器嗎，二寨主說道，兵刃暗器隨便，勝爺說道，那豹現在何處，二寨主說道，也在籠內粧着呢，勝爺說道，既然如此，請將豹籠拉出來吧，二寨主吩咐嘍卒，把豹籠拉出來，嘍卒答應一聲，忙把豹籠拉至聚義廳前，由西廊而過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只聽西跨院，咕嚕嚕的山響，衆人拉着豹籠，約有二十餘名嘍卒，在前用鎖練皮條帶在前面拉着，後面二十名嘍卒推着，勝爺同衆英雄觀看，此籠寬有一丈二，長有兩丈有餘，四面籠楞，用鐵葉包裹，上邊釘着鐵帽圓釘，籠楞寬厚四寸，見楞見角，您道，此籠如若不包鐵葉，被豹吮嚙咬幾口就給咬斷啦，因爲鐵葉包裹，鐵帽釘釘着咬不動，下面四個木輪，比大車的車輪還大，外面鐵瓦，約有二寸餘厚，走在方磚地上，一個勁的亂響，柵欄門兩扇，開開了是一丈六尺寬，衆嘍卒將豹籠拉在木頭圈內，放在南面，將豹籠轉過籠門朝外，叫人好打豹，此時衆嘍卒將皮繩鎖練摘開安放停妥，出離了木頭圈，將雙柵欄一閉，然後用木栓上好，二寨主將嘍卒挑選一百餘名，多預備虎叉，將柵欄外邊包圍住，怕那豹由裏頭跑出來，虎叉專能降虎豹，林士佩叫道，二弟，你到裏面開籠放豹吧，二寨主在一旁佯作未聞，低頭不語，林士佩遂大聲說道，二弟，你進圈開籠呀，二寨主遂紅着紫臉面，向林士佩說道，大寨主兄長，我可不能去放豹，你再派別人去放吧，林士佩說道，咱們不開籠放豹，人家鏢行之人，怎麼進圈打豹呢，遂卽說道，那位去到裏面放豹呢，綠林道衆人聞聽，俱都默默無語，林士佩遂對勝爺笑說道，勝老明公，多叫您見笑，沒有別的，還得我自

去放豹，林士佩說畢，遂用大斃，繃十字英雄絆，伸胳膊動腿，沒有崩吊的地方，一個箭步，就有一丈多遠，一連三個箭步。用那燕子三抄水的工夫，將身縱至在木頭圈的切近；又用一個燕子鑽雲式，嗖，縱至木頭柵欄板牆之上，左手跨住板牆一順身，飄然而下，真是身輕如燕，落地無聲，恰如一團棉花，由高處落下一般，其快少有，您道，林士佩爲甚麼要用燕子三抄水的工夫呢，這就是同着鏢行的人，說句俗語，我是賣一手給大家看看，林士佩這一縱身形，旁邊衆人一看，個個俱都暗暗佩服林士佩的武藝，惟有諸葛道爺，對着勝爺說道：林寨主可謂少年的英雄也，就這二十幾歲的人，能將工夫練到這樣的純熟，真是天下罕有，錯非是童子工，這燕子三抄水，與那燕子鑽雲的工夫，那是絕不能行的，按現在咱們鏢行之人說，除非貧道與三弟你能夠燕子三抄水與那燕子鑽雲工夫，就是弼嶠四弟，他都辦不了，無怪乎人言，南七省屬其第一，真英雄也，道爺說到此處，遂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，後生可畏，勝爺也是暗暗贊成林士佩，對着諸葛道爺誇獎林士佩，連連點頭稱是，您道，這燕子三抄水跟燕子鑽雲的工夫，怎麼非童子工不行呢，皆因爲往前縱時，平常人會武藝的，他只可一縱，縱到地方，必得兩腿落地，那燕子三抄水往前縱時，頭一縱，縱出一丈多去，第二縱以腳墊腳，借着腳的勁再縱身形，那燕子鑽雲呢，是直着往空中拔勁，往上起的勁頭，完全在腰上，這宗工夫，非由童子時候學練不可，還得是天生來的骨力，所以林士佩今天當着天下衆英雄，把這宗工夫，顯耀顯耀，再者邱說怎麼不去開

豹籠呢，皆因爲那豹三天沒喂啦，一開籠門的時候，人要是稍微慢一點，那豹要撞出籠來，不用說是咬，一爪就把人要了命啦，紫面胖官邱銳是何等的奸詐，他那能上這宗當嗎，所以他臊的臉通紅，他還是不去開籠，且說那林士佩，由板牆飄身落下一個箭步縱到豹籠根前，右手提豹籠門上的條，左手拉着鐵環，那豹籠的門乃是鷄蛋粗的鐵條管着木頭籠門，籠門上鑲着鐵環，用鐵條串着，要是開籠門時，用手將鐵環提起，一手再抽鐵條，那門就不用人開，豹打裏面一撞將門撞開，就跑出來啦，林士佩一手拉着鐵環，一手拔定鐵條，只聽嘩啦一聲響，林士佩趕緊撤步轉身，一個箭步向北縱去，縱至柵欄牆根，仍用燕子鑽雲的工夫，縱至板牆之上，飄然而下，面不更色，氣不擁出，那豹在籠內時，看見人到丁跟前，惡狠狠向籠門撞去，林士佩一開籠門一轉身的時候，就聽籠門嘩啦一聲響，那豹撞出籠外，直奔木頭柵欄而來，此時外面的嘍卒們拿定虎叉白蠟杆子，敲動柵欄，外面要沒有人把守，沒有虎叉震着，那豹就可以打裏面躡出來，皆因一物降一物，虎叉這宗傢伙是專能降虎豹，虎豹看見他，就不敢前進，這豹在籠圈內出來一打盤，尾巴直抽地，將方磚地，抽的叭叭亂響，鏢行之人及衆羣雄看着，真是胆破魂飛，毛骨悚然，您道，有四句讚詞爲證，（此物生來頭似福，專吃高山斑斕虎，四爪登山尾攪土，萬獸之中豹爲主，）閑言少敘，書歸正文，且說林士佩出得圈來，走回西敵廳落坐，那邱銳遂對勝爺紅着紫臉面，說道，勝老明公，豹已經放出來啦，勝老明公請你老人家派人打豹吧，勝三爺答道，

自然派人，勝爺遂扭頭回頭，對鏢行衆位英雄說道，此物之猛，甚於猛虎，在深山中百獸懼怕，如要像打鹿的那宗本領千萬可別進圈，交朋友不盡忠義，對君王不盡忠，千萬不可勉強而爲，不但白白送了性命，而且滅却鏢行威風。勝爺話言未了，東敞廳有一人離坐答言，遂叫道，勝三叔，小侄男願欲進圈打豹，勝爺舉目觀看，此人原是明清八義，鎮九江屠燦得意的門生，雙刀將王玉成，勝爺遂對王玉成說道，賢姪留神小心，王玉成點頭答應，此人年紀約有二十餘歲，黃白的臉面，身穿品藍的短靠，青十字絆，勒着英雄帶，背後插雙刀，絳紫挽手，趁着燈籠穗，伏腰來在木頭柵欄圈外，衆嘍卒一閃身，王玉成擰身形，縱上柵欄，左胳膊一跨柵欄板，順身而下，那豹此時正在南面，見人由打北面進圈，豹遂轉身形，直對着雙刀將，前爪繃，後爪登，尾巴攪土，好似惡虎撲食勢，直奔雙刀將而來，有句俗語，虎跟貓學藝，豹與虎學藝，所以那豹行走跳躡，亦如猛虎一般，那王玉成年少英雄，武藝精強，素日之間，剛愎用事，他還將這豹放在心上嗎，豈知道大凡獸類，還是都有個心眼兒，比如貓拿老鼠的時候，那老鼠在穴門旁站着的時候，那貓見着老鼠，他却直奔那老鼠去，那貓必先向老鼠的穴門撲去，那貓一奔老鼠穴門奔去，那老鼠却無處跑了，然後那貓才再撲至老鼠跟前，用爪抓住呢，所以武術中的名詞，有貓躡，狗閃，免滾，鷹翻，種種的架勢，比如人要是用棍打狗，一棍打去，看看那棍落在狗的身上啦，那狗却輕輕的一閃，棍必落空了，這就是獸類的，天然一宗恰妙的地方，且說那豹用惡

虎撲食的勢兒撲來，距離着王玉成有兩丈遠的時候，那王玉成遂亮出雙刀，使了個雙裹花的勢子，護住自己身形，看看那豹來至切近，王玉成一閃身形，那豹遂撲了一個空，那豹這一撲空，噌的一聲，四爪繃住，却紋絲而不動；那王玉成當時閃開身形，一見那豹四爪繃住，遂就着雙裹花的勢子，一順雙鋒，對着那豹前半身刺去，那豹見雙刀齊下，並不躲閃，那豹反倒往前一伏身，前爪緊跟着豎起，王玉成的雙刀未及到地，那豹的兩爪已經直奔王玉成的手腕抓去，此獸力量甚大，王玉成見勢不好，趕緊往後倒退兩步，此時豹的雙爪，業已將王玉成的雙刀一齊繃出，那豹爪登山掘地，猶如鐵爪一般，人的筋骨皮肉，那能搪得住呢，王玉成當時將雙刀撒手，只聽噲啞啞一聲響亮，雙刀落地，往後倒退兩步，抹頭要跑，那豹就着勁一口咬去，上嘴又咬定前胸脯，下嘴又咬定後胸脯，吼了兩聲，渾身上下的皮毛倒豎，好似那貓兒得着耗子一般，咬定王玉成，遂直奔南邊豹籠跑去，來至豹籠西面，一張口人落塵埃，抬前爪蹭蹭就是兩爪，將王玉成的鞋襪腿帶底衣扯去，連皮帶骨一齊咬，照定王玉成的下半身吃起來，可惜一位少年的英雄，正在血氣方剛之際，死於非命，此時勝三爺在柵欄外，東敵廳站起身形，看的明明白白，及至那豹由雙刀將王玉成下半身，一口一口，連皮帶骨嚼的那聲音，柵欄外的嘍卒們及東西兩廳下的衆英雄，看着莫不面帶悲容，惟獨勝三爺，此時心中如同萬把鋼鋒刺在心頭一般，遂急忙撩起英雄鬚，掩住自己臉面，不忍觀看，勝爺爲什麼對於王玉成之死於非命，却這種的悲傷呢，原來

這王玉成，更比不了趙謙李勛二位鏢頭，那趙謙李勛乃本鏢行鏢頭，雖然是死於非命，還是鏢行之人，南北英雄會要戰敗了，鏢行之人的榮辱，當鏢頭的多少還算有點關係，惟獨這雙刀將王玉成，他並不是十三省總鏢行之人，那王玉成本是由九江去到江蘇拜望朋友，來到十三省總鏢局，順便看看望鏢行的朋友，當時鏢行中的人遂將王玉成給留在十三省總鏢行裏小住幾天，爲的是朋友們在一塊兒盤桓盤桓，那王玉成可就在十三省總鏢局裏住下啦，恰恰南北英雄會，王玉成正趕上，一定要跟着赴南北英雄會，所以當時王玉成之死，勝三爺又是悲痛，又是後悔，悲痛的是武術方學成了的時候，未見日光月光，死於非命，後悔的是南北英雄會，正叫王玉成趕上，那時有心不叫他下圈打豹，同着衆人之下，豈不是叫王玉成臉上掛不住嗎，當時王玉成却死於非命，日後怎對的起大拜兄鎮九江屠燦，將來見着大拜兄的時候，屠大爺要是問到我勝英幾句，叫我勝英跟屠大爺何言答對，勝三爺想到此處，自己遂暗中說道：打鹿打豹，連傷三位，我若再請別位，大概也是白白送了性命，此時那豹在木圈中，吃着雙刀將王玉成，已竟由脚上吃過磕膝蓋了，只見血水淋淋，染紅了方磚地一大塊，勝爺悲痛之際，並不言語，自己主意打定，遂門大喘，壓魚鱗紫金刀，問了問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剛要進圈打豹，耳輪中只聽得一聲喊叫，勝三大伯，打豹不是你老人家的事，殺鷄焉用宰牛刀，還是娃男服其勞，勝爺回頭觀看，原來又是傻小子金頭虎賈明，勝爺說道，明兒此物可實在是厲害，傻小字答道，不要緊，您看我師傅

老和尚，教給我高招啦，傻小子遂抬起一隻腳，給勝爺觀看，書中暗表金頭虎賈明，他穿的這雙靴子，名叫九環劍靴，專踢金鐘罩，鐵布衫，這種靴子兩幫上，一面有四個鐵環子，當中一個鐵環子，名為九環劍靴，要是與對方動手的時候，雙腳踢出去，那當中鐵環內出來一隻劍。這鐵環與劍可是在靴子裏面暗藏着，人並不看見，如要踢上物件，就是那鐵板，可以踢進去三四分去，所以這宗東西在暗器中，最厲害無比，故此金頭虎賈明抬起腿來給勝爺看，勝爺一看傻小子的腳，勝爺可就明白啦，原來賈明穿着九環劍靴呢，勝爺說道，明兒千萬可要小心，金頭虎對勝爺又說道，你老人家放心，不要緊，我如果要打不了那豹，叫豹把我吃了，不是才第二陣嗎，第三陣您在下圈打豹，還不晚呢，再者小娃到在圈裏，要是打不了豹，叫豹將我按在地下，吃我的時候，我有金鐘罩護身，我拿手把臉面護住了，我就喊和尚師傅，勝三大伯快救小娃男啊，那時節您跟我師傅再去救我，不是還能將我救出來嗎，勝爺說道，等到那時豈不就晚了，還是多要留神小心，千萬不可大意了。此物不比他獸，此物善能吃虎，在深山中百獸畏懼，金頭虎說道，娃兒知道啦，咱爺們有造化，金頭虎說罷，這才向楊香五要傢伙，對楊香五說道，我方才劈了鹿，你說我是碰巧啦，這回我要打死了豹，那就不是碰巧啦，楊香五也不理他，將那一字鑽鐵杵，遞給了傻小子，金頭虎接過兵器，勒了勒英雄帶，繃了繃獅子絆，伸伸胳膊，踢了踢腿，沒繃吊的地方，金頭虎這才由北面夠奔柵欄圈而來，他哈巴着羅圈腿，假意的離啦歪斜，來至柵

欄切近，對着那保護柵欄圈的嘍卒說道，小賊們還不閃開，你們不知道金頭虎來了嗎，那嘍卒們一個個看見賈明，俱各牙根咬碎，恨入骨髓，嘍卒們心中說道，要不是這個傻東西，怎麼會引起南北英雄會來，這回這小子進圈打豹，好歹叫豹給吃了吧，好給大家解解恨，不言嘍卒們胡思亂想，且說金頭虎賈明，來到柵欄跟前，嘍卒們讓開一條道，金頭虎自說道，這回可別使過了勁啦，再用過了勁，叫柵欄再要給挾住了，摔倒裏面，又給小賊們解了恨招了樂啦，金頭虎口中叨念着，遂往上一縱身形，這一下子，恰恰又縱過了勁啦，金頭虎心中着急，恐怕柵欄板牆挾住，那知又來了個外甥打燈籠照舅。（舊與舅同音）又將金頭虎栽到裏面，此時那豹在柵欄裏正吃着王玉成呢，已經吃過磕膝蓋了，那豹一見金頭虎賈明，由柵欄上跌了下來，那豹對着賈明一呲牙，哼了一聲，金頭虎由地下爬起來，遂對着豹叫道，啊，豹老二，你還吃人哪，啊，你別吃啦，這回該着你倒運啦，金頭虎嘴裏喊着，哈巴着羅圈腿，奔着那豹往前走，豹在籠後吃着人，見着金頭虎直往前湊合，那豹遂大吼了兩聲，把王玉成給扔下，四條腿登開，尾巴捲地，抽的方磚地叭叭直響，對着金頭虎賈明撞來，金頭虎那有死了王玉成身法快呢，見豹來的非常之猛，想要躲閃，已經來不及啦，那豹此時已經來至金頭虎胸前，嚕的一聲響，對着金頭虎胸前就是一爪，皆因為賈明身量矮，那豹一揚爪，正抓在金頭虎胸口上，金頭虎被豹這一抓，外帶着撞勁，金頭虎一仰身，可就栽倒啦，金頭虎栽倒在地，趕緊用手護住了臉面，那豹可就由打金頭虎

身上走過去啦，金頭虎翻起身來，自己往胸前一看，說道，這可真倒運，黑肉皮上又闖了五條白印，這個東西怎麼這們大的勁呢，大概這回我賈明要幹，許要歸位吧，不說金頭虎嘴裏亂嚙，且說那豹將金頭虎撞倒，由賈明身上踏過去，跳到北面柵欄，外邊的嘍卒虎又碰定柵欄，噹啷啷的響亮，那豹又抹頭往南，轉身又回來，奔金頭虎又是惡虎撲食的撞來，賈明看着豹對自己撞來，賈明心中道，頭一下子，將我撞的腦袋直發暈，這一回再要撞上，我可就玩完啦，沒有別的，我就是剩了一招啦，用上行啦，用不上我就得死在豹的口內，那時節我再喊救人，等到我勝三大爺與和尚師傅進來，大概我就跟王玉成作伴去啦，您道，金頭虎是那一招呢，原來就是那九環劍靴，這九環劍靴，本是童子工，金頭虎在千佛寺真武頂學習這一招的時候，淨斛斗栽了，足有三千六百個，原來這種九環劍靴，往上踢的時候，乃是雙足齊起，完全是腰上的勁兒，雙足踢起來時候，必得指那兒踢那兒，要是踢準了，可就用上啦，如果要踢不準，一下踢空了，自己立時跌倒，豈不叫豹給按倒在地上嗎，所以金頭虎說道，就有一招了，列位，那豹來至賈明近前，金頭虎早就籌準了勁兒啦，對着那豹的雙睛，一抬陰陽童子腿雙足齊舉，奔着雙睛踢去，那豹的雙睛正中九環劍靴，豹連眼珠帶血流將出來，金頭虎往後倒退兩步，幾乎摔個大仰頭，金頭虎往旁邊又一閃身，那隻瞎豹咕咚一聲撞在北面柵欄上，外邊的嘍卒們用虎叉白蠟杆一陣亂打，豹又轉身頭朝南，賈明此時在東邊站着，豹由北往東南瞎着二目跑去，金頭虎悄悄的順

着豹尾後一追，追至近前，在豹尾後膊，一伸手抓住黑不黑灰不灰的豹毛，那豹用尾巴一捲，叭的一聲，金頭虎又找了一個樂子，這一尾巴竟將賈明打出足有八九尺遠，摔的俊英雄直喊叫，好大力量，我的媽呀，錯非是我，要是別人就這一尾巴，准得去見閻王爺去，我的腦袋還直發暈呢，此時那豹瞎着二目，疼痛難忍，尾巴不住叭叭的直攪地，方磚亂響，在圈中亦不知東西南北了，一路瞎撞，金頭虎又站起身形，追上前去，那豹正在往南跑的時候，金頭虎由豹東邊，左手一捋住豹脖頸上的毛，右腿一抬，縱上豹脊背去，檔口一合勁，那豹一回頭咬他，金頭虎忙鬆了右手，又用左手將那豹右耳朵捋住，右手抽出一字鎗鐵杵，豹頭也回不過來啦，此時賈明的右手，可把一字鎗鐵杵亮出來啦，此時金頭虎可放了心了，左手抓着豹的耳朵，右手執定鎗鐵杵，兩腿一合勁，金頭虎可就賣開撇邪啦，遂對着外面喊道，楊香五，臭豆腐，你們看看，有一個趙公明騎老虎，金頭虎賈明騎豹，楊香五小子，這回我又是碰巧了嗎，金頭虎口中喊着，遂運足了生平的膂力，揚起一字鎗鐵杵，照定那豹的天靈蓋，叭一聲響亮，這一杵下去，那豹的天靈蓋已經砸碎了，金頭虎連着叭叭又是兩杵，那豹疼痛難挨往前一栽，冷不防將金頭虎由豹身上摔下來了，約有七八尺遠，金頭虎趕緊站起身軀，雙手抱定鎗鐵杵，用盡平生的膂力，叭叭一連又是二十餘杵，將豹頭打破，只見那豹腦漿崩流，血濺一片，豹的四條腿登了幾登，尾巴攪的方磚地叭叭亂響，吼叫了幾聲，此時兩廡羣雄一陣吶喊道，梳冲天杵的，力劈梅花鹿呀，又將豹

打死啦，金頭虎賈明此次在蓮花峪，鎮住羣雄，到後來賈明打鹿打豹的威名，驚動南北，揚名天下，暫且不表，嘍卒們將柵欄門開開，金頭虎一身的血跡，由柵欄裏哈巴着羅圈腿，走了出來。兩廊下羣雄，無不喝彩，打豹者又是賈明賈鏢頭也，金頭虎對着西廊下衆羣雄說道，不錯是我，你們那位不服，咱們比試比試，可有一宗，除去這三位賊頭不行，方說至此，勝三爺說道，賈明不要胡說，還不退回來，賈明這才退歸東敞廳，對着楊香五說道，這回也是碰巧啦，打鹿打豹全是碰嗎，楊香五對着賈明直樂，也不理他，傻小子是洋洋得意，樂的直恍悠冲天杵，勝爺遂問林寨主道，我們兩陣將豹打死，寨主可將高雙青獻出來嗎，林寨主對着勝爺低頭不語，皆因爲當着天下英雄，不好說了不算，林士佩低頭不語白臉臊的通紅，正在此時，二寨主邱銳，愁着紫黑的臉面，站起身軀，對勝爺說道，勝老達官，這算不輸不贏，勝爺聞聽，撕髯冷笑，對邱銳說道，邱寨主，不是三陣打豹嗎，我們兩陣將豹打死，怎麼叫不輸不贏呢，我勝英不懂人情世態，請您將不輸不贏的理由說與勝某聽聽，邱銳說道，我攔您清談，我們大寨主，請您原本是英雄會，憑勝老達官一蹶脚，天下亂顛，揚名四海天下皆聞，這是英雄會，並不是走獸會，憑您能同橫骨插心披毛帶掌的走獸賭輸贏嗎，這原本人跟人賭輸贏啊，請問勝老達官，我背後這一宗物件，您可曉得嗎，勝爺笑道，那乃是喪門螺絲棍，邱銳說道，實不相瞞，我大寨主兄長，並不認識高雙青，那高雙青原本與我邱某是盟兄弟，勝老達官，你欲要此人不難，你能的贏了我這

對兵刃，我們將高雙青獻出來，如贏不了喪門螺絲棍，勝老達官，來者容易，去者難，就怕邱某雙棍下無情，勝爺說道，邱寨主你不要耀武揚威的，你不是姓勝的敵手，邱銳說道，你不要倚老賣老，拉上線看活，勝爺叫道，邱寨主，你喪門螺絲棍不落於地，我不姓勝，邱銳說着話，抽出雙棍，進步恍棍，對着勝爺就打，勝爺撤步閃開雙棍，邱銳雙棍又對着勝爺華蓋穴點去，勝爺又將身形閃開，雙棍落空，復又使了一招玉帶圍腰，直奔勝爺的二脅梢下去，勝爺雙腳點地，縱起足有六尺多高，又一閃身軀，縱出六尺多遠，勝爺對邱銳說道，二寨主，勝某這是讓你三招，再要動手，我要得罪寨主了，邱銳說道，寨主何用你相讓，說着話，雙棍又奔勝爺二肩頭打去，勝爺魚鱗紫金刀，這才還招，刀棍並舉，勝老者單刀破雙棍，戰至三十餘個回合，雙棍並舉一點胸前二掛脅，勝爺一閃身，順着雙棍用魚鱗紫金刀一撿邱銳雙腕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魚鱗紫金刀堪堪要剝在邱銳胳膊肘之上，大寨主林士佩，三寨主邱鈺，旁觀者清，心說二寨主雙手必然斷落，看着魚鱗紫金刀離着二寨主胳膊五七寸遠時，只見勝爺一偏刀，魚鱗紫金刀，對着邱銳兩個胳膊拍去，只見邱銳胳膊立時凸起一指餘高，二寨主疼痛難忍，急忙一撒手雙棍落地，勝爺遂手一刀，直奔邱銳頭頂砍去，刀刃已近壯帽，邱銳一看，勝爺的刀已經到了跟前啦，邱銳想要閃躲，也來不及啦，此時邱銳倒想開啦，也顧不的發壞啦，惟有閉目等死而已，那知勝爺翻將魚鱗紫金刀抽回，二寨主一聲吶喊，勝英我與你誓不兩立，轉身形往南配廳外，兵刃架子前，

黑兵刀架子之上擺着十八般大兵刃，二寨主提起一條大白蠟杆子，轉身由南面翻回來，與勝爺再比較勝敗，勝爺暗想，他乃是此山二寨主，叫我給破了他的雙棍，臉面上當然不掛，要再找個場面，我看他大杆子招數如何，您道，那大杆子乃百兵之祖，邱銳這一抄起大蠟杆子，拚着命一遞招，邱銳用的是進手招十手，划、拿、崩、扒、壓，批、砸、蓋，挑，扎，對着勝爺一招連着一招，勝爺魚鱗紫金刀上下翻飛，勝爺這口魚鱗紫金刀，恰似寶刀一般，專尅青白蠟杆子，容賊人使過招數十餘手，那邱銳大杆子又奔勝爺的咽喉點去，勝爺往旁一閃，在大杆子上用力一削，將杆子削去了二尺餘長，那梢杆是細的，削去二尺餘長，就顛不圓啦，邱銳一撤身，又一反手奔勝爺挑去，勝爺的刀此時在懷中，懷中抱月的式子，正等邱銳這手哪，那大杆子來到勝爺面前，勝爺一閃身形，向前一進步，用刀對着大杆子砍去，哧的一聲響亮，將杆子又削落地下一尺餘長，賊人又趕緊抽身，此時那白蠟杆子，可就成了木棍長短啦，賊人又用潑風十八打莊稼六棍，對着勝爺一根緊跟着一棍打去，賊人的白蠟杆子，又被勝爺給削成兩截，削的那大杆子剩了三尺餘長，勝爺道，二寨主算了吧，別不自愛啦，邱銳聞聽，勃然大怒，遂一抖手，照定勝爺撒手打去，勝爺一閃身軀，用刀背往外一磕，杆子已落塵埃，勝爺又說道，二寨主算了吧，勝爺說罷，急往後一退，站在聚義廳明柱前，二寨主抹頭往南走去，勝爺心中以為他是敗陣，向南走去，未及防備，那知賊人反背就是一鏢，直奔勝爺面門打來，勝爺忙一低頭，急用縮頂藏頭法

，將鴉尾巾絨穿了兩開，就聽澎的一聲，將明柱打入一寸有餘，這一鏢要打在勝爺的面門上，焉有勝爺的命在呢，當時勝爺大怒說道、我但得容人且容人，誰容我呀，難道說他們綠林道是人命，我們鏢行之人，就不是父精母血嗎，我要不傷邱銳，我對的過死去的三個盟侄，趙謙李助王玉成嗎、這個戰場不殺人也鎮不住，勝爺想至此處，遂叫道，邱銳別走，勝英進步背後一刀扎去、賊人往旁一閃，書中暗表，勝爺背後這一刀、本是假的，容邱銳這一閃之際、勝爺再翻手一刀，挾肩帶背，筋骨皮肉、迎鋒而過，外號就叫黃瓜拌大蔥，大斜磕，勝爺緊跟着一坐腰，向圈外一縱身，縱出五七尺遠，抬起腿來，在靴底下急忙擦了擦魚鱗紫金刀，對着西敞廳衆羣雄說道，衆位寨主、我勝英可讓之再三，實不得已而爲之，這才傷了二寨主，此時林士佩心中暗道 邱三弟，你是擠兌勝英太甚啦，人家讓之再三，再三、你的傢伙落地，就算輸啦，勝英的刀眼看着削了你的雙腕，你就該說幾句場面話退下來、不算完啦，唉，有句俗語、不能醒悟於機先，徒至痛悔於事後，末了鬧的身首異處，死或輕於鴻毛，死或重於泰山，二弟呀，你死的值嗎，爲一個探花賊，竟鬧出了這些條人命、那探花淫賊來在蓮花峪之時，愚兄欲將他亂刃分尸，你無故僥倖，再說人家勝英捉拿探花賊名正言順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咱們雖然佔山爲寇、難道不講究天理嗎，事到如今，再獻高雙青吧，二弟，愚兄怎對的起你的英靈，欲待不獻高雙青吧，事到如今、勝英豈能善罷干休，不表林士佩心中難道，暗中滿怨二寨主邱銳，且說那三寨

主邱鈺，一見兄長死於魚鱗紫金刀下，不由的無名火起，腦筋繃起多高，一聲喊叫嚷卒們，看過我的釘釘亮銀狼牙棒，內中有兩個嘍卒，將狼牙棒遞過，三寨主見大驚，繃了繃十字英雄絆，伸伸胳膊，遞遞腿，接過了釘釘亮銀狼牙棒；對着勝爺說道，勝老者，邱某要與兄長報仇，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天地間有姓勝的，沒有姓邱的，有姓邱的，沒有姓勝的，勝爺聞聽，哈哈大笑道，三寨主你可眼見耳聞，我姓勝的這口魚鱗紫金刀，我姓勝的也久慕大寨主林士佩，三寨主你均是當時的英雄，二寨主邱銳，乃是星星跟着月光走，借着二位之光，在南七省略有個名譽，因他不識好歹，倒行逆施，收留淫賊，僵起南北英雄會，今二寨主死於非命者，乃天理難容，非我勝某意狠心毒，我勝英讓二寨主三招之後，才與他略事週旋，動起手來，勝英猶有不忍之心，不願傷害人命，如果要傷害他，豈容他幾十個回合嗎，雖然容他數十餘個回合，他仍然一味蠻橫，然後勝某以為他敗陣而走，勝某並不追趕，認他逃走，不算完了嗎，豈知勝英滿腔仁德之心，反倒招出二寨主一鏢來，這一鏢幾乎斷送了勝某之命，竟將鴉尾巾絨，一鏢分為兩開，由此看來，勝英無論容讓至何時，二寨主絕不能知足而退，言歸於好，以獻高雙青那淫賊，所以勝某實迫於不得已，才傷他性命，現在天下英雄齊集蓮花峪，不下三百餘位，我勝某如果有一點不夠朋友的地方，大家如指點出來，勝某枉活六十餘年，三寨主咱們無仇無隙，更無嫌怨，你要再思再想，難道說綠林道是人，我們鏢行就不是人嗎，打鹿打豹，三陣賭輸贏，斷送了鏢行

三位年少的鏢頭，二寨主他竟以強詞奪理，在衆人跟前，腆着臉硬說不輸不贏，而且開口傷人，甚麼走獸會等等不堪入耳之言。邱三寨主，你乃高明人物，你要三思而後行，以免殺人流血。姓勝的刀快不傷好人，忠臣孝子，人人所敬，姓勝的此來，爲得是會一會天下英雄，多認識朋友，不是爲殺人來的，爲的是與那貞節烈婦報仇，爲的是給本門除去敗壞門風的淫賊，爲的是給綠林道，除去害羣之馬，三寨主如抬愛勝某，釘釘亮銀狼牙棒，請向勝某致命之處來打；一棒傷了勝某之命，那是勝某學藝不到，經師不高，英雄難免刀下死，大將難免陣前亡，可有一宗，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蒼天有眼，絕不護佑作惡之人，想我勝英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鏢，逞頭一子，自出世以來，保護的是九烈三貞，忠臣義士，不欺孤不凌寡，走遍天下，順天理近人情，不分親疏遠近，惡者誅，強者殺，替天行道，保護孤寡，不敢說是濟困扶危，大概三寨主你也有個耳聞，明清八義，替天行道。我八弟與勝英情同手足，只爲殺了賊官之後，我八弟年輕不知好歹，那賊官之妾，苦苦哀求，我八弟一時將事作錯，收之爲妾，此事乃是賊官之妾，苦苦哀求，願欲與我八弟結爲夫婦，我三弟邱璉將此事報告於我，我想明清八義，海誓山盟，共同成其義舉，半路途中出了這宗敗壞門風之舉，未曾正己，焉能正人，我竟將我八弟送命於金鏢之下，此事量寨主必有所聞，我勝英絕非虛語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，三寨主在此英年，奮發有日，耀祖光宗亦人也，罵名千載亦人也，三寨主如能容納勝英之言，還是不動手者爲是。

，從此回歸故里，合家團聚，得享人生之樂，佔山爲寇，殺人流血，豈能得好下場哉，邱銳二寨主之死，乃是背天理，逆人情，死有餘辜，雖爲同胞手足，而賢者愚者不一，一母生九子，子子各別，雖然俗語，大有深意，不是勝某饒舌，勝某看三寨主你面帶忠厚，一團和氣，不像令兄面帶奸詐口是心非，魚鱗紫金刀，實不欲傷三寨主耳，勝爺對三寨主邱鈺說話時，東西兩敞廳下，綠林道及鏢行之人，真是鴉雀無聲，俯首敬聽，有那秉性忠厚的綠林道之人，交頭接耳，俱說二寨主自尋死路，勝老達官讓之再三，二寨主不知自愛，人家愈讓他，他翻用暗器傷人家，真是不怨勝老達官，二寨主太反復無常了，列位，有句俗語，理字誰也拈不過去，那一行中都有好人，身爲盜寇的也有的是好人，勝三爺與二寨主邱銳動手的時候，衆目之下，全是武術家，人家都看的明白，這就叫道路不平旁人勸，不言衆人交頭接耳，且說三寨主邱鈺，對着勝爺說道，勝老達官，您是忠厚長者，我邱鈺心中也沒壘着壞，我兄長與高雙青是八拜之交，來到小山保護是應當的，您一者清理門戶，二者是給被強姦含冤的婦女報仇，各有各人的志向，我兄長也不是應該死的，總而言之，怨他學藝不高，經師不到，父兄之仇絕無不報之理，勝老達官你的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鏢，鎗頭一子，如要動起手來的時候，不向邱某要害來打，邱某絕不知情，你說你的刀不過點到而已，那是以嘴壓人，邱某盼望你向要命之處下手，你才是邱某的知己者，邱某爲兄報仇，雖然死於你手，邱某死的名正言順，邱某的釘釘亮銀狼牙棒，就知道報的是父兄

之仇，邱某絕不會伶牙利齒，以大言欺人，邱鈺說着好話，恍起手中的兵器，向前照定勝三爺打去，這宗兵器前文已經表過，不再重提，勝爺一連又讓過三招，邱鈺遂大聲叫道，勝老者你爲何不亮兵器，你亮出兵器能將你三寨主傷害了，那才算英雄呢，勝爺說道，三寨主你有所不知，勝某每與賓朋動手，向來先讓三招，三寨主仍是一棒緊跟着一棒，勝爺閃轉騰挪，身輕如羽，落地無聲，三寨主恨不得一下子，結果了勝爺性命，上下翻飛，刻不容緩，勝爺讓過三招之後，抽出魚鱗紫金刀，這才急架相還，您道，這個釘釘亮銀狼牙棒這宗兵刃，是專尅單刀，花槍，蠟杆子，撓鈎套鎖，要動手的時候，對方的兵刃要是碰在釘釘亮銀狼牙棒上，準得磕出去無疑，勝爺的刀，一邊動着手，一邊還得留着神，別說是輸了招術，要是叫棒給磕在刀上，這一世的英名，就算完啦，那三寨主的棒法，還真是精妙絕倫，邱鈺與勝爺戰至四十餘個回合，勝爺的魚鱗紫金刀，只有虛割虛砍，並未用那進手招法，勝爺在與三寨主動手的時候，一看三寨主這對釘釘亮銀狼牙棒，還真是神出鬼沒，世所罕有，您道，勝爺有一宗毛病，要是遇見武藝精強的，不但不傷他，還有一種憐愛的心腸，必要用武術叫他口服心服，這就是勝爺以道德服人的地方，所以成爲一代的偉人，留芳於後世，閒言少叙，那邱鈺豁出死命的一棒緊跟着一棒，已經與勝爺戰至四十餘個回合，勝爺心中暗忖，這對狼牙棒，還是愈戰愈勇，年少的英雄，氣力又壯。我既不欲傷他性命，與他戰長了豈不叫天下英雄恥笑，況且魚鱗紫金刀，與棒對戰，還是難以進招

，我何不以暗器教訓教訓他，勝爺想到這裏魚鱗紫金刀，虛恍一刀，假意收走，逃出三外，遂說道，三寨主真乃絕藝也，勝某年邁蒼蒼，不是高明的敵手，勝爺走出二十餘步，三寨主堪堪趕到，手起棒落，奔勝爺後頂樑打去，只聽澎的一聲響，紅光崩現，鮮血淋漓，不知勝老者性命如何，書中交代，勝爺乃是佯輸詐敗，三寨主舉定雙棒奔勝爺後頂樑打去，勝爺耳輪中聽得金風聲響，那三寨主已竟身臨勝老者切近，勝三爺反背說聲，着，鏢奔邱鈺面門，三寨主邱鈺，見鏢奔面門時，急將雙棒一併，閉住臉面，一閃上身，誰知勝老者掏出鏢來，照定三寨主面門說打時，本是虛恍一鏢，待三寨主用棒一避臉面一閃身的時候，勝爺的鏢却奔三寨主邱鈺右腿打去，三寨主右腿中了勝爺一鏢，將身軀倒退幾步，亮銀棒一點地，大腿一繃勁兒，那鏢已竟落於塵埃，勝三爺當時對着邱鈺拱背躬身道，三寨主多有得罪，俺勝英垂暮之年，眼力不佳，一時收招不住，誤傷貴體，望寨主海涵，三寨主邱鈺聞聽勝爺之言，臊的面紅過耳，抱拳對勝爺說道，勝老達官，我心中明白，您高抬貴手，不傷邱某性命，感激之至了，老達官真乃高明也，勝爺說道，三寨主勝英承讓啦，邱鈺翻身夠奔西敞廳對着林士佩說道，林寨主大兄長，我弟兄自蓮花峪團聚已來，如手如足，萬想不到半途遭此兇惡，我兄今者已死，小弟也看透了，綠林道上，終久難得其好下場也，弟願回歸故土，務農爲本，莊農買賣以了餘生，非是小弟情薄，半途而廢，拋却大兄長他去，皆因藝淺無能，兄仇不能報，有何臉面立於此山，昔者我弟兄在此蓮花峪，小

弟以爲我弟兄之本領，可以橫行天下，無所畏懼，不料一會高明，始知螢螢之火，不及皓月之光，不是小弟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，勝老達官，今日這鏢，暗中留情，要害打來，已經無小弟命在，小弟此時不過苟活人世而已，復有何面目再與人家爭上下哉，三寨主邱鈺又叫聲嘍卒們，嘍卒們答應了一聲，有，三寨主有何吩咐，那邱鈺說道，將你家二寨主之尸體，趕緊用鐵篋子架起，用火燒之成灰，裝在盜嶼之內，用紅布蒙口，速速辦理去吧，那嘍卒們五七人，七手八腳，將二寨主之尸體，抬往後山而去，燃起火來，不大工夫，已竟燒成灰燼，三寨主對林士佩將話說完，又對着衆嘍卒們抱拳說道，青山不改，綠水常流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，邱某無能，從此歸回揚州邱家堡去了，又對着勝爺拱背躬身說道，勝老達官，你老人家這一鏢，不傷邱某之命，指教邱某成人，年高德厚，不愧俠肝義胆，說罷，轉身形直奔後山而去，此時嘍卒們已將二寨主尸體收拾已畢，交與三寨主邱鈺，邱鈺將二寨主尸體揹好，從此回歸故里去了，且說勝爺刀劈邱銳，鏢打邱鈺，這二人乃是蓮花峪首屈一指，出乎其類拔乎其萃，真乃上等英雄，俗所謂能敲金鐘一聲響，不擊破鑼千百聲，勝爺見三寨主走後，遂抱刀躬身說道，大寨主請西廊下衆賓朋，那位欲要比賽，勝某奉陪，以武會友，刀快不傷無仇之人，動手的時候，仍舊是点到而已，像那飽學之士，以用文章會賓朋，你我乃是武學之人，以拳腳刀槍會高友，正人君子，勝英絕不下毒手，林士佩說道，衆位寨主，可聽得勝老者言詞，那一位跟勝老者比較輸贏，

衆羣雄一看，二寨主被勝爺刀劈而死，三寨主被勝爺金鏢打傷，那二寨主與三寨主乃武藝絕倫，棒棍精奇，尙且不是勝老者對手，何況我們大家呢，衆人想到此處，皆暗暗胆懼，不敢出頭較量，林士佩見衆人俱皆面面相覷，默默不語。大寨主遂又問道，那一位奉陪比勝老者，這不過以武會友，何以無人答話呢，正在此時忽聽得西跨院，一聲喊叫林寨主不要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的威風，老兒勝英不要逞能，大太爺當取老兒勝英項上白髮蒼蒼的人頭。此人喊叫聲音未已，已竟來到西敞廳切近，大叫衆寨主閃開了，衆羣雄閃身軀，讓開一條道路。此人已竟走過西敞廳，來到聚義廳前，勝爺舉目觀看此人，而如熟蟹蓋，一臉面疙哩疙疸，滿面兇煞之氣，頭上帶寶藍色六楞抽口壯帽。正當中趁桃花一朵，挑花壓耳乃是下五門賊人，一身姜黃的短靠。足穿薄底快靴，年在三十餘歲，背後着撲刀一口，勝爺問道，朋友，我與你素不相識，咱是過打不過罵，朋友你家住那裏姓字名誰，賊人說道，老兒勝英，大太爺祖居京南雄縣人氏，現住十二連橋趙北口，謝家村人氏。大太爺名叫謝洪亮，勝爺聽罷，推髯一笑，原來是趙北口謝家村坐地分贓的毛賊，我住在直隸鄭州古城村，相離謝家村二十餘里之遙，這幾年我開設十三省總鏢局，事情太忙，未得回家，我若回家，早就將你這小小的窠口，早已哄散，爾手下不過有三二十名小毛賊，不過也就是打扛子，套白狼，臉面上抹血，端鷄籠子，拔煙袋，偷鐵鍊，盜柴草之輩，你也敢跟勝三爺跟前較量較量，南七省的人物，沒有閣下你這一號，我告訴你明白明白，本蓮花峪

林寨主，三寨主邱鈺，皆爲出衆的人物，蓮花湖四十寨總轄寨主，萬丈翻波浪韓秀，乃是當時的人物，黑水湖的勝天王曹榮，曹子山，彭湖的王忠，潮湖的李豹，則爲當時的豪傑，蕭金臺老寨主閔世瓊，二位少寨主閔德潤，閔德俊，是綠林道的好漢，蕭玉臺袁家弟兄，袁龍，袁虎，蕭鳳臺夏家弟兄，稱爲八大名山之人物，像你這小小的毛賊，無能之輩，我要與你比較，你不稱染污我的魚鱗紫金刀，我打發一個學三天半的小徒弟，就能拿你啦，東廊下衆英雄一聽謝洪亮先罵勝爺，衆英雄莫不憤怒，西廊下林士佩，暗道這謝家哥們，何必口出不遜，你看勝英罵人，不帶髒字，打人莫好手，罵街沒淨口，謝家哥們先罵人家，他算個英雄嗎，書中代言，謝洪亮在趙北口十二連橋五路都盟主作地分贓，雄縣白溝河鄭州新安段村一帶，五路有明伙路劫之人，如劫一千兩銀子，有謝家三百兩，如劫一萬銀，有謝家三千兩，沒地方住，就在謝家居住，謝家弟兄師徒均爲萬惡之輩，他有一個二弟，名叫謝洪山，別號八背玉面小哪吒，有橫練金鐘罩的工夫，武藝高強，又有家人跟他弟兄學藝，名叫謝祿，主僕二人路劫，遇見騎馬坐車之人，如若一哀求，用刀就扎就刺，被搶之家孩子大人，要是一哭叫，亮刀就宰，在當年春正間，開河之時，由保府在天津辦貨來的廿隻跨子船，他主僕弟兄三人，一隻小船當河一橫，頭一隻船下錨打住，如其船不站住，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，那船站住之後，他弟兄主僕三人上船，將辦貨的資本，把銀錢搶掠一空，列位，那辦貨之人，多有摘借來的血本，跪在船上苦苦哀求道，你老人家開

恩吧，你老人家都給拿去，我們一家老小，就絕了生活啦，他主僕一聞此話，亮刀就扎就砍，把頭隻船搜索空了，令開船放走，再搜索第二隻，主僕弟兄刦了廿隻船，得了無數金銀，尙用刀扎刦了五個人，三人當時畢命兩個因傷身死，辦貨的客人尙有兩位，有人情的在直隸督辦處告了，那個年月、直隸督在保府衙署，公事下來，派馬步隊，圍剿謝家莊，此賊謝洪亮，因案件甚重，他往南七省而來，正赶上勝爺林士佩南北英雄會，他在西跨院客所，聽嘍卒說，勝三爺刀劈邱銳二寨主一死，鏢打三寨主，邱鉅已逃，此賊心中不服，才越衆當先，口出不遜，辱罵勝爺，勝爺則罵他幾句，毛賊之血，不稱染勝三爺的刀，我派我小徒弟出來就能拿你，此時黃三太，楊香五，張茂龍，李煜、歐陽德，邱成，一粒洒金錢胡景春，張凱，李智，一個個俱都大怒，金頭虎這就挽袖子，大聲喊道，衆位，我可佔下這個姓謝的啦，就着我這一身血，勝三大伯要一呼喚，誰要搶着過去，我可不饒誰啊，忽然問勝爺一回頭，無心中叫道，三太你們小弟兄，三太答了一聲，有，遂着一個箭步縱出東敞廳，書中暗表，勝爺說話的意思，並非是叫三太出來，乃是說三太你們小弟兄，那個來會這謝洪亮，皆因爲勝爺素常最愛惜三太，故說話時一張口，便把三太說在頭前，且說那金頭虎一聽勝爺叫的是三太，人家三太應聲而出，傻小子滿心不願意，也沒有法子啦，要是別人出來，金頭虎還可以攬合，惟獨三太素常跟賈明分外有個寬洪大量的地方，花錢吃飯，全不計較，故此賈明也就沒有法子啦，金頭虎遂對黃三太說道，黃三哥我先說

噲，那謝洪亮是我先佔下啦，要是歐陽德臭豆腐他們，我非得把他們扯回來不可，三哥既是你，咱弟兄沒有說的，讓給你吧，那黃三太也不理他，越衆當先，來到聚議廳前說道，姓謝的不要口出狂言，憑汝一個小小的毛賊，也敢在天下英雄面前，搖搖擺擺，辱罵我的恩師，現有浙江紹興府黃三太在此，取爾項上的首級，你不要耀武揚威，謝洪亮抬頭一看，嘿嘿，不由冷笑兩聲，你乃三太小兒，黃口孺子，先殺孺子，後殺勝英，謝洪亮說罷，亮出單刀就剝，黃三太的撲刀急架相還，賊人謝洪亮乃是下五門的工夫，黃三太乃是上三門的學術，兩口刀上下翻飛，兩下各不相讓，三太的刀法遲，那賊人的刀是異常輕巧，但是有一件，那賊人下五門多是採花好色之徒，惟獨好色之徒，身體多不强壯，然而三太雖是血氣方剛，究竟年幼，工夫一大，三太也就有點招架不住了，賊人恨不能一刀將三太結果了性命，黃三太此時臉面上已微見汗跡，虛恍一刀，縱出圈子外，往東廊下敗去，謝洪亮本是殺人不展眼之賊，不知道傷了多少安分守己的良民啦，要按三太敗走，那謝洪亮就不當再追啦，賊人一見三太敗走，一聲吶喊，小兒三太，將你的首級給謝太爺留下，背後緊追不捨，追至切近，遂由背後揚起撲刀，直奔三太後腦海砍去，三太就聽得背後金刀劈風，黃三太反背就是一鏢，您道，勝爺打了三寨主邱鈺，十成力量，用了三兩成，黃三太年輕，叫足了十分的力量，一鏢打中賊人右華蓋穴上，此鏢可以穿皮透骨，用了三兩成，黃三太翻身栽倒埃塵，將刀撒手，黃三太還刀奔賊人頭上，就是一刀，竟將謝洪亮的腦袋給剝

下一半來，刃到處一抬身，往外一縱，抬腿蹬刀，謝洪亮死尸，已經倒在塵埃。黃三太對着謝洪亮的死尸說道，此乃一小小坐地分贓之賊，何足道哉，林士佩在旁看的真切，心中大爲不悅，心中暗道，那謝洪亮與你有何仇恨，既用鏢暗打傷了人，也就罷了，你又回手緊跟着又是一刀，你也太不曉得世情了。林士佩想到這裏，遂站起身軀，要與勝爺辯理，勝爺此時已看出林士佩，那宗神氣來了，勝爺遂往前搶行幾步，遂大聲叫道，三太孺子，你小小的年紀，就這樣的險惡嗎，既用鏢打了人家，怎麼還用刀傷害人家呢，你豈不記的爲師諄囑之言，但得容人且容人嗎，再者那十二連橋謝家莊，人多戶衆，這豈不是結下世代之仇嗎，這乃是英雄會，乃是以武會友，不過點到而已，難道說你學會了本領，專以殺人爲能嗎，如此豈不教天下英雄恥笑於你，哼，我看你將來一點容人之量全無，武藝愈精。你的惡處愈深了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你要是一心以殺人爲能，憑你的本領一準行嗎，有句俗話，逢剛必折，驕敵者敗，年輕的人作出事來，總要以寬洪大量爲懷，須知你有容人之量，旁人自有容汝之情，謙受益，滿招損，不殺人者，人不殺之，汝好殺人人亦殺汝，倘若如此的行爲，將來豈能成名於世，終歸落個傲慢的小人而已，勝三爺教訓三太，東西南廊下衆英雄，全都聽的明明白白，莫不心中暗含着佩服勝爺，三太垂手而立，連聲諾諾，勝爺又道，還不起鏢下去，說罷，瞪了黃三太一眼，復又說道，這還了得，黃三太這才曲腰起下了金鏢，退歸東敞廳，默默無語，且說勝爺遂又對林士佩，躬身抱拳說道

林寨主多有原諒，小徒黃三太年輕，不諳人情世態，一時收招不住，誤將您的高明謝寨主，傷害了性命，但是事從兩來，莫怪一人，小徒三太已經敗下來，有句俗語，窮敵莫追，欺敵者敗，謝氏就該收住招術，戰勝了不算完了嗎，謝洪亮不但不收住招術，翻由背後追去，眼看手起刀落，三太性命難保，所以三太才用鏢傷他，是三太不傷他，他必殺三太，明公請想，那一刀要是落在三太頭上，那豈不是也分爲兩半嗎，小徒年輕無知，望大寨主多要原諒，林士佩沒聽勝爺教訓三太的時候，是滿心眼不樂意，然後一聽勝爺訓說三太，句句入理，語語中聽，林士佩心裏的話，被勝爺給說出一多半來，所以林士佩也就無言答對了，林士佩遂對勝爺說道：勝老達官，那是謝家弟兄無有本領，不怨令徒意狠心毒，雖然是以武會友，打架沒好手，罵街無好口，謝家弟兄不該口出不遜，有傷朋友的感情，林士佩忙派手下之人，趕緊將謝洪亮的尸首搭將下去，用一口上好的棺木成殮起來，將各壽木上，用紙條粘上，上寫各死者名姓，您道，此時已經死了五口，二寨主的死尸，已被三寨主措走，其餘這四口死尸，就是那趙謙，李助，王玉成，謝洪亮等，嘍卒們將謝洪亮死尸，搭往後山成殮去了，這且不提，勝爺懷中抱刀，遂又說道，林寨主，請西廊下衆賓朋以武相會，此時西廊下羣雄，如其不願戰啦，算衆位承讓，有願比較者，在下奉陪，但有一件，勝英賢愚有分，如若比較者，綠林道的好朋友，勝英絕不能傷害，我要會一會綠林道的高友，久後見面也可以談談論論，誰與誰越過手，過過刀，豈不是美談嗎，林士

佩劍肩一皺，心中忖度，老勝英他又叫陣，他刀劈邱銳，鏢打邱鈺，斷去我左膀右臂，南北英雄會，我並未與勝英有什麼惡感，事到如今，他竟將我的左膀右臂斷去，說什麼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我要叫你鏢行八十餘人，走脫此山一個，那就是我林士佩軟弱無能，也對不過死去的二弟，逃亡的三弟，與那謝家弟兄，我林士佩若不將鏢行之人，一網打盡，恐兄非爲人也，列位，南北英雄會，並不是林士佩的本意，原本是邱銳爲護庇採花淫賊圍起來的火，故此林士佩跟勝爺毫無仇隙，打鹿打豹鏢行人也傷了，高雙青仍然不獻出來，勝爺鬧的騎虎難下，邱銳是非與勝爺作對不可，勝爺出於不得已，殺了邱銳，鏢打邱鈺之事，勝爺猶有好生之德不忍結其深仇，及謝洪亮口出不遜，與黃三太動手，被三太所殺，勝爺教訓黃三太，仍是不願與林士佩結仇作對，無奈林士佩在蓮花峪佔山爲王，橫行南七省，左右腹心，只有邱氏弟兄，至於謝洪亮雖與林士佩是聯盟弟兄，今日謝洪亮死在三太之手，林士佩並不以爲如何，這裏頭原故，那謝洪亮乃下五門的人，淫姦殺命，林士佩雖然是綠林人，並不袒護淫惡之輩，那謝洪亮並沒有什麼問題，所以咬牙痛恨，欲將鏢行八十餘位英雄，完全要滅盡者，皆因邱銳邱鈺二人所致，實是寒急似火，其仇已愈結愈深了，勝爺不論怎麼以仁德的心腸感化，也是無濟於事了，不言林士佩心中暗想，那林士佩此時已經抱腕當胸，對着西廊下衆賓朋道，衆賓朋可曾聽見勝老者所言，咱武學之人，以刀劍會友，念書的人，以文章詩詞會友，那位寨主跟勝老者過過招，西廊下衆英雄默默

無言，林士佩說道，這非是拚命，以武學會高明，乃是會武術的壯舉，書中交代，蓮花峪的人連輸三陣，這三陣動手的人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可有一件，這三個乃是蓮花峪武學超羣之輩，在本山中出衆之人，尙且俱各死傷，故此無人答言，林士佩一見，並無一人答言，冷笑兩聲道，本山的衆寨主，我林士佩有些淺薄，那位到我敵山之中，身不帶一文錢，在我這一住，一年半載，三年五年，我皆待之如上賓，臨走之時，我奉送富餘的盤費，常言說的却好，養軍千日，用軍一時，難道說一位與勝老者比較的都沒有嗎，我用紅白帖請來的衆位，難道說也袖手旁觀嗎，我請來的衆位，莫不成喝酒吃茶來的嗎，沒有出頭者，我林士佩接後場，話言未了，只見西廊下三層人後，有人痰嗽一聲，叫道，衆位寨主閃開了，羣雄往兩旁閃，這人越衆常先，乃是一位驚天動地白面長髯，一位老英雄，一聲叫道，勝三哥別來無恙，一向可好，勝爺撕髯一看，只見此人，頭戴青緞子的隨風倒帽子，青緞綢大氅，青緞色短靠，青緞子的快靴，背後斜插一把削鐵如泥的摺鐵寶刀，白素素一張臉面，長眉朗目，真是面白如玉，領下飄有半尺餘長的墨髯，正當頂相襯墨蓮花一朵，勝爺看罷，原來是蓮花湖的老寨主，寶刀將韓殿魁，前在二朗山之韓天祺韓天魁，乃是他當門的族弟，刻下已然歸於蓮花湖了，勝爺叫道，原來是韓賢弟，久違久違，書中代言，此人在蓮花湖五十三寨爲第二位老寨主，刀法絕妙，勝爺遂叫道，賢弟，你看南北英雄會，兩下各有死傷，這個場面，賢弟承讓了吧，不可交手遞刀，你抬舉我爲勝三哥，我尊敬

你是韓賢弟，如若動手，舉手難留情，不想昔日你我弟兄一鍋吃飯之情嗎，韓殿魁說道，勝三哥，你我弟兄在一處，是前二十餘年，您在真武頂開設鏢局，我與兄長同事當夥計，二載有餘，你我弟兄分手，我回到蓮花湖，我侄男韓秀，乃四十寨總轄寨主，內有十一家老寨主，共合五十二寨，我居之第二位，刻下二十餘年，未與三哥晤面，今日之事，也是兄弟趕上啦，再者蓮花湖蒙林寨主，下帖聘請，也是義不容辭，皆因我侄男韓秀與林寨主八拜結交，南北英雄會，五日內兩家比賽輸贏，我侄男韓秀接到了林寨主的請帖，這才鳴鑼聚齊，招集四十寨寨主，當面對大衆言講，五日南北英雄會之事，因有林寨主之請，蓮花湖那位，可以帶人前去，拔刀相助，以盡朋友之交，綠林道的義氣，我侄男韓秀將話說完，四十寨人衆，俱各默默無言，我侄男韓秀，出於無法，遂站起身軀說道，沒有別的，這個南北英雄會，請叔父您帶領幾十位寨主，前去辛苦一趟吧，非您的摺鐵寶刀，不能敵老勝英的魚鱗紫金刀，皆因我蓮花峪與蓮花湖，有同氣連枝之義，唇亡齒寒的關係，蓮花湖雖然靠山近水，蓮花峪控陸路之要塞，豈有不互相依倚之氣，我與三哥您昔日東夥之情，今日在此山對於南北英雄會之事，我乃是盡的朋友之義，況且又受我侄男所托，實告訴三哥您說，我此來帶了三十六名寨主，四名嘍卒，前來此山赴五日南北英雄會，方才您沒聽林寨主說嗎，他說難道所請來的賓朋，都爲的是前來喝茶吃酒的嗎，沒有別的，勝三哥，我前來是赴會來的，既然來到啦，勝負如何，必得要比比較比較，以盡我侄男韓秀之托，

又盡林寨主下帖邀請之情，勝三哥您不必謙遜，小弟願欲奉陪您的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如要是把小弟給傷了，那是三哥您成全小弟，韓殿魁將話說完，勝三爺冷笑，韓賢弟，刀劍藥雖好，不如不刺口子，昔日你我弟兄，朝朝相聚，夜夜傾談，今日之事，雖然此山與蓮花湖有連帶關係，賢弟你獨絲毫不念你我同稟共食，同榻共眠，你我就忍兵刃相見嗎，望賢弟三思之，你我弟兄俱已垂暮之年，能有幾時相見，倘若動起手來，豈不令天下英雄恥笑，韓殿魁說道，小弟既然出頭露面，絕無空回之理，小弟心意已決，心要與三哥走上幾個回合，以應南北英雄會之點，三哥您縱有蘇秦張儀之舌，賈宜躡生之才，我是心如鐵石，非得遞招不可，勝爺道，賢弟，非是愚兄說話煩絮，賢弟還是事要三思而後行，韓老寨主說道，三哥不必多言，我意已決矣，絕無挽回之理，勝三哥你就是說的天花墜地，豈能打動我心哉，勝爺說道，賢弟呀，常言說的却好，當場不讓父，舉手不留情，韓殿魁說道，三哥說的那裏話來，兩無相讓，各盡其所能，勝爺說道，賢弟既然如此，請脫大氅，亮寶刀吧，韓殿魁這才甩大氅，後面的嘍卒接過去，韓老寨主遂亮出摺鐵寶刀，將寶刀向懷中一抱，說道，勝三哥請上垂手，勝爺說道，賢弟請上垂手，二老者，這才留行門走過步，俱都是脚尖找地，磕膝蓋一拱，鹿伏鶴行，來往盤還三次，此時傻小子金頭虎，在一旁說道，兩個老頭轉什麼灣兒呀，楊香五說道，你真是傻小子，韓殿魁那是活動身子腿腳腰哪，二位盤還了三次，韓殿魁摺鐵寶刀，真是削鋼割鐵，勝三爺的魚鱗

紫金刀雖快，可不能削鋼劍鐵，韓殿魁一進步叫道，勝三哥看刀，勝爺的刀可不能相讓啦，對於別人可以讓三招，惟獨對於韓殿魁可不能讓啦，皆因為韓殿魁與勝爺共事數年，勝爺知道韓殿魁的武學，乃是絕倫之手，再者要是讓韓殿魁三招，反倒惹朋友不願意啦，豈不是看不起老朋友了嗎，二老者一招一勢，兩口刀真是單擺浮攔，一刀出去，俱都是手眼身法步，腕膀斗膝間，比畫上畫出的畫譜，全都好看，二廊下英雄觀看，無有不贊成的，先前刀慢，到後來一刀緊似一刀，一來一往，聚義廳前，會戰六十餘個回合，只見刀光燦爛，照人二目，二位戰的恰似一團，一道銀髯，一道黑髯，來往飄擺，韓殿魁的摺鐵刀，能找勝爺的魚鱗紫金刀，勝爺的魚鱗紫金刀，躲避着韓殿魁的摺鐵刀，因此二老者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，勝爺心中暗想，韓老寨主真乃英雄也，渾身上下，寶刀避住身體，魚鱗紫金刀遞不進去，勝爺黛眉緊皺，心中方忖，我刀劈二寨主邱銳，鏢打三寨主邱鈺，他二人乃是出色的本領，韓殿魁與我學業不差往來，他五十餘歲，俺勝英七十來歲，工夫要戰大了，怕氣力不敵，勝爺虛恍一刀，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，韓賢弟的摺鐵寶刀，神出鬼入，愚兄年邁蒼蒼，力不能敵，承讓了吧，韓老寨主說道，勝三哥，不分勝負，焉能罷戰，不怕老哥衣服上受點傷呢，才算分出勝負呢，說罷遂跟後面追趕，那韓殿魁腹中方忖，我跟勝英，東夥在一處二三載的工夫，勝英絕藝，我俱都知道，除去魚鱗紫金刀，就是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我能躲閃退頭，接金鏢，怕他何來，遂追到背後，總是緣林道老人物，摺鐵

寶刀，未下毒手，在勝爺左大腿上，點了一刀。如其點上，也不至於廢命，勝老者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往前跳走的時候，右手的刀暗交於左手，刀把點住心口窩，右手可就將頭一子撤出來啦，正在此時，韓殿魁在背後用刀，照着勝爺膀上點去，勝爺此時耳輪中忽聽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勝三爺知道韓殿魁的寶刀要扎到啦，老英雄一轉身軀，韓殿魁在勝爺的背後，這一刀扎去，實指望准得扎上，因為勝爺背後整個的身形，全交給韓殿魁啦，這一刀那有扎不上之理呢，所以古人有云，驕敵者敗，韓殿魁這就是驕敵之類，滿心中竟存着一個露臉取勝啦，那知道勝爺這一翻身，韓老寨主的刀扎了一個空，勝三爺轉身軀的時候，刀在左手，甩頭在右手拿着，身子是由左向右轉的，方將身子閃過，緊跟着甩頭一子，夠奔韓殿魁的左太陽穴打去，列位，這個暗器，本來就是偷空用的東西，要是在迎面直打，接也好接，躲也好躲，勝爺一閃身軀的時候，韓殿魁的刀正扎空了，招術用空了，就是輸了招術啦，韓殿魁正在往回收招的時候，勝爺的甩頭一子，恰巧奔太陽穴打來，欲待躲閃，已經來到啦，順勢用右手寶刀，刀向外往左邊一避，為得是甩頭到了，就是鐵練子纏在刀上，也不至有性命之憂，不過落一個輸了而已，韓殿魁右手的刀，往左面太陽穴這一避，把全面的身軀，可就閃出來，交給勝爺啦，書中暗表，勝爺甩頭奔左太陽穴打去的時候，本是虛點，韓殿魁用摺鐵寶刀避甩頭的時候，那甩頭已經向面門上兩眉間打去啦，韓殿魁只有顧及太陽穴啦，甩頭奔面門去的時候，可就顧不及啦，您道，那甩頭是長方

形的，四楞見角，勝爺奔眉中間打去，本是用的甩頭的方楞，兩眉中間皮肉最薄，甩頭的方楞，稍一沾肉皮，竟將眉中劃了一寸長的一個口子，只見鮮血遂着甩頭到處，可就流將下來啦，韓殿魁往後一仰身，用寶刀一點方磚地，勝爺抱腕常胸，韓賢弟多有包含，愚兄，眼目昏花，收招不住，誤傷貴體，韓殿魁臉面一紅說道，勝三哥甩頭下留情，小弟甘拜下風，小弟此生只輸與兄長之手，敗軍之將，不足論戰，韓殿魁對勝爺將話說完，又對林士佩道，林寨主您可曾看見啦，韓某並非袖手旁觀，也不是專為吃酒喝茶來的，我乃藝業不精，不是勝老達官之敵手，方才勝英的甩頭一子，暗中留了一分情面，不然我已死於非命，焉能逞強戀戰，遺笑天下英雄，林士佩一聽，默默不語，臉面現出一種愁容慘淡的樣子，韓殿魁遂與三十六家寨主，四名嘍卒，同回西跨院，出了寨門，四十餘位寨主，回歸蓮花湖去了，勝三爺懷中抱刀，對林士佩說道，那位願與勝某比較，即請寨主替勝英與衆位英雄讓一讓，林士佩心中暗道，勝英年老精神足，藝業精強，已經戰敗了數位，俱都是武藝超羣之輩，那老勝英還是毫無倦容，我若再請人與勝英較量，恐怕仍然不是勝英敵手，豈不是徒獻其醜嗎，我也看透啦，再讓也沒人出來與勝英動手啦，倒不如我親會勝英，林士佩思索至此，遂對勝爺說道，勝老明公，武學絕倫量綠林道內賓朋，也不是老達官的敵手，沒有別的，我林士佩給您接招吧，話言未了，屏風後有一人，高聲吶喊，大寨主不要動手，樹打根由起，鹽由那兒鹹，醋由那兒酸，此事皆我一人而起，無故將我拜兄斷送

了性命，事到如今，蓮花峪因我走死逃亡，我當與老勝英爭持拚命，衆人留神觀看，乃是那賊中之首，惡中之魁，身帶着鐵練大鎖，後面四人跟隨，就是那採花殺命的淫賊高雙青是也，林士佩不看便罷，林士佩一看此人，不由的無名火起，鋼牙咬碎，將腳向方磚地上一蹶，將那塊方磚震出好幾道裂紋兒，心中恨憤後悔，口內又不好明言，故此林士佩非常的惱怒，林士佩此時有心將高雙青數罵一番，方要出口，自己又暗道：此時蓮花峪所遭的禍事皆因高雙青一人而起，我雖食其肉，寢其皮，飲其血，不足解我胸中萬一之恨，我若當着天下英雄，數罵他一番，又當的了什麼呢，我爲什麼不用老勝英的拳頭，搗老勝英的嘴呢，我將高雙青放開，命高雙青與老勝英動手，那高雙青如將老勝英戰敗，那時節我亮雙劍，將高雙青亂刀分尸，以與我泉下的拜弟邱銳報仇雪恨，也可以令我那逃亡的三弟邱鈺，心平氣合，如其高雙青不是老勝英的敵手，又可分老勝英一分精神，那是節將老勝英累乏了，我却兜底與老勝英動手，大暈老勝英已經戰的筋骨疲乏，也不易逃出我的陰陽雙劍，林士佩思索至此，遂對高雙青面帶笑容說道，高賢弟說的那裏話來，若不是賢弟你看的重我這敵山，我這敵山何以會見鏢行衆位高明，賢弟不要心中難過，嘍卒們將高賢弟的鎖頭打開，原刀交還，看看高賢弟的武術如何，嘍卒答應一聲，將高雙青的鐵練大鎖，花啦啦一聲響亮，落將下來，又將淫賊的單刀遞與他手，淫賊將刀接過，來到聚義廳前，伸胳膊，遞腿腳，在聚義廳前跪了兩跪，列位，高雙青被鎖了數日，渾身上下不得自由，所

邁步來到院中，對着勝爺道，勝英老匹夫，小太爺採花殺命之事，現在當着天下的英雄，將話說明，小太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正月元旦佳節，逛燈回叫家姑娘，叫小太爺看見，小太爺見他姿容秀麗，跟到他的家中，夜靜更深小太爺進了姑娘房上，追逼歡樂，那姑娘不肯相從，小太爺一刀殺死，清明之日，又有上墳的寡婦，長的貌美風流，小太爺一時心動，跟將下去，夜深入戶求歡，那寡婦執意不從並也被小太爺所殺。宦家樓上，你又耽誤了小太爺的美事，所有採花殺命之事，小太爺敢作敢當，老勝英你可聽明白了，小太爺並沒去你們姓勝的家裏去追逼歡樂，與你姓勝的何干，你是無事生非，多管閒事，你派你的鏢行之人，到處捉拿小太爺，使小太爺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我師傅懼怕於你，軟弱無能，你逼我師傅幫你捉拿於我，在俠義莊時，小太爺用鏢本是打你，你故意賣弄精神，滿腔子奸詐，你假意站立我師傅面前，待我的鏢打出去，你却躲閃一旁，幾乎斷送了我恩師的性命，我與我恩師雖是義子螟蛉，情同骨肉，我焉能得藝忘師，皆是你一人奸詐所致，老兒不死是爲賊，一點全都不差，你還道處講什麼俠肝義胆，你完全是口言仁義，滿腔男盜女娼，小太爺今日與你誓不兩立，與你拚命相爭，弱死強存，勝爺一見高青雙滿口的亂道，在衆人面前又公然認出採花殺命之事，勝爺心中說道，小冤家，你只要同着鏢行及綠林道人，說了實話，叫大家都知道你的行爲，知我勝英不是無故殺人流血，叫你這個小

冤家先痛快痛快口頭兒，一會兒我若不叫小冤家你死在魚鱗紫金刀下，那算小冤家你不是肉長的，除非小冤家你是鐵鑄的，勝爺擄鬚冷笑，遂叫道，孩子，我不能罵你，我恐怕挑刺兒礙着好肉，小冤家你要是逃的出去我這口魚鱗紫金刀，那算是孩子你探花反得着好報應啦，我要是不將你亂刀分尸，我就不姓勝啦，我姓小冤家你的姓，高雙青說老賊你不要逞強賣老，說罷，掄刀就剝，夠奔勝爺頭頂而來，勝爺魚鱗紫金刀，還刀接架，列位都讓三招，惟有淫賊，勝爺絕不能讓，勝爺一用招，就是勝家門獨門刀法，追魂絕命八卦刀，勝爺這些老弟兄，知道勝家刀的妙處，邱三爺一看說道，道兄，弼嶷，二位兄長，勝三哥與別位動手比賽，未用這追魂絕命刀，跟孩子這一動手，就使了進手的絕招，追魂絕命刀，神鬼難逃，二位兄長，慈悲善念，美言幾句，將此子雙足斷去，留他活命，我養他殘廢之人，列位，這就是年老惜子女，溺愛不明，紅蓮羅漢弼嶷長老，低頭不語，雙啞仙師鐵牌道人，打了一個稽首，念了一聲無量佛道，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，邱三爺聞聽，長嘆一口氣，二位出家人，慈悲慈悲吧，一句美言不提，高雙青性命休矣，邱三爺不忍觀看，扭項向東，勝爺八卦刀使了四十餘手，用到回光反照，絕命三刀招術，勝爺心說，我有心與他久戰，豈不要被天下英雄恥笑，勝爺反手刀扎胸前，挂二脅，賊人一翻身，用刀扎在賊人左脇稍上，就聽撲哧一聲，刀扎入半尺有餘，賊人喊叫一聲，忙將刀拋於地上，勝爺一看離東敵廳切近，老英雄用雙手托定刀把，托着賊人，往西走了兩步，勝爺的二

目，不住的觀看賊人，此時高雙青臉面俱青，眼珠圓圓，金頭虎這時可就又說啦，我去看看去吧，皆因爲賈明身體矮小，爬着觀看，喊了一聲，喝，扎進半尺多去，勝爺要不用刀，血跡不冒出來，勝老者抽刀，往南一縱，縱出丈數來遠，金頭虎身量矮小，爬着看高雙青，勝爺這一抽刀，賊人的血跡濺出遠多，金頭虎可就沾上光啦，賊人的血跡，可就濺了金頭虎一臉面一身，金頭虎喊道，真倒運哪，我這身衣服犯了什麼忌啦，這個血腥味，真腥氣，說着話，兩手直抹臉上的血跡，鬧了個血人相似，不說傻小子直喊倒運腥氣，勝爺飄髻抬腿蹬刀，賊人在地下亂滾，勝爺叫道，三太，香五，歐陽德，你們大家把此冤家亂刀分屍，黃三太等，咬牙錯齒憤恨填胸，少年的英雄，轉過去二十餘位，用刀把賊人亂刀分屍，首肉翻飛，剝成肉泥，剝畢，勝爺對林寨主說道，林寨主請你派幾位，將高雙青尸身收拾起來，搭將下去吧，要是綠林道的好朋友，我絕不能這樣的對待，下這樣的毒手，皆因爲採花之賊，萬惡滔天，因爲他一個人，現在死了若干的好人，林士佩遂派了幾名嘍卒，將高雙青的死尸打掃下去，那嘍卒們三五人過去，有拿鐵鍬的，有拿簸箕的，七手八脚，將高雙青的死尸，收將起來，用黃土將血跡滲乾，那高雙青的死尸，遂弄到後山坡，倒在山坡之上，被那烏鴉喜鵲，豺狼虎豹，啄的啄，吃的吃，白骨現天，這就是淫賊的下場，那嘍卒們，因爲什麼偏將高雙青的死尸，倒在山坡之上呢，皆因爲萬惡淫爲首，人人痛恨，又因爲他引起南北英雄會，死了若干好人，所以嘍卒們也是痛恨他，林士佩說道，

勝老明公，也不必請我別的朋友啦，二寨主已死，三寨主已逃，剩下我一個人，好似大廈將傾，獨木難扶，我看綠林道，實無好下場，但而有一件，我是請會的，您是赴會的，我要是不奉陪明公走上幾趟，恐其天下的英雄，恥笑我無能，我給你老人家接接招，如果我要贏了，明公若大年紀，我還能夠下毒手傷害你老人家嗎，我也贏不了明公，再者我若是贏了的，我也散山，我要輸給明公，我也散山，你老人家乃年高有德之人，您還能傷我嗎，兵器無非是點到而已，你老人家的刀，甩頭，金鏢，一點上我，我就散山，無非我奉陪你老人家走幾趟，我的面子上好看一點，衆賓朋爲我還死的死傷的傷呢，我豈能反倒袖手旁觀，就算完事呢，老明公乃走遍江湖之人，對於林士佩這點意思，想必明白的了，勝爺說寨主真乃大仁大義，如若不是寨主贏了勝某，兩口雙鋒劍，十二顆標槍，三隻點穴鏢，自管在勝英致命處上打來，一劍將勝英扎死，一標將勝英打死，決不怨寨主情薄心毒，那是勝英學藝未到，我要贏了寨主，刀鏢甩頭，決意是點到而已，我要把寨主你傷重了，我姓寨主你的林，林士佩一聽、同着天下英雄三百餘位、勝英盟誓，絕不能傷我，他既在衆人面前，把大話說出，量他絕不能口是心非，既然如此，動起手的時候，我林士佩絕無危險，林士佩心中思索，我要是贏了勝英，用寶劍把他劈爲兩半，劍要是扎上他，由前心我刺到他的後心，由左脅稍刺透右脅稍，一揮劍，我將他腰斷兩截，裏手一劍，我將他頭尸兩分，他要傷我一定是點到而已，傷重了我，他改爲姓林，如此這般，我的危險是一點也沒

有啦，那林士佩用奸詐的言語，將勝爺穩住，他却心中如此的狠毒，這就是小人的心腸，口是心非，書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，這林士佩就是小人之類，勝爺乃是誠實君子，口中說出話來，一定是不能更改的，所以林士佩與勝爺，動起手來的時候，照着勝爺一招一下毒手，一劍恨不能將勝爺結果性命，那林士佩想到有贏無有輸這個門上，遂自己心中說道，今日之戰，好似三國時的長板坡，我好比常山趙子龍，勝英好似那張郃許褚等，自許趙雲傷他二人，不許他二人傷趙雲，我決然無有性命之虞了，鬥戰勝英時，我若將他結果了性命，從此豈不落得揚名天下，又可以與我那死去的兄弟報了仇恨，老勝英他已經贏了四陣，刀劈二寨主，鏢打三寨主，但頭打傷了我的韓叔父，扎死高雙青，那四人的武藝，都是出類的本領，勝英此時焉有不足之道理，如今我已將他用話給穩住，十成我佔九成九得贏他，列位，這林士佩如此的嫉妬，嘴甜心苦，勝爺如此的寬洪大量，屈已從人，林士佩與勝爺二人互相說着話，林士佩對勝爺道了一個請字，遂套挽手壓雙劍，陰陽劍一併，遂叫道，勝老明公，請上垂首，勝爺懷抱魚鱗紫金刀，躬身控背，遂說道，還是寨主請上垂首，此時東廊下，金頭虎說道，黃三哥，楊香五，看看兩個頭兒，比較勝敗，林士佩是個賊頭兒，我勝三大伯是南七北六省的，保鏢的獨占鯨頭兒，咱們開開眼吧，且說二英雄在聚義廳前留行門，走過步，盤還三次，林士佩陰陽雙劍在勝爺頭上一恍，遂說道，老明公看劍，勝爺一閃身形，刀未還招，林士佩第二招，一隻劍扎面門，一隻劍奔勝爺肚

臍，勝老者脚尖一滑方磚地，又閃開了三尺多遠，林士佩第三招玉帶圍腰，奔勝爺的二肋梢，勝爺將身軀縱起五六尺餘高，躲開了雙劍，林士佩說道，勝老明公，我遞三招六劍，因何不還招呢，勝爺說道，我敬重寨主，好比明珠一顆土內埋，浮雲遮蔽棟樑材。寨王乃當世的英雄，可惜身為綠林道，因此我讓您三招，林士佩說道，勝老達官，不用承讓，請分勝負，林士佩第四招雙劍在勝爺右邊，挾肩帶背剝去，勝爺魚鱗紫金刀，接架相迎，二英雄在聚義廳前，各逞絕藝，兩劍一刀，單擺浮擱，劍是六面清，劍尖，劍柄，劍刃，明看綠色燈籠穗，現劍把，露劍都。真乃世上罕有超羣的劍法，勝爺魚鱗紫金刀、刀尖，刀背，刀柄，刀刃，瞧刀盤，現刀把，明看燈籠穗，七面清，一來一往，會鬥四十餘個回合，此時早驚動了兩廊下衆英雄，大家目不轉睛，雅俗共賞，無不喝彩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，雙劍起處風雲吼，魚鱗紫金刀到處神鬼驚，喪門遇吊客，兇神戰太歲，動手之間，天色已經黃昏，林士佩叫嘍卒，急忙掌上燈籠火把伺候，北聚義廳南配廳，東西兩廊，一對對紗燈，好似四條火龍，照耀如同白日一般，外面立燈四對，四角明明煌煌，真乃劍警識家，刀會明公，二位的名譽，學業，外表，真可謂英雄遇豪傑也，二人又戰至六十個回合，還是未分勝負，林士佩用着劍招，高聲喊叫，勝老者，你我二位比較勝負，已經戰了六十餘個回合，咱們還換一換人不換呢，勝爺道，林寨主，要用人替換於我，勝英乃匹夫也，二人鬥戰工夫一大，勝爺鼻凹鬚角，微見汗跡，汗珠含着，可未曾落下來，像那汗

珠含着未落下來，其中有一個比語，聊齋上有這們一句，有女郎，汗如瀋，而未落，又有這們一家闊財主，有一個少爺，要去外邊作事去，新婚伉儷，正在甜蜜之鄉，驟然分離，小佳人未免情極，及至少爺將行李往外用車拉的時候，那小佳人，在一旁瞧着，心中未免難過，眼看着丈夫就要走啦，小佳人不忍卒視，同着公婆又不好哭哭啼啼，那小佳人遂暗含着回過頭來，面向牆壁，人家那們一傷心，眼淚兒可就現出來啦，那眼淚兒可是在眼皮底下含着，並未落將下來，這就叫淚如瀋而未落，會記得有一年鄙人蒙朋友約赴哈爾濱說書去，給了我幾百元錢聘金，我就要登程就路啦，我那老婆子，可就哇呀的一聲，他那眼淚兒，可就落下來啦，我那老婆子，可不是淚如瀋而未落，他簡直成了哭喪鬼啦，及至今天說書時，在下說到這兒，我還把他提上一提，可是總叫我想起來就惡心，列位，這並不是要貧嘴，這本是比方林士佩與勝爺的武藝超羣，勝爺戰了一天，並沒有見汗，與林士佩戰了六十餘個回合，遂微微見汗啦，可見林士佩的武學，足夠勝爺的敵手，因為世上之事，都有個情理，花好總得綠葉陪襯，要是一個小小毛賊跟勝爺對上手，那還有什麼意思呢，譬如諸公們家裏設擺着花梨紫檀的桌子，金漆的翹頭案，金漆的椅子，座鐘掛錶，當然棹子上頭擺設的是些古董玩物，要是將我家裏的破馬口鐵茶盤子，破三條腿的棹子，那一條腿用磚墊着，放在那大客廳之內，豈不是沾了卷嗎，三俠劍這部書，雖然是草莽英雄綠林賊盜，然而必須善惡有分，報應昭然，至於語言裏面，有繁複的地方，皆因為說書的一

張嘴，難說兩家的話，必須說完了這一方面的話，再敘那一方面的話，故字句裏面，往往有拘滯固陋的地方，至於貽笑大雅，大概是免不了的，皆因為聾者合旁人說話的時候，必要高其聲，他恐怕聰明的聽不真切，所以書中用武術的時候，必得曲折反覆的去說，務要說明了緣故，還好像人家聽不明白呢，又書中多有有用土語之處，亦在所難免，請閱者諸君多多原諒是幸，閑話少說，書歸正文，話說林士佩看勝爺微見汗跡，緊用平生絕招，一劍緊似一劍，雙劍削耳擦腮，神鬼難測，勝老者汗珠往下一落，未免稍有喘息之聲，皆因勝爺戰了半天，四位都是武藝高強，林士佩專請別人鬥戰，將勝爺的招術，又都看在眼裏，又休息了半天，所以跟勝爺動上手，心中非常坦然，林士佩又是年輕之人，殺法驍勇，勝爺又年過古稀，已經累的乏了，故此汗珠兒落下來啦，鼻中又見了喘息之聲，林士佩這一看，心中可就高了興啦，再說勝爺跟他盟下誓，決不能將他傷重了，如要傷重了，就姓他的林，所以林士佩愈戰愈勇，毫無懼怕之意了，林士佩此時一劍跟着一劍，恨不能劍劍透骨，劍劍透肉，二英雄戰到百十餘回合，勝老者熱汗淋漓，衣巾濕透，喘息不止，此時驚動東廊下，勝爺的盟弟，神刀將李剛，入地崐崙邱瑾，那邱三爺道，道兄，我勝三哥非是藝業不佳，乃是年過古稀，氣力不敵，我們弟兄兩個，不論那位將我勝三哥換下來，雙啞仙師念聲無量佛，對邱瑾道，人怕久挨，金怕鍊，你勝三哥的平生秉性，你們二位不知道嗎，他要與人動手，概不許朋友替換，如其替換，無論勝負，如拜兄弟他必割袍斷義，割

他絕交，再說你我老弟老兄，說句不客氣的話，你們二位的刀法，不及你勝三哥，你們自管觀陣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何必多言呢，金頭虎賈明，在弼嶷長老背後，大聲喊道，我勝三大伯，怎麼得罪老道啦，過去個三五位，給林士佩來個犇牛陣一齊上就得啦，弼嶷長老一回頭口念阿彌陀佛，孺子胡言亂道，彼衆我寡，他綠林道二百餘人，咱們鏢行之中八十餘人，山中又有嚙卒不下兩千餘人，怕是衆寡不敵，孺子不要多言，後站，傻小子還是叨念，我勝三大伯，把和尚老道全都得罪啦，紅蓮羅漢回頭瞪他一眼，遂說道，後退，還多說什麼，此時勝三爺力盡疲乏，想要敗走，林士佩上下左右陰陽劍，蔽住勝爺，勝爺心中難欲敗走，實有不能之勢，勝爺與林士佩鬥戰至一百二十餘合，已覺力盡聲嘶，勝爺此時用了一招是仙人解帶攔腰斬，林士佩一躲勝爺的魚鱗紫金刀，勝爺這才襯勢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，林寨主劍法真是精奇，我勝英殘邁之人，氣力不敵，林士佩說道，勝老達官不可如此，你我未見勝負，不能罷戰，或者您的衣服受點傷呢，也算分出勝負啦，這樣您敗下去，決不是真的，林士佩說着話，已跟隨後追去，此時林士佩在後面追着，不住心中思想，老勝英必是敗中取勝，他的刀鏢退頭的法，我已然看的明白，就憑我十二顆標槍，三隻點穴鏢，大概也不至輸與那老勝英，再者我能接你的鏢，又能躲你的退頭，他若打暗器時，我的寶劍也就到了他的身上啦，他此時熱汗直流，衣襟濕透，大概他跑也跑不出去，他是氣力不敵了，林士佩一邊思想，仍是在後面壓着雙劍追趕，十分的留神小心，書中暗表，

勝爺敗下去的時候，是向東南跑下去的，面朝東南，背朝西北，林士佩在勝爺身後緊緊追趕，勝爺此時手中魚鱗紫金刀，藍汪汪的藍魚，紫微微的魚鱗，在燈光之下，看着十分好看。勝爺的左手五個手指伸着，胳膊向下搭拉着，往前跑的時候，胳膊不住的甩搭，列位，武術家被人家戰敗了，逃走的時候，本沒有伸着手指，搭拉着胳膊跑的。勝爺這樣的敗走時，本是表明伸着手指頭，搭拉着胳膊，叫林士佩放心追趕，爲是叫他知道決不用暗器打他，此時林士佩在後面看的明白，故此放心追趕，林士佩在勝爺背後追至離着勝爺一丈來遠的時候，林士佩心中暗道，老勝英果然英雄也，魚鱗紫金刀的刀背，挨着頸頸，刀朝外橫着，胳膊搭拉着，手指伸着，毫無一點暗算的形跡。我若向前緊跟一步，手起劍落，將老勝英由頭頂剝下去，叫老勝英立刻死於非命，林士佩想到這裏，不覺又有了不忍之心，心想老勝英若大年紀，行俠作義，濟困扶危，武藝絕倫，南北共曉，我若一劍將他劈爲兩段，豈不可惜嗎，遂又自思道，南北英雄會，老勝英將我二弟劈死，又鏢打我的三弟，我若不下絕手，豈能對的過我那死去的二弟，再說老勝英若在世上，鏢行與綠林道之中，決不能顯出我林士佩來，兩英雄怎麼能夠並立，英雄難免刀下死，大將難免陣前亡，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林士佩思想至此，那脚尖一點方磚地，向前一縱，此時已離着勝爺背後二三尺遠，鋼牙咬錯，箭眉直豎，繃起了雙鋒寶劍，雙劍一併，照着勝爺頭頂劈去，手起劍落，只聽得噲啷一聲響，斗大一物，落於埃塵，鮮血淋漓，紅光崩現，列位，勝爺

在前跑着，忽聽得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知道林士佩已經趕到啦，及至林士佩雙劍併着往下落的時候，勝爺可就轉過來身形啦，未等雙劍落下，魚鱗紫金刀已向上橫着迎去，雙劍恰恰落在魚鱗紫金刀之上，噹啷啷一聲響亮，鋼鋒對碰，只見半空中火光亂冒，兩廊下衆英雄看的真真切切，眼看着林士佩的雙劍下去，勝爺必有性命之憂，及至林士佩的劍堪堪落下時，就看勝爺忽然一翻身，魚鱗紫金刀向上迎去，倉啷啷一聲響亮，震的神鬼皆驚，兩廊下羣雄看着，莫不毛骨悚然，無不暗暗驚服勝爺的武學，真是神出鬼沒，令人不可測會，林士佩雙劍與勝爺魚鱗紫金刀相碰，林士佩大吃一驚，不由的注目一看寶劍，勝爺乘勢用了一個順風掃敗葉的招術，魚鱗紫金刀，平着夠奔林士佩咽喉頸去，林士佩見魚鱗紫金刀來的兇猛，趕緊一低頭，魚鱗紫金刀，却掃於粉蓮色六摺抽口壯帽之上，竟將壯帽掃落塵埃，裏面雪青絹帕包頭，與頭髮一縷，亦被掃下，將肉皮片下有銅錢一塊大小，當時鮮血流下，勝爺跳出圈子外，雙手抱刀，遂叫道，林寨主，多有得罪，俺勝英年邁蒼蒼，眼目暈花，收招不住，誤傷貴體，望明公海涵爲幸，林士佩臊的桃花臉通紅，顏色更變，氣的渾身上下亂抖，對着勝爺說道，老明公刀下留情，不必謙恭，我林士佩佩服老明公了，正在此時，東廊下傻小子叫了一聲，好，就會打我，那算什麼能耐，嚕，我勝三大伯的，勝爺叫道，賈明不要信口亂道，孺子可惡已急，再要多言，定不輕饒，遂又對林士佩抱拳控背說道林寨主不要見笑，傻孩子不懂世態人情，祈寨主海涵，這是寨主看我鬢髮皆蒼，

讓勝英一招，林士佩說道，明公說的那裏話來，還是明公刀下留情了，林某甘敗下風，我與明公有言在先，我輸與明公也是散山，我贏了明公，我也是散山，請明公略待片刻，我去就來，林士佩遂又叫道，嘍卒們，與勝老達官打淨面水泡茶，伺候勝老明公，嘍卒們答應一聲，去與勝爺打臉水的打臉水，泡茶的泡茶，伺候勝爺，勝爺與林士佩道了一個請字，林士佩由聚義廳屏風後出去，回奔後寨去了，又有嘍卒將林士佩被勝爺魚鱗紫金刀掃掉的壯帽絹帕也收拾起來，林士佩去不多時，滿面紅光的轉來，頭上已竟換了新壯帽，寶劍也換了一對新的，來到東敞廳，對着勝爺滿臉含笑說道，老英雄赴南北英雄會，路上勞乏，今日老明公與衆位會戰一日，未得休息，沒有別的，我林士佩現在預備了幾棹水酒，請老明公對坐談心，我林士佩並且有事相求，求老明公容納一切，勝爺說道，寨主乃少年豪傑，出言誠實不欺，我勝英曾說過，但得容人且容人，今日之事，寨主有話講在當面，只要勝英辦的到的，沒有不辦之理，林士佩與勝爺談着話，嘍卒們七手八腳，將西敞廳內桌椅條擺齊整，工夫不大，將酒席擺上，勝爺與林士佩分賓主落坐，林士佩謙恭溫遜，毫無嫉妬之態，與勝爺酒過三杯，林士佩站起身形，對勝爺說道，勝老明公，我這小山現有嘍卒不下兩千餘人，寨主二百餘位，在此山俱已多年，金銀衣物存的不在少處，既今散山，必須將所存之物，給大家勻攤分散，也不枉大家跟我林某相處一回，沒有別的，求老明公暫容一時，我山內現有能寫能算之人，叫他們大家將各種物件，通盤收束一堆，皆因堆

積金銀的地方有五七處之多，然後把此銀物分散，我叫大家此時一齊收拾，大概明日即可收拾完畢，我就趕緊叫大家一分，將此山一散，各奔他鄉，皆因為我林士佩有言在先必踐前言，可有一宗，雖然我將此山散啦，綠林道之中，從此我也算拋開啦，你老人家的這個朋友，我當然要交的，老達官今日勞乏已急，大家用完飯，可決不能就此下山，要是那們一辦，勝老明公，您那是不願意交我林士佩這個朋友，皆因為我們大家雖然是介紹過啦，但是我還未與大家坐定了，談一句話呢，您若是就此一走，我與衆鏢頭，日後若是見了面，仍然還是誰也不認識誰，我的意思，欲請衆鏢頭在此盤桓一日，大家坐在一塊兒都互相談談，也不枉南北英雄會一場，總算我林士佩交了朋友啦，敝山西跨院有一座逍遙亭，地方急其寬闊清靜，那是敝山招待朋友之處，今日即請老明公與衆鏢頭在那裏休息休息，勝爺說道，既蒙寨主台愛，俺勝英即當叨擾，酒飯已畢，林士佩站起身軀，對勝爺說道，勝起身形，出離西敞廳，早有手下人等，提着燈籠火把，在前引路，往西跨院逍遙亭而來，往西行走，越過兩道寨子，往北轉去，又越過一道寨子，再往北行走，又有一道翠竹林，西邊綠竹濃陰，青風淅淅，當中一條道路，平坦異常，穿過竹林有座北朝南的一所房舍，坐北朝南的紅漆大柵欄門，林士佩陪着勝三爺進了柵欄門，迎面四扇屏門，綠洒金花，林士佩將鏢行衆位英雄讓進院內，勝爺與大衆留神觀看，正當中一座五間五角亭子，油漆彩

畫，堆金膩粉、橫着一塊匾額，藍地上寫斗大的金字三個，逍遙亭，將衆英雄往亭內一讓，只見亭子牆上懸掛名人字畫，翹頭案上，設擺着許多的古磁花盆，栽種奇花異草，有對棹，琴棹，月牙棹，兩家九十餘人，走進亭內，林士佩一看，九十餘位，若是全都讓在亭子內落坐，天氣炎熱，人多氣味重，未免地勢窄狹一點，於是林士佩遂對着勝爺說道，勝老明公大家要是都在亭子裏落坐，也可以將就啦，但是人多氣味多，天氣也很熱的，咱們大家可以分開了落坐，也好休息，現有東西廂房，分着一坐，勝老明公您以爲如何呢，勝爺道，很好，就請寨主隨便向東西廂房去讓吧，林士佩遂叫嘍卒們提着紗燈，將鏢行八十餘位分爲三處，東廂房讓進二十餘人，西廂房讓進二十餘人，逍遙亭內四十餘人，大家俱都落坐已畢，嘍卒將茶水泡好，衆人俱都安坐吃茶，說說笑笑，書中暗表，林士佩對待鏢行人異常的和氣，毫無嫉妒之形，鏢行人衆，却已身逢絕地，八十餘位躺在睡夢之中，原來蓮花峪這座逍遙亭修蓋的乃是一座五行八卦火攻陣，那中央逍遙亭地下，早已埋伏下地雷火藥，若是將藥線點着，可以將此亭炸成齏粉，且說林士佩與勝爺言語周旋已畢，遂對勝爺說道，老明公請吃茶，休息休息吧，我看看我們衆寨主將一切金銀物件，收拾齊了沒有，我們大家就此辦理散山的事情，我失陪勝老明公啦，勝爺遂說道，寨主不要客氣，請寨主即辦理山內的事去吧，林士佩說了幾句客氣話，林士佩又叫道，嘍卒們，你們在此好好伺候勝老明公及鏢行的賓朋，勝爺在旁說道，林寨主，我們大家在此歇息歇息，隨隨便

便，不必叫嘍卒們在此伺候，再說大家分散金銀物件，獨他們十二位在此，豈不是有點不合乎情理嗎，請寨主您就此同着十二位，一同回歸前寨，大家公道分散金銀，我們鏢行之人，自己張羅着更方便，林士佩道，勝老明公，真是博愛爲懷，遂叫道，嘍卒們還不謝過勝老明公，那十二名嘍卒，向前與勝爺各道了一個謝，遂同着林士佩走出逍遙亭，勝爺在後相送，嘍卒們在前林士佩在後，勝爺送至屏風門外，與林士佩抱拳說了一聲，請，林士佩說道，勝老明公多多包涵，太不恭敬了，勝爺說道，林寨主請放心辦理山內之事，我們既然是朋友啦，無論什麼全都沒有說的，二人抱拳而別，暫且不提，且說金頭虎賈明一進逍遙亭的時候，叫道，楊香五，黃三太，臭豆腐，咱們在這兒待一會兒，少一會，我怎麼心驚肉跳的，賊頭滿臉的仁義道德，心裏不定藏着什麼奸詐呢，金頭虎正與楊香五等說着鬼話，就看見林士佩跟勝爺說要走，金頭虎遂對楊香五說，這小子要是一走，咱們大家可就幹啦，這小子不定出什麼壞主意去，我暗中跟着他，我看這小子作什麼去，他要是害咱們，我就先把他毀了，傻小子將話說完，勝爺已經往外送林士佩哪，這傻小子可就暗中跟着下去啦，勝爺送林士佩至屏風門回來的時候，金頭虎早就暗暗的在屏風門旁邊大牆後頭藏着呢，等到勝爺回至逍遙亭，金頭虎可就走出屏風門，追着林士佩與那十二名嘍卒去了，林士佩與嘍卒等，仍由原路走出了柵欄門外，這時候金頭虎賈明，可就來到柵欄門啦，賈明一拉柵欄門，拉了好幾下子，也沒有拉開，賈明心中明白，這必是外邊鎖上啦，這小子

一定去設法害我們去啦，我快回去告訴我勝三大伯去吧，那林士佩與那十二名嘍卒，在前走出柵欄的時候，林士佩遂由兜囊中掏出一塊大鐵鎖頭，遂將柵欄門倒鎖上啦，林士佩鎖上了柵欄門，遂回頭對逍遙亭把頭點了一點，心中說道，勝英啊、勝英啊，我叫你鏢行八十餘人，一會兒皆死於非命，無論你有金鐘罩的，鐵布衫的，我叫他化成肉泥血水，三更之後，就是你們八十餘人的死時，我將火線燃着時，那座逍遙亭及東西廂房必定成爲灰燼，林士佩一旁心中暗想，咬牙切齒，復又對着亭子冷笑了兩聲、抹身同着嘍卒去了，那金頭虎賈明趕緊的跑回來，進到亭子裏面，遂叫道，勝三大伯，可不的啦，趕情那賊回去害咱們去啦，方才你老人家往外送他時候，我就在後頭暗暗跟着呢，我要看看那賊頭作什麼去、我跟到柵欄門，那賊頭臨出去的時候，將柵欄倒着由外面給鎖上啦、我推了半天也沒推開，勝三大伯，你老人家想這賊頭既然將柵欄門鎖上，那一定是不叫咱們出去啦、勝爺聽着賈明指手畫脚，不由的撕髯一笑，勝爺叫道，傻孩子不要胡思亂想，我們以好心待他，他焉能加害於我們，他就是把柵欄門鎖上啦，你想想咱們鏢行八十餘位，俱都會竄房越脊吧，那就憑一個柵欄門就會把咱們擋住嗎，傻孩子，快上一旁歇息去，不許多言亂道，賈明說道，可不嗎，勝三大伯你老人家看着吧，反正待一會兒少一會兒啦、勝爺說道，胡說，什麼待一會兒少一會的，還不與我滾開，金頭虎一聽，不敢言語，遂慢慢走至楊香五黃三太面前，又跟香五三太胡云一回，大家俱都說着閒話，也沒人理他，書中暗表，勝

爺向來大仁大義，不會奸巧陰謀，總想我用仁義待人，人家決沒有壞心害我，所以勝翁毫不疑惑，還是安然吃茶休息，其餘鏢行的人，俱都是一勇之夫，惟有諸葛山真在一進屏風門的時候，抬頭一看這座逍遙亭，不由的可就吃了一驚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因為諸葛山真，自幼讀書學藝，醫卜星相之學，無一不精，一看這座逍遙亭修蓋的是中央五間亭子，按金木水火土，四面東西南北，八面都是房子，乃是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，乃用八卦的式樣所蓋，合而觀之，乃是一座五行八卦火攻陣，既然蓋成陣式，決不是平常居住之所，那當中的逍遙亭五間，又是水火既濟之陣式，大概林士佩面示優容，一定內裏藏着奸詐之心，諸葛山真一邊觀看陣式，一邊向前行走，一進屏風門，方邁門坎兒，諸葛山真脚下一着重，就聽得地下有空洞的聲音，此時諸葛山真，遂在後面暗暗不往前走了，襯着林士佩與勝爺往逍遙亭裏面走的時候，諸葛山真就沒敢往逍遙亭裏面去，皆因為鏢行八十多位，再加上十二名嘍兵，共合一百多位，往逍遙亭裏亂走，聾啞仙師趁着亂，可就繞道向逍遙亭後面隱藏去了，這鏢行八十多位得逃出險地而未死於非命者，幸有聾啞仙師看出了逍遙亭的破綻，暗暗破了地雷，如其不然，三更之後，林士佩將藥線點着，鏢行裏這八十多位，必然死在睡夢之中，這且不表，再表那林士佩帶領十二名嘍卒，來到聚義廳，獨坐金交椅上，左沒有二寨主邱銳，右沒有三寨主邱鈺，林士佩自己不覺得心中一陣難過，不由的怨恨勝爺，這都是老勝英斷去我的左膀右臂，如今空叫山在人不在，眼看着蓮花峪，從此

瓦解冰消，老寨主費盡多少心血，才創造的此山猶如銅牆鐵壁一般，嘍兵不下三千餘名，寨主不下二百來位，不想到了我林士佩之手，竟將蓮花峪無名無利的斷送在勝英之手，勝英啊，勝英啊，少時我叫你鏢行八十餘人，俱都化爲齏粉，林士佩想到這裏，遂叫那十二名嘍卒，趕緊請各位寨主及衆嘍卒齊集在聚義廳，就說大寨主有密事相商，不可高聲喊叫，衆嘍卒答聲曉得，遂將一百餘位寨主，不大工夫，俱已請到，齊集在聚義廳上，林士佩見衆寨主及嘍卒等，俱都會齊，遂叫道，衆位寨主，切莫高聲喊叫，現在我將老勝英穩在逍遙亭內，林士佩說至此處，舉日向四外觀看，看畢，遂派了四位藝業高強的寨主，將聚義廳四面把住，恐怕勝英之人前來竊探，如被人家聽去，豈不是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犬了，林士佩派遣四位寨主走後，遂又對着衆寨主低聲說道，現在我將老勝英鏢行一千人衆，俱都穩在逍遙亭內，少時三更時分，我就點着藥線，約三更半時，那地雷必然爆炸，勝老兒鏢行一千人衆，必然死在睡夢之中，皆因爲恐怕衆位寨主有不知道的，到了時候千萬不要向逍遙亭方近處行走，地雷爆炸之力甚大，可將逍遙亭一帶炸得地裂山崩，大家務要謹計在心，量來勝老兒難逃此劫，故此方才我打發四位寨主，把住聚義廳的四角，恐怕鏢行有人前來竊聽，鬧的打草驚蛇，衆位寨主千萬秘密此事，切莫高聲喊叫，萬別洩漏了消息，你們大家就此快將那金銀細軟之物分散，大家俱都是在一處吃飯多年，千萬不要亂搶亂奪，吵鬧喧嘩，須知道當初自老寨主在世的時候，你們大家，効力老寨主，老寨主死後，你

們大家又維持着我無能的林士佩，因為分散東西，切莫忘了義氣，現在已經一更多天，你們大家至三更時候，也就將那金銀物件可以分散完啦，你們大家分完之後，有願意再跟林士佩一鍋吃飯的，你們大家可以奔蕭金台那裏，有願意去水寨的，現有小船四十隻，俱已預備停妥，你們就夠奔蓮花湖，你們到了那兒，就說蓮花峪已經付之一炬，我們寨主隨後就到，現在有願意去的，我這裏有名帖，任大家自擇，拿着我的名帖到了那裏，必得待爲上賓，決不能小視我弟兄，如其不願意往水旱兩寨去的，也可以回轉家鄉，務農爲業，我林士佩跟大家相處一回，對於衆位寨主嚶卒，向來可沒有驕傲慢待的，皆因爲你們大家也有追隨老寨主多年的，也有後到的，或有朋友介紹來的，或有慕名前來的，也沒有看不起我林士佩的，我林士佩對於大家情面上，不說是如同手足相待，我可沒有輕看衆位，現在雖說是散山，大家要是看的重我林士佩，我們日後定有相聚的那一天，林士佩將話說畢，不由的英雄淚下，遂說了一句，大家就此趕緊收拾去吧，他日相見，後會有期，衆寨主齊聲叫道，林寨主不要悲傷，我們大家定有聚會之日，說罷，俱各站起身軀，夠奔後寨，大家分散金銀衣物去了，列位，佔山爲寇的俱都是搶哥們，大家來到後寨將細軟的東西，與金銀貴重物品，不大的工夫俱已分散完畢，其餘粗物也就是一扔而已，各寨主有回家爲民的，有拿着林士佩的名帖夠奔蕭金台去的，也有奔蓮花湖去的，不到三更天，大家已經各奔一方去了，林士佩在聚義廳看着大家走後，遂自己無精打彩，來到後寨，舉目一看，

只有小妹與乳母二人，好不悲涼，書中暗表，林士佩被勝爺戰敗，更換壯帽寶劍的時候，就吩咐了後寨的婆子丫環老嘍卒們，將一切細軟之物，收拾停妥，先行連往蓮花湖去，早有小船四隻，在山外等候，並囑咐他們到在蓮花湖時，見了韓寨主，就說蓮花峪已破，今夜三更後，蓮花峪化成灰燼，我家大寨主與姑娘，三更起身，也奔蓮花湖而來，林士佩吩咐已畢，那丫環婆子們，即時收拾停妥，四隻小船，早向蓮花湖去了，那時後寨之內，只留下無雙女林素梅，與一個老乳母在旁伺候姑娘，其餘者已經夠奔蓮花湖去了，那老嘍卒們到了蓮花湖，就將林士佩所囑之話，對着韓秀寨主說了一遍，那韓秀聽說蓮花峪已失，遂自己乘坐小船出離蓮花湖，前去迎接林氏兄妹，暫且不提，且說無雙女林素梅，年方一十七歲，生來姿容秀麗，聰明智慧，自幼與兄長林士佩學習武術，兄妹二人又是大名家一位文舉授業，故林士佩與其妹無雙女林素梅，俱都是滿腹文章，廣覽多讀，無雙女自老寨主歿後、幽居後寨，除去讀書習武之外，不出後寨一步，頗有大家風範，可稱得起文武勝全，且爲人秉性貞靜，那丫環婆子們，見姑娘磊落大方，待僕婦人等，非常寬厚，才給姑娘起的名字，叫作無雙女，閒言拋開，且說無雙女雖在後寨深居，自有丫環婆子老嘍卒們伺候，後寨有事由老嘍卒們報知前寨，前寨有什麼事，那老嘍卒們也可報告後寨，丫環婆子們雖都不出後寨之門，自有老嘍卒往返傳說，故此無論什麼事，後寨却沒有不知道的，那南北英雄會，方一預備的時候，就早有老嘍卒報告了內寨，姑娘却早已知道了，比至勝

爺帶領鏢行八十餘位來到蓮花峪時，姑娘可就不由的替兄長担驚害怕，皆因為姑娘自幼習武，對於當世的武術家，早就聽父兄講究過，勝爺的武學，姑娘早有耳聞，所以南北英雄會，姑娘異常的担驚害怕，故此姑娘在後寨遂打發了兩名老嘍卒，往返報告，所以打鹿打豹，勝爺刀劈邱銳，鏢打邱鈺，三太鏢打謝洪亮，又將謝洪亮一刀劈為兩段，勝爺退頭傷了韓殿魁，魚鱗紫金刀傷了自己兄長林士佩之事，姑娘是完全打聽在心內，今晚一見兄長進得後寨，滿臉兇之煞氣，暗聲嘆氣，遂問道，兄長意欲何為，現在都打發走了，只留下小妹與乳母二人，林士佩說道，妹妹你還不知道呢，現在南北英雄會，邱銳二弟已死，邱鈺三弟已散，刻下兄長已將蓮花峪的衆寨主完全散去，單等三更後點着藥線，地雷一響，鏢行八十餘人，俱各化為肉泥血水，你我兄妹從此夠奔蓮花湖，蓮花峪從此休矣，林士佩說至此處，英雄臉面慘淡，叫了一聲妹妹，這都是哥哥無能，將先人萬苦千辛，締造下銅牆鐵壁的蓮花峪，一但斷送於勝英老兒之手，從此我兄妹鬧的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我既然家敗人亡，我豈能叫那勝英老兒回歸故土，所以愚兄先叫他們將細軟金銀壓送蓮花湖，現在山後僻處，尚有輕船一隻，單等燃着藥線，你我兄妹出離後寨，登船往蓮花湖進發，大約我兄妹走出三五里地，那地雷也就響啦，老勝英及鏢行八十餘人，也就死於非命了，無雙女林素梅一聽林士佩之言，遂叫道，哥哥，千萬不可，勝老者鏢行八十餘位，赴南北英雄會，並不是勝老者以強壓弱，無事生非，來到蓮花峪與兄長尋釁，乃事出邱銳二哥，

護庇探花淫賊高雙青，兄長聽邱銳二哥之話，將淫賊留在山中，暗中起意害好人，保護萬惡的淫賊，南北英雄會，鏢行來到了，我們山寨之人，不與人家比試武藝，打鹿三陣賭輸贏，人家第三陣將鹿打死，就應放出高雙青，叫人家清理門戶，那邱銳二哥反復無常，又叫人家鏢行之人打豹，打豹三陣賭輸贏，人家第二陣又將豹打死，打鹿人家死了兩位鏢頭，打豹人家死了一位鏢頭，邱銳二哥就應將淫賊放出，言而有信，豈不百事皆無，邱銳二哥，不但不放高雙青，反倒口出不遜，言說這是南北英雄會，這不是走獸會，憑勝老者你跟那橫骨插心，四條腿的走獸賭輸贏嗎，既口出不遜，又非與人家動手不可，及動上手的時候，勝老者讓之再再，邱銳二哥，就應當認輸就完啦，不但不認輸，並且與人家沒死賴活的，一敗再敗，毫無羞恥，然後用鏢暗中打人家，將勝老者鴉尾巾絨，打為兩開，勝老者實不得已，這才刀劈邱銳，那邱鈺動手的時候，勝老者金鏢一點而已，邱鈺三哥可算識時務之人，敗陣而走，韓老寨主也輸與了勝老者而走，雖然戰敗，不失人格，高雙青那淫賊又被勝老者一刀扎死，亂刀分尸，兩家各有傷亡，鏢行並未佔去便宜，兄長與勝老者動手，八卦轉環刀削去兄長頭巾壯帽，將兄長頂上髮髻削去一縷，銅錢大的肉皮，這就是勝老者暗中留情，不願與兄長結下深仇，可見人家勝老者是以德待人，並不是以強壓弱，兄長不知以恩報德，反要將鏢行之人，一網打盡，兄長豈不知報應昭昭，青天難欺嗎，林素梅語至此，林士佩遂說道，妹妹你乃女流之家，什麼叫青天，什麼叫報應，財主的大門

開了進去就搶，行路之人，大喊一聲，褲套留下，老實厚道，到不了綠林道裏，好人保不了鏢，那老勝英滿口仁義，誰看見他的心啦，這也是他報應臨頭，愚兄我是非將鏢行之人，一網打盡不可，妹妹不要多言，林素梅見兄長執迷不悟，非將鏢行之人害盡不可，苦口良言，勸了多時，兄長仍無回心轉意，林素梅又叫道，兄長，您不聽妹妹之言，恐怕影有大禍臨身，鏢行八十餘位，誰無父母誰無兄弟，誰無妻子，誰無姐妹，小妹恐怕人容天不容，林素梅語至此處，遂雙膝跪在塵埃，拉住林士佩的衣襟，仍是苦苦哀求，林士佩一見妹妹如此模樣，不由的無名火起，刷啦啦亮出了陰陽雙鋒寶劍，無雙女見兄長林士佩亮劍，遂叫道，兄長，莫非欲殺小妹不成嗎，林士佩說道，妹妹乃讀書明禮之人，並未作下寡廉鮮恥之事，兄長爲何殺小妹呢，妹妹如欲哥哥不放地雷，哥哥惟有自刎一死，你豈不聞三國周郎說過，既生瑜，何生亮，兩雄豈能並立，南七省北六省，有勝英，不顯哥哥，有哥哥不顯勝英，哥哥自出世以來，誰敢動動哥哥的衣服，在南七省北六省提起哥哥之名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，今被老勝英將愚兄壯帽削去，傷了頂樑髮髻皮膚，當着天下英雄，爲兄我殺這樣的勛斗，有何面目活於人世，此時無雙女見林士佩仍不能挽回，遂將林士佩衣襟放開，叫道，哥哥，小妹乃是女流之家，常言說的却好，有父從父，無父從兄，若爲保全人家，逼死兄長，豈不是親疏不分了，哥哥不必如此，請哥哥自便，林士佩這才將雙劍還匣，轉身形來到裏屋，由兜囊中取出一個油紙包，那紙包裏面，乃是手指粗的一顆大

香，此事本是早有預備，皆因爲藥線有鷄卵粗，用粗香一點，立時就可點着，林士佩將那油紙包打開，用火將那大香點着，一伏身軀鑽在姑娘牀下，將蓋藥線口的木瓦，銅瓦，鐵瓦，一層一層的掀開，林士佩伸胳膊對準藥線用香火一幌，就聽得刷啦一響，未見火星，林士佩抽出香火一看，那香火已被水浸二寸餘長，林士佩心中明白，地雷必被鏢行之人所破，立時嚇的顏色更變，由牀下退出，來到外屋，姑娘一看林士佩臉面顏色更變，唇似白紙一般，姑娘這才問道，哥哥爲何這等模樣，林士佩方要開口，不由的一口濁痰上擁，翻身栽倒於地，立時人事不知，姑娘一看，哥哥栽倒塵埃，這才趕緊用手攙扶，捶胸碰背，那老乳母站在一旁，不敢向前攙扶林士佩，那姑娘一個人，手忙腳亂，顧的了胳膊，顧不了腿，遂叫道，乳娘爲何袖手旁觀呢，那乳娘說道，大寨主向來內外嚴肅，男女有別，倘若大寨主醒來，豈不是多有不便嗎，姑娘說道，事至如今，還講什麼內外嚴肅，您乃是我的乳母，扶養我多年，如同生身母親一樣，我哥哥乃二十多歲之人，您已經五十多歲，難道還怕我哥哥不成嗎，列位，那林士佩雖然佔山爲寇，却是男女都有界限，內寨裏出去了環婆子之外，就是那老嘍卒，在內院服役，爲的是後寨有事，令那老嘍卒來往傳達，至於丫環婆子，不准去到前寨一步，所以今日林士佩昏厥過去，那老乳母都不敢上前去攙扶，一個人要是昏厥過去，一個人是忙不了的，所以姑娘出於沒法，這才請老乳母幫忙，那老乳母被姑娘央求的無法，這才幫着姑娘給林士佩捶胸盤腿，喊叫多時，這才喊叫過來，少

時只聽林士佩嘜呀了一聲，又喘了一口長氣，喊道，痛死我也，濁氣一降，這才吐出口痰來，氣息回轉，睜目一看，只見老乳母與妹妹林素梅在旁相扶，自己坐在塵埃，林素梅兩目中止不住的落下淚來，林士佩問道，妹妹這是爲何，林素梅見哥哥甦醒過來，遂說道，兄長你還不知呢，若不是小妹與乳母將兄長救活，兄長此時量已不在人世了，兄長爲何這樣的急燥呢，只見兄長由內屋出來，面如白紙一般，就昏厥過去了，林士佩此時心中已經明白，遂自己站起身形，不由的一陣難過，姑娘說道，兄長切莫悲傷，難道兄長就不以小妹爲念嗎，林士佩說道，妹妹有所不知，當初爲兄在隱賢山與盟伯學藝時，父親病勢沉重，將我喚下山來，那時節爲兄星夜回山，來到山寨，父親的病體更異常的沉重，將哥哥叫至跟前，說道，爲父不久於人世，你要多多照看你那苦命的妹妹，孝順你的母親，那時節哥哥在父親面前，寬慰父親養病要緊，豈知父親竟醫藥無靈，拋下母親你我兄妹而去，父親臨危之時曾說過，半世心血，創造此山，雖然房屋不十分的齊整，山寨却異常鞏固，叫我繼續父親之職，守此山寨，父親將話說完，遂兩眼一閉，他老人家辭世去了，那時母親悲痛萬分，憂勞成疾，母親相繼去世，拋下你我兄妹，零仃孤苦，形影相依，兄長遂承父親遺業，佔住山寨，那年劫了賊官一水買賣，銀錢無數，兄想這山上房屋不甚齊整，要用此款翻蓋聚義廳後寨房屋，那時有一江洋大盜，在山上與兄盤桓，我二人非常親近，兄遂將此話與那江洋大盜說了一遍，那江洋大盜遂與我說道，他說寧夏國有十二名瓦匠，俱

是能人所傳，善於修造，意欲與兄荐來，兄遂當時託他將那十二名瓦匠請來，修蓋山寨房屋；那江洋大盜走後，不多日子遂將十二名瓦匠請到，那十二名瓦匠到了之後，兄令他十二人，單獨修蓋房屋，經一番試驗之後，令選兩名手藝出衆的瓦匠，督率衆人，這才動了大工，三年之久，將山寨房屋俱已修畢，兄誇獎那十二名瓦匠的手藝精妙絕倫，那瓦匠中有一人說道，大寨主這不過是平常的修蓋而已，還算的什麼本領，實不相瞞，我們的長技並不在此，若是您要修造夾壁地溝陣圖的時候，大寨主您賞給我弟兄一個信，我弟兄給您幫個忙兒，那時節哥哥遂問他們會造什麼陣，那瓦匠遂取出一本建築圖來，給我觀看，遂說道，這個圖乃是八卦火攻陣，兄遂令他們在聚義廳前用白粉將地盤劃出，地溝，鐵筒，懸線地雷中央亭五間，東西南北八面按八卦，中央按五行，我一看此陣圖非常精妙，遂令那十二名瓦匠動工修造，那地盤爲藥線密切之處，完全由他十二人動手，不令旁人觀看，叫嘍卒們當小工修蓋、費工半年之久，才將那五行八卦火攻陣修造完畢、修完之後，那十二人瓦匠就要回歸寧夏，卽時爲兄我遂生了疑心，兄想這火攻陣，本是祕密之事，他二人之中，兄長若有待之不周者，他們離開了山寨，到外面傳說出去，將機關洩漏了，豈不是白費心機，於是兄遂心生一計，將那十二名瓦匠一網打盡，以滅其口，兄遂將他們留在北院，與他們十二人餞行，並且每人送給二百兩紋銀，預備了兩棹上等酒席鷄鴨燕翅，一者作爲慶賀五行八卦火攻陣，二者給他饒行，將酒席擺好，兄長在坐也陪着他們痛飲，

那十二名瓦匠，一看兄長待他們如此厚道，毫不疑心，酒席擺好，遂大家落坐，方一落坐，遂由前寨來了一名嘍卒，說道，大寨主，前寨有緊要之事，請大寨主趕緊到前寨，二寨主三寨主有請，叫您就此快去，那時兄長遂站起身軀說道，我本欲與大家痛飲慶賀，不想前寨有急事來請，大家先喝着，我去去就來，那十二人，遂認以爲真，他們遂大吃大喝，酒至半酣，那毒藥酒性發作起來，那十二人個個腹痛難忍，全躺在地上打滾，工夫不大，那十二人均由七竅流血，可憐他等一命嗚呼去了，那時兄長早在山後挖了一個深坑，那十二人死後，遂叫嘍卒們，將他們抬至山後推於深坑之內，掩埋去了，兄長爲修蓋此陣，害了十二條人命，不想事到如今竟成畫餅，叫鏢行之人，竟將此陣破了，兄長在南七省壓倒一切，誰人不知那個不曉，今被勝英將山一破，一敗塗地，兄長尙有何顏苟活人世，林士佩說至此處，伸手抽劍，卽要自刎，姑娘遂一手拉住，跪在塵埃叫道，兄長千萬不可行此短見，勝敗乃其常事，難道兄長一死，就不管苦命的小妹了嗎，父母早死，妹妹所倚靠者，爲兄長一人，兄長如此，將置小妹於何處，林士佩說道，妹妹，三寸氣在千般用，口眼一閉萬事休，兄長自有生以來，沒有栽過觔斗，事至如此，有勝英沒有哥哥，有哥哥我就沒有勝英，說罷，用手壓劍，仍要自刎，姑娘說道，兄長不必如此，小妹有與長兄報仇之計，既然點地雷不成，現在三更將過，那鏢行之人，道路勞乏，想已在甜睡之間，兄長與小妹何不去行刺，林士佩說道，賢妹，那勝英手下能人甚多，勝英之本領，又在你我兄

妹之上，倘若被人看破，反爲不美，就是你我兄妹，一齊動手也不是勝英的敵手，姑娘說道，兄長何見之愚也，既然是行刺，當然不是他的敵手，本領若是在他人以上，還用的着行刺嗎，這行刺本爲暗中的事，祕密所作，原是在看風駛船，他在明處，咱在暗處，他要是醒着，我們還許不上前呢，這宗事情，本來是以弱敵強，以智取而不以力敵，兄長豈不聞先父在時所講的故事嗎，那專諸刺王僚，要離刺慶忌，荊軻刺始皇，鉏尼刺趙相國，聶政刺俠累，想那慶忌與秦王趙相國之輩，俱都是手下能人圍繞，倘有被人所暗算者，以位至極品，面南背北，那行刺之人，尙不畏懼，何況勝英乃一勇之夫呢，兄長與小妹二人，雖明着不是他的敵手，若在暗中，豈不易如反掌，林士佩一聽姑娘說的話，頗爲有理，這將寶劍還匣，說道，妹妹事不宜遲，你我兄妹就此前去行刺，林素梅立刻紮綁停當，兄妹二人，出離了北上房，那北上房往南就是逍遙亭，奔北上房後坡，上了東北房，由東北房來到東廂房，兄妹二人，爬伏在東房的前坡，往院中觀看，院中鴉雀無聲，靜靜悄悄，再往四外觀看，東廂房俱都黑暗，並無燈燭，逍遙亭內燈燭影影綽綽，姑娘說道，我與兄長在此巡風，兄長下去就動手吧，林士佩說道，愚兄方才閉過氣去，此時尙且頭目昏沉，況且已經敗於勝英之手，小妹你的本領，不在愚兄以下，我與賢妹巡風，還是你下去動手，那林素梅說道，我知道那個是勝英，我不認識於他，爲之奈何，林士佩說道，勝英在當中坐位，年在七十來歲，白髮蒼蒼，面上皺紋堆疊，胸前飄洒銀髯，背後插着魚鱗紫金刀，

脅下襯鏢囊，賢妹一看卽知，非常好認，林素梅今被兄長逼迫不過，遂暗暗長嘆一聲，這才飄身下了東房，躡足潛蹤，脚尖點地，在院內繞了幾個圈子，然後輕輕的走到逍遙亭，上了五層塔脚石，在逍遙亭門外，伸首往屋內觀看，見正當中八仙棹坐定，蒼蒼白髯飄滿胸前，背後揣着魚鱗紫金刀，脅下襯鏢囊，頭上鴉尾巾，當頂襯着一朵黃菊花，微微顫動，坐在當中合目盹睡，姑娘提着一口氣，來至亭門切進，姑娘看了一會，復又退回，姑娘的意思是看看亭內有人醒着沒有，所以一再伸首觀看，姑娘看之再四，亭內並無驚醒之人，這才脚尖找地，進了亭內，此時勝爺已竟低着頭，閉着眼，儼然熟睡的樣子，姑娘一看，勝爺左邊一位老者，伏几而睡，東邊有一位黑髯老者，也在那裏盹睡，書中代言，左邊這位乃是弼嶷長老，東邊那位邱三爺邱璉，勝爺右邊一張凳子空着，姑娘又往四外看了一眼，俱都伏几而睡，並無驚醒之人，書中暗表，姑娘在這逍遙亭院內繞灣的時候，亭內的李剛李四爺，可就看見啦，姑娘他本是留的一宗心眼兒，在院內一繞灣，亭裏及東西房內，如果有人醒着，必要問院內是什麼人，如果有問，姑娘由院內就走啦，那知李四爺首先看見，就伸手壓刀，黃三太也看見啦，也伸手壓刀，勝爺此時對着李四爺和黃三太二人，趕緊暗暗擺手，乘着姑娘往東西兩廂看的時候，勝爺說道，如要是刺客他向誰下手誰動手，如要不是行刺的，也許其中別有隱情，李四爺黃三太這才復又低頭假睡，列位，亭中四十餘人，其實本來全都醒着呢，姑娘上塔脚石的時候，大家可就全都粧睡了，皆因爲凡

事不能造次，又恐怕其中別有枝節，就是有三兩位睡着了，那就是心中不會存事之人，請想雙方死的死，亡的亡，在權且休息一夜誰能夠爬在棹子上就睡呢，惟有金頭虎，兩條板凳一併，呼聲震耳，已竟睡熟，閒話少說，書歸正文，且說姑娘到了亭內，一看勝爺在八仙棹正面盹睡，意欲下手，皆因那棹子擋着，很不便利，恐怕夠不上，弄的打草驚蛇，反爲不美，皆因是先年那種八仙桌子，都比現在的尺寸大，大金交椅，大八仙棹，不似現在的棹子，一伸手就能夠着啦，姑娘看了一會，遂脚尖一滑地，伸手輕輕一按棹兒，縱在棹子之上，身輕如羽，落地無聲，跳到棹子面上，伸手撤出鷄爪鏢，對着勝爺銀牙咬錯，將鷄爪鏢舉起，勝爺此時是假粧盹睡，看的明明白白，勝爺看着姑娘將鷄爪鏢舉起，先向着勝爺豎目咬牙，後來又對着勝爺點頭，復又將鷄爪鏢撤回，書中暗表，林素梅行刺本是被哥哥所使，如不將勝爺刺死，則哥哥萬不欲生，並不是姑娘的本意，起心殺害勝爺，所以先將鷄爪鏢舉起，對着勝爺欲要下手，繼而一看，勝爺年邁蒼蒼，鬢髮皆白，又是行俠作義的好人，姑娘故此又將鷄爪鏢撤回，勝爺一看姑娘復又將鷄爪鏢撤回，勝爺心中暗想，這姑娘本不欲殺我，正在此時，只見姑娘又將鷄爪鏢舉起，銀牙咬錯，杏眼圓睜，十分的兇惡，勝爺的刀不殺婦女，金鏢甩頭不打婦女，拳頭脚，不能傷婦女，第二次勝爺見姑娘滿臉兇氣已現，嗚嗚就要手起刀落，勝爺心中正自打量之際，只見身旁有一個小圓凳在那裏放着，勝爺心說，你要是真下手時，我便用此凳子打你，此時姑娘雖欲下手，仍然自

已暗暗討愧，猶有不忍之心，那姑娘將傢伙舉起者三次，心中暗道，我若不殺勝英，我兄則死，禮義出於富戶，良心喪於困危，想到此處牙關一響，手起雙鐮落下，只聽撲噠一聲響，翻斛斗栽倒塵埃，書中暗表，勝爺見姑娘第三次，又將兵刃舉起，銀牙咬的已竟有了聲音，知道姑娘是要下毒手啦，勝爺的右手緊靠着那張凳子，及至姑娘兵刃正往下落時，勝爺的凳子，可就打上來啦，這一凳子，正打在姑娘胸際之上，姑娘疼痛難忍，翻身栽了一個斛斗，由八仙棹之上栽倒塵埃，當時那凳子打在姑娘的身上，倒沒有多大的響聲，那凳子由棹子上，又往地下咕嚕，只聽得咕哩咕嚕的聲音可就大啦，亭中四十餘人一聽凳子的聲音，大家可就全都抬起頭來啦，黃三太喊了一聲，有刺客，勝爺見大家俱都站起身軀，用大斃，壓傢伙，勝爺急忙喊道，千萬不可動手，勝爺遂用手一拍八仙棹子，一縱身軀，竄至亭門，臉面朝外，雙手掩住亭門道，衆位不要大聲喊叫，行刺的是一女子，我們豈能與女子一般見識，叫他逃命去罷，當時東西廂房也都大譁，欲要動手捉拿刺客，勝爺又叫道，東西廂房的賓朋，千萬不要出屋，我們不能與婦女動手，任他自己逃罷，衆鏢頭一聽勝爺喊叫，不讓動手，俱都遵命，誰也不敢造次，惟有楊香五心中憤恨刺客，因老師不叫出去捉拿刺客，也不敢違背，楊香五心生一計，見金頭虎在兩條板凳上正自熟睡，還直打呼嚕，楊香五一伸手，暗暗將板凳一拉，就把那板凳給拉倒啦，傻小子在夢中挨了下手，可就摔醒啦，傻小子揉着眼一看，楊香五在他跟前，遂叫道，楊香五，楊香五對傻小子

一擠眼說道，賈明別睡啦，有了刺客啦，金頭虎說道，怎麼有了刺客啦，楊香五此時用手往院內一指，一使眼色兒，傻小子說道，我知道啦，這就伸手抽出一字鑄鐵杵，吶喊一聲道，我去杵他去，勝爺見傻小子要出去，勝爺說道，賈明，不許你胡說，那刺客乃是女子，傻小子說道，女子呀，我也得杵他一百杵，我不管什麼叫女子，勝三大伯，您要攔我，我踹開隔扇出去，勝爺見賈明非要出去不可，勝爺遂叫道，窮棍，你還不攔阻賈明嗎，窮棍長老念了一聲阿彌陀佛，叫道，賈明，你勝三大伯，以仁義爲懷，寬宏大量，你不要違背他老人家的命令，說罷，遂一伸手將賈明拉住，賈明說道，真倒了運啦，往後要是再有刺客來行刺，就看着他刺嗎，窮棍長老說道，賈明不要如此任性，然後又向賈明一眨眼，賈明一看，窮棍不許他造次，金頭虎遂退下去了，此時無雙女疼痛難忍，已經由五層塔腳石上，他用就地十八滾的工夫，滾到了塔石之下，到在院中，已竟緩過一口氣兒來啦，遂用雙鐮一點地，一縱身形，可就縱上了東廂房，林士佩在房上看的真真切切，一見妹子由屋中滾將出來，知道妹子必遭了毒手啦，敗兵之將又不敢下來動手，皆因爲勝爺一人，他還不是敵手，若是鏢行八十餘位，那豈不是白送其死嗎，林士佩爬在房上，好似木雕泥塑一般，又至見姑娘縱上房來，鏢行之人並不追趕，這才稍稍放下心去，可是見了妹子慚愧交加，一語全無，林素梅見哥哥林士佩伏在那裏，好似傻人一般，遂拉了林士佩一把，遂叫道，哥哥，咱們走吧，你方才看見啦，勝英是何等的大仁大義，倘若鏢行之人出來，年

輕之人甚多，如要將小妹捉住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你我兄妹這個勛斗裁的起嗎，再說要是動了手，人家一奚落，叫我還怎麼活着呢，哥哥走吧，林士佩一語全無，站起身形與姑娘，仍由原路回歸後寨，您道，林士佩怎麼連一句話，都不會說啦，這就應了那句俗語啦，理虧如山倒，勝者王侯敗者囚，所以對着姑娘無話可說啦，那有足不出戶的十七八歲大女子行刺的道理呢，二人來到後寨，老乳母尚在那裏呆立相望，正在放心不下之時，一見林士佩兄妹進來，遂對姑娘問道，姑娘怎樣了，姑娘嘆了一聲說道，一言難盡，不要提啦，乳娘就此與我兄妹逃走吧，林士佩遂與乳娘小妹三人，忽忽直奔後山而來，來到後山坡，此時早有輕船一隻，兩名老嘍卒，在那裏等候，主僕三人登船，直奔蓮花湖而去，說書的一張嘴，難說兩家的話，再表逍遙亭內八十餘位，亂成了一團，勝爺說道，大家且勿諠嘩不要喊叫，且看看咱們鏢行人數，都在此處否，於是大家這才齊集逍遙亭院內，查點人數，暫且不表，且說金頭虎賈明，尙未等查點完畢，遂大聲喊道，勝三大伯了不的啦，咱們鏢行之人，怎麼單單不見諸葛師伯呢，我方才心裏就直納悶，諸葛道爺一定叫賊頭給害啦，勝三爺聞聽傻小子喊叫，留神一看，果然就沒有諸葛道爺，勝爺心中暗想，方才打那行刺的女子，我用的那個凳子，本是諸葛道爺之座位，傻小子在一旁，還是口中直嚷，咱們快去尋找諸葛師伯去吧，勝三爺說道，賈明不要胡喊，你那諸葛師伯本是心細如髮，博古通今，聰明智慧的人物，怎能叫賊人給害了呢，大家不要驚慌，諸葛道爺絕不會有危險的

，大家仍舊各歸屋中，只要其他人位不缺，就不用喊嚷慌亂啦，大家遂各歸了屋中，仍然落坐，勝爺也回到逍遙亭內，心中暗想，諸葛道爺怎麼這半日的工夫沒見呢，莫非果然有什麼危險嗎，勝爺叫與李剛李四爺說道，咱們坐在屋中這半日的工夫，就沒留神諸葛道兄，此時因有刺客，大家這一亂，方才想起來諸葛道兄，按說道兄要是上那裏去，總得言語一聲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，李剛李四爺說道，諸葛道兄，聰明一世，決無危險之事，大概許是自己暗探林士佩他們散山的情形去啦，三哥不必挂心，諸葛道兄，必有所為，書中代言，諸葛道爺進屏風門的時候，一蹶方磚地，只聽裏面空響，自己就覺心中一驚，及至一看那逍遙亭是一座五行八卦火攻陣，不覺毛骨悚然，遂自己暗暗走到亭子後面隱藏去了，那時候在一更餘天的時候，來到亭子後面隱藏一會兒，遂擰身躍到逍遙亭上，往四外觀看，看那陣的機關在於何處，只見着後山正北方一片汪洋白水，有一座院落，在那裏孤立，諸葛道爺，遂來至後寨姑娘住的臥房，道爺一看，心中就明白了，只見由姑娘那院有一條方磚道，接連不斷的，那方磚上有古錢大的窟窿，道爺心中明白，那五行八卦火攻陣，必是暗埋地雷，那方磚地上有古錢窟窿，必是藥筒子的道路，為的是流通空氣，不叫那藥線受了潮溼之故，道爺看罷，復反身來到姑娘住的房上，往下一看姑娘住的房屋，乃是緊靠江水，房後的江水，與蓮花湖接連，姑娘住的房子底座，乃是用柏木椿柱在水中，後房倚傍水處，用三合土砸成，上鋪石頭，道爺心中暗想，那五行八卦火攻陣，必是在姑娘房中埋伏

機關藥線，要是進屋破陣被人看破，不但作不成，反到栽了筋斗啦，道爺思索多時，心說那五行八卦火攻陣，乃是取水火既濟之義，姑娘房後是水，後房簷處，必有痕跡，思至此遂脫下道服，換上水衣水靠，將衣服包好，躍入水內，往後房山近處一摸，那後房山底下六尺餘高，柏木樁柵着，本是空的，道爺往裏行走，半人深的水，直通蓮花湖的水路，走到山根用寶劍一敲，那房山裏面本是空的，外面柏木的木板，用寶劍將木板劃開，那木板裏面又現出一層鐵板，又用寶劍尖慢慢的刺那鐵板，一會工夫，將那鐵板刺下半尺見方的一個窟窿，一看裏面又有一層銅板，道爺的寶劍削鐵如泥，那銅板更不用費事啦，幾下子將銅板劃開，伸進胳膊往裏一摸，原來裏面是一尺粗的大鐵筒子，道爺暗暗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自語道，果然是藥線所在，書要簡斷，道爺寶劍將鐵筒刺開，那鐵筒裏面又是一層銅筒，將銅筒刺開裏面又有一層竹筒，將竹筒刺開，用手一摸，已竟摸着裏面的藥線，俱是核桃粗的藥線一共五顆，十字花搭着，道爺將藥線用手擰着往外一扯，扯出有數尺之長，又用寶劍將藥線纏住用力一扯，扯出有一丈餘長，然後又用寶劍將外面的鐵板窟窿開長了，那蓮花湖的水遂流入了地溝之內，只聽嘩啦啦嘩啦啦聲音，工夫不大，將那地溝灌的也就滿了，道爺復轉身形退出，來到那江水深處，用水將身上的泥跡洗濯一番，這才由水中出來，來到岸上，將水衣水靠脫下，換上了道服，將面上的泥痕也洗乾淨，遂對着逍遙亭念了一聲無量佛，鏢行八十餘位，命不該絕，不然此時，死於飛焰炮火之下了，道爺心中尋思

着說，我再看看嫉妒的小兒林士佩去，遂躡房躡脊，來到聚義廳上，往屋中觀看，一人皆無，道爺又來至前後各寨，皆已杳無人跡，道爺心說，好一個萬惡的林士佩，山寨之人俱都遣散一空，單等更深夜靜，放地雷將鏢行一網打盡，毒惡至此，可謂極矣，尋思至此，復又笑道，林士佩呀，算盡則亡，少時你點地雷時候，叫你如同水中撈月，鏡裏觀花，用盡心機，白費一回，道爺自語道，我再看看那忠厚樸誠的勝三弟去，三弟你只知忠義化人，誰可憐你呀，也是天不絕我輩，邀天之幸，被我看破機關，不然，三弟你此時與衆鏢頭及逍遙亭已化爲齏粉了，險哉險哉，道爺自言自語，來到逍遙亭切近，擰身躡至逍遙亭上，往屋中竊看勝三爺，正趕上勝三爺與李剛李四爺，叨念自己，道爺遂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貧道來也，只見那諸葛道爺躍身而下，來至逍遙亭內與勝爺見面，諸葛道爺說道，勝三弟，英雄不落險地，勝爺聞聽，遂叫道，道兄，何出此言，你看這個逍遙亭清潔雅致，設擺齊整，林寨主對待朋友總算是周到，諸葛道爺，冷笑一聲，叫道，勝三弟，咱們鏢行八十餘位，幾乎斷送在嫉妒小兒林士佩之手，三弟此時你還在夢中呢，叫道，楊香五黃三太，將八仙桌搭開，楊香五黃三太遂站起身軀，走至八仙桌前，二人將八仙桌搭開，諸葛道爺叫道，三太，你將這八仙桌底下的四塊方磚起將下來，三太香五二人，遂將那桌底下的四塊方磚起下，一看那方磚底下有一層木板，那木板乃是活的，將木板揭起一看，底下是一個大木箱子，那箱蓋用鐵鎖鎖着，將箱子撬開，只見裏面西瓜大的一個大地雷，那箱中滿

着硫磺火種，那廂中可是已竟灌了半廂子水啦，大家一看，心中早已明瞭，若不是諸葛道爺破地雷，大家必然死已多時了，諸葛道爺叫道，三弟，你看這個地雷要炸了，這座逍遙亭豈不成爲灰燼，你再看那廂外通着東西廂房，尙有兩顆鐵筒，也是藥綫，東西廂房內也有地雷，這林士佩與三弟你外示優容，內藏奸詐，三弟你只知忠恕待人，誠實爲懷，焉知道人家却是暗算於你，勝爺看罷，不覺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胆邊生，遂大聲罵道，好一個畜生林士佩狠毒至此，宜殺不宜留，遂叫道，大衆亮傢伙，去各處捉拿林士佩，將他捉住，碎尸萬段，與那死去的鏢頭報仇雪恨，大家一聞此言，大家全都亮出兵刃，捉拿林士佩，暫且不表，再說勝爺由逍遙亭夠奔正南而去，方來到後山坡時，舉目往四外觀看，只見皓月當空，滿天星斗，山水蕩漾，精神不覺爲之一振，勝爺心中暗道，林士佩小兒逃走，必奔蓮花湖而去，大約此時走之不遠，勝爺尋思至此，遂注目向西北觀看，只見離此山約有半里之遙，江面上有燈光閃灼，似乎船在江中，可是並未行動，勝爺心中暗想，這必是賊子林士佩向蓮花湖逃走，此時風大又是逆流，不能前進，列位，勝爺還是真猜着啦，果然就是林士佩的船，皆因爲林士佩生平嫉妒，他那隻船上的梢公，乃是兩個老嘍卒，年已六七十歲了，他爲什麼用兩個老嘍卒駛船呢，皆因爲林素梅十七歲的女子，若是年輕的嘍卒，多有不便，所以那船走的非常之慢，再遇上頂風逆流，就更走不了啦，再者說往前行走，堪堪已竟到了那水深之處，那片水乃是鵝毛沉底，船不能行，這水流乃是漩渦，那位說

啦，這水既是漩渦逆流，鵝毛沉底，方才你說林士佩，已竟開着小船數隻，叫嘍卒們押着金銀細軟之物，送往蓮花湖去了，他們是怎麼過去的呢，諸君這蓮花湖的水路，乃是四通八達，並不是這一條水路，可以進蓮花湖，林士佩因點地雷失敗，恐怕鏢行之人捉拿於他，所以急不擇路，書中代表，並且先到了蓮花湖的人，已經將林士佩所囑之語，報告了韓秀寨主，那韓秀寨主，善於游泳，自幼生在水地，這片江水雖然鵝毛沉底，韓秀他能由這片水裏的過來，其餘還有兩個人能免過此水，暫且還表不到呢，話說勝爺看罷，由身上摘下油綢子包袱，撤下頭上鴉尾巾，換上了油綢子水帽，脫去英雄大氅青緞靴，穿上水衣水靠，將衣服包好，背插魚鱗紫金刀，收拾好了零碎，躍身入水，直奔那隻小船施展游泳之術，工夫不大，已竟來到小船切近，勝爺露出水面，往船中觀看，微聞船內有悲泣之聲，細聽乃是女子的聲音，勝爺心中明白，那女子必是行刺之人，來到小船切近，勝爺一手扶着船舵，一手扶着船尾，聽那女子悲泣道，哥哥，這黑夜之間，船不能前進，兄長你要叫小妹上那裏去，就聽林士佩說道，夠奔蓮花湖去，那女子又道，那蓮花湖是個什麼地方，林士佩說道，蓮花湖乃是我盟弟韓秀的山寨，我那盟弟韓秀乃是總轄寨主，水八寨，早八寨，前八寨，後八寨，中央八寨，外有一十二寨，乃是十二家老寨主統轄，那十二家老寨主是錢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一共五十二寨，嘍卒萬餘，寨主數百，猶如銅牆鐵壁一般，較之蓮花峪，勝強遠矣，不啻世外桃源，可稱富貴無疆，我那賢弟乃是總轄四十寨寨主，與

兄八拜結交，情同手足，小妹到在那裏，較比你獨自居住蓮花峪後寨熱鬧多矣，那裏山寨規矩謹嚴，與蓮花峪不異，他們寨主又多有家眷，賢妹到在那裏，與各寨主夫人，可以談談論論，毫不寂寞，是何等的痛快，小妹怎麼又哭哭啼啼起來了，這不是叫哥哥我為難嗎，林素梅答道，兄長，小妹絕不叫哥哥為難，古人說的却好，有父從父，無父從兄，但是小妹在山內，怎樣苦勸哥哥，哥哥不聽，哥哥如要聽了小妹之言，何至於落得如此模樣，小妹跪勸哥哥別點地雷，忠言逆耳，哥哥不聽，非點地雷不可，地雷炸了嗎，只鬧的晝虎不成，然後哥哥又逼迫小妹去行刺，多虧勝老者大仁大義，不追趕小妹，雖然逃出了虎口，哥哥又往那賊窟裏送小妹去，林士佩道，妹妹，為何出此言，哥哥佔山為王，人家也佔山為王呀，林素梅說道，我說此話哥哥你還沒有聽明白，不是小妹不知羞恥，哥哥你為甚麼自父母死去，至到如今不給小妹打算終身之事，你又不娶嫂嫂，只教老媽子在後寨與小妹作伴，除去婆子丫環之外，連一個親近之人都沒有，如果小妹若是有個嫂嫂，無論上那裏去，小妹也可以追隨作伴，哥哥你此時連妻子都沒有，小妹又在青年，小妹方出了賊巢，又入賊窟，把小妹一個青年的姑娘，怎麼安置呀，想當初我會勸您佔山為寇，無有好下場，哥哥雖不夠百萬之富，回原藉尚可置田園作生意，並且尚有叔孀在世，叔孀何異於父母，骨肉團聚，得其善終，哥哥你此時還想的起此話嗎，我也不必累墜哥哥你，妹妹乃是美玉無瑕，就此投江一死，生者對的過哥哥，妹妹良言勸了多少，哥哥不聽，小妹死在泉

下，也對起我那故去父母，沒給父母喪了廉恥，語畢，無雙女就要投江自盡，老乳母知道姑娘秉性貞烈，早將姑娘一把拉住，林士佩看罷，遂嘆氣道，妹妹別擠兌哥哥啦，哥哥到了什麼時候啦，事情錯啦，猶如潑水難收，賢妹此時就當憐恤哥哥這是落難之時，賢妹要是那們一來，豈不是逼哥哥一死嗎，哥哥此時親近之人還有誰呢，妹妹真就這樣嗎，我方才不是跟妹妹你說了嗎，蓮花湖老寨主那兒，又有姑娘僕婦們，賢妹到在那裏，終日歡樂，強於蓮花峪多了，賢妹你先到那裏看看，如不滿意，兄長必當將賢妹送歸故里，林士佩又說道，賢妹你看，那邊那隻蓮花紅燈船破浪而來，那就是四十寨統轄寨主韓秀，我的拜弟前來迎接咱們來了，賢妹到在那裏，必然適意，勝爺在船後伸着頭，聽的真真切切，勝爺心中說道，佔山爲寇之家，竟有這樣節烈之女，此時勝老英雄不覺暗暗歎息，不由的心中暗想，我要是一上船捉拿林士佩，姑娘必定投江而死，勝爺遂動了惻隱之心，心中說道，我爲憐恤此女，我放了小兒林士佩，又聽船上林士佩用手指着前道，賢妹，你看那對彩蓮燈，光色奪目，已竟來到啦，那就是我之拜弟韓秀，那船到了漩渦之處，也是不能前進，我韓賢弟總得疊過漩渦，前來接我兄妹，勝爺心中暗想，我久聞韓秀走馬觀碑，路視羣羊，提筆能作八股文章，文韜武略，精明強幹，我一來多認識一位朋友，二來我將人情送給韓秀，如其不然，我既是追到啦，焉有空回之理，勝爺正在心中暗想，那韓秀此時已竟由那隻彩蓮燈船上躍入水中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只見林士佩船前水聲嘩啦啦一響，由水內

冒出一人，林士佩留神觀看正是盟弟韓秀，那韓秀兩腿一攪水，右手一按船頭，躍身上船，韓秀遂問林士佩道，兄長，蓮花峪如何，林士佩說道，一言難盡了，崑岡失火，玉石俱焚，林士佩遂又扭頭回頭叫道，妹妹，這就是韓秀韓賢弟，又叫道，韓賢弟，這就是小妹素梅姑娘，韓秀聞聽抱腕當胸，遂向姑娘施禮，姑娘也向韓秀道了個萬福，姑娘對韓秀遂說道，我們兄妹日暮途窮，多蒙韓兄長前來解救，韓秀說道，姐姐何出此言，我與林仁兄情同骨肉，蓮花峪與蓮花湖有唇亡齒寒之關係，勝爺此時在船後偷看韓秀，那韓秀頭戴荷花色壯帽，包耳護頂，軟護克腦，荷花色的分水帽，背後綳着亮銀雙刀，此刀與衆不同，別人的刀，刀柄有籐綫纏的，有絲纒纏的，韓秀的刀，乃是能工巧匠所做，細白足紋銀鑲着五個大字，乃是天地君親師，此人頗知三綱五常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下體荷花色分水裙，三叉通口水褲，在臉面上一看，面如敷粉桃花，黑真真寶劍眉，抱於桃花臉上，一雙俊目，皂白分明，鼻如懸胆，口似塗硃，兩耳垂輪，三山得配，五嶽相停，那像個四十寨統轄的山大王，分明是個風流秀才，儒雅的學生，惜哉身爲綠林道，再看林士佩與他二人相見，姑娘呼韓秀爲兄長，韓秀呼姑娘爲姐姐，皆因二人未敘年庚，林士佩說道，你把姑娘急速措過灘過水去，然後再指愚兄，勝英水路鏢頭不少，倘若追來反爲不美，韓秀答道，謹遵兄命，姑娘素梅往後一退，說道，兄長落難之時，何以不顧廉恥，古人云，男女授受不親，兄長請想，韓兄長二十餘歲，小妹乃年方十七歲之人，

豈能叫韓兄長指之，小妹寧死不能用韓兄指渡此水，韓秀聞聽，不由的桃花臉通紅，遂叫道，賢姐勿要多想，小弟天胆也不敢摻扶姐姐，林士佩說道，賢妹，你韓兄長是我生死之交，你我在此落難之時，何必多疑，我盟弟韓秀有柳下惠之品，人正不怕影兒斜，勝英的鏢頭會水的甚多，如果工夫一大，必定追來，那時節反爲不美了，賢妹從全哥哥我落難之時吧，勝爺在船後，一隻手捋住舵板，一隻手扶着船尾，心中暗道，我別叫男女三人爲難啦，我既是開籠放鳥，爲何不給他們一個痛快呢，勝爺遂用兩腿一攪水，縱身形上船，一抖分水裙水珠不沾，遂大聲說道，對面來者是蓮花湖五八四十寨總轄韓寨主嗎，俺勝英來也，林士佩一聽，大吃一驚，列位，憑林士佩這樣的英雄爲何如此呢，這就叫敗軍之將，不足以論戰，皆因地雷一破，林士佩知道鏢行將地雷挖將出來，勝英追來必定拚命決戰，遂叫道，韓賢弟勝英追到了亮傢伙，韓秀套挽手亮出亮銀雙刀，林士佩壓雙劍都，林素梅將斗蓬脫去，套護手亮鷄爪雙鐮，說道，勝老者，我兄妹一敗塗地，何至於趕盡殺絕，惟有韓秀借着明月及船上的燈光，觀看勝爺，臉面之上，毫無怒容，韓秀遂把雙刀一抱，說道，久聞明公海量寬宏，屈已從人，我拜兄山敗人亡，何必苦苦追趕，勝爺刀未離鞘，說道，總轄寨主，人講禮義爲先，樹講枝葉爲源，有話說與明理的君子，我追林寨主本欲拚命爭持，勝者存，敗者亡，我聽姑娘哭的可憐，要投大江一死，在下勝英，遂生惻隱之心，才不與林寨主比較，打算放他兄妹逃走，恰巧統轄寨主接到，我得見高明，三面相對

，我們二人之事，請求總轄寨主，與我們兩下評論評論，誰是誰非，提起此事，勝英有些慚愧，我們門戶之中，出了下賤子弟，名叫高雙青，凡女子及婦人，因姦不允，刀殺未出，閑閣的女子，守節之寡婦，他又在某官家樓上，擄住小姐的髮髻，九烈三貞的小姐，不允姦情，小冤家持刀威嚇，我與我盟弟二人親自看見，將小冤家叫下樓來，我捉拿於他，小冤家不是我之敵手，他才要想逃命，我在後面追趕，小冤家借水逃走，我蹤跡尋蹤，追到俠義莊，此孺子是我師弟邱鍾之義子螟蛉，我弟兄就要捉拿高雙青，萬惡滔天之淫徒，鏢打他的義父，得藝忘本，昧義忘師，在下勝英追到二郎山，四霸天護庇於他，在下掃平二郎山，小冤家高雙青由地道逃走，我派我鏢行之人，由地道追拿，追到蓮花峪時，我之僮盟侄，要追進蓮花峪去，嘍卒衆人阻攔，口角分爭，打傷了幾名嘍卒，林寨主親自出寨，要將我那盟侄結果性命，我給寨主陪禮，拜求寨主放出高雙青，林寨主請我赴南北英雄會，我要不赴南北英雄會，叫我將十三省總鏢局關門，南七省一脚之地，不叫我姓勝的腳站立，總轄寨主請想，南北英雄會我是赴與不赴，韓秀說道，慢說勝老明公，名揚天下，四海皆聞，有人要請在下韓秀，就是刀山油鍋，我也要前往，勝爺說道，姓勝的率領八十餘位赴南北英雄會，到了蓮花峪，人不跟人比賽，先叫我們下圈打鹿，三陣賭輸贏，傷了我二位鏢頭，第三陣將鹿打死，邱銳反復無常，他硬說不算輸贏，又叫我們三陣打豹，兩陣將豹打死，二寨主仍然不算輸贏，二寨主又口出不遜，又要人與人比賽，勝英讓之再再，

刀劈二寨主，鏢打三寨主，我勝英連贏數陣，末了我與林寨主比賽，一百餘個回合，我反背轉環刀，未肯傷害林寨主之性命，削去他的壯帽絹帕，頭頂削去銅錢大的一縷髮髻，皮肉略見一點血跡，林寨主意狠心毒，將我們穩在逍遙亭暫宿一夜，三更天暗點地雷，要將我們鏢行八十餘位一網打盡，天不絕人，被我等識破，掘出地雷，大眾一見憤怒，追趕林寨主，韓寨主你是明理的君子，我們二人誰是誰非請閣下公論，列位，好一位精明強幹的韓秀，對着勝爺控背躬身，深施一禮，叫道，勝老達官，千錯萬錯是我盟兄林士佩的錯，您春秋鼎盛，年紀高邁，多容多讓，我們弟兄年輕，作事不周，明公高抬貴手，我拜兄到蓮花湖時，我當苦苦相勸，必然悔悟，不但他兄妹承情，韓秀也感情非淺了，勝老達官您高抬貴手吧，勝爺說道，咱們保鏢的買賣，全仗綠林道朋友照應，我的鏢車鏢船，驛駝子，來到南七省的時候，大家不給我動，就是賞我們飯吃啦，總轄寨主，你迎接林寨主兄妹，回歸蓮花湖去吧，船可以繞着走，不必渡此漩渦，我勝英暫回蓮花峪，有我鏢行之人追來，我將他們迎回蓮花峪去，韓秀說道，明公，我欲請您到我蓮花湖，你我盤桓幾日，也可使我頓開茅塞，長些見識，我等得與高人共語，也是三生之幸也，勝爺說道，總轄寨主說的那裏話來，蓮花湖的高朋貴友，哈氣如雲，滴汗似雨，甚麼高明皆有，勝英有意拜望，皆因蓮花峪尚有八十餘人，怕他們放心不下，你我人長天也長，改日再到貴寨拜會衆位，彼此道請字，勝爺踏水回歸蓮花峪去了，不到一里之遙，勝爺回到蓮花峪，忽然抬頭一

看，只見蓮花峪四面火起，烈焰騰空，滿天照如白晝，火光達於霄漢，風借火勢，火借風威，真好似戰國春秋火燒棉山，燒死了忠臣介子推，勝爺棄水登山，將油綢子包裹打開，包裹鋪在山坡之上，由油布口袋內，取出鴉尾巾，英雄髻，青緞子快靴，一切零碎物件，撤去通身水靠，提起一抖水珠不沾，挽好髮髻，絹帕綳頭，帶好鴉尾巾，背插魚鱗紫金刀，脅下襯鑊囊，將零碎東西包好，背後一措，火勢已大，勝爺不能進寨，由北山坡遂往東行去，由東而南，來至頭道寨外，勝爺只聽頭道寨前，大眾喧嘩，人聲鼎沸，金頭虎賈明，喊叫，諸葛道爺，怎麼咱們鏢行之人，單單不見我勝三大伯，我由昨天就心驚肉跳，一定將我勝三大伯燒死在山內啦，聾啞仙師聞聽，微然一笑，傻孩子不要胡說，你勝三大伯難道說是傻子，豈能見火起，還能在山內等着燒死，復又聽金頭虎說道，點火的時候，就應當找找我勝三大伯，連言語都沒言語，就將火點着啦，真要是燒死我勝三大伯，我看你們怎麼辦，也不是我點的，反正沒有我的罪辜，勝爺在山口外聽的明白，心中說道，金頭虎無時無刻不掛念着我，真令人可愛，勝爺眼望衆人走至近前，此時賈明一眼看見勝爺，遂大聲喊道，勝三大伯來了，三大伯你老人家上那裏去啦，這大工夫才回來，我們好不甘心，勝爺看着賈明微然一笑，勝爺遂問道，這火是何人點的，只見大眾面面相覷，一語全無，勝爺又接連着問了好幾次，並無一人答言，金頭虎在旁有點驚不住勁啦，遂說道，勝三大伯，你老人家別問啦，大家都商量好啦，等勝三大伯回來時，別告訴是誰點的火，我

也不告訴你老人家是誰點的火，李四大伯知道，此時聾啞仙師微然而笑，李四爺站在一旁，面容慘淡，勝爺看着蓮花峪，不由的唉聲嘆氣，勝爺一聽賈明說出李四爺知道不言語，不問可知，那火一定是李四爺點的，勝爺遂對李剛李四爺說道，四弟，這火是您點的嗎，李四爺見問，不覺面紅過耳，遂對勝爺說道，不錯，是小弟我點的，勝爺說道，四弟，你看這座蓮花峪大房好幾百間，裏面棹椅木器，花梨紫檀的甚多，您這一點火不要緊，損壞多少銀子的物件，現在有紳董丁桂芳丁賢弟在此，咱們大家回歸飛龍鎮之後，由丁賢弟報告官面，叫居民們將那磚瓦木料拆去，內中的棹椅玩物，或歸官家，或歸丁賢弟設法報官售賣，要是作一種慈善的事業，有何不可，你這一燒，豈不是暴殄天物嗎，四弟你這樣的剛愎，恐其將來不得善終，李四爺被勝爺這一數說，聽着勝爺說的句句有理，不覺心中也是難過，遂對勝爺勉強答道，誰叫他們要點地雷呢，林士佩要是點着地雷，這座山寨不也是得化爲灰燼了嗎，莫若我替他點着了就完啦，列位，有句俗語，無論何人拗不過這個理字去，李四爺這就叫無話可說啦，說了這們兩句不情理的話，勝爺又說道，四弟你作事太絕啦，恐怕人容天不容，你豈不聞但得容人且容人嗎，林士佩陰毒奸險，打算叫咱們鏢行八十餘位全都死在逍遙亭內，他的打算，是以爲必成嘍，那知道人叫人死，那是萬萬不能的，諸葛道兄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就將他那地雷給破啦，凡事都有天作主，不是人想怎麼，就可以成的，諸葛道爺聽勝爺說話，愈說愈多，李四爺又不是好脾氣，諸葛道爺念了一聲

無量佛，勝施主不要多說啦，李四爺因爲小兒林士佩作事太絕啦，所以才給他來個翦草除根，況且這山寨窩藏盜匪，於人民毫無利益，李四爺這一燒，這就是由根本上給百姓們除害啦，諸葛道爺又問勝爺道，您追趕嫉妒小兒林士佩可曾追上嗎，勝爺說道，林士佩小兒由水路逃奔蓮花湖去，他那隻船方行不到一里之遙，已到漩渦之處，就不能往前進啦，因爲他逃走心急，早有人去到蓮花湖送信，有人前來迎接於他，我追至船前，我聞他那船中有女子哭泣之聲，我就在船後仔細竊聽，那哭泣之人，正是小兒林士佩的妹子，不想他那妹子倒是個九烈三貞之女，在船上瞞怨他哥哥作事不仁，不該點地雷害人，歷數他哥哥的罪狀，並言及小弟我俠肝義胆，寬宏大量，行刺時並不追趕等情，說至傷心之處，泣不成聲，姑娘真是讀書明理之人，並且要當着他的哥哥投江一死，我聽到此處，我遂起了不忍之心，我想我要是一上船捉拿小兒林士佩姑娘必定一死，故此我未忍上船拿他，正在此時，就見上流有一隻彩蓮紅燈小船，破浪而來，林士佩就勸解姑娘說道，妹妹，前面那隻彩蓮紅燈的小船，就是我拜弟韓秀前來迎接咱們來啦，我聽到這裏，我心中一想，既久聞韓秀之名，爲何不借此機會也會一會綠林的人物，樂得我就將此人情送與韓秀倒也不錯，工夫不大，韓秀那隻船可就來到那片漩渦之水啦，那韓秀躍入水中，遂覓到了林士佩的船頭，我在船後一看韓秀，那像佔山爲寇的寨主呢，那韓秀長的面如敷粉，五官清秀，儼然是一位文生公子，我一見之下，我心中不由的起了愛敬之心，那時節我遂縱上船去，小兒

林士佩見我上船，遂叫道，韓賢弟亮傢伙，勝英追到了，林姑娘也亮出傢伙，小兒林士佩壓着劍都，此時韓秀見我上得船來，並不動手，韓秀遂對我控背躬身叫道，勝老明公，他兄妹已到此時，爲何趕盡殺絕呢，我此時遂對韓秀道說，並非我們鏢行之人，無故生非，我就將我南北英雄會，林士佩要點地雷暗害咱們鏢行之事，與韓秀略略說了一遍，那韓秀雖然年輕，倒是一個聰明之輩，聽我將話說完，遂對我控背躬身，替林士佩小兒認了許多的不是，語至此，我遂與韓秀告辭，勝爺說到這裏，諸葛道爺，口念無量佛，勝三弟寬洪大量，但得容人且容人，勝爺又接着說道，此山已竟燒啦，咱們大家也不能進山啦，但是咱那慘死的鏢頭尸首，可曾運出來了嗎，諸葛道爺答道，那死去的鏢頭棺木，都在山環之內，火不能焚，萬無一失，勝爺又問道，咱們那六匹馬呢，諸葛道爺答道，那馬現在山坡吃草呢，勝爺與道爺說着話的時候，忽聽山崩地裂一聲響，乃是那地雷爆炸的聲音，衆人聽着不覺毛骨悚然，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李剛李四爺說道，三哥，您聽這地雷在平地上爆炸的聲音，還如此之大，若是在地裏埋着，還不知有多大的力量呢，林士佩小兒這樣的狠毒，我們正應當燒燬他的山寨，三哥還歎息什麼，要不是諸葛道爺，咱們大衆比此山慘之萬倍呢，勝爺說道，凡事都是天數，四弟你但多行好事，自然默默中有一分報施，勝爺遂即叫道，三太香五，你二人就此將馬備好，咱們大衆這兒也沒有什麼事啦，咱們鏢行之人，俱都一日一夜未得休息，趕奔回飛龍鎮去，大衆也好休息休息，三太香五趕緊答應一

聲，工夫不大，將馬匹備齊，六匹馬牽到六老跟前，六老者上了坐騎，六匹馬併行，衆鏢頭在後面跟隨，浩浩蕩蕩往飛龍鎮而來，在路途上六老者併馬而行，口中談論南北英雄會之事，說到傷心之處，勝爺不覺潸然淚下，李四爺問道，勝三哥，爲何哭泣呢，我們此時將一座蓮花峪燬爲灰燼，寇盜四散，林土佩望影而逃，咱們大家得勝而歸，方樂之不暇何泣之有，雙啞仙師在旁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李四爺有所不知，貧道可以猜着勝三弟的心腸，南北英雄會大衆由飛龍鎮起程的時候，咱們鏢行親朋來的是八十四位，現在回去剩八十一位了，死去的趙謙，李助，王玉成三位少年的鏢頭，俱都是上撒雙親，下拋妻子，勝三弟想起他們三人來所以泣耳，諸葛道爺語至此，遂叫道，勝三弟凡事皆有天定，三弟你也不要傷心悲泣，對於他們三位的家屬，咱們大家回到鏢局之內，自有相當的待遇，生者，死者，必都有安置，也就對的起他們了，三弟你空自悲泣，於事毫無裨益，弼嶷長老與李四爺邱三爺丁紳董大家都說道，道爺說的有理，勝三哥不必悲哀，只要厚待死者家屬，也就了，大家在路上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解勸着勝爺，此時已竟日上三竿啦，勝爺被大家勸解，方然止住淚痕，抬頭往前觀看，只見有兩匹馬迎頭攔來，那馬上之人，俱都便衣打扮，直向鏢行這邊加鞭催馬而來，勝爺一看心中一動，曠野荒郊，前面就是蓮花峪，商人買賣，決不由此路經過，勝爺想至此處，遂叫道，諸葛道兄，你看這兩匹馬迎頭而來，必有原故，諸葛道爺答道，我也如此思想，三弟之言與我相合，說着話那馬已竟來至近切，那

二人將馬繃住，遂對鏢行之人問道，你們衆位之中有十三省總鏢頭勝英勝老達官嗎，勝爺見問，遂將坐騎往旁邊一兜，叫道，黃三太前去答話，就說勝英在此，黃三太趕奔進前，二位已然下了坐騎，三太向那二位，控背躬身說道，那位白鬚鬚老者，就是我的老師，那二位答道，你將那勝老者請過來吧，我們有公事在身，也不必客氣，這一位是院衙的差官王千總老爺，在下我是江寧府守備，姓李名守仁，奉欽差大人堂諭而來，我們先到你們十三省總鏢局去一趟啦，鏢行人說，你們大衆，奔鎮江府而來，我們這是隨後追來的，在飛龍鎮上，我們打尖的時節，我們會向招商店打探你們衆位行踪，據說你們大家奔蓮花峪而來，我們故此也奔這條道來了，此時勝爺聽的明白，遂來至二位差官面前問道，二位大老爺，有何公事呢，那二位差官答道，現在有人在當今皇上面前，將勝老達官你告下來啦，守備李守仁叫道，王老爺你將公事拿出來吧，叫勝老達官看看，王千總遂將背後小黃包裹打開，裏面有一個黃油紙包兒，又將紙包拆開，將公事雙手遞與勝爺，老英雄打開觀看，乃是半行半草的字據，好似小學生的筆跡，上面寫得是，飛簷走壁逞剛強，天下第一某無雙，鼠踏山梁如棉草，盜寶之人在兩江，在一旁有一行小字，百拜明君聖主，如明此案，捉拿十三省總鏢頭便知分曉，勝爺看罷，嚇得魂飛胆裂，面無人色，不亞如萬丈高樓失脚，揚子江斷纜崩舟，那二位差官又說道，勝老達官，不必驚慌，此案雖然重大，當今萬歲知道盜寶之人，與勝老達官爲仇作對，即將此案派老達官您爲原辦啦，勝爺問道，當今聖

上失去何物呢，求二位差官大人指示明白，那二位差官答道，聖上的多寶閣內失去九龍盃，九龍盃，皇宮內院正宮國母失去珍珠汗衫一件，此案發現之時，當今萬歲遂下了一道諭旨，命欽差大人王羲辦理此事，那位欽差大人，乃是先斬後奏，代天尋狩，聲震儒林，滿腹經綸，熟讀五車，有生而知之之才，閱者道，人都是學而知之，那有生而知之的道理呢，諸公，起說這王羲的歷史，內中還有一段迷信，那王羲生前本是一位教讀的老先生，爲人忠厚樸實，正直無私，由四十餘歲時，教讀爲業，年至八十餘歲，他老先生所教的學生們中了舉人秀才進士的很是不少，那一日老先生在書齋伏几而眠，天在午正的時候，却得了一夢，夢見已故去學生數人，在他眼前站立，他就問道，你們有什麼事，都在我面前站立，爲何不語呢，那學生中有一人答道，老師咱們門外來了一位道者，一位僧人，他二人在門前站立，我們與他說話，他二人低頭不語，他老先生一聞此言，遂說道，待我出去看看，說畢，遂同着那幾位故去的學生來在門外一看，果然是一位僧人與一位道人在門前站立，老先生遂問道，當家的你二位有什麼事，請到書齋吃一盃茶吧，那僧道並不言語，抹頭就走，老先生見那二人來的有些蹊蹺，遂尾隨而行，只見僧道二人走至江邊，遂投江自盡了，老先生一見僧道投江，遂叫道，徒弟們你們大家怎麼見死不救呢，趕緊救人，那學生們並不言語，在老先生身後說道，先生你也下去吧，說罷，用力一推，就將老先生推入江中去了，老先生落在江中，隨波逐浪而去，只見那二位一僧一道，如身駕祥雲一般的，

在前引路，老先生在後面跟隨，正在水中隨那僧道飄飄遙遙而行之際，忽聽得波浪滔天，一聲響亮，抬頭不見那僧道向何方而去。心中突然一陣陣驚慌，伸出手來一看自己的手，却似小兒之手一般，自己遂說道，我的手怎麼這樣的小了呢，方一說話，就有一位婦人在他頭頂擊了一掌，說道，別說話，自己這才知道身已故去，乃是認母投胎，生在王氏門中，自從被那婦人打了一掌，自己可就不敢說話了，年至七歲的時候尙不能言，家人認爲他是個啞子，無論怎麼合他說話，他也不言語，以後他的姨母來到他的家中，遂將他喚至跟前，問道，您怎麼不會說話呀，他才說了一聲，我怕你打我，他的姨母這才恍然大悟，想起在他生下來的時候，他曾說道，我的手怎麼這樣小呢，那時他的姨母在姐姐跟前，一聽初生小兒說話，恐怕不祥，就打了他一掌，所以他姨母聽他說怕打之語，這才明白他的來歷，遂說道，你說話，我不打你了，他從此這才說話，送入學房讀書，老師給他起的名字叫王羲，皆因他聰明睿智，上書房的時候，老師給他念一遍，他就背誦無遺，這就是他生而知之的來歷，在他七歲的時候，他的老師會給他出了一個對兒，出對的時候，正在天降大雨，院外有鐘樓一座，先生信口說道，雨打金鐘聲聲響，那王羲不加思索答道，雪射鐵鉞點點清，可見王羲的聰明過人了，閑話拋開，且說勝爺聽那二位差官之話，蒙當今恩典，奉命拿賊，心中這才稍微止住驚慌，遂對二位差官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您將我徒弟帶去幾名作爲押賬，在下勝英拿住盜寶之人，將人贓交與欽差王大人，然後再將我徒弟贖回，那

漱口這種種的事情，那就更費無數筆墨啦，那一天不吃飯，那一日不喝茶呢，咱們已後對於吃飯喝茶這種事，就是有漏筆的時候，祈閱者諸公加以原諒可也，總而言之，飲食起居不能細表，略略數言而已，閒言拋開，且說衆人分頭走去，勝爺與三太等十餘人，由旱路夠奔蓮花湖去，走出二十餘里之遙，爺兒幾個喝茶打尖，休息一夜，第二日太陽平西時候，爺幾個來到蓮花湖東岸，東岸出入就是一條橋，外橋口倒栽春陽金線柳，柳陰下有幾條板凳，俱是細黑漆的，數十個老嘍卒，在那裏把守，如有人上橋者，老嘍卒必問找誰，無論找那位寨主，必須報與總轄寨主韓秀，韓秀再問過了，來的人是否品行端正，如其有不正行爲者，立即打發走了，就不叫進寨啦，裏邊橋口有三十六名長箭手削刀手把守，勝老者叫三太等，蔽於松林之內，勝爺在橋口外繞了兩個灣，列位，蓮花湖的規矩，不上橋沒人管，在橋口外作買賣者隨隨便便，那嘍卒們公買公賣，有時要是因爲買東西口角，作小買賣的倒敢喊嚷，嘍卒却不敢大聲言語，勝爺在橋口外繞了幾個灣，遂來到松林裏面，與黃三太楊香五等，這才順着河坡又往南走下去了，勝爺站在河沿岸上，三太等十餘人，站在勝爺背後，觀看蓮花湖的水面，波浪滔滔，水圍蓮花湖，山連水，水連天，山水天恰似相連，山上懸旗吊斗，山下綠水潺潺，真乃山清水秀，山連山，山山不斷，嶺套嶺，嶺嶺相連，黑森森翠疊疊，怪壁巉巖，好一座水寨也，勝爺留神觀看橋上過往之人，俱都是本山之人，外人要是進去，也非得從橋口經過不可，要是一由橋口經過，必得受嘍卒們盤詰

勝爺站在橋外，呆跌跌發怔，不知所措、皆因為欲要進山，非由此橋經過不可，若是不從此橋經過，就得由水路過去，那橋下之水，乃是漩渦，鵝毛沉底，勝爺半路學的水性，要不是鵝毛沉底的漩渦，勝爺還可以斃十里八里的，惟獨這漩渦之水，慢說是沒斃過，就是看見過的人都很少的，勝爺一看水流漩環，不得已又往南走出有半里之遙，勝三爺遂叫道，三太，你家住浙江紹興府，結義村望江崗上，生在水地想必能斃水吧，黃三太見問，控背躬身答道，老師，弟子自幼雖生在水地，對於水性却是沒練過，弟子幼時洗澡，都在家中澡房內，有時與同學的偷着去洗澡去，弟子不過在大江邊上會斃狗刨而已，此水乃是漩渦環轉，鵝毛沉底，弟子實不能斃此水，勝爺又問香五道，你的水性如何，香五向前笑道，老師，我還不如我三哥呢，我連狗刨兒都不會，勝爺又叫道，歐陽德，你是江南人，你的水性能成吧，歐陽德答道，我也不成，我是鑊子斃，下去就滿，勝爺一聽衆人俱都不能斃水，勝爺一抬頭，看見傻小子還在旁邊呢，遂叫道，賈明你的水性如何，金頭虎賈明見問，遂叫道，勝三大伯，藝不押身，小姪住在賈柳村黑驢寨，我們村南就是大江，小姪自幼最好斃水洗澡，有時候洗至黑天時不家去，我母親雇幾隻船，用網去拉我去，不是跟三大伯您吹，二十里不見底的水，無論多深小姪都能斃的過去，要說瞎話是匹夫，勝爺說道，賈明，你何必起誓呢，會水就會水吧，誰教你起誓呢，勝爺遂指着那漩渦之水說道，賈明你斃一回這片水，看看能斃不能斃，傻小子聞聽，遂來到江邊，蹲在江沿上面向水

裏一看，賈明可就跑上來啦，來到勝爺跟前，叫道：勝三大伯，別的水我都能斃，這個水我可不能斃，這水的水流是倒着流，直轉圓圈，這水我可斃不了，這不是咱國水，這是外國水，這是壞水，勝爺聞聽，遂打了一個唉聲，心中暗想，我既來探蓮花湖無論如何，我總得到裏面看看去呀，我若來到蓮花湖，我不到裏面去看看，我回去怎麼能見大家呢，再說就是能見鏢行的朋友，那聖上的三寶與秦尤落在何處，我若是不知，我是怎麼交待呢，就憑我勝英進不去蓮花湖，勝爺心中一面思索，慢慢的在江邊行走，勝爺走至江邊，找了一塊石頭站穩，勝爺將鴉尾巾往上一托，由頭頂上揪下一根頭髮，勝爺用兩指插着那根頭髮，方向水中一投，就看那根頭髮打着旋兒，遂沉下去了，勝爺一看此水如此的厲害，頭髮扔下去，立刻沉底，勝爺暗暗吸了一口涼氣，勝爺退回岸上，不住的唉聲嘆氣，正在此時，就見有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子，由南而來，那童子通身上下，就穿着一個褲叉兒，光脚，柳樹枝兒繫着褲子，那童子走至離着勝爺不遠，只見他將腰間柳枝兒向勝爺又兒脫下來啦，向身後那顆柳樹上一掛，勝爺此時以為那小孩子必是要下心中暗道，這是誰家的孩子，大人不知道嚴防，叫小孩子上這裏來洗澡，要水裏，連個影兒都看不見，勝爺正在思索，只見那小童已竟來到水邊啦，那洗澡二字尙未出口，那小孩將身向水面一伏，雙手劈水蹤影不見了，小去，遂叫道，黃三太楊香五，你們看這是誰家的孩子，家教不嚴，此

三太香五在旁不住的嘆息，傻小子在旁說道，勝三大伯，我們幾個人麼經驗，您比我們聖明多啦，您看要是失足落水，或者淹死裏頭，那水

凶爲他到在水內必得喝水，水上面必得冒泡，您看人家那小孩跳下水去的

水，一條線似的沉入水去，水上面只見一個圈兒，隨着漩渦而散，他怎麼厲害洗澡呢，勝爺一聽金頭虎說的有理，勝爺不覺着可就笑道，真是的，我

不如傻小子呢，賈明與勝爺正在說着話的工夫，那小童此時可就由水裏鑽出童鑽出來，仍由原路夠奔岸上，只見那小童腰間圍繞着五尾金色鯉魚，完全是

一斤來重，那鯉魚是一般大，金眼睜努着，猶如用手挑的一樣，那小童到了岸，將鯉魚由腰間解下，來到柳樹前將五尾鯉魚掛在樹杈之上，復又翻身來到江邊，用手隨水洗滌身上的魚鱗，將身上的魚鱗洗淨，遂蹬在江邊石頭上，兩手抱住兩肩涼風吹着，那種意思是爲用風吹乾了身上水，好穿上褲子，勝爺看了多時，只見那小童渾身肉皮黑紫色，兩個黃眼珠兒，向外努着，勝爺一看此童如此水量，不覺心中暗暗羨美，心中說道，我何不問問此子，家住那裏，姓字名誰，勝爺的意思，乃思愛才之心，誰知勝爺上前一問，正是老友高氏後人，且說勝爺想罷，遂上前緊行幾步，躬身抱拳問道，閣下貴姓大名，那小童正在石頭上蹲着，見勝爺過來如此的恭恭敬敬問他家鄉姓氏，那童子將黃眼珠一翻，看了勝爺一眼，遂佯作不采的答道，我住在蓮花湖東南渾河套內高家村，我姓高名恆，語畢，也不看

二位差官說道，欽差王大人奉旨之後，曾在江蘇調查你的爲人品格，地面上多說你爲人正大光明。●救困扶危，開設鏢局於商賈人民頗有益處，欽差大人遂將你的爲人，奏明聖上，並且保舉你爲原辦案之人，若不是欽差王大人，這樣清潔廉明，勝老達官您這場官司吃的起嗎，甚麼也不用，您就此趕緊拿賊，百日內如能將人贓俱獲，百事皆無，我們二人還得趕緊回去消差，語畢，與勝爺道請字，搬鞍認鐙，一抖嚼環，走下去了，勝爺看着二位差官走後，站立在道旁猶木偶一般，呆默默發怔，許多工夫，才緩過一口氣來，遂叫黃三太你將那詩文與大家大聲誦讀一遍，教大家聽聽，是何人偷去聖上寶物與老夫作對，三太聽畢，遂將詩文與大衆朗誦一遍，黃三太念畢，大衆俱都面面相覷，一語全無，弼嶷長老發怔，雙啞仙師微微冷笑，勝爺遂問道，大家可曾聽得此詩，上三門，下五門，中七門，外六門，散二十四門，可會有這路人沒有，大衆俱都無語，惟有雙啞仙師笑而不語，勝爺問道，道兄爲何發笑呢，道兄雲遊四海，募化八方，莫非知道此人，道爺答道，此詩乃是冠頂詩，第一句飛簷走壁逞剛強，讀一飛字，第二句天下第一某無雙，讀一天字，第三句鼠踏山峯如平地，讀一鼠字，第四句，盜寶之人在兩江，讀一盜字，合而讀之，乃是飛天鼠盜，你們大衆想想飛天鼠是何如人吧，勝爺一聽，心中甚爲歡喜，據道兄說，既有了人名，就不難辦理了，但不知果是何人，如何是好呢，還請大家思想思想，飛天鼠是何如人也，楊香五聽畢，對着勝爺說道，老師，弟子知道此人，勝爺說道，你既知道此人，你快快

講來，楊香五說道，弟今年春正月間與朋友在江蘇酒樓上吃酒談心，曾有一位朋友對我問道，現在出了小哥哥三個，號爲三鼠，你可知道嗎，我說我不知道，我那朋友說道，這三鼠結爲異姓兄弟，無所不爲，狼狽爲奸，頭一位姓秦名尤外號飛天鼠，第二位姓柳雙名玉春人稱入地鼠，第三位盜糧鼠姓崔名通，三人結爲八拜之交，弟子我想這飛天鼠，必是秦尤無疑，並聽說飛天鼠秦尤與蓮花湖四十寨總轄寨主也是八拜之交，那秦尤盜去國寶必投蓮花湖韓秀那裏隱藏，雙啞仙帥念了一聲無量佛，香五言之有理，那詩上末句寫得是盜寶之人在兩江，勝爺聞聽，氣憤交加，對着邱三爺冷笑，叫道，三弟，你聽見沒有，想當初明清八義，被你一席話說的，我與秦八弟動了手，秦八爺被我鏢打而死，太倉州明清八義由此遂星散了，現在秦八爺的後人秦尤，子報父仇，將當今聖主的國寶盜去，題詩與爲兄我爲仇作對，高雙青又是你的義子，你將平生的本領，全都傳授與他，他却與老夫拚命爭持，二郎山蓮花峪，殺人流血，現在又出了這樣逆事，三弟呀，三弟呀，你看看這樣的天大禍，皆由你一人所起，秦尤孺子，他要子報父仇，可以直接找我，他不直接找我，盜去國寶，這小冤家豈不是倒行逆施嗎，慢說是害不了我，就是將我害了，當今萬歲豈能饒得了小冤家呢，這幸是遇着廉明的王大人，如其不然，老夫年近七旬，難免身入圈套，受那鐵窗風雨之苦，你們大家俱都在場，千萬記住老夫之語，老夫乃年邁之人，行將就木了，決不給大家壞道兒走的，千萬凡事都要退一步想，但得容人且容人，自然默默中獲福無

量，聾啞仙師在一旁說道，事已至此，三弟你也不要瞞怨邱三弟啦，邱三弟爲人對於兄長毫無錯處，也是他不識人之故，才出這等下賤子弟，高雙青已死，秦八爺之事，乃是已往之事，既往不咎，三弟你要再說這些話，豈不是叫邱三弟難過嗎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，你沒聽那差官說嗎，限百日之內拿住盜寶之人嗎，空發牢騷無益於事，既然知道盜寶之人的來歷，還是速爲打算進行捉拿賊人之策，邱三爺連連唉聲嘆氣，叫道，三哥不必爲難，事雖因小弟而起，小弟赴湯投火，絕不辭其勞苦，小弟與兄長情同骨肉，無論如何，小弟無有敗壞上三門門風之事，小弟居心無愧而亡，勝爺對邱三爺說道，爲兄並非瞞怨我弟，爲兄不過教導他們小弟兄作事不許剛愎，不要無事生非，善保其身，紅蓮羅漢弼嵬長老，在旁說道，還是道兄說的有理，勝三哥還是進行捉拿盜寶的賊人，勝爺說道，如此既知秦尤落在蓮花湖之內，咱們大家就此夠奔蓮花湖去，捉拿盜寶之人，大衆聞聽，俱各脫長大衣裳，亮出兵刃，就要殺奔蓮花湖去，諸葛道爺，念了一聲無量佛勝三弟且慢，想那蓮花湖寨主韓秀，雖然爲寇，乃是讀書明理之人，秦尤雖與他八拜結交，那國寶非同別物，秦尤如果投去，那韓秀未必收留，如果我們到在那裏，那韓秀并未收留秦尤，或者秦尤未投那裏，無故的我們又得罪綠林道一羣朋友嗎，倘或到在那裏再僵起火來，出了什麼事非，豈不是又是一場血戰，那時候還不知再出了多少條人命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並且香五在酒樓上聽的閒話，萬一不實，就算不出別的事，也是徒勞往返，勝爺聞聽，說道，多

虧道兄之言，提醒了小弟，如其不然，又出一場是非，依道兄之見，應當如何辦理呢，諸葛道爺說道，依小兄愚見，我們大家就此仍回飛龍鎮去，在飛龍鎮休息一天兩天，我們再回歸鏢局，您仍然與三太香五茂隆賈明等，前去竊探蓮花湖，如秦尤果然在那裏隱藏，三弟你下名帖拜望韓秀寨主，曉之以大義，說之以利害，那韓秀乃是讀書明理之人，決不能護庇大逆之賊，他如能將秦尤獻出交還國寶，一場風波化爲烏有，轉禍爲福，豈不美哉，金頭虎賈明在旁，喊叫鼓掌道，三大伯，還是我先進去打小賊，將大賊引出來，三大伯您就跟他要寶貝要人，他要是不給，咱再跟他們熱鬧殺一場，勝爺瞪了傻小子一眼說道，賈明不要亂道，遇事你不知好歹，在蓮花峪你打傷嘍卒，引起南北英雄會，我還未曾責罰你呢，此次探蓮花湖不要你去，若將你帶去必然又得惹禍，凡事你不聽囑咐，可惡之極，金頭虎一聽勝爺不叫他去，遂央求道，三大伯，這回您叫我去，您說話我記着，我絕不打人，勝爺說道，你不許口是心非，金頭虎連連點頭，勝爺又對諸葛道爺說道，既然如此，道兄與大家就此回飛龍鎮，我們爺兒幾個仍是探二郎山的原人，探蓮花湖去者，諸葛道爺與弼嶠長老丁桂芳邱三爺李四爺等，與勝爺各道請字，勝爺又與大衆控背躬身，說了一些客氣言語，諸葛道爺與大家回飛龍鎮去了，勝爺與三太香五茂隆賈明李煜等，十數人夠奔蓮花湖而去，閱者道，你這書說的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難道大家，連茶飯都不用嗎，列位，飲食起居，乃是日常俗事，表也可，不表也可，如果要是信着表白吃飯，喝茶，洗臉，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功贖罪，老夫耳聞盜寶之人落在蓮花湖，未見的確，我同你哥哥三太等，要暗探蓮花湖臥底，奈此水鵝毛沉底，我等不能深入其窠，正在進退兩難之間，巧遇賢姪，在此摸魚，你知我跟你天倫是至好之交，你能受點累，將我們搯過漩渦水去，高恆說道，我天倫時常與旁人言說，發財致富成名露臉，都從老大伯您身上所起，小姪男由九歲在此摸魚，蓮花湖的水，我都摸遍啦，由河坡往西三十餘丈遠，俱是稻田地，至山坡附近深不過一尺有餘，要用小姪男帮你老人家探蓮花湖，我萬死不辭，倒掉着刷井小姪不嫌煩，此時天已到掌燈之時，老少英雄遂都換上水衣水靠，高恆先指勝爺，勝爺面帶慚愧，小孩指人的時候，仍然將褲子脫去，勝爺在河坡下一伏腰爬在小孩背後，小孩順身下水，兩隻手一托勝爺磕膝蓋，勝爺兩手一攏小孩二肩頭，一道水淺，只見高恆兩條腿一併，兩條腿三攀三蹬，破風踏漩渦，眼看着出去十數丈遠，金頭虎說道，黃三哥楊香五，你看這小子兩條腿一併，身子一恍，像大魚尾巴不像，高恆準是魚精的兒子，粘魚姥姥是高恆的舅媽，高恆這小子就怕紀小堂，三太說道，賈賢弟，你這是怎麼回事，咱是自己弟兄啊，傻小子說道，我跟他不是弟兄，他是水怪魚精的兒子，說話之間，高恆早把勝爺搯到了稻田地去，那稻田地水深一尺來往，勝爺自己可就能趟那水啦，高恆放下勝爺，又斃水回來，上了東岸，又將三太搯起，三十餘丈遠，工夫不大已竟斃到，又翻身來再搯楊香五，一位一位都搯到稻田地水內，最後才搯金頭虎賈明，金頭虎往高恆背後一爬，高恆說道，你怎這麼重啊，金頭虎

說道，千金小姐嗎，怎麼會不重呢，高恆一回頭，看傻小子肚大腰粗，鼻涕哈啦，滴了高恆一脖子，高恆遂破風踏浪，三十餘丈到稻田地，搯出有十餘丈去，高恆在水內一打漩，金頭虎說道，你這是怎麼啦，高恆說道，勝老伯父給介紹，我稱謂你賈大哥，你說我小子，不用磕頭啦，連禮都不還，你說我是水怪的兒子有七次，你喝水不喝水呀，賈明說道，高恆咱是父往子交，你爸爸跟我爸爸有交情，咱是自己弟兄，高恆說道，我沒聽說過，你喝點水吧，賈明說得啦，我不會說話，我是渾人，高恆說道，你渾爲什麼不罵你自己呢，高恆又說道，傻小子你洗澡不洗呀，金頭虎說道，我摟住你的脖子，高恆說道，你摟住我脖子我縮下去，金頭虎說道，你要縮下去，我就幹啦，你要什麼面子，你就說吧，高恆說道，你脆脆的叫三聲高大叔，我就將你搯到稻田地去，賈明說道，別呀，高賢弟，那黃三太楊香五都合我玩笑，我一叫你高大叔，以後他們均該笑我啦，高恆說道，不叫，我就叫你洗澡、喝水，金頭虎說道，我慢慢叫吧，高恆說道，不成，非得大聲音不可，總得叫勝老伯合大衆都聽見，金頭虎喊叫，勝三大伯，小孩要在水內耍我，勝爺心中思索，我叫他賢姪，他還挑眼呢，你罵他他焉能饒你呢，遂叫道，高賢姪，把他恕過了，水火無情，金頭虎又喊道，黃三哥給講講情吧，高恆要耍我呢，三太說道，高賢弟，將他搯過來吧，看在我們爺們面上吧，金頭虎在高恆背後說道，得啦，兄弟，老的少的面子，還不搯過去嗎，高恆遂用雙手一分水，將金頭虎搯至稻田地，高恆一恍身賈明就站在尺深的水內，遂

又說道，高恆小子，你是我的高大叔哇，我是你的爺爺，小子咱倆滾滾吧，高恆用手一指東岸道，你還得回去呢，你出的去嗎，金頭虎當時這就忙給高恆作揖道，兄弟我錯啦，我忘了還得回去啦，勝爺說道，高賢姪會龜此水，就是你一人嗎，高恆答道，勝老伯父，我知道的就有三個人，第一位台灣省國王張奇善，那台灣省有黑水潭有白水潭，有漩渦之水，張奇善有金背劈水電光寶刀，他會龜漩渦之水，第二位就是蓮花湖四十寨總轄寨主萬丈翻波浪韓秀是也，第三者就是小姪男我了，除去我們三人之外，再不知有誰會龜此水，海洋大盜善於游泳者，腰間拴上繩子，人入水中，都上不來必得要用繩子提上來，勝老伯父由此往西三里之遙，俱都是稻田地、直達山根，並無險阻，小姪男我將您送進去如何，勝爺說道，這倒不必，皆因賢姪你出來工夫很大啦，恐怕你的天倫掛念，我們爺兒幾個只可慢慢進去，但是今晚四更天來，賢姪你可千萬來接我們，秦尤與國寶無論在此山中否，我們四更天一定要出蓮花湖，你到那時候千萬可前來，將我們接出去，你如果是不來接我們，我們就如同失了手足一般，賢姪這台戲，全仗着你唱呢，千萬你可別不來呀，到了時候別叫我們大家失望，高恆答道，勝老伯父，你老人家不願意叫我跟着進山，我也明白，您恐怕我出什麼差錯，勝爺聞聽，撕髯而笑道，好一個聰明智慧的賢姪，真不愧竹坡的後人，如此你就回家吧，以免你的父母掛念，到時候必來接我們，勝爺又說道，賢姪千萬別忘了，高恆說道，勝老伯父，說一句不幸之話，到了那時候，我家中就是出了塌天之禍，

火燒着房子，我也不能悞您的事，我也得來接你老人家來，但是我父與您是換命的朋友，您用着小姪男，小姪男就是死了，都不怕的，咱爺們還是在這地方見面，不見不散，高恆說畢，對着大家施禮，小姪男就此回家去了，勝爺說道，你見了你的天倫，就提神鏢將勝英問候，你天倫要問我來此的原因，你告訴你天倫一遍，到四更時分，你天倫好放你出來接我們，並告訴你天倫千萬別上蓮花湖來，皆因為你們祖籍於此，食毛踐土，倘事一露，恐其與韓寨主結下仇恨，諸多不便，千萬千萬，高恆連連點頭，復與勝爺抱拳，翻身跳下水去，金頭虎喊叫，高恆準是水怪的兒子，枯魚姥姥的外孫子，就是怕紀小堂，三太說道，你叫他聽見，你又得矮下一輩去，金頭虎說道，那可沒準，平了蓮花湖打橋上過去，就用不了魚怪的兒子啦，三十餘丈遠之河，高恆一個滾子，已竟到了東岸啦，對着勝爺大家點了點頭，伸手摘下五尾金色鯉魚，連躡帶跑的回家去了，暫且不提，列位，金頭虎說高恆是魚精的兒子，還真叫傻小子給猜着啦，那末高恆十三四歲的小孩子，為何這麼大水呢，閱者諸位先生，必急待要問的，那高恆的水性乃是生而知之，並不是練來的水性，讀者諸公，且聽在下慢慢的表來，那高竹坡翁者曾與勝爺在真武頂山上開設鏢局，高竹坡為人精明強幹武技超羣，勝爺向來愛才，見了蕪業精強品行端正的人，必要親近，分財多與了在所不惜，高竹坡的為人更是廉爽自愛，東夥在一處情投意洽，遂結了金蘭之好，那鏢行人的規矩，都是三年一回家，勝爺因為高竹坡年輕，并且膝下後嗣猶虛，却叫他一年

一回家，不但一年一回家，而且分金多與，勝爺對老兄弟更有錢財上一份厚道，是以高竹坡與勝爺相聚數載之久，居然成爲富室了，且說這一年高竹坡又到了回家之期，那年鏢行的生意，還是特別興隆，算了大賬，勝爺又另外贈了些個盤費，高竹坡回到家中，到了大奶奶何氏房中，夫妻二人，遂談起外方的閒話兒來啦，何氏大奶奶遂問道，你們鏢行的生意，今年怎樣呢，高竹坡遂答道，今年的生意盛於往年，勝三哥對待咱們十分的厚道，輕財仗義，算大賬應得之外，又多給了咱們二百兩銀子，今年非常之好，何氏大奶奶又問道，這鏢行中的買賣用本錢不用呢，高竹坡答道，這宗買賣用甚麼本錢呢，骨頭肉就是本錢，給人家商人保上金銀貨物，平平安安到了所在地就算沒有事，要是遇上不幸的事，抄傢伙就是肉搏血戰，勝者存，敗者亡，有甚麼本錢呢，何氏大奶奶又問道，你自從保鏢遇上甚麼事兒沒有，高竹坡說道，怎麼今年我方一進門，你就這樣牢騷，鏢行就忌諱這個，你怎麼偏要問起這個來呢，你叫我喘息喘息，吃幾杯茶好不好呢，大奶奶說道，並不是我牢騷，幹這宗買賣要是遇上事，出了人命不就是損陰德嗎，我問問，你也平安，人家也平安，並沒有甚麼，傷害人家，不是全都不好嗎，高竹坡遂說道，提別的吧，鏢行中事平安，大奶奶看着丈夫嫌自己討厭，遂說道，你不愛聽這個，現在有一件事，恐怕更不愛聽呢，雖然你不愛聽，我也不能隱瞞，皆因爲你脾氣不好，等你自己看出來，出了甚麼事，那時說就晚啦，高竹坡聞聽，將雙睛一照說道，你怎這麼麻煩，吞吞吐吐，就好像有甚麼不可

對人言的事情一般，咱們家中只有你我與賢妹賽花三口兒，賢妹與你向來性情相投，也沒有甚麼說的，再者其餘就是丫環僕婦，我不在家，你是作主人的，叫他們怎麼着就怎麼着，還有甚麼難辦的嗎，你別半吞半吐的，真是叫我發糊塗，有甚麼你就直接着說吧，大奶奶聞聽說道，我說了你可不許暴躁，你可總得要慎重，這宗事情，我都莫明其妙，高竹坡聽到這裏，急的抓耳撓腮，遂叫道，大奶奶你快快說吧，天塌了有地接着，我決不着急的，快說吧，快說吧，別叫人糊塗啦，我方一進門累的腰腿還疼呢，別叫我得慢急啦，何氏大奶奶這才對丈夫說道，現在賢妹養花，可有了半年的身孕啦，我要是不告訴你，一會兒賢妹過來，你必然看的出來，等到你看出來，你不是反到得了慢急了，高竹坡聞聽此言，不由的一怔，說道，賢妻，豈有此理，咱們家中的向來不許閒雜人等串門入房，三姑六婆，巫醫星相，向來我們不招致的，家中我不在家，只有你與賢妹相依，老人家偌大年歲，自咱父母在日，就在咱家傭工，老誠僕實，我是盡知，父母去世時曾囑咐你我，好好照看賢妹，賢妹乃是知三從曉四德，自幼性情高潔，雖然婆子丫環，向無嬉戲情事，焉能有此怪事，你是作嫂嫂的，須看在我父母面上，不要這樣的胡言亂道，我高竹坡也沒作下傷天害理之事，豈有此理，何氏大奶奶說道，賢妹雖然有了身孕，在這三四個月之中，我也曾留心訪查，因為你不在家，我是作嫂嫂的，要是出了喪廉恥之事，我這作嫂嫂的也難辭其咎，並且也對不住你，你在外霜風勞苦，慢說是對不住你，就是死去的公婆，我也對不起呀，皆

因爲這宗事情奇怪急啦，賢妹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我再四留心觀察，賢妹毫無不規矩之事，就是我也納悶，先前我認爲是病，現在一日比一日肚子見大，臉上毫無病容，所以知道必是身孕，不然我也不敢冒然告訴於你，一會兒賢妹賽花過來，你一看便知道啦，已竟顯出來啦，可有一宗，賢妹乃是剛烈的女兒，你可不許着急，就是我這作嫂嫂的還沒敢問他呢，高竹坡聞聽，唉聲嘆氣，夫婦正說着話，賽花姑娘同着丫環，可就由後院過來看哥哥來了，賽花方一進門，高竹坡留神一看，何嘗不是呢，腹形如釜，乳已漲大，姑娘來到房中，對着哥哥道了一個萬福，在一旁可就坐下了，高竹坡方待要問，一看丫環僕婦在側，家醜怎能同着外人談論，高竹坡遂將丫環僕婦打發出去，遂向賽花姑娘說道，賢妹今年多大了，賽花說道，哥哥怎麼連小妹歲數都不知道了，小妹今年十九歲了，高竹坡又道，我不在家中，家中之事，全都是你嫂嫂與賢妹分心，咱們家可會有外人來往嗎，賽花姑娘見問，不由的面紅過耳，遂答道，哥哥，小妹我明白了，哥哥不在家中，慢說是外人不能來到咱家，就是親朋向來也沒有進內院的，哥哥必然看見小妹的形跡啦。姑娘話未說完，眼淚兒可就掉下來啦，叫道，哥哥此事一言難盡了，高竹坡說道，有什麼事妹妹只管說來，爲兄絕不爲難賢妹，父母去世，只有你我這一點骨血，媳婦是外姓人，牆上泥皮揭一層又一層，你嫂嫂有什麼事你也只管說來，賽花答道，兄長錯會意了，我嫂嫂待小妹，向來如同骨肉一般看待，知疼知愛，問暖問寒，一點錯處也沒有，提起此事，今日實在不能瞞

着兒嫂了，先前小妹曾用布條將肚腹紮束着，後來一日大似一日，小妹也就不用布條紮束了，這也是小妹紅顏薄命，造下前世之孽，今生受此不自不明之報，小妹本打算自盡一死，惟恐死而不明，遭臭名於泉下，所以忍辱以觀水落石出，又恐嫂嫂害怕，故不肯早日告訴嫂嫂，專待哥哥歸來，提起這宗穢事，真是令人難過，人生一世遭此不幸，世上只小妹一人而已，說着話，嗚咽之聲，令人酸鼻，高竹坡一看如此光景，不但不噴怪，反倒百般安慰道，賢妹不必傷心，自有哥哥作主，姑娘說道，起居飲食，當然用了環婆子伺候，惟獨閨中穢物難道還用人家伺候嗎，小妹自十七歲那年始見天癸，每逢洗那穢物，都是小妹自己去做，咱們後花園中那個多年的老井，那井水非常清靜，小妹每洗穢布，自己輒用轆轤打水，有一天小妹又去洗滌穢物，將水打上來之後，就覺着頭目昏沉，眼前一陣發黑，栽倒塵埃，霎時不醒人事，迷離中覺着有一個五六尺長，一抱粗的一個黑物，近了小妹之身，少許工夫，就聽得耳際風聲響亮，那物已竟不見了，小妹的精神，可就恢復原狀了，小妹無精打彩，回到房中，及至夜晚三更多天，又聽得一陣狂風，門窗戶壁不動，那物到在屋裏，即與小妹同榻而眠，高竹坡聽至此，雙眉倒豎，虎目圓睜，說道，怪力亂神之事，向來我不信，豈有此理，賢妹你自己作的事你自己要明白，高竹坡語至此，未等姑娘開言，何氏大奶奶在一旁說道，夫君不要着急，賢妹人格品行，我所素知，決無誑語，朦混夫君，方才我會說過，不叫你着急，你看看未等賢妹將話說完，你便甚麼不信異類，攻乎

異端的來啦，賢妹乃是剛烈女子，你不可用言語擠兌，你若用言語擠兌賢妹，賢妹倘若有了差錯，那時節你對得起誰呀，高竹坡答道，你先別派我的不是，我沒有和妹妹暴躁，不過我是與那妖怪生氣，像這宗事情，我只聽說過，並未經過，怎麼單單就臨到我的頭上來，何大奶奶說道，那可沒有法子，你雖然聽說過，沒看見過，大概既聽說過，就不是虛的了，必然是有的了，高竹坡又對賽花姑娘問道，賢妹，此物是夜夜來至賢妹房中，還是隔日不定呢，姑娘答道，此物無夜不至，三更之後，就聽由後花園一陣怪風，小妹身旁就有此物了，高竹坡點了點頭道，賢妹不要傷心，愚兄自有法兒治他，請賢妹休息休息去，姑娘遂站起身軀，這才與兄嫂告辭，回歸自己繡房去了，姑娘走後，高竹坡遂對何氏說道，攻乎異端，信乎異類，這些事情每逢我一聽說，我就生氣，人爲萬物之靈，妖怪豈能惑人，這不是禍從天上降嗎，此事將來要是傳說出去，叫我怎樣的見人哪，真是祖上無德，出這宗叫人一生罕見的怪事，方才我看賢妹說話那宗形色，誠於中形於外，毫沒有一點虧心的樣兒，想必是真的了，何氏說道，賢妹自幼不會說誑語的，決沒有胡謔之事，賢妹既然是說那妖怪天天三更之後必到房中，你爲何不暗中窺探窺探，自然就明白了啊，高竹坡說道，那是自然，方才我問賢妹的時候，我就爲的是夜間窺探，我倒要開開眼呢，夫妻二人又說了些家常話兒，等到夜間天還不到一更的時候，高竹坡便背插雙刀來到姑娘房坡之上，爬伏多時，天色將進三更，忽然間就聽得由後花園內一陣怪風，捲沙飛石，直奔姑

娘寢房而來，并未看見有什麼東西進了姑娘屋內，高竹坡定一定神兒，由房上竄至院中，躡足潛蹤，走至姑娘窗外，先向屋中竊聽，並無動靜，然後用舌尖將窗紙慢慢溼破銅子大的一個窟窿，向屋中窺視，高竹坡不看則可，這一看不要緊，只嚇得英雄倒吸了一口涼氣，頭髮根根豎起，脊背中冒了一陣涼風，往後倒退了數步，高竹坡心中雖然是害怕，因為有武術在身，還助着一點胆兒。若是平常的人，這一看就許給嚇壞了，高竹坡乃是武藝絕倫之人，并且向來爲人中正無私，所以害怕之中，還有一種正氣，就應了那句俗語啦，邪不侵正。高竹坡不覺又將胆兒壯起來啦，英雄一怒，鋼牙咬錯，心中暗道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何能容此妖物惑人，思索至此，遂套挽手，壓雙刀，就要踢窗戶進房結果妖物，方至窗前，自己又一思索，人怎能與妖怪動手呢，那妖怪來時狂風大作，倘然我到屋中，那妖怪就是不與我怎麼樣，他要是逃走時一陣風，就可以將我刮糊塗了，再者勝三哥常常談過，事要三思而後行，不得任意而爲，英雄思索至此，轉身形垂頭喪氣，仍然回歸前院去了，來到了大奶奶房中，唉聲嘆氣，坐在椅子之上，低頭不語，何氏自從丈夫去後，就在屋中胡思亂想，又怕丈夫與妖怪打起來，被妖怪傷了，又怕姑娘說的是詭語，沒有那們一回事，何氏也担着處分，何氏正在屋中，心跳不安之際，天已竟到了三更時分啦，三更過去，工夫不大，心中說道，妖怪一定是來啦，不然大爺也就回來啦，思索至此，恰巧高竹坡來到屋中，何氏一看丈夫如此模樣，遂上前問道，你看見妖怪沒有呢，高竹坡說道，看見啦

，你也去看看吧，此物足有五六尺長，一抱粗，渾身上下是黑色，高大奶奶答道，我聽着還害怕呢，我可不敢看去，你還不安歇嗎，既然如此想個法兒除却他，你何必着急生氣呢，着急生氣不是無濟於事嗎，高竹坡聽何氏勸的有理，這才撤下雙刀，脫去長大衣服，夫妻二人這才安眠，一夜晚景過去，第二日清晨，夫妻二人，早早起身來，遂商議捉拿妖怪之法，高竹坡正與何氏說話之際，那賽花姑娘，可也就來到啦，見了哥哥道了萬福，一旁落坐，高竹坡遂問道，賢妹，那妖怪來時，你還害怕嗎，姑娘答道，先前將小妹嚇的死去活來，日子長啦，可就不害怕啦，現在已竟半年的工夫啦，更不害怕了，高竹坡說道，賢妹，你可以用手摸他嗎，姑娘答道，摸他他也不動，可以任意撲他，高竹坡聽了，遂點了點頭，叫道，賢妹且請後院休息去吧，少時有事叫丫環婆子去請賢妹，妹妹不要着急生氣，哥哥自有良法捉他，姑娘走去之後，高竹坡遂與何氏說道，我想咱們住渾河套子之內，也許是魚精怪物，咱們買幾斤好絲線纏作一團，等到那妖怪來時，叫賢妹暗暗繫在他的身上，看看此物歸於何處，然後設法便了，何氏聞聽，甚以爲是，遂遣人買二斤絲線，就用絲線纏成圓球，然後將賽花姑娘叫至前院來，兄嫂二人囑咐姑娘，說道，待那妖怪來到之時，便將絲線頭兒，拴在妖怪身上，任他自去，不要言語，姑娘聽罷，答應一聲，這才回歸繡房，等那妖怪三更之後來時，姑娘就將那絲線纏在妖怪身上，那妖怪走後，及至天明高竹坡起得身來，來到姑娘房中觀看，只見那絲線繩兒，順着內屋門縫由外屋門縫出

去，直接來到後花園井內，高竹坡一看，心中明白，這必是魚精水怪無疑，將那絲線暗暗剪斷，告訴姑娘不許聲張，高竹坡來到房中，遂對何氏就將那絲線入井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夫婦二人商議，多僱大車購買石灰，就說修理花園牆壁，待石灰拉齊，將那老井一填，不論是什麼妖怪，也就將他堵死在井內了，夫妻二人商議已畢，遂僱了許多的大車，將花園牆壁打開一條道路，將那石灰遂卸在老井旁邊，二三十輛車拉石灰，一日的工夫，已竟堆積如山，將石灰拉畢，高竹坡遂對眾人說道，衆位鄉親，我拉石灰並不修理牆壁房屋，皆因爲有人給我看看陰陽宅，此井主於單傳，輩輩都是獨子，命我將井堵塞，將來可以人旺財旺，大家別走，給我幫個忙兒，就此將石灰填在井內，高竹坡早將鐵鍬木鏟預備好了，大家聞聽，齊聲說道，那有什麼呢，一會兒就可以填死這井啦，說畢，抄起傢伙，人多好作活，果然不一會兒將井填死，那魚精在水內被石灰一燒，可就出不來啦，皆因他道行淺，只能污人而已，自從將井填死之後，姑娘房中，可就不見那妖物了，且說姑娘肚腹，從此日見其大，又過了半年的時光，這日清晨，此時姑娘覺着肚腹一陣的疼痛，此時丫環婆子們，早將一切的應用的東西預備好啦，平平安安，可就降生下來了，只聽得呱呱的聲音，姑娘仔細一看，還是一個男孩，身體肥大，啼哭之聲，異於平常小兒，那丫環婆子們一看，姑娘生了一個男孩，俱都歡喜異常，全都來到高大爺房中，與大爺大奶奶道喜，高竹坡一聽婆子們給道喜，不覺面紅過耳，說道，你們去吧，道的什麼喜，且說姑娘自己心中

暗想，作姑娘的生子，尙有何顏苟活人世，雖然不是敗壞門風，作下苟且之事，但是叫親戚朋友們知道了，傳說出去，叫哥哥怎樣在衆人跟前站立，哥哥乃是要臉面之人，爲我這件事，哥哥倘然要有好歹，那時節我何以爲人，況且我既有此舉，必然老死閨中，姑娘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，婆子你到院前將大爺請來，大爺如要不來，你就說姑娘有要事相商，求大爺無論如何見妹子一面，婆子遂來到前院，將姑娘之話，報告了大爺一遍，高竹坡聽畢，歎息一聲道，我是一個男子，焉能到產房中去呢，何氏在旁說道，妹妹爲人秉性清高，既然叫你前去，必有話說，你如果是不去怎麼對的起妹妹，倘然妹妹因你不去，出了甚麼差錯，咱們怎對的起泉下父母，再說此事乃是家門不幸，禍從天上起，並不是妹妹自己不要臉，作了下賤之事，你不能進產房，你不會在窗外與妹妹說話嗎，我本應當去看看去，皆因爲我那次產生造了那種罪孽，我一聽街房鄰居有生養小孩的，我嘔吐兩三天，所以不能前去，妹妹知道我的毛病，妹妹也不能心中不滿意我，書中暗表，何氏過門後曾生養過一次，乃是橫生，穩婆給用割刺的手術生下來的，所以何氏每聞有生小孩的便嘔吐數日，故此何氏不能去到妹妹房中看視，高大爺一聽何氏相勸，遂歎了一口氣道，沒有法子，這都是祖上無德呀，才叫我高竹坡遇上這宗怪事呢，將來傳說出去，怎麼叫我見人哪，何氏說道，你別到妹妹跟前說這些閑話，你就是用好言安慰妹妹，妹妹還不定生死呢，高竹坡垂頭喪氣來到了後院，站在姑娘窗戶之外，婆子來到姑娘房中叫道，姑娘，大爺來啦，

現在窗戶外頭站着呢，姑娘遂叫道，哥哥來了嗎，高竹坡在窗外答道，來啦，妹妹你有什么話說吧，姑娘說道，您進前些，高竹坡答道，我就在窗前呢，姑娘遂叫道，婆子，你將窗戶撕破一點，隔着窗戶叫大爺看看這個孽障，說話也好聽的真切，婆子遂將窗紙撕一個窟窿，高竹坡隔着窗戶向屋中一看，只見此子胖碩異常，啼聲洪亮，就是兩個眼睛向外努着，高竹坡到了此時，心中倒生了憐愛之意了，叫道，妹妹好好保養身體吧，爲兄我看見了，用甚麼自管自語，並有丫環婆子伺候，還屈着妹妹嗎，你嫂嫂實不能進產房，妹妹不要怪他，妹妹產生此子，乃是天命，也不要悲傷，高竹坡說畢，轉身就要走去，姑娘說道，兄長別走，小妹與哥哥尚有要言付托，高竹坡一聽，心中非常詫異，叫道，妹妹怎麼說出付托之言，莫非妹妹要尋短見，妹妹若有此舉，哥哥我決不能獨生，父母去世，只有兄妹相依，別無親近，妹妹若憐惜爲兄孤獨，千萬不要作出意外之事，姑娘答道，兄長不可多想，妹妹決無短見之事，妹妹有一片傷心之話，此時必須對哥哥說了，請哥哥稍在窗外站立一會兒吧，高竹坡答道，妹妹有話請講吧，賽花姑娘這才對高竹坡說道，小妹自從懷孕以來，一年有餘，每欲自行短見，以洗此恥，復思死則更無以自明，適足以增羞，故忍辱以延喘息，觀其究竟，看看果生何物，今幸產生一子，但是血胞未乾，撫養須人，妹妹乃閨中待字之人，豈能腆顏乳哺，復思哥哥半世飄蓬，膝前子女猶虛，嫂嫂虧損成疾，恐將來不能生養，此子乃無父之子，妹妹擬寄養在兄嫂膝下，我與哥哥乃是一母同胞，妹妹

所生，何異嫂嫂自養，如能長大成人，亦可以接續高氏香煙，妹妹不幸遭此孽果，妹妹實無意於人世，從古來紅顏多薄命，正小妹之謂也，但願妹妹死後，每到十月一日及清明掃墓，俟此子長大成人時，兄長領他到小妹墳前，燒上幾張紙錢，祭奠祭奠小妹，指小妹之孤墳，告訴他此汝姑母之墓，勿忘祭掃，小妹在泉下即瞑目矣，小妹與兄骨肉之情，兄能不忘小妹之托，小妹雖死，亦感兄長大恩大德矣，小妹死後，求兄長犧牲一塊三五畝之地，與小妹立一孤女墳，語至此，姑娘已泣不成聲，高大爺在窗外也是嗚咽而泣，丫環婆子莫不流淚，高大爺方要解勸姑娘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姑娘由褲子底下，取出了一把剪刀，照定哽嗆咽喉，只聽撲哧一聲，刺入咽喉，婆子伸手奪剪刀，已竟來不及了，只見鮮血淋漓，姑娘已竟不能挽救了，高竹坡站在窗外一看，見妹妹這般光景，英雄叫了一聲，我那賢德的妹子，疼死爲兄了，高竹坡回到自己屋中，何氏問道，賢妹怎麼樣了，高竹坡說道，果然不出你之所料，賢妹自盡了，何氏聞聽，放聲大哭，丫環婆子解勸多時，方才止住淚痕，大爺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也是賢妹命裏造就，遂將丫環婆子蒼頭等，均都喚至面前，囑咐不許對外人言語，並打發從人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材，外人若問，就說姑娘患了急症，下人將棺材買來，把姑娘成殮已畢，遂埋在一塊地頭上，立了一塊石碣，上書賽花之墓，葬埋已畢，按下不提，且說高竹坡將姑娘遺言，對何氏說了一遍，何氏說道，那是應當這麼辦的，我倒有一個法子，不但不叫外人疑惑，並且免去親友物議，我假裝坐蓐，請親

朋作三日彌月，你看如何呢，高大爺聞聽，甚爲贊成，遂作三日，作彌月，親朋並不疑惑，外人全不知曉，那高氏對待婢僕，向來寬厚，婢僕們亦都嚴祕不語，高大爺在作三日的時候，遂給此子起了名字，叫作高恆，起名之意，恆與橫同音，皆因姑娘橫死故也，高大爺遂與勝三爺寫了一封書信，書中的意思，言說家中需人，不能分身，將鏢行之事辭却，勝爺答復高爺，言說賢弟如有需款之時，愚兄必然照辦等語，高爺與勝爺交情可見一斑了，且說高恆僱一乳母乳哺，高恆長到五歲時，尙不能言語，高大爺與何氏半生無子，視高恆如己出，愛高恆如掌上明珠一般，高恆至七歲上，始能言語，高大爺一時不能離開，出去就在後頭跟隨，皆因爲住在渾河套子裏，離水太近，恐怕有什麼危險，何氏也囑咐高大爺好好看守着孩兒，如要出了差錯，就得拚命，簡直高大爺就成了老媽子啦，但是那高恆就應了傻小子那句話啦，魚精的兒子，生來的好戲弄水兒，高大爺一眼看不見，他就跑啦，到了外面與鄰家孩子們跳在渾河水裏就洗澡，水性是天生來的，大孩子，小孩子，全都沒有他的水性大，一個濛子扎下去，半天不出來，日子長啦，高大爺也就沒有法子啦，他一天還是非洗幾回澡不可，他每逢洗澡的時候，扎下濛子去，由水中冒上來，先露出兩隻眼睛來，他那眼睛向外努着，猶如魚眼一般，那羣小孩們遂喊道，魚眼睛冒上來啦，故此他的外號，叫魚眼高恆，日子長啦，那羣小孩們看他水性甚大，遂叫道，魚眼睛你敢上蓮花湖洗澡去嗎，你要到蓮花湖洗澡去，那才算你水性大呢，高恆說道，我不敢洗，你們同我

去吧，那羣小孩就將他領到蓮花湖漩渦水去，高恆到了蓮花湖，咚就跳下水去，那羣小孩一見他跳下去啦，可就都吓跑啦，內中大孩子就告訴小孩子可別言語，別告訴人家的家裏，要是告訴人家的家裏可得同你們打官司，那知道第二天高恆又到渾河套裏去洗澡去啦，日子長啦，就有知道的啦，有跟高大爺有交情的，就告訴高大爺啦，您這少爺可多要留神，聽說他去蓮花湖漩渦水裏去洗澡去，高大爺聞聽，就吓了一個倒栽葱，心說這小子真是水怪的根兒，竟敢上蓮花湖洗澡去，高大爺聞聽，可就留上神啦，他一出來，就在後頭暗暗跟隨，這一日他又從家裏偷着跑出來，高大爺在後頭可就跟上啦，高大爺就看他簡直就夠奔蓮花湖跑去啦，到在蓮花湖，咚就跳下水內去啦，高大爺一看他跳下去，約有一袋烟的工夫，還未上來，高大爺可就着了急啦，自己心中暗想，妹妹爲他橫死，只留下這一點骨血，自己又無子嗣，將來就仗他接續高氏香烟，想不到他還死在水內，想至此，遂蹲在江岸上，可就落下了幾點傷心之淚，又是悲傷妹子，又是疼兒子，不住的用衣袖擦抹眼淚兒，正在此時高恆可就由水內翻上來啦，提着一尾一尺多長的金色鯉魚，高恆一看，高大爺在那裏直擦眼淚，可就問道，爹爹您哭甚麼，高大爺一抬頭，一看他上來啦，真是喜出望外，答道，我未曾哭，沙子迷了我的眼啦，你到水裏怎麼上來的，高恆說道，我到這水裏，如在渾河裏一樣，那水裏的魚見了我都不敢動，老實極啦，高大爺心裏，可就明白啦，他乃是水怪之種，魚見他都不敢動，再比這水厲害，也不要緊，高大爺遂叫道，恆兒，

你再下去摸一尾大的來，要金眼睛的可快上來，咱們爺倆好家走，高恆說道水底下的魚多極啦，到裏就拿上來，高大爺說道，好好，你拿來我看看，高恆復又下水，一袋烟的工夫，就由水中抱上來一尾鯉魚，足有四五斤重，把一個高大爺樂的，簡直不知東西南北了，父子二人回到家中，高大爺命廚夫將魚熬熟，喝着酒看着高恆，遂告訴高恆甚麼魚好，甚麼魚貴重，從此高恆遂日日摸魚，也許賣個三吊五吊的，爺倆兒零花，高大爺暇時，自己栽花植樹爲樂，真是漁樵耕讀，享其晚年之樂，列位，這就是高恆水性之大一段歷史，要不然怎麼十三四歲的孩子，會有這麼大的水性呢，但是水怪污人而生子，似乎近於荒唐，求閱者原諒可也，蒲留仙老先生有兩句話，姑妄言之姑妄聽之，卽此之謂也，閱者道，勝三爺探蓮花湖，你大半妄了吧，在下並沒有妄，書中有閒筆，有正筆，有倒插筆，有明筆，有暗筆，扔下閑筆，仍然表正筆，且說勝爺等，到了稻田地內，爺兒幾個，找了一個僻靜所在，隱住了身軀，待至天色已晚，勝爺遂問道，探蓮花湖你們小弟兒誰願意進去，勝三爺言還未已，一人答道，恩師，弟子願往，勝三爺抬頭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二郎山上夜遭三險，幾乎斷送了性命的黃三太，勝爺撕髯含笑，說道，三太你對於綠林道的情形，你毫不知曉，而且你的武術亦不夠探蓮花湖的程度，二郎山你幾乎斷送了性命，你不稱其職，黃三太說道，弟子看風駛船，看着有危險，弟子多加小心，勝爺一聲不語，以目視三太，三太低頭不語，勝爺又問道，還有誰敢探蓮花湖中央大寨，張茂隆站起身形道，弟子

願往，勝爺搖頭說道，不中，不中，楊香五站起身形說道，弟子去探蓮花湖，可能稱其職嗎，勝爺說道，你也是不稱其職，書要簡斷，衆位英雄俱都陸續告過了奮勇，惟有金頭虎，賈明始終坐在地上不言語，他一看衆人俱都要去，勝爺都說他們不成，就剩我一個人啦，不用說啦，我要是站起來一說去，准成，傻小子還真會猜，勝爺真是等着他呢，那知道傻小子，這回想起前賬來啦，在蓮花 差不點叫林士佩給用點穴鏵給毀了金鐘罩，這回要是進去，再碰上點穴鏵，我的姥姥，我可就要完啦，金頭虎想到這裏，低下頭去粧傻，始終他是不言語，黃三太心中早就明白勝爺的意思啦，一看金頭虎在那兒粧傻，黃三太與金頭虎可就說啦，賈明賢弟，我們都要探蓮花湖我老師不叫去，就是你不說去探蓮花湖，你怎麼這回胆子小呢，連話都不敢說啦，賈明說道，你們本事都大，勝三大伯都不叫去，我說去，三大伯也是不叫去，也是白栽斛斗哇，三太說道，你問問哪，不然叫我的恩師，看着你夠多沒有胆量啊，再說你要不問問我之恩師叫你去不叫你去，你就會蹲着粧傻，那們你算幹什麼來的呀，金頭虎說道，三太小子，你又陰我呢，我因甚麼不敢探蓮花湖呢，我這就問，勝三大伯叫我去探蓮花湖嗎，勝三爺一聽，撕銀髯點了一點頭，說道你倒可以，賈明將母狗眼一翻，說道，勝三大伯您跟我過不去嗎，他們都比我先說的要去探蓮花湖，您都不叫去，怎麼我末了說，您倒叫去了呢，勝爺笑道，傻孩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探蓮花湖非你不可，皆因爲你與此山中一位寨主，有一點關係，你到山內遇事，許多的照應，金頭虎將

母狗眼一翻說道，有甚麼關係，你老人家告訴我，我好知道哇，勝爺說道，山內五十二寨第一位老寨主，乃是你的舅舅，你若是蹭蹬失脚，第一位老寨主，必然知曉，那時老寨主看見，必有甥舅之情，所以你去探山，暗中有一分照應。金頭虎說道，看見我也不認識啦，倒是有這麼一個舅舅，我母親常常叨念他，言說這十餘年來，沒有通信啦，還是我小時候他往我們家中去過，那時候他還抱着我玩耍呢，金頭虎語至此，黃三太在旁邊笑着撇嘴，金頭虎說道，你笑甚麼，我小時候長的漂亮極啦，好看極啦，十三四啦，出天花出的，才得了個爛紅眼，羅圈腿，渾身上下大麻子，你以為我小時候，就這樣，勝爺說道，賈明不要說閑話啦，你就此探山去吧，到了裏面，可不許惹禍，不許愛人家東西，有國寶與秦尤，你也三更之後出來，無國寶與秦尤，你也三更之後出來，千萬要小心，不要造次，金頭虎說道，您就叫我一個人去嗎，您得給我一個作伴的，行不行啊，勝三爺說道，這些人任你挑選吧，你願意叫誰去，就叫誰同你去，楊香五在旁邊一聽，可就嘔心啦，心說每回有事，金頭虎總扯着我，這回他必然又叫我去，反正跟着他無論幹什麼去，也是找斛斗，楊香五遂蹲在黃三太背後，暗中躲着去啦，金頭虎將母狗眼一翻，一看楊香五暗暗藏起來啦，叫道，楊香五藏着也跑不了你，我要是活不了，決不能叫你活着，遂叫道，三大伯，叫楊香五跟我去吧，勝爺聞聽叫道，香五，那裏去啦，跟賈明探蓮花湖，你不去呀，列位，楊香五那敢說不去，站起身軀道，弟子願往，金頭虎道，勝三大伯，我跟楊香五探蓮花

湖好有一比，好比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頭，勝爺怒道，未曾上陣，先說不利之言，快去，金頭虎又說道，勝三大伯，我跟楊香五到蓮花湖，及至出太陽時，我們要是回不來，你老人家就打發人，給我們家送信去，叫我們家裏給請和尙念經超渡超渡，勝爺聞聽，遂說道，孺子快走吧，不要胡說了，金頭虎說道，楊香五跟着我走罷，錯非是你，我誰也不拉着去，咱們倆人生則同室，死則同穴，這都是人緣呀，楊香五說道，誰要願意跟你去，罵他不是人，咱們倆人去可是去，蓮花湖能人甚多，到裏面時，千萬你可不要大哭小叫，這二人才施展夜行術，蹀踔壁躍山崖，夠奔正東而去，來到後寨子牆，舉目觀看，高聳聳，黑壓壓，四顧無人，楊香五打開兩頁火摺，一看大牆高有丈餘，牆根俱都是石頭砌成，上面是磨磚對縫，青水磚，楊香五遂說道，傻兄弟，你上去吧，賈明說道，我有時候傻，有時候不傻，上去，要是有消息呢，我們家裏木頭鷄會打鳴，木頭馬會拉車，木頭驢會拉磨，上去要是有消息，不遭飛努卽落陷坑，飛努打在眼上，金鐘罩就幹啦，落在陷坑裏，就叫人家拿着啦，我要作伴的是幹甚麼的，你在頭前走，我在後頭跟着，楊香五一擽腰施展童子工，躡上牆去，左胳膊跨住了牆頭，右手取出開路石，問了問沒有消息埋伏，金頭虎看楊香五縱上牆去，隨後跟着也縱上牆去，楊香五說道，賈明你下去吧，金頭虎說道，我下去要是落在陷坑裏出不來，你先下去，沒有毛病，我才下去呢，楊香五說道，我跟着你來，我算認了命啦，楊香五這才縱身到內牆，金頭虎跟着跳下來啦，金頭虎說道、你就在

前頭走吧，你要是中了埋伏，我就往來路跑，楊香五叫道，賢弟，不要玩笑，你要處處留神，楊香五與金頭虎二人，這才躡身上房，站在房上一看，大廈千間，黑暗暗房宇交錯，接連不斷，楊香五心中暗想，看這座蓮花湖的勢派，不雅如大鎮店一般，黑壓壓那裏去找中央大寨呀，楊香五這才與金頭虎低聲說道，你看房宇相連，那裏是中央大寨呢，金頭虎說道，你還是不成，咱們跟老和尚學的心眼兒多，大凡闊人物住的房，必闊，咱們奔闊地方去，那兒房子高大，咱們就奔那兒去，楊香五與金頭虎二人，這才夠奔正北而去，躡房越脊，滾脊爬坡，來到了一座高房，只見高搭天棚，北上房五間，天棚下掛着一對紅紗燈，天棚下四角，緊放着頭號大瓷缸一個，缸裏栽着醉仙桃一株一尺餘粗，有七八尺高，醉薰薰香氣襲人，東西廂房前，設擺古磁花盆，紅油漆架子，栽種奇怪異草，香風撲鼻，南配房前山石影壁，活水流通，水聲潺潺，金頭虎道，咱倆人上影壁牆吧，你看上房有燈灶，二英雄一摸影壁牆冰涼，那影壁牆乃是天然長成，由影壁牆中往外流水，泉眼通達蓮花湖，滿牆綠苔，野草奇花，好似花山一般，二英雄爬在影壁牆上看那東西廂房，那紗燈蠟花，全都結彩啦，不甚明亮，二人看着東西廂房黑暗無光，惟有北上房燈光閃灼，條案上設擺明煌煌的東西，不知何物，又看東牆壁上掛着一口寶刀，紫砂魚皮鞘，黃暹暹赤金什件，赤金吞口，刀出鞘尺半，冷森森耀人眼，西壁上掛着一口寶劍，米色砂魚皮鞘，銀什件雪花，劍白雌匣半尺，明煌煌透胆寒，傻英雄說道，那刀是赤金什件嗎，楊香五說道，

你看光色奪目，是赤金的，賈明一聽是赤金的嗎，可就犯了財迷啦，又問道，寶劍是銀什件嗎？楊香五說道，是銀的，你問這個幹甚嗎，金頭虎說道，你偷那口寶劍，我偷那口刀，怎樣，楊香五說道，賭物思人，你看看這刀劍的主人，豈是軟弱之輩，并且我之恩師臨來時囑咐你我不要愛人家的東西，你又犯了財迷啦，說着話楊香五往東面一看，還有一人在那裏坐着呢，金漆八仙棹子，太師椅子，那人左手撕髯，右手端着一盃香茶，那人頭上戴古銅色鴉尾巾，藍如意飄帶，赤紅臉面，半尺長的墨髯，二英雄正在觀看之際，只見此人已竟站起身形，楊香五用手一指，叫道，賈賢弟你看屋中還有人呢，金頭虎一看，說道，蓮花湖的賊，還戴我勝三大伯，那樣的帽子呢，只聽那老者說道，大姑娘，二姑娘，我誠心不答理你們，金頭虎在影壁上說道，楊香五，他叫咱倆呢，楊香五說道，你別罵人啦，咱倆是姑娘嗎，你照照鏡子，別不知羞恥啦，又聽那老頭說道，你們姐倆這四五天一工夫也不練啦，看情形似乎你倆人的工夫，已經夠程度啦，文武乃是聖人之學也，學然後知不足，久練久熟，不練不熟，老夫在蓮花湖歷倒一切，還不敢安逸偷閒呢，我天天還練工夫呢，金頭虎低聲說道，楊香五你看，這老頭多美呀，我下去抽他個大嘴吧子，又聽那老者說道，舉人秀才老先生，三年不寫字，再拿起筆來，手腕哆嗦，把勢匠老師傅，三五年不練工夫，拿起傢伙來，手脚不隨合，慢說你們倆姑娘，老夫天天還練呢，不用說老夫我，就是南北十三省總鏢頭，我那勝三哥，天天還要演習演習武工呢，你們倆武學就算練

到家啦嗎，金頭虎在山石影壁上低聲說道，楊香五，我得下去抽這個老賊，他找咱們便宜呢，我是蓮花湖老賊他爺爺，楊香五說道，這是爲甚麼呢，金頭虎說道，楊香五你不識數吧，這老賊說我勝三大伯是他哥哥、勝三大伯，你的師傅我的大伯，他是佔咱們大輩，楊香五說道，人家那大年紀，這也不算甚麼，金頭虎說道，你不怕吃虧嗎，二人說着話的時候，就聽得東暗間內，燕語鶯聲道，老爺子，前幾天我姐姐跟我練武，累了一身汗、叫風吹着啦，這兩天身體不舒服，昨天已然出了汗啦，因此三四天沒練工夫，我姐姐現在已經好啦，我們姐倆認罰，你老人家將我兄弟叫過來，叫丫環婆子老人家，打開兵器房，我們姐倆先遞拳腳，然後再遞十八樣短兵刃，短兵刃遞完了，再過十八樣大兵刃，我們姐倆三天沒練，算歸一天都練啦，那老者笑道，以後加以多練就好啦，老者語畢，放下茶杯，掀竹簾由屋內來到院中，遂說道，龍兒，虎兒，這早就睡了嗎，金頭虎說道，這是叫我哪，楊香五說道，人家叫你幹甚麼，金頭虎說道，那不是叫虎兒嗎，只聽西房廂內答道，我們沒睡呢，只見房門一開，走出二人，楊香五一看，就是一怔，兩個人俱都在十三四歲，身穿海棠色褲褂，各梳着小抓髻，臉面上點着三個紅點兒，散着褲角兒，白綾襪子，福字履，緞鑲的鞋，兩個嬰童，一班高的身材，一樣的五官貌相，一樣的衣服，楊香五尙且看不出這兩個小孩，那個大那個小，書中代言，這兩個童子是雙生一對、哥哥比兄弟大一個時辰，由小孩的時候，一樣的穿章打扮，一樣的長相，後來長大在蓮花湖橋口外，時常的

玩皮，蓮花湖橋口，作小生意的甚多，不許蓮花湖寨主嘍卒攪鬧，這兩個小孩出去一個，買些鮮貨，回頭我就給你送錢來，賣燒餅果子的，也拿兩套，回頭一齊送錢來，這個進了蓮花湖，那個小孩出來，賣鮮貨的說道，你給我鮮貨錢哪，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，少爺給我兩套燒餅果子錢哪，小孩說道，我沒拿你的燒餅果子呀，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，你吃一套拿着一套走的，沒給錢哪，小孩笑說道，你認准了是我嗎，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，認准啦，那是錯不了哇，小孩說道，你等等我再叫一個來，你看看倒是誰，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，不用看哪，我認准了是你呀，這小孩將那個小孩叫了出來，對着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，你看看是誰吧，兩個小孩齊說道，賣鮮貨的，賣燒餅果子的，誰拿鮮貨吃了燒餅果子啦，賣鮮貨的說道，賣燒餅掌櫃的，你看看這兩個小孩，那個是拿東西的，賣燒餅果子的說道，不知道啦，兩個一樣，那兩個小孩一樂，鮮貨果子錢給完了，嘻笑而去，因此二位少寨主，而貌分不清誰是誰了，楊香五一看，真是奇特，兩童子由西廂房出來，走至北上房廊簷下，說道，老寨主有何吩咐，黑髯老者說道，你們弟兄兩個到後頭院，把老婆子丫環老人家呼喚出來，你大姐姐二姐姐，三四晝夜未練武學，今夜晚間認了罰啦，先比試拳腳，後過三十六路傢伙，二童子笑道，我兩位姐姐可累着啦，老者說道，不受累不精心練，兩個童子，由上房往西又往北拐，出離了月亮門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兩名老人家，兩個婆子媽媽，兩名丫環，兩名童子，由月亮門出來，金頭虎楊香五二人，爬在山石壁上看的明白，金頭虎低

聲說道，他們都一對一對的，兩個老頭六七十歲，兩個婆子五十餘歲，兩個丫環十五六歲，這兩個小孩十三四歲，四對，連咱倆人是五對，他們都論對，眼看八個人，把東廂房門開開，已然點上燈燭，搭出兵器架子，兩頭絨繩拴套，兩條杆子，如紅轎杆相似，四個人搭着十八樣傢伙，搭在西廂房紅油漆架子古瓷花盆前邊，又進東廂房將十八樣大兵刃空架子，搭在東廂房古瓷花盆前，皆因爲大兵刃搭不動，又進東廂房，六件大兵刃一捆，共捆三捆，也都搭將出來，解開絨繩，十八樣大兵刃都架在架子之上，俱都是大刀闊斧，大杆子，畫杆戟，婆子丫環進了上房，又點了三隻蠟燭，將紅油漆架子古瓷花盆，往一塊兒一併，三隻蠟燈放在一處，遂將太師椅子搬出來，放於廊簷下，老者進了上房，楊香五金頭虎在影壁牆看的真真切切，那老者到了屋中甩大篋，勒十字絆煞英雄帶，然後又將大篋披上，復又出來坐在太師椅子之上，兩個老人家與兩個童子，在老頭面前站立，兩個婆子，兩個丫環在老者，身後後站立，這叫四門斗，十八樣短傢伙列於兩邊，十八樣大兵刃擺於東首，老英雄在北太師椅上一坐，衆人並不知影壁牆上伏着二人，那老蒼頭遂說道，二位姑娘場子設擺好啦，只聽竹籬叭噠一響，由上房屋中縱出一女子，丫環婆子往兩旁一閃，不用說討厭鬼金頭虎，楊香五也是愛看，這三隻蠟燈，還是異常明亮，二英雄觀看，這姑娘紅絹帕綳頭，雙桃紅汗巾繫腰，雙桃紅短裙，與磕膝蓋打齊，雙桃紅底衣，雙桃紅緞子小鞋，軟皮底，窄窄金蓮，胭脂粉敷面，猶如天然的一般，不亞如月殿嫦娥，廣寒宮的

子，國色天姿，又聽竹簾叭噠一響，白素素一道白線，在老者背後左邊一站，楊香五與賈明一看，此女子銀灰綢子絹帕繡頭，銀灰汗巾繫腰，銀灰短裙，與磕膝蓋打齊，銀灰底衣，銀灰緞子小鞋，金蓮窄小，青水臉不塗脂粉，乃淡粧素扮，二女子在老者背後左右一站，老英雄一回頭，說道，場子亮好啦，姐倆比賽輸贏吧，二位姑娘當場比賽，二位姑娘動手多時，未見勝負，忽然大姑娘照定二姑娘當頭一掌，二姑娘反玉腕，將大姑娘腕子捋住，往懷中一帶，一脚踢在大姑娘胸前，大姑娘往後一退，翻筋斗栽倒，說道，丫頭，你真踢我，爬起來轉身往西跑到兵刃架子旁，撤出花槍，二姑娘一看說道，這就急啦，二姑娘遂使了一招燕子抄水，一個箭步，到在兵刃架子旁，提起一口單刀，大姑娘花槍，一點眉心，二擦陰，三扎盤肘，四分心，吞，吐，撒，放，撤步抽身，二姑娘單刀閃砍劈剝，上下翻飛，金頭虎低聲說道，楊香五你看，他們兩個人急啦，拼命哪，刀是真剝，槍是真扎，楊香五說道，傻小子，這是套子活，單刀破花槍，未見勝負，又見大姑娘往外一縱道，婆子媽媽接槍，說畢，抖手橫着將槍一擲，婆子媽媽接槍往懷中一抱，金頭虎說道，楊香五，你看那小子會擲，這小子會接，大姑娘又在兵刃架子上撤下雙鋼，二姑娘叫丫環接刀，將刀往丫環面前一擲，丫環一捋刀把，往懷中一抱，金頭虎又對楊香五說道，你看他們都會幾手花活兒，只見二姑娘一伸手由兵刃架子上，抽出亮銀單鞭，如妹二人，單鞭破雙鋼，破風八打，未見輸贏，大姑娘又將雙鋼扔去，婆子媽媽雙手接過，二姑娘將單鞭向

外一扔，小丫環在旁一伸手拑住，十八樣兵刃，二位姑娘俱都遞畢，未見勝負，楊香五在影壁牆上看着二位姑娘動手之際，真是神出鬼沒，巧妙靈活，形似鼠，膽如虎，楊香五暗暗贊成，這二位女子受過高人的傳授，明人的指教，十八樣兵刃，件件精通，此時大姑娘粉面通紅，說道，二丫頭，今天非與你見輸贏不可，遂轉身，往東大兵刃架子前，伸玉腕，將大杆子一抖提起，那大蠟杆子，有一丈餘長，分量加重，將大杆子三顫，楊香五心中思索，這樣身體窈窕的姑娘，焉能用了這樣傢伙呢，又見二姑娘手提畫杆描銀戟，大姑娘一看，二姑娘提起畫杆描銀戟，大姑娘即皺雙眉道，誰也沒有你難惹，那戟乃百兵之師，賈明此時遂叫道，楊香五，這是狐狸緣吧，這都是妖精，楊香五你也沒媳婦，我也沒媳婦，你要穿桃紅的，他大兩歲，我要穿銀灰的小兩歲，咱們一人鬧個媳婦，楊香五說道，你怎麼這樣輕薄下賤哪，咱們門戶中，專忌淫字，萬惡淫爲首，賈明說道，我說着玩哪，誰要那個玩藝兒，擦胭脂抹粉，那們點小腳兒，他們都是妖精，看熱鬧吧，咱倆下去幫一幫場子吧，楊香五說道，你要命不要命哇，大姑娘的大杆子猶如蛟龍出水，滑，拿，繃，扒，壓，將大杆子顫活啦，二姑娘的畫杆戟玉蟒翻身，劈，砸，蓋，挑，扎，兩條傢伙纏繞在一處，金頭虎說道，大杆子要砸腦袋去啦，幹啦，幹啦，要死，要死，閃開啦，閃開啦，二姑娘畫杆戟，又直刺大姑娘哽嗩咽喉，傻小子又說道，得啦，穿桃紅的活不了啦，你看又躲開啦，別看這倆女子，這樣有能爲，我下去一蹀小腳，她們就得爬下，楊香

五說道，你也得踩的着哇，你別大聲說話，要叫人家聽見，我們是乾受其苦。楊香五語至此，遂由山石影壁、飄身下來，繞到東房，由東房又來到北上房前坡，那北上房前出廊檐後有厦，遂打瓦簷上往下一滾，縋在椽子頭下，頭朝東，一隻手扶着瓦簷，一隻手扶着椽子頭，兩酒鞋尖縋住西邊椽子，使了個珍珠倒掛式，金頭虎還自言自語說道，楊香五這大杆子橫腰、那位姑娘腰要折，賈明說着話，抬頭留神一看，楊香五在北房椽子頭上纏着呢，金頭虎心中暗道，這小子多巧哇，我要那麼一縋叭噠就許掉下來，不管他呀，我還是有熱鬧呀，就看那二姑娘在東南，用畫杆戟一點大姑娘胸前，大姑娘在西北，用大杆子往下一砸，一丈有餘的大杆子，剛往下砸的時候，二姑娘的畫杆戟，早就抽回去了，二姑娘那條戟往大姑娘胸前點去的時候，本是虛的，大姑娘的大杆子裹手一砸的時候，二姑娘早將身形向北一縱，畫杆戟夠奔大姑娘粉頸點去，畫杆戟堪堪點到大姑娘粉頸之上，大姑娘將大杆子向肘後一撤，托天式向上一抬，將二姑娘畫杆戟托出二尺餘高，賈明此時看的如醉如痴，看到妙處，竟忘了身在何處，不由的叫了一聲好，這一聲好，喊叫出去，二位姑娘忽聽有生人喊好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忙將傢伙放於塵埃，二人縱在老者背後，臉的粉面通紅，書中代言，此是後寨，向來清靜，沒有外人進來，除去蒼頭與小童丫環婆子之外，更無閒人，賈明這一喊好，老者心中詫異，遂大聲的哼了一聲，什麼人這樣的大胆，在此放肆無禮，賈明在影壁牆上就答了話啦，是我呀，問甚麼，老者抬頭一看，急忙已

大氅，方要夠奔影壁牆，捉拿傻小子，金頭虎一抬手指着楊香五說道，老頭別奔我來，你看房簷上，那個離着你有多近哪，你爲何捨近求遠哪，老者向房簷上抬頭一看，說道，就是他嗎，用手一指，只見楊香五隨手而落，栽倒塵埃，書中暗表，二位姑娘比武常常打惱了，都是老者給排解，老者排解的法子，常常用袖箭打那三個蠟燈的蠟花，不將蠟燈打滅，專將蠟花打去，那蠟燈明亮異常，大家一樂，或者老者抄起大兵刃，耍兩趟絕藝，也許大刀，也許大槍，要不然兩個姑娘，姊姊不讓妹妹，妹妹不讓姊姊，打的是難解難分，這老者必得了一回事，才算完，所以方才對楊香五一抬手，指着說道，就是他嗎，老者的袖箭暗中打出去啦，打燈花都能夠成，若是打人還打不上嗎，所以楊香五隨着老者手，就落下來啦，楊香五身穿夜行衣靠，綢子靠身，繫着硬腰帶子，老者這一袖箭打巧啦，正打在楊香五軟脅梢上，五層綢子都打透啦，楊香五一覺疼痛，打了一個寒戰，由椽子頭上掉下來啦，掉在塵埃，一挺腰就地十八滾方要起來，二姑娘過去說道躺下吧，窄窄金蓮，正踢在楊香五腰上，楊香五方要起來，又鬧了一個爬虎兒，兩個老蒼頭，兩個丫環過來將楊香五寒鴨鼻水，四馬倒攢蹄網上，老寨主一看，楊香五瘦小枯乾，咬牙切齒，此時賈明見香五被獲遭擒，遂奔東南躡房越脊，拚着命的跑下去了，二童子上前要追，那老寨主說道，你們二人不必追他，他奔東南方跑去，他那是給你哥哥送禮去啦，就憑這樣人才不壓衆，貌不驚人的東西，也敢竊探蓮花湖嗎，此時那小童與老蒼頭，都齊聲說道，跪下，楊香五

心中暗想，憑勝三爺的門人，爲甚麼跪一個山大王山賊之輩，倘若要是給山賊下了跪，就算是山賊將我放了，豈不辱沒了我老師的威名，書中代言，此時姑娘婆子們，已竟都進到上房屋中去啦，楊香五的袖箭，在由房簷掉在地上的時候，自己就拔下夫啦，且說老寨主一看，楊香五立而不跪，說話強橫，一打景他渾身上下，只見他頭戴着馬尾透風巾，魚鱗倒洒千層浪，青緞色綁身短靠，寸排白骨頭扭子對襟，一掌寬的青緞子英雄帶，青纒綢腰圍子，青緞色滾褲，青緞子裹腿，青緞色護膝，軟絨的青襪子，青緞子搬尖魚鱗大酒鞋，倒納着千層底，身不滿四尺，瘦小枯乾，短眉毛，似有如無，三角眼，黃眼珠，高顴骨大下頰，身體枯乾如柴，兩腮無肉，老者一看其貌不揚，心中不悅，一看腰圍子凸凸壅壅，倒翹着二背站立在衆人之下，毫無懼却的情形，老寨主叫道，龍兒，虎兒，搜搜他的腰，看看有甚麼東西沒有，二童子過來一搜由楊香五腰中搜出火摺火扇子，問路石，又搜出薰香盒子一架，兩個小童，不懂的甚麼是薰香盒子，遂遞給老寨主說道，老寨主愆看這是甚麼物件，老寨主接在手中，將螺絲蓋擰開，一聞裏面有薰藥味，老寨主不由的飄髯大怒道，啊，老寨主啊了一聲，心中暗道，這賊必非好人，不然，不能身帶薰香盒子帶此物的賊人，多是下五門採花之輩，現在我這有如花似玉的兩個大姑娘，不用說啦，這小子一定是前來採花來啦，老英雄思索至此，不由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胆邊生，萬惡淫爲首，遂叫道，將這混賬東西架到南邊綁在柱子上，兩個老嘍卒，遂將繩子找來，將楊香五架到明柱旁，

用繩子先將楊香五兩腿綁在明柱之上，又將兩條胳膊，也綁在明柱之上，老嘍卒綁完了楊香五，老寨主又吩咐道，龍兒，虎兒，去取牛耳尖刀，養魚的木盆，木盆內盛滿了淨水，將醋盆亦都拿來，大臟水桶也預備好了，再取翦子一把，小鉤子一個，將這斷開膛破腹摘心，老夫要飲酒取樂，兩個小童不知道爲甚麼要將楊香五這樣處死，惟有兩名老嘍卒，心中明白，當時七手八腳預備齊整，又要雨衣一件，兩個老嘍卒中說道，這樣一個瘦小枯乾的孩子，長的連尺寸都不夠，還要找便宜呢，楊香五心中惱怒，連話都不問，他已然說開膛破腹，我要說我師傅勝三爺在後山，傻小子賈明賣了我啦，我不能賣了我師傅與我師兄弟，也就是一死方休呀，我死後倘有魂魄，閻羅殿前告傻小子兩狀，楊香五思索至此，遂閉目等死，又聽兩個老嘍卒說道，咱們老寨主那有二十年不吃這個菜啦，咱們這位大師夫，也沒作過這個菜，書中代言，這開膛總得冷水澆頭，由肚臍上，牛耳尖刀一扎，遞進不到半尺，刀刃朝上往上一挑，心肝肺自然就落下來啦，拿小鉤子將心鉤住，那心中有一大血管，有手指粗細，把血管剪斷，在涼水盆裏一洗，將鮮血拔出，放到醋盆之內，醋盆中有鹽鹼花椒，用醋一泡，然後拿到廚房去，再作成菜，且說那老嘍卒，對着這個老嘍卒說道，將心摘下來，咱們二人還得上廚房去一個人，皆因爲這位大師夫沒作過這個菜，叫大師夫給切成薄片，再用涼水拔白了，然後再用炒菜的小鍋，將小磨香油熬開，花椒，大料，葱，薑，蒜，全都預備好了，葱要半寸多長，獨頭蒜切成薄片兒，把人心片先往鍋

內一倒，蓋上鍋蓋，要不然活人心片往外跳，用點白醬油團粉，倒點醋一溜，此物外脆裏嫩，比羊肉、牛肉，鹿肉都嫩，這才叫醋溜人心片，要作人心湯，鍋裏水先熬開了，將人心片向裏一倒，見一個開兒，倒在海盤之內，裏邊放點酸菜末，蕪菜末，加點香菜末，再放上胡椒面兒，這兩樣菜乃是大補之物，比人參肉桂湯強之百倍，楊香五聽的明明白白，心中不住思索，賈明你可要了我的命啦，我可不能提出別人來，老嘍卒語畢，手拿水瓢盛涼水要澆頭，那個老嘍卒道，把頭巾絹帕給他摘去，你別忙啊，這個嘍卒遂放下水瓢，將楊香五頭巾絹帕摘下，往旁邊一扔，十字絆英雄帶解開，青緞色短靠寸排骨頭扭對襟，那有工夫解扭扣，由領窩那裏一伸手，連靠身的細白綉子小褂，用手一扯，撕爲兩開，將衣服往左右一掖，露出前胸，這個老嘍卒，遂又盛了一瓢涼水，往楊香五頭上一澆，又盛第二瓢從頭上又往下一澆，冷水澆頭，不亞如懷抱冰，楊香五心中突突亂跳，眼往西南一看，心中叫道，老恩師，黃三哥，我要與衆位永別了，再澆第三瓢水，楊香五心中可就糊塗了，兩個老嘍卒將髒水桶提在香五胸前，一個老嘍卒提着雨衣，放在髒水桶中一尺有餘，閱者道，將雨衣放在髒水桶內作甚麼呢，皆因爲開膛的時候，牛耳尖刀，往肚臍眼中一扎的時候，那血必然往外一噴，那雨衣爲的是擋着血，不叫噴在 person 身上，且說這老嘍卒用瓢盛涼水，給楊香五涼水澆頭，澆到第三次上楊香五已竟就暈過去啦，只見那老嘍卒用手指一點楊香五的肚臍眼兒，牛耳尖刀刀刃朝下一順刀，刀背朝上，方要遞刀之際，就聽嘍呀

一聲怪叫，撲咚一聲響，由房簷上落下一物，老嘍卒趕緊撤刀抽身，將身形一閃，要不然此物落在老嘍卒身上，必得將這老嘍卒砸死無疑，幸虧老嘍卒躲閃得快，未將老嘍卒砸死，此時老嘍卒可就顧不的開腔啦，就聽一聲，喊叫小子，蓋這們高的房子，將爺爺屁股都給墩壞啦，老寨主一聽，有人喊叫的聲音，遂過來問道，方才叫好是你嗎，傻英雄答道，不合乎，不錯是我，老賊咱倆滾滾吧，列位，賈明因何去而復返呢，由捆楊香五的時候，傻英雄縱下山石影壁，往東縱上房去，往東南躡房越脊，奔命的逃走，越過三層房去，一看東西南北中，俱都是寨子，金頭虎心中暗道，這別就是四十寨吧，我不去啦，倆姑娘比武，因為我叫好，把楊香五叫人家給拿住啦，我回去看看楊香五去吧，傻英雄思索至此，仍由舊路，繞到北上房後坡，躍身上房，來到前坡，往下觀看，甚麼也看不見，（因為前廊簷擋着）金頭虎遂爬伏在瓦簷上，探頭往下一看，正在給楊香五涼水澆頭的時候，（傻小子心說，這是給楊香五洗澡呢，）又看老嘍卒右手提牛耳尖刀，左手二指一點楊香五心口窩，撒二指，右手遞刀，金頭虎說道，要幹，這要是把楊香五宰了，我到後山見了我勝三大伯我說甚麼呢，金頭虎往下一探身，大肚一沉，腦袋朝下，離地三四尺，往上一疊腰，屁股落地，啊呀一聲，喊叫道，這麼高的房，把屁股墩壞啦，小子們、老寨主一聽聲音，這才問道，方才叫好是你嗎，金頭虎遂答道，不合乎，是我，老賊咱倆滾滾哪 老英雄混大壘，縱身形對着金頭虎當頭一掌，金頭虎一看，心中說道，我把老賊的脖子一擡，擡住

就把他扔出去啦，抬手一掙老英雄腕子，那知老英雄頭一掌，乃是虛招，老寨主下邊一腿，直奔金頭虎踢去，靴尖一點金頭虎的肚腹，金頭虎借着燈光，看的明白，金頭虎遂說道，老賊小子，還弄花招呢，我拿肚子一拱，把老賊拱個屁股墩，金頭虎思索至此，不但不躲，拿大肚子向前一拱，金頭虎覺着腹中疼痛，往後一退，金頭虎倒鬧了一個屁股墩兒，金頭虎咕咚一聲，坐在塵埃，金頭虎納悶道，老賊小子，你是大力神哪，老英雄過來一掙他頭巾，金頭虎頭巾絹帕，俱都沒有，老寨主抓住金頭虎冲天杵小辮，金頭虎一恍惚，沒有恍動，老寨主往懷中一帶，金頭虎鬧了一個狗吃屎，爬伏在地，老寨主抬腿一踹他的後脊背，金頭虎喊道，老賊別踹啦，我上吐下瀉，大肚子要破啦，老寨主遂說道，拿繩子來捆他，兩個老嘍卒與兩個小童，拿過繩子來網賈明，金頭虎喊道，你們不用手忙腳亂，大家動手，給你們網吧，金頭虎自己將胳膊往後背，老嘍卒用繩子將金頭虎縛住二背，老嘍卒又要網腿，老寨主說道，不用網他的腿啦，就此把他網那邊柱子上吧，兩個老嘍卒將他扶起來，往西就推，金頭虎說道，你們不用推，不舍乎，我自己走過去吧，金頭虎自己走至西邊明柱，兩名老嘍卒，先將金頭虎二背，綁在明柱之上，又將雙腿也綁在明柱之上，又要將他頭髮打開，老嘍卒一看，金頭虎頭髮甚短，金頭虎的冲天杵的四寸餘長頭髮，不能向明柱上拴，老嘍卒叫道，老寨主，他的頭髮半尺來長，拴不了明柱上，老寨主說道，不用拴他頭髮啦，一個人心有了炒菜啦，沒有作湯的，這回兩個人心，可就夠用的啦，

金頭虎頭髮未拴在明柱上，腦袋能夠隨便幌搖，仰着頭看楊香五道，小子，你睡着啦，你怎麼不敢言語啦，又叫道，老賊你看我有多胖，我的心大，你看那小子（指楊香五）瘦小枯乾，他那有心哪，老寨主聞聽，怒目而視說道，先開他的腔，金頭虎說道，你開吧，碰了你的刀，你有那麼快的刀嗎，老寨主聞聽，心中詫異，怎麼還碰了刀哇，遂站起身軀走到金頭虎面前觀看，老寨主借着燈光，觀看金頭虎，雷公嘴，狗蠅眼，一臉面黑麻子，正頂門上黃不黃白不白一個圈，老寨主心中方忖，此人必有金鐘罩，凡金鐘罩都是童子工，橫練不能貪淫，我這大年紀，別誤傷了好人，老寨主皆因為從瘦小枯乾那人腰中，搜出了薰香盒子，所以認為他們是採花之賊，因此我才要將他開膛破肚，採花之人那能有金鐘罩橫練之工，這個矮胖子，決非是採花之人，吾別誤殺了好人，採花的人決不能與不採花的好人走一堆去哪，老寨主思索至此，遂對着金頭虎大聲的叫道，老寨主刀下不死無名之鬼，傻英雄說道，小子吓我一跳，你不認的我呀，我們家裏都認識我，老寨主說道，你們家裏若不認識你，你活着有甚麼意味，你姓字名誰，家住那裏，傻英雄遂說道，老賊你要問我的名姓，你姑穩些，別吓壞了你，咱們祖居賈柳村黑驢寨，姓賈名明，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，外號金頭虎，我有一個兄弟，叫賈亮，你怕不怕小子，金頭虎說話字句不真，老英雄一聽，他說的糊塗不清，老英雄問道，你是賈柳村黑驢寨的人氏嗎，金頭虎說道，小子，你要唱戲嗎，我是賈柳村黑驢寨人氏呀，老寨主又問，賈柳村黑驢寨，我有一門子至親，

你可認識嗎，金頭虎說道，賈柳村姓賈的多，外姓的少，有名的便知，無名的不曉，老寨主說道，我的親戚乃是赫赫有名，因南七省有我兄長勝英，不顯我的親戚，我那勝三哥不在南七省，我的親戚在南七省就屬一屬二了，我那親戚是少居逢虎山，明清八義排行在七，姓賈人稱鑽雲太保，雙名斌久，你認識嗎，金頭虎不說人話，好談諧，答道，那要不認識，還活個甚麼意味呢，老寨主問道，你說話我聽不明白，你也姓賈嗎，那是你近門當戶，還是遠門當家，金頭虎笑道，那是我們家中的手藝人，老英雄聞聽，一飄黑髯，心中說道，姐夫啊，姐夫啊，你專能作消息埋伏，走輪轉弦，自行人，自行車，自行馬，十數年你我弟兄未見，大概你是家中貧寒給人家作了消息埋伏啦，此梳冲天杵小辮的說，你是他家之手藝人，老英雄思索至此，遂問道，給你家裏作的都是甚麼埋伏消息，金頭虎笑道，蓮花湖的老賊，那是咱們倆人的爸爸，老英雄唾他一口，呸，你是那個明兒嗎，金頭虎說道，我兄弟叫亮兒嗎，老英雄聞聽，說道，比你小比亮兒大，我有個妹妹名叫賈秀英嗎，金頭虎說道，不錯呀，老寨主說道，你母親于太太呢，傻英雄說道，不含乎呀，我姥姥家也姓于呀，老英雄回思舊景，十二年姐弟未曾來往，不覺暗暗傷情，列公，因何親娘舅外甥對面不相識呢，皆因十二年前，壓寨的夫人病故，只留下二女，大姑娘金鳳六歲，二姑娘銀鳳四歲，老寨主四十餘歲，中年喪妻，疼愛兩個姑娘，不肯續絃，在蓮花湖辦完喪事，帶着兩個姑娘，婆子乳母，合兩名老僕卒，兩個姑娘坐着轎車，于爺騎坐着驢，探親

夠奔賈柳村，兩個姑娘到了姑媽家，自有賈宅丫環婆子于氏太太，迎請姑娘與乳母到了內宅，賈七爺與于豐恆姐夫郎舅，在前院書房，喝茶吃酒談心，賈七爺叫道，賢弟，你中年喪妻，大不幸也，大概你們佔山爲王，必有損傷陰德之事，賢弟，蓮花湖爲首人多心不齊，你不如棄了蓮花湖，歸賈柳村，你願意咱們弟兄在一塊住，可以你我弟兄一宅分爲兩院，外甥是甥兒，娘舅是舅父，再說有二位姑娘，女婿有半子之勞，久後必有抗幡架靈之人，如其賢弟你不願意，西邊有寬闊之地一段，兄弟乃無窮的富貴，蓋上十間二十間房，可以樂守田園，爲綠林道無有後程，于爺說道，姐夫，我是初創蓮花湖之人，以水旱田園爲業，水旱地有幾百頃，不劫不搶，不竊取偷盜，一年的出產，二年用之不盡，豈容易一但割捨，賈七爺身量挫小，心中有點辣，又是姐夫內弟，喝着酒偶然閒談，賈七爺不覺帶氣道，賢弟，你要在蓮花湖爲山大王，我這個地方你來之大不方便哪，我家中來往者，俱是俠客劍客，一時的豪傑，保鏢護院的師傅，沒有山大王來往，大王的俗名就是山賊，于爺聞聽，面上有點不好看，說道，姐夫，我非來在賈宅求貸，我帶着兩個姑娘，是探親而來，姑娘望見姑媽來的，我是看望姐姐來的，您府上門限高，不在您這來往，也不是不成啊，姐夫郎舅偶然說僵啦，于爺跟嘍卒叫家人套車，咱們回蓮花湖，于氏太太一看丈夫合親兄倆弟人僵上火兒啦，于太太可就爲了難啦，說丈夫不好吧，又怕對不起丈夫，說兄弟不好吧，又怕對不起兄弟，他們倆人當時都在火兒正大的時候，這樣藕斷絲連的至親，真是

沒有法子說話，于氏太太心中暗想，還是叫兄弟暫回蓮花湖吧，所以後來，于爺總沒有上買柳村去，因為蓮花湖距離買柳村二百餘里的旱路，姑娘已竟也長大成人啦，出遠門也太不便利，比如不要緊的親戚，愈走動來往愈親近，親姐妹，親弟兄，雖然是至親，愈不走動來往就冷淡了，因此十二年沒有來往，此事勝爺並不知道，于買兩家乃是骨肉至親，勝爺若知此事，于豐恆乃是勝爺的盟弟，賈斌久乃是明清八義的七爺，也是勝爺的盟弟，勝爺也就給兩下了結啦，但是勝爺不知道他們兩家的事，因此兩下弄成騎虎難下啦，誰也不好意思先看望誰，于豐恆在蓮花湖年老，思想親戚骨肉，就有這一門至親，思想起來，暗中落淚，在十二年前的時候，與買柳村黑驢寨時常的來往，大外甥賈明，小黑胖子，長得很俊，那知道賈明十四歲上出天花，生了一臉面的大麻子，練金鐘罩練橫啦，練成了胖胖子啦，怎麼不像人樣他怎麼打扮，梳着冲天杵小辮，小時候極好看的孩子，怎麼長糟了呢，今日也是合該甥舅相見，金頭虎夜探蓮花湖被獲遭擒，老寨主有一分好生之德，看出金頭虎有金鐘罩鐵布衫的工夫，皆因為金鐘罩鐵布衫，不能採花姦淫，故此老英雄問他為何來在蓮花湖，若不是有金鐘罩，老英雄也就不問啦，必然以為是採花賊，也就給宰啦，老寨主這一問，金頭虎說出名姓，老寨主一聽，吓了一跳，幾乎將親外甥開膛，老英雄一傷心，落了幾點英雄之淚，皆因為甥兒舅父的關係，老英雄叫道，啊呀，甥兒呀，金頭虎說道，好說孫子，你找我的便宜，老英雄說道，孺子不要胡說，我乃是你的親娘舅，踏雪于

豐恆，老英雄敢奔進前，親解其縛，金頭虎說道，您是舅舅哇，我早就看着像我的舅舅似的麼，我給舅舅磕個頭吧，金頭虎語畢，跪在塵埃，給老寨主磕了一個頭，老英雄眼含痛淚，說道，你那母親我那姐姐可曾安好，你天倫我的姐夫身體可曾健壯，金頭虎答道，都好哇，問您好呢，您宰我是正宰呀，老寨主說道，我也得認識你呀，方才我是不認識你之故，所以要宰你，爲甚麼你說應當宰你呢，金頭虎說道，他們唱大鼓書的常唱，老英雄問道，唱些甚麼，金頭虎說道，東莊不敢上西莊去，怕姥姥鍋裏煮外甥，老英雄說道，冤家胡說，老英雄遂叫化龍化虎過來，見過你表兄，又說道，賈明，這是我堂兄弟去世，留下這兩個小孩，乃是雙生之子，一個叫于化龍，一個叫于化虎，老者語至此，遂指着兩個小童道，你們三人乃是表兄弟，二位少寨主過來請安拜見了表兄，金頭虎說道，小子，不用磕頭啦，二位少寨主說道，這叫甚麼話，金頭虎說道，我是渾小子，兄弟，我不會說話，于爺這才手指東邊明柱問道，明兒，這是何人，金頭虎說道，您不認識這個瘦小子嗎，他叫楊香五，他可壞極啦，您將他宰了吧，于爺說道，你們兩個人不是一同來的嗎，金頭虎說不錯呀，于爺說道，既是一同來的豈能害他呢，他是何如人也，金頭虎說道，他是明清八義，我六大爺的兒子，還是我勝三大伯的徒弟，于爺說道，賈明你不說人話，此人乃我楊六哥之子，又是勝三哥的徒弟，我敬遠敬不到呢，我焉能殺他呢，于爺遂叫兩個嘍卒快去解開綁繩，摻扶着在院中走溜，兩個老嘍卒遂將楊香五，由明柱上解下來，楊香五乾枯

的身子，冷水澆頭，也就是昏迷一時，解下來自然還能動作，金頭虎遂對楊香五說道，要沒我你就叫人家給宰啦，楊香五說道，你不用答理我，沒有你我還叫人家拿不着呢，老寨主于豐恆過去說道，老五，我可不知你是我六哥之子，不要怪罪老夫，不知者不怪罪，又說道，你們二人深夜來此蓮花湖有何工作呢，要是別人，我不能向屋裏讓，遂叫道，二位少寨主，將你楊五哥陪到西廂房，給你楊五哥找一身乾淨衣服換上把撕的衣服縫好了，二童子把楊香五領到西廂房，等楊香五換好衣服，老寨主這才將楊香五與金頭虎讓到上房屋內，老寨主說道明兒，方才比武那兩個姑娘，乃是你之表妹，叫他們出來，我給你們表兄妹引見引見，金頭虎說道，舅舅，你別招呼那個玩藝出來，也別給我們引見，我向來不見娘們，老寨主聞聽，賈明說話天真爛漫，不知道南北，老寨主也樂啦，遂說道，明兒不要胡說，那是你的表妹，乃是姑娘，金頭虎說道，姑娘長大了，還不是媳婦嗎，您別給我引見，我見人害羞，楊香五見老寨主說那二位姑娘，乃是賈明的表妹，楊香五可就想起山石影壁牆上的話來，皆因為在影壁牆上，賈明說玩笑話，他說穿桃紅的給楊香五作媳婦，穿灰色的金頭虎自己要作媳婦，到了此時，方知道是至親表兄弟，楊香五此時一想，金頭虎在影壁牆上的話，楊香五向着金頭虎，可就笑了，金頭虎一看楊香五在那裏笑，金頭虎心中明白，遂對楊香五說道，你要樂，我打你，楊香五小子，你滿心裏找我便宜，老寨主于豐恆，不知道金頭虎合楊香五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，老寨主遂問賈明道，甚麼事明兒，

金頭虎聞聽，那說得出口來呢，遂答道，舅舅，您別問我們倆人的事，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，他那裏樂是找我的便宜，您別問啦，金頭虎說道，楊香五，你要再樂，我跟你滾滾，楊香五一看金頭虎真要火啦，楊香五說道，我不樂啦，你別又滾滾，有本事別跟我，咱們幹甚麼來的說甚麼吧，老寨主遂又問道，明兒，你們倆人究竟這黑夜之間，來此蓮花湖有甚麼事呢，金頭虎遂說道，我們是探蓮花湖來的，我勝三大伯，叫人家給告啦，那個原告叫甚麼小老鼠，那小老鼠將皇上的甚麼玩藝給偷來啦，將那玩藝拿在蓮花湖來啦，有一個大官，叫我三大伯給拿那個小老鼠，把皇上的玩藝給找回去，如若我三大伯找不着玩藝兒，拿不着小老鼠，那大官就得拿我三大伯治罪，老寨主聞聽，金頭虎說話，糊裏糊塗，也不問金頭虎甚麼小老鼠，是怎麼一回事啦，老寨主遂又向他說道，探蓮花湖是你們二位來的嗎，還有別人呢，現在我勝三哥在那裏呢，金頭虎答道，就是我們倆人誰敢來呀，我們來好些個人呢，楊香五見金頭虎都要說出來，楊香五乃是精明強幹之人，遂暗中向金頭虎擺手，不叫金頭虎說出後山那些人來，金頭虎一看楊香五擺手，遂說道，楊香五你不用擺手，這是我舅舅，告訴我舅舅怕甚麼的，遂又接着說道，我們來了十餘位呢，我三大伯也來啦，黃三太，張茂隆，李煜，臭豆腐都來啦，現在後山呢，我三大伯叫我們倆人先進來探探有小老鼠那個賊沒有，要是有小老鼠那個賊，我三大伯他們再進來拿賊，老寨主見金頭虎說話不明白，遂問楊香五道，你們大家是怎麼進來的蓮花湖呢，楊香五未及答言，金

頭虎接口說道，您要問我們怎麼進來的蓮花湖，說起來太巧啦，蓮花湖的壞水，我們爺幾個誰也不敢曷，我三大伯正在爲難進不來時候，可巧來了個摸魚的兒子，我三大伯一問他，他說他姓高，還是我三大伯的姪子輩呢，我三大伯叫他將我們一個一個的揹過來的，都說好啦，三更天後，他還來把我們揹出去呢，老寨主聞聽說道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真有如此水性之人哪，老寨主遂又向楊香五叫道，楊賢姪，我與勝三哥乃是至友，與你父都是莫逆之交，方才明兒所說的話，我聽之甚不明白，你將內中情形，可以從實對我言講一遍，我自然叫你回去，對你恩師有個交待，楊香五聞聽，遂向前施禮答道，于老寨主既與我之恩師八拜之交，又與我天倫又是至友，豈敢隱瞞老寨主呢，皆因爲現有飛天鼠秦尤，盜去當今萬歲的國寶，正宮國母的珍珠汗衫，在多寶閣題詩，將我之恩師告下，欽差大人清潔廉明，暗中訪察，知道我之恩師爲人俠肝義膽，賊人有心陷害我之恩師，欽差大人奏聞當今聖上，卽命我之恩師爲原辦案之人，我之恩師現在奉了聖旨，捉拿盜寶的賊人，老寨主問道，怎樣告下你的老師呢，楊香五說道，那賊人由多寶閣將寶盜去，在多寶閣內留下詩句，飛簷走壁逞剛強，天下第一某無雙，鼠踏山峯如平地，盜寶之人在兩江，下有一行小字，百拜明君聖主，如明此案，捉拿十三省總鏢頭便知分曉，乃是四句冠頂詩，飛天鼠盜，我之恩師聽說飛天鼠是秦尤的綽號，那秦尤乃是替父報仇，秦尤與韓寨主有金蘭之好，大概此賊必然落在蓮花湖內，所以我的恩師帶領我們兄弟前來夜探蓮花湖，不想被老

寨主拿獲了，老寨主聞聽說道、勝三哥來晚啦，飛天鼠秦尤，果然落在此山，但是現在走了三天啦，勝三哥要早來三日，可就將他堵在蓮花湖了，那秦尤於春正月間，曾由蓮花湖起身他去，由前五六日回歸蓮花湖，他對韓秀說道，他有無價之寶，欲送與蓮花湖總轄寨主韓秀作爲歷寨之寶，并叫韓寨主約請五八四十寨寨主，以及各寨賓朋，十二寨老寨主，他必須當着衆寨主面前，現出此寶，韓秀聞聽，遂問他此寶由何得來，並問他這些日期上那裏去了，他對韓秀說道，由春正月去到北京，並在北京作下了一件驚天動地之事，韓秀因爲朋友之面難却，他非此當着蓮花湖衆寨主獻寶不可，第二日韓秀遂邀齊五十二寨寨主，齊聚在聚義廳上，秦尤當着衆寨主，由身上取出黃包裹一個，打開了黃包裹，內有硬木小匣一只，將硬木匣抽開，取出一盃一盞，又由包裹內取出一件珍珠汗衫，那秦尤當衆說道，此盃乃是九龍盃，此盞乃是九龍盞，此汗衫乃是正宮國母之珍珠汗衫，愚兄此次去到北京，在當今萬歲多寶閣內盜出盃盞，又到深宮院內盜出國母的珍珠汗衫，愚兄隻身飄流，要此物無有用處，愚兄願將此寶奉送與賢弟，賢弟乃是蓮花湖總轄寨主，德高望重，收下此寶作爲歷寨之物，愚兄一點微忱，盼望韓賢弟當着衆位寨主收下此寶，韓秀聞聽，當時面沉似水，對秦尤說道，秦仁兄，非是小弟膽小，不敢收留此物，你想當今萬歲丟了心愛之物，必然十三省一體嚴拿，此物關係重大，將來事犯，慢說是正犯，小弟就是打一場嫌疑的官司，都打不起，人見利而不見害，魚見食而不見鈎，小弟不敢收留國寶，當着衆

寨主之下，韓秀這一席話說出，秦尤臉面之上，甚爲難堪，韓秀語畢，秦尤遂抽出匕首尖刀，斷去臬角，說道，我與你割袍斷義，割地絕交，國寶我帶着走，從此算韓寨主你沒有姓秦的我這個朋友，飛天鼠秦尤語畢，遂出離蓮花湖，今日已竟走了三日啦，當時秦尤走後，正值蓮花峪寨主林士佩山破人亡之際，韓秀將林士佩兄妹接到蓮花湖內，韓秀遂將此事與林士佩說，林士佩道要是捉拿秦尤，必然委托勝英無疑，倘若勝英來到，傳諭四十寨寨主，將埋伏預備停妥，如有捉住勝英者賞銀千兩，老夫此話，俱都是實言，毫無虛語，你們兄弟趕緊回到後山，告訴勝三哥趕緊走，秦尤不在此處了，倘若被韓秀知道，必然追趕，蓮花湖勢大人多，嘍卒萬餘，寨主四百餘位，衆寡不敵，那時爲之奈何，我在此山身爲老寨主，茶來張口，飯來張手，我若是幫助韓秀，失去了我與勝三哥向北締盟之義，我若是幫助勝三哥，我豈不叫本山的寨主笑罵我不仁不義，你們告訴勝三哥趕緊出山，就說我也不看望勝三哥啦，你們給勝三哥帶兩句話去，就說我奉送的，你們大衆出了蓮花湖之時，如同撞破玉籠飛彩鳳，扭斷金鎖走蛟龍，若是身在蓮花湖內，好似鯉魚落在千層網，彩鳳投入銅鐵籠，你們哥倆快出後寨見勝三哥替我請安問候吧，我實不能拜見，叫勝三哥多多原諒我之苦衷，賈明道，咱是舅舅外甥，也不管頓飯嗎，老寨主道，韓秀探子太多，我若多留你在此，叫韓秀探去，豈不是反美不美了，咱爺們不在吃頓飯，賈明道，不給飯吃，您給弄幾十兩銀子也是好的，楊香五道，于叔父您別理他啦，他向來不說人話，于爺

說道，我看你們還由此處出蓮花湖奔後寨，千萬謹慎小心，楊賢姪，愚叔不多囑咐了，二英雄這才拜辭于豐恆老寨主，由原路而歸，楊香五在前，躡房越脊，滾脊爬坡，出離後寨牆，向西南而去，忽然由對面來了一個黑影，楊香五叫道，賈明，前邊來了一個人，金頭虎說道，不用問啦，必定是蓮花湖的賊，我拿石子砍他，楊香五低聲道，別砍別砍，咱們人都在後山呢，也許是咱們人，那對面之人，遂問道，來者是楊五弟賈賢弟嗎，楊香五一聽，對面是三太的口音，遂問道，對面可是黃三哥，三太答道，是我，恩師放心不下，派我前來探探，金頭虎說道，喝，黃三哥，裏面熱鬧極啦，我一叫好，叫人家給抓住啦，三太說道，刻下四更將近，老師放心不下，皆因為你們二位去的工夫太大啦，弟兄三位說着話，即奔後山松林內，來到勝爺面前，勝爺一看，楊香五賈明甚為不悅，遂問道，你二人為何這時才回來，叫我放心不下，金頭虎一看勝爺着急說道，勝三大伯，楊香五惹了禍啦，人家姑娘姐妹比武，他在暗地叫好，叫人家抓住啦，勝爺說道，香五乃是心細之人，他不敢叫好，你這傻孩子說瞎話吧，必是你叫好了吧，金頭虎說道，大杆子破畫杆描銀戟，我看到妙處，心裏一叫好，嘴裏喊出來啦，叫人家拿住啦，將我二人要開膛摘心飲酒，那老頭一問名姓，一問我叫甚麼東西，三大伯還是您高明，原來是我的舅舅，我舅舅一聽說我是賈明，趕緊就將我們放啦，楊香五是我舅舅的盟姪，把我們讓至上房內，說小老鼠把皇上玩藝，給那個賊頭，那個賊頭不敢要，小老鼠把桌子斷了一角，割袍就走啦，勝爺

說道，你說的都是甚麼，亂七八糟，（傻小子要是碰鍋的時候，他說話辦事，明白極啦），楊香五接言道，我于叔父要出寨拜望您，很有許多的不便，叫我們代表給您請安呢，那秦尤前五日由京中回到蓮花湖，韓秀問那秦尤上那裏去了，秦尤說道，我方由北京回來，那秦尤對韓秀說道，小弟由北京得了三宗無價之寶，明天聚集衆位寨主，愚兄當衆獻寶，異日中央大寨齊集各寨寨主，各位寨主齊聚在中央大寨，酒席筵前，總轄寨主問道，寶在何處，秦尤打開黃包袱取出三宗物件，兩件亞似小茶盃，玲瓏透體，光華奪目，世間罕有，秦尤說道，這是康熙萬歲的九龍杯，這一宗是康熙萬歲九龍盞，又取出一件寶珠的汗衫，這是康熙萬歲定正宮國母大婚禮，這三宗寶物萬金難得，我將此三寶，奉送賢弟鎮壓蓮花湖，韓秀一看，滿面通紅，遂說道，身爲綠林已竟犯了法啦，再作這宗大罪彌天的案兒，那還了得，康熙聖主乃是一代明君，豈能容此，必然旨意下來，十三省一體嚴拿，我要收下此三寶，乃是人見利而不見害，魚見食而不見鈎，我要與你打一場嫌疑的官司，我都吃罪不起，兄長速將此寶拿去，並且蓮花湖不可久住，秦尤羞惱成怒，遂亮出七首刀，竟將鼻角斷去，言說割袍斷義，劃地絕交，叫道，韓賢弟，哥哥這就走，我于叔父說前三日秦尤出了蓮花湖，携寶而遁，不知所往，我于叔父說道，秦尤已走，您跟蓮花湖沒有甚麼交涉，秦尤走後，林士佩卽到了蓮花湖，殘敗的嘍卒，也都歸在蓮花湖啦，林士佩知道此事，遂與韓秀說道，此案必然勝英辦理無疑，林士佩懸賞千兩，如果拿着勝英者，領賞千兩

，各寨預備埋伏，俱都預備好啦，專等你老人家呢，于叔父說道，多多拜上勝三哥，趕緊出寨，實不能面見你老人家，倘若起了交涉，恐怕衆寡不敵，反美不美，我于叔父又說，要幫着咱爺們動手，他乃是蓮花湖頭一位老寨主，要幫着蓮花湖打，他乃與您八拜之交，又與賈明甥舅之情，這豈不是爲難嗎，我于叔父拜勸你老人家，說咱爺們身在蓮花湖，好比鯉魚在網內，俊鳥投入籠中，若是出離蓮花湖，我于叔父送給咱爺們兩句話，撞破玉籠飛彩鳳，劈開金鎖走蛟龍，勝爺聞聽笑道，三太，爾等來看，老夫結交天下賓朋，到處有用，蓮花湖一探明白，你我爺幾個快走，爺兒十數位將站起身形，忽然後山嶺，一陣風沙，江水蕩漾，金頭虎喊道，天氣晴和，滿天明亮，忽然颳起怪風，這是鬧鬼吧，我可怕神怕鬼，勝爺說道，那有此事，這是後山大虫，龍興雨，虎豹興風，語言未了，山嶺上撞出一隻猛虎，張牙舞爪，盆大之口，兩隻眼睛亞似兩盞明燈，由山嶺上跑將下來，金頭虎叫道，楊香五快上樹吧，要不然拿你們當點心吃了哇，楊香五說道，你在蓮花峪打豹，怎麼打來着，傻小子道，打豹是在圈裏，老和尚給我九環劍靴啦，此是山野，真老虎要吃金頭虎，勝爺一看，他們小弟兄俱有驚恐之色，遂說道，此物乃山中羣獸之王，人皆畏懼，你們小弟兄不要害怕，三太你學了一會子鏢，咱爺們迎門三不過，三隻金鏢專降猛虎，說着話老英雄轉身迎將上去，虎由上向下飛跑，勝爺由下向上迎去，人虎對面，相隔至三五丈遠，勝爺轉面向東，轉身掏出兩隻金鏢，勝爺向外掏鏢的時候，那虎已竟距離老英雄兩丈

餘遠，前腿一繃後腿一蹬，兩隻眼睛猶如雷光閃閃，尾巴一攪，捲起沙石，風聲震動山林，小弟兄們見此光景，俱各替老英雄擔驚害怕，個個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慄，老英雄掏出兩隻金鏢，那隻猛虎真是餓虎撲食的架勢，前爪一仰，後爪一蹬，直向老英雄胸前撲來，眼看着老英雄斜身一仰雙腕，只見那隻猛虎撲於塵埃，復又向上躡起，連躡數次，尾巴捲地，攪的山石亂飛，老英雄趕緊套挽手壓魚鱗紫金刀，那猛虎頭朝東，尾朝西，老英雄魚鱗紫金刀，直奔那虎脖頸剝去，鋼鋒遞進，連皮帶肉一尺餘深，抽刀撤身，順勢一縱，縱出一丈餘遠，抬腿三擦魚鱗紫金刀，老英雄叫道，三太你們小弟兄看見了，咱爺們三隻金鏢迎門三不過，專降猛虎，你們弟兄俱都親眼得見，切要謹記，勝三爺與小弟兄說話，自然是非常得意，語至高興之處，老英雄對着小弟兄們，哈哈一笑魚鱗紫金刀擋於背後，老英雄這一笑不要緊，在後山中笑出了一場是非，只見山樹林叢中出來一條大漢，兇若瘟神，猛似太歲，手使一條三股烈焰叉，一聲吶喊，叫道，白鬍子老頭，你打死了虎，你還敢洋洋自誇，勝爺心中思索，既然露了面啦，也不能躲避啦，這必是蓮花湖的一名寨主，遂向前問道，足下是蓮花湖那一寨寨主，此人答道，俺非是蓮花湖的寨主，俺是在山後打獵砍柴，後山就是俺一人出入，別人不許進山，勝爺心中暗道，惡人必有惡人魔，勝爺又一轉想，韓秀乃四十寨總轄，豈能畏一樵夫哉，勝爺遂問道，壯士意欲何爲呢，那大漢說道，老頭，你不用跟我弄文，我跟着老虎好幾天啦，碰他好幾次沒碰動他，你爲甚麼給打死，

勝爺說道，壯士既然打獵，我替壯士給將虎打死，壯士就將虎拿去，豈不美哉，那大漢答道，不成，你將虎給我打壞啦，你用冰穿，把虎眼給穿瞎啦，就是虎眼值錢，你給把虎弄瞎啦，你得賠我活的，你又將虎脖子給刺斷啦，那虎皮也碎啦，這個虎就沒有值錢的地方了，不成，你非賠不可，勝爺一聽，這是個渾人，豈有此理，勝爺遂說道，壯士將就一點吧，把虎拿了去吧，俗語說的却好，人死還不能復生呢，既然是死啦，那裏去找活的呢，也是我勝英一時粗心，恐怕此虎傷人，所以誤將壯士的虎給打死，壯士多多原諒吧，勝爺語至此，只見那大漢哇呀一聲怪叫，將三股烈焰叉抖的嘩啦啦亂響，遂問遂，你姓甚麼，你再說一回，我仔細聽聽，勝爺乃是一時的粗心，將自己真名實姓說出，再要隱瞞，也來不及啦，勝爺遂答道，壯士，在下姓勝名英字子川，乃是十三省總鏢頭是也，那大漢一聽，不由的哈哈大笑，說道，人人都說你是高人，原來你不是高人，耳聞不如眼見哪，此時金頭虎賈明在旁說道，高人你認着是身量高哇，身量高當甚麼，身量高接駱駝屎去呀，我跟你滾滾吧，未等勝爺說話，楊香五說道，賈明，你不要多管閒事，我老師自能安置他，過去一把將金頭虎拉住，又聽那大漢說道，現在我在山裏頭聽人家說的，蓮花湖來了一位寨主，姓林名叫林士佩，拿一千兩銀子的賞格，叫捉拿勝英，誰要把勝英拿住，給林寨主送去，一千兩銀子現給不賒，這也是我走時氣，他們誰也碰不上，單單給我送來啦，你也不用叫我費事，你就跟着我走，我將你交於林士佩之手，我就得那一千兩銀子，我將咱老

娘捐出去，再置上幾所房子，開上幾個當舖，我就不在此山打柴啦，也用不着挨餓啦，你比老虎值錢多，你賠我活老虎，我也不要啦，勝爺聞聽，微微的冷笑，那大漢說道，老頭，你不用笑，你要是真有能為，我不叫你賠虎還不算，我還將你送出山去，勝爺心中暗想，這樣渾人，決不能用言語將他說的不動手，非得動手，將他打服了不成，小弟兄們聞聽那大漢說話，俱各憤憤不平，面帶怒氣，列位，這大漢是誰呢，為何在蓮花湖後山，單許他一人出入打柴呢，嘍卒們出入還得有腰牌呢，原來這大漢是一個孝子，韓秀乃是惜老憐貧之人，他進山打柴，原是韓秀特許的，並不是韓秀畏懼於他，皆因為他有七十餘歲的老母，他終朝每日在渾河套裏摸魚為生，但是他的膂力過人，他的飯量非常之大，他有六七百斤的膂力，他每日這一担子柴禾總有五六百斤之重，所以他一頓飯要是吃饱了，總得七八斤面，摸魚吃不飽便要飯吃，每日他要來飯，將那好的與他老娘用砂鍋燴軟合了，再給他的老娘吃，剩下他再自己吃，有多吃多，有少吃少，每天總得餓着，有一天有幾位老頭在蓮花湖外閒遊，看見他在那裏用砂鍋給他老娘燴飯呢，他老娘吃完了，他將那飯倒在盆內，一大堆乾餛飩，他狼吞虎嚥，立刻就吃完啦，那好事的老者，就問他啦，你怎麼吃那些個呢，他站起來說道，俺這還吃不了半飽呢，天天挨餓，那老者說道，你為甚麼挨餓，你怎麼不會幹點活去嗎，那大漢說道，幹活因俺飯量大，沒人要俺呢，那老者說道，你不會上蓮花湖後山打柴禾去嗎，你吃的多力氣必大呀，大漢說道，俺沒有傢伙，怎麼打柴呀

，老者說道，我給你湊點錢，你買斧子，買擔子，上蓮花湖後山拾柴禾去，挑出來賣了，你們娘兒倆就不用挨餓啦，列位，萬惡淫爲首，百善孝當先，聖人教人千言萬語，不離孝字，凡孝敬父母的人，自然不能爲非作歹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如果爲非作歹，身受刑法，爲父母者心何以安，豈不是非孝嗎，敗壞先人的名譽，辱沒己身，教人家笑罵父母，豈不是非孝嗎，所以孝字乃是做人的根本，凡身入下流，貽祖宗以罵名，都是不孝之人，凡是孝敬父母的，必然不會狡猾，不會欺詐，凡事都由天理中作出來，從古來偉人，齊家治國之人，死後落下好名譽的，他事親必孝，所以爲國才盡忠呢，凡殺身成仁捨生取義，有大節氣之人，莫不孝其父母，這大漢一點孝心，那老者看之可憐，所以才給他銀子憐恤他，給他銀子爲的是不叫他老娘挨餓，要不然他年輕力壯，要飯都沒有人給他，閒話少說，書歸正文，且說衆老者，你三錢，我五錢，給他湊集了三四兩銀子，他將銀子接過，揣在他的腰中，他連道謝都不懂的，還是他的老娘，對着衆人千恩萬謝，衆人知道他是痴人，敬重他孝親，誰還挑他的眼呢，他拿着銀子買了一把鐵板斧，又買了大筐柴擔子，剩下的銀子交給了他的老娘，他就挑着担兒，去上蓮花湖打柴去啦，那蓮花湖的規矩，外人誰也進不去，那大漢向裏一走，被守橋口的嘍卒，就把他攔住啦，問他上裏頭找誰，他說不找人，拾柴禾去，嘍卒對他說道，不準拾柴禾，他說不準拾柴禾不行，人家給我銀子叫我拾柴禾，嘍卒往外一推他，他用力一推嘍卒，就將那嘍卒推了一個大觔斗，一連氣將嘍卒們

推倒了十好幾個，嘍卒們沒法，遂對他說道，你等一等，一會兒叫你進去，原來蓮花湖的規矩，嘍卒們不許打人，有事必須報告寨主之後，聽寨主的吩咐，那嘍卒們一看，他是一個憨子，嘍卒遂到裏面報告韓秀寨主去啦，韓秀遂打發老嘍卒到橋口看看甚麼人，敢在蓮花湖橋口打嘍卒，不許合他喧嘩，回來報我知道，老嘍卒來到橋口一看，原來是一個憨子，遂問他進蓮花湖後山幹甚麼，他遂答道，進山打柴禾養活老娘，摸魚要飯吃不飽，老嘍卒見他說話誠實，平常日也常常看見他在橋口外侍奉他的老娘，知道他是個孝子，遂回到裏邊，對韓秀面前給他美言幾句，韓秀爲人仗義輕財，惜老憐貧，聽說他是個孝子，韓秀遂動了憐愛之心，遂叫老嘍卒到橋口外告訴把守橋口的嘍卒，準他進後山打柴，不許再帶別人進山，憨子從此遂進後山打柴，每日打一擔柴，賣個一吊五六百錢，下雨天道路泥濘，賣個吊兒八百的，好天就吃飽了，下雨天就吃半飽，日子長了，把他老娘揹在山神廟內居住，又打了一顆三股烈焰鋼叉，好挑柴禾打獵，以後有陰天下雨時候，由山內往外挑柴禾，恰巧叫韓秀碰上啦，韓秀問他，你一擔柴禾賣多少錢，他答道，賣個一吊五六百文錢，下雨賣七八百文錢，韓秀說道，以後下雨的天，你就將柴禾挑在我的大廚房裏去，怪費力氣的，不用往外頭挑啦，那大漢果然下雨之天，就將柴禾挑大廚房裏去，韓秀仍然給他一吊五六，也不少給他錢，這就是大漢進蓮花湖的歷史，後文書黃三太遇難於大江之中大漢會數次救護，且說今日那大漢追虎遇見勝爺將虎打死，非叫勝三爺賠虎不可，彼及勝

三爺道出名姓，大漢一聽，又動了財迷之念，以勝爺爲奇貨，非要發財不可，勝爺一看，他原來是一個不識數的憨子，不以力服，不能了事，勝爺說道，您就動手吧，大漢並不客氣，抖起三股烈焰鋼叉，照准勝爺當胸就刺，勝爺見叉到來，一斜身軀，大漢叉可就刺空了，勝爺乘勢讓過大漢的叉盤，右手一搖叉杆，說道，你躺下吧，大漢用力甚猛，將叉刺空，可就收不住脚啦，況且又是在山坡上，被勝爺這一搖叉杆，向下一帶，大漢可真聽說，將叉可就交給勝爺啦，往前走了四五步，鬧了一個狗吃屎，大漢摔在塵埃，一翻身站起來說道，這回不算，不是你的本事，是我自己用力太大啦，憑力氣你摔不倒我，說着話，雙鋒灌耳，兩個拳頭照定勝爺兩太陽打去，勝爺用了一個野馬分鬃，將大漢雙手腕一搖，往前一拉，說聲躺下吧，大漢來了一個外甥打燈籠照舊，大漢爬伏在地，復又爬起來說道，這回我沒留神，勝爺說道，你再來新的，大漢站起身形，一伸腿對着勝爺踢去，勝爺一閃身形，伸手將大漢的腳後跟拿住，往上一提，大漢這回可爬不下啦，因爲勝爺沒往前帶他，是向上提的，這回大漢鬧了一個仰面朝天，勝爺叫道，朋友，你站起來，摔一百個筋斗要是有重樣的，我就不姓勝啦，大漢這回躺在塵埃說道，我不起來啦，起來還得躺下，我打不過你，我認你一個老師吧，勝爺一聽，勝爺可就笑啦，暗道，天下甚麼人都有，像這一類的人，真是天真爛漫，大漢又說道，他們都說你是高人，我以爲你身量高呢，原來你的能爲真高，我認你爲老師成不成，勝爺聞聽，伸手相攙，大漢起來，遂將身上泥土擦

去，說道，你收了我這個徒弟啦，勝爺說道，收徒弟那有這麼草草的，我就收了徒弟啦，你家裏都有甚麼人哪，大漢說道，我沒有別人，就有一個老娘啊，七十多歲啦，勝爺說道，你要認了我這師傅，就得跟着我走，父母在不遠遊，遊必有方，你有七十多歲的老娘，豈能離開你呢，大漢說道，你別跟我轉文，轉文我不懂的，你是收不收吧，勝爺說道，你叫甚麼名字呢，大漢說道，我叫于蘭，水裏我的能為大極啦，揚子江逆流，我能幾十里地，我就是水裏能為大，人稱我為渾江龍，旱地不行，勝爺遂說道，我收你一個記名的徒弟吧，等你老娘百年後，黃金入櫃，你到十三省總鏢局找我去，現在你老娘離不開你，于蘭聞聽說道，甚麼叫百年後黃金入櫃呀，勝爺說道，就是人死後入土，于蘭說道，啊，就是死了，那們也好，勝爺又向于蘭道，你在此山打柴，每日夠你的用度嗎，于蘭答道，夠哇，好天的時候，我賣來的錢，買十五斤面，我連吃飯再拿餽餽進山打柴，剩下的錢，我老娘收起來，留着陰天的時候不能進山打柴，買面作餽餽，可是陰天下雨八九斤面，我娘吃飽了，剩下我吃，勝爺說道，現在你的老娘在那裏居住呢，于蘭答道，我的老娘現在山神廟內居住，勝爺一看，于蘭這個粗人，頗能孝親，並且說話誠實，心中暗道，這才是我的徒弟呢，勝爺遂叫道，于壯士我收你為記名的徒弟，老夫乃年邁之人，今天上床脫了鞋一雙，明天不知穿不穿，我給你引見幾個師兄，以後老夫若是不在，你兄弟們好有個互相照應，勝爺遂指着黃三太等說道，于蘭，這是你師兄黃三太，乃是浙江紹興府的人氏，這是

張茂隆，李煜，楊香五等，彼此都見個禮吧，勝爺引見已畢，遂問道，黃三太你們都誰帶着散碎銀兩呢，與你師弟湊一點，也可以幫助陰天下雨之時，不能進山打柴之用，你們留下三兩二兩的零花，剩下給你師弟，黃三太，張茂隆，李煜等十餘位，這個三兩，那個二兩，湊了二三十兩，金頭虎在旁說道，我是盜公雞拔不下毛來，一文也沒有，生意人的習氣，我不吊空杵，勝爺見大家湊了二三十兩，勝爺伸手一摸兜囊，掏出約有二十餘兩，共湊五十餘兩，勝爺遂用藍綢子手巾一包，遞給了于蘭，說道，你將此銀拿回去，交給你的老娘，以後再有大雨的時候，可以多買麵了，不用挨餓啦，于蘭接銀在手，遂將銀子向兜囊一裝，一伸手又將那鋼叉拾起，說道，我走啦，勝爺說道，這還有一隻虎呢，你不要嗎，于蘭說道，您不要哇，勝爺說道，我不要，你弄了去吧，于蘭說道，您不要我要，虎眼壞啦，就是虎眼值錢，（還沒忘了呢）虎皮我賣錢，虎肉我吃，比狼肉鹿肉都好吃，語畢，將虎尾向手腕上一纏，往後脊背一揹，又將連皮未斷的虎頭，用手一掀，抗起來就要走，勝爺說道，且慢，勝爺趕奔進前，由虎眼中將兩隻金鏢起下，擦了血跡還入囊中，于蘭說了一句，你真是好人，大英雄揹虎而去，連一個謝字都沒有，金頭虎說道，你們真是傻人，還說他是憨子，你們這幾十兩銀子花的多冤哪，要給我零花，我還感你們的情呢，爺幾個在此閒談，暫且不表，且說于蘭當年六月染病，多虧勝爺給的銀子，醫藥治病，然後于蘭報恩，在二打蓮花湖時，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，于蘭走後，勝爺與衆賢徒，遂來到東

山坡松林深處，衆人換上水衣水靠，收拾好了零碎，復由原路回歸稻田地內，來到漩渦水處，天將五更了，並不見高恆的蹤影。勝爺仰天歎息，高恆年輕誤事，怎麼這時還不見到來，金頭虎直罵街，水怪的兒子，把咱們給冤苦啦，他要不來，咱們出不去，正在此時，只聽鑼音震天，鼓響如雷，喊殺之聲，不絕於耳，衆英雄回頭觀看，燈籠火把，亮子油松，八隻探蓮大船，船桅上有號燈，白紗大燈籠紅字，桅頂上有青龍旗一隻，上書斗大韓字，乃是韓秀偕同水八寨的寨主嘍卒，各執水戰兵刃，努箭，七股魚叉，青鋼刺，勾鐮槍，大船破浪而來，金頭虎大聲喊道，你們看西北角上大星落地，我就歸位啦，我要重返天台，龍歸蒼海，我可要歸位了，歐陽德說道，坑了我啦，害了我啦，水怪的兒子要了我的命啦，張茂隆說道，要相距十丈二十丈遠，亂箭齊發，我就成了大刺蝟啦，會水的扎濊子，大魚叉扎蛤蟆，十數位少年英雄，俱有驚恐之狀，勝爺說道，你們小弟兄弟們，全都盤蹲在稻田地內，不要驚喊，老夫迎上船去，三太叫道，老恩師，你老人家水內怎避努箭七股魚叉，勝爺說道，老夫到船前報上姓名，那韓秀未必放箭，勝爺雖口出此言，心中那裏知道韓秀他放箭不放箭呢，勝爺心中的思想，不過一死而已，正在大船將近，危險之際，勝爺就要進前答話，會戰羣雄，不叫小弟兄上前，勝爺真稱的起俠肝義膽，久後徒弟們談道，誰不欽佩勝英，不像今世的英雄，我這有三把刀，八把手叉子，真到動手的時候，他跑啦，要在往常時殺七個宰八個，等到自己遇上點事，主意也都拿不過來，給

鞋底子磕頭啦，且說勝老英雄一飄銀髯，而向西南要迎韓秀的戰船，正在此時，稻地東忽然水底一響，鵝毛沉底的水中現出一人，口中叫道，勝老伯父，不必迎戰，小姪男高恆，久待多時，勝爺叫道，賢姪你來遲了，我要迎上前去獨鬥羣雄，你快救你哥哥等黃三太去吧，高恆說道，我將恐與衆兄長措到東岸去，韓秀的船尙到不了呢，勝老伯父您看，他的大船，由西南奔東北來，他還得繞道呢，直接不能來到，此處向西南方有一里餘地，都是稻田，半尺之深的水，他的船進不來，他的船得由西南方繞到北面，方能至此，勝爺說道，賢姪地理很熟習，甚是甚是，如此先措你黃三哥，高恆說道，長幼有序，我還是先措老伯父，如有差錯，小姪男負咎，高恆語畢，遂將勝爺措起，勝爺一看，不是方才摸魚的樣兒啦，通身水靠，背後措定劈水刀，把勝爺措到東岸，破風滔浪翻身回來，再措三太等弟兄，在水中猶如快馬相似，將衆弟兄俱都措過去，只剩下金頭虎一人，金頭虎道，韓秀的戰船到啦，賢弟快將我措過去吧，高恆一見賈明說話低聲下氣，高恆也不好意思的再吓嚇他啦，末了這才把賈明措到東江岸，賈明道，高恆你多措我一會吧，高恆說道，已竟到了旱路，我還措你幹甚嗎，金頭虎說道，你不知道，到賈柳村，我弟男子姪常措着我，水裏我幹不過你，高恆小子，咱們倆滾滾哪，勝爺聞聽，一飄銀髯怒道，無知的賈明，你兄弟受了這大的累，將咱們大家措過，你怎麼還與你兄弟開玩笑哇，賈明說道，他跟我玩笑，我不理他，我讓他好些句啦，勝爺說道，後退，撤水靠趕緊換衣服去，大衆俱各撤水靠，

